

武俠世界

豹隱仇踪（新穎脫俗俠情故事）

東方白・著

同門相殘，小師弟仇踪臨湘縣，屈就賤役，却獲得倩女青睞，後知仇人乃同門師姊「幽冥教」教主，初戰不敵，而二師兄居心叵測，借出半甲子眞力，居然加倍收回……

$4.00

第25年

25

編者話

巨型小說今期選刊一部俠義恩仇故事：〔豹隱仇踪〕，由東方白執筆，題材脫俗新穎，結構精簡緊湊。內容叙述一段同門師姐弟的恩怨讎仇事蹟，小師弟為了追躡仇踪，屈就賤役，後來知道了仇人竟是同門師姐〔幽冥教〕教主，初戰不敵，後來……故事發展峯廻路轉，波詭雲幻，欲知其情，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年青作家龍乘風君，自替本刊撰寫雪刀浪子故事集以來，不下數十部之多，深受本港及海外讀者愛戴。龍君為本刊基本作者之一，他的作品版權為環球出版社獨家所有，從來沒有委託海外各地出版商印刷發行。同時龍君久居香港，更未與有關人等接洽出版事宜，誠恐誤會，特此聲明。

＊＊　　＊＊　　＊＊

〔黎明勦匪〕故事〔玉觀音〕下期刊出，內容講述一個神偷無意中偷了一尊玉觀音，事後再向失主勒索，失主視玉觀音如至寶，任何條件都肯答應，這件事引起一股悍匪垂涎，於是展開了鬥智鬥力的連場好戲，到底玉觀音藏有甚麼秘密，下期揭曉。

72.11.11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25期
（總號126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穎脫俗俠情故事

豹隱仇踪

東方白・文
可飛・圖



同門相殘　小師弟藏拙有術

洞庭湖四周有濱湖十縣，是地地道道的魚米之鄉。而此地，也正是十縣之一中臨湘縣的一個大鎮；有所謂「湖廣熟，天下足」的說法，其富庶可以想見。所以在春耕、夏耨而秋收未到之時，總會有些跑江湖的來此撈幾文。

「嗆……」一陣鑼聲之後，不到半盞茶的工夫，太倉糧行大門前的晒穀場上已聚集了很多人。

大約是未末時分，日頭已偏西，秋老虎的餘威仍在。敲鑼的人邊敲邊喊，道：「各位鄉親……請讓一讓……請再退後三步……場子太小，施展不開……要看地道玩藝兒還要再退三步……」

「嗆……」

前面的人往後擠，後面的人往前推，個子矮的人希望自己的脖子能比別人長一點。場內「唏里嘩啦」地响着，帶着勁風的三節棍每向人牆附近地上砸出一棍，人潮就往後退一步。

其實不要担心，人家的三節棍極有分寸。

敲鑼的是個精瘦乾癟的小老頭，一身黑色褲褂，腰紮黑色寬帶，帶上還掖着一根旱烟管。眼小而圓，黃澄澄的眼珠子精芒四射。

掄三節棍開場子的，是個虎背熊腰的小伙子，約二十七八歲，赤着上身，臂上的肉老鼠，跳躍流竄不已。

另外一個，那就是最受人注目的妙齡小女子，十六七？十八九？二十郎當歲？反正女人的年紀很難估計，海青藍竹布褲褂，本就十分合身，小蠻腰上紮着一條紫色綢帶，這麽一勒緊，豐隆的雙峯和渾圓的臀部就更加惹眼了。

只是經年風吹日晒，皮膚稍黑了些，但黑裏俏，另有一種韻緻，逗得鄉下小伙們直嚥唾沫。

場中有個架子，插了些刀槍叉棒等兵刄，還有一根長約三丈餘的大竹杆子。杆頂有個扁圓的木球，看來頗似一根旗杆。

場子是開好了。小老頭和年輕人各自舉起單刀和花鎗，開了個門戶。

而少女則敲鑼吆呼着：「看哪！鎗是一寸長一寸強，刀是一寸短一寸險，嗆嗆嗆！行家看門道，力巴看熱鬧！嗆嗆嗆！看！槍槍不離要害，刀刀不離刀口！嗆嗆嗆……」

采聲歷久不絕。並非鄉下人未見過世面，而是這一老一少玩的眞結棍，不是花拳繡腿，敷衍了事，而是眞扎眞砍。

刀鎗一收，老少來了個羅圈揖，臉不紅氣不喘。

少女已把鑼翻過來，繞場討錢。丢錢的人不少，鑼中「叮叮噹噹」直响，却都是制錢。到了另一邊，外面丢進一塊五六錢重的銀子，呈拋物綫狀落入鑼心。

在鄉下人來說，這是相當大方的。那知「鏘」地一聲，銀子把鑼穿了個洞。掉在地上。

以五六錢重的銀子擊穿鑼心，算不了什麽。而是以拋物綫狀擲來而洞穿鑼心。這要相當精純的內力才行。因爲銀子比銅鑼軟得多。

女郎微微一愣，抬頭望去，是人叢後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年輕人。衣着華麗，神采飛揚，道：「姑娘，這點銀子送妳買胭脂，不成敬意……」

女郎似乎見過世面，大眼連連眨動，似笑非笑地道：「公子眞大方，小女子謝了……。」彎腰檢起銀子時，那塊銀子已變爲三塊了。

一般觀衆當然沒有看到這些小節箍眼兒，却瞞不了小老頭兒，他抱拳高呼着道：「衝着這位善心的公子，咱們也該再來點地道的玩藝兒！」

這工夫，小老頭把那根大竹杆子豎了起來。

年輕人敲着鑼，這工夫少女已掖起了腰上的綢帶，把兩根辮子咬在口中，此刻小老頭已把大竹杆托在右肘上，再輕輕一抬，大竹杆已在他的前額上了。

這根滑溜溜的大竹杆子，底部有碗口粗，即使尖端也有杯口粗。

小老頭仰着頭，下身不動，僅是上身和脖子動，大竹杆豎在他的額上，紋風不動，就長像在額上一樣。

少女上了老頭肩胛，騰身上了杆頂。外行人看來，少女似未碰到杆身，內行人却看出，她只是動作快而已。

現在，她以「金鷄獨立」之式，單足站在竿頂扁球上。掌聲和采聲雷勁。

竿頂上的少女，可以看到太倉糧行前後五進大宅，一目瞭然。

這工夫「稻香村」飯館周掌櫃的道：「咱們鎭上每年都有些賣藝的……可沒見過這麽地道的工夫……」

剛才丢銀子的年輕人說道：「周掌櫃的，你這是少見多怪，正因爲本鎭上的人見過大世面，所以剛才除了本公子以外，別人丢的都是制錢，這可不是本鎭上的人小器，而是一分錢一分貨，值多少就丢多少。」

「是啊！」周掌櫃的堆下笑臉，道：「公子說得是，一分錢一分貨，而公子剛才丢的銀子，不就是給他們點——」

年輕人臉一板，周掌櫃的話立刻就打住了。

小老頭當然聽到了這番話，對竿上的少女道：「丫頭，咱們是小廟的鬼，沒見過大香火。不來點眞的，對不起這位公子的銀子和厚愛。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今天能遇上這位公子，咱們總算沒有白來。」

這話也是連捧帶損，一時之間還眞沒法回答。

「叭叭叭」！少女在竿頂上飛起，一連來了三個「旋風脚」，落下時分毫不差，總是右脚尖踏在扁球上。在瘋狂的叫好中少女飄身而下。

老人放下竹竿，少女拿起了雙刀。小老頭提着一桶水來到場邊，道：「最後爲了答謝各位的捧場，要來點更地道的。那一位願意把這桶水潑在這丫頭身上？」

少女已舞起雙刀，重重光浪在夕陽下閃爍，形成金芒燦燦的網。人影已不見了，很多人都相信，水是潑不進去的。

周掌櫃的不信邪。進入場中提起了那桶水，「嘩」地一聲，潑向閃閃的刀幕。

「卜：：」！奇景出現了。一桶水才沾刀幕，就像旋轉的驟雨似的，那雨箭着膚如割。四周的觀衆幾乎雨露均沾了。當然，周掌櫃的被濺了一頭，一臉及一身的水。

小老頭作個羅圈揖，道：「各位請看，一桶水全潑光，如果這丫頭身上有一滴水，這刀法就眞白練了……。」

少女還在舞刀，甚至光燄更密也更耀眼，小老頭又道：「如果還有不信的鄉親，願意再試一次，自管請進來——」

那知小老頭語音未畢，忽自重重人牆之外飛進一件東西，只聞「呱喳」一聲，扣在舞刀的少女頭上。

刀幕立歛，大約半丈方圓之內的確沒有半滴水。但是，少女頭上却扣了一個量米的斗。

而這斗上清清楚楚用紅漆寫着「太倉粮行」四個大字，於是一陣嘩然。

刀法綿密，滴水不進，人家的米斗却能扣在她的頭上，這除了障眼法，似乎有點太玄了吧？

當然，這是外行人的想法。在內行人的心目中，那刀法也許有很多的漏洞呢。

鑼聲驟停。小老頭以驚凜的眸子四下打量，很快的，目光落在那位神采飛揚的公子身上。只是這公子也在驚異地四下打量，似也在找那扣斗的高人。所以小老頭相信這公子還做不到。

此時此刻最難堪的莫過于那少女了。把斗丟到一邊，老少交換一個眼色，默默地收拾傢伙，匆匆穿出人牆，離開此鎭。

既然斗上有「太倉糧行」四個大字，自然是太倉糧行中的人亮了一手。而此刻神采飛揚的年輕人拿起了麥斗，幾乎所有的人都以爲是他幹的。

這是因爲他就是太倉糧行的四少爺羅澧。儘管都沒有看到他手中曾拿了個斗。

大家議論的焦點自是集中在羅家。這就沒有太驚奇的必要了。論財勢，濱湖十縣最大的糧行就「太倉糧行」，若論羅家在武林中的地位，也是武林六大家之一。所以羅家的人略施小技，驚走幾個賣藝的，實在不必大驚小怪。

太倉糧行經常存米千萬石，可能是除了朝廷公倉之外最大的私人糧倉了。

羅家大宅就在太倉糧行的後面，佔地遼闊，本鎭的總面積，幾乎被羅家佔去了四分之一。

現在，在太倉糧行的棧房中，羅家四少爺羅澧召集了糧行所有的伙計在問話。

外人不以爲米斗驚走了賣藝者是一件大事，羅家的人却不然。

「剛才在街上看熱鬧的人，站到這邊來。」羅家四兄弟以湘、資、沅、澧爲名，老二羅資和老三羅沅已先後亡故，這是羅家的最大不幸，白髮人送黑髮人，男主人癱瘓，女主人失明，似乎都沒有連喪二子悲哀傷情，還撇下了兩房極爲年輕的媳婦。

老四平常不大管事，所以伙計們不太怕他。

七八十個伙計都不出聲。包括內外總管、帳房先生、跑街的外櫃和扛米、下田的長工，農忙時往往有七八百人之多。

由于羅老大常常告誡他們，凡是在外面打架滋事者，立刻開除，站出來的大約三十來個，憂心忡忡地望着羅澧。

尤其是這半年來，羅家好像更加小心，似在提防着什麽似的。

羅澧打量這三十來個伙計，看來看去，實在沒有一個能和丟斗扣人事件扯上關係的。就連羅澧自己都作不到。

有些伙計是羅家的老部下，學過武功，雜在糧行伙計及下田的長工中監視來來去去的人。羅澧深信他們相差太遠。

「你們看到米斗扣在那少女頭上的事了吧？」

「看到了，四少爺，只是沒有看清楚是怎麽扣上的？」

「廢話！」因爲羅澧也沒看到。他相信不會有人看到，又問：「是誰丟的？」

「四少爺……不……不是你丟的嗎？」這伙計以爲，管他是不是四少爺丟的，反正羅澧喜歡戴高帽，這麽說總是錯不了的。

那知老四臉一寒，道：「混帳！」

那伙計自討沒趣，紅着臉垂下頭去。

「其實各位不必怕，我查明丟斗之人，爲了避免大材小用，準備提升他的。」

這次又沒有人說話了。停了一會，羅澧道：「這麽說你們也沒有看到那個丟斗的人了？」

「沒有，四少爺……」

「曾看見誰拿斗上街了嗎？」

「沒有，四少爺……」

剛才討了個沒趣的人道：「四少爺，那米斗既是本糧行中的，丟斗的人八成也是本糧行的人……」

「廢話！」

連被碰了兩次，此人還不死心，道：「四少爺，李長泰這個人雖然喜歡吹牛，可是這人來了不久，平素也很怪，沒有人知道他的底細，會不會是他……」

帳房孫先生哂然道：「哼！別提李長泰這個大老粗了，這個人簡直是七斤的豬頭八斤的嘴，吹起來沒有個邊兒，鬼才信他……」

羅澧道：「是不是初來時在糧倉中扛米，以後看他老實，把他調到內宅幹些零星活兒那個？」

「是呀！」帳房先生孫繼志也是練家子，是老主人的忠僕，由于糧行就等于羅家的第一道大門，孫繼志就等于是看大門的頭子了。

受過主人的薰陶，孫繼志知道收歛之道，一年四季，即使是冬天，也總是那一

兩件洗漿得泛白的藍布大衫。他道：「扛一包兩百斤重的米，就壓得東倒西歪地，可是一吹起牛來……」

羅澧道：「他都吹些什麽？」

孫繼志搖搖頭，道：「他說武林六大家，除了本宅主人之外，其餘五家的主人，都是他的晚輩……」

羅澧哼了一聲，道：「今天的事，最好別讓大哥知道，近半年來，他本就疑神疑鬼地，如果他知道了這件事，家母六十大壽那台大戲，八成是唱不成哩！」

「四少爺……」孫繼志道：「今日扣斗的事如不是大少爺幹的，羅家可能隱伏着一位高人……」一陣步履聲，羅老大進入糧棧之內。

「大哥……」羅澧吊兒郎當，對大哥却是不敢。孫繼志也叫一聲「大少爺」。

「有什麽事？」羅湘才三十八歲，顯得很老誠，白細布衫褲，一塵不染，世故地掃視諸人。

「大哥，沒有什麽。」羅澧道：「我只是對他們說幾句話而已。」

「我已經知道了。」羅湘道：「我並未丟斗，當然，你們二人也做不到，這件事的確值得研究。」

孫繼志揮揮手，數十個伙計散去。棧房中只賸下羅氏兄弟及孫繼志三人了。

「你們都知道，武林六大家，自四年前開始，每年必有一家突遭橫禍，於一夜之間家破人亡，瓦解冰消。」

提起此事，即使是平日吊兒郎當、飛揚跋扈的老四，也不由心情沉重地道：「莫非這三個賣藝的是問路的……」

羅老大負手踱着，道：「這雖不是我們所希望發生的事，可是遲早必會到來。以這六大家的實力來說，我們固然不是最差的，却也不是最好的一家。」

「大少爺，」孫繼志道：「你看這檔子事兒要不要報告主人？」

「應該報告家母，我爹那兒則不必了。據說，那少女在那竹竿頂上，手打晾蓬，向本宅內打量了很久。大概是來踩盤子的……」

這工夫棧房後面有個少女的聲音道：「二楞子……二楞子……李長泰……我叫你半天爲什麽不理人？」

「俺叫李長泰，可不叫二楞子，妳再叫俺二楞，俺就不理妳咧！」

「好好，我不叫你二楞子，李長泰，你剛才有沒有上街看熱鬧？」

「俺沒去，只聽別人說過，是三個賣藝的吃了火鍋。」

「吃火鍋？二楞子，什麽叫做吃火鍋呀？」

「米斗扣在頭上，不是吃火鍋嘛？他奶奶的！妳又叫俺二楞子！」

「對不起！叫慣了！說溜了嘴！別介意嘛！」

「小金雀，妳去看過？」

「沒有，我是聽『蛇皮』說的，那個丟斗的人可眞了不起呀！李長泰，你說過，天一鏢行主人林天一、冶劍專家，中原最大的兵器舖主人，也正是宅主人的親家馮九以及另外還有幾家的主人都是你的晚輩……」嗓門壓低又道：「就連這『太倉粮行』的主人也是——」

李長泰道：「俺說過，可是你們不信，這有什麽法子？」

小金雀笑道：「李長泰，你對我們下人，愛怎麽吹就怎麽吹，可別讓老大聽到。你呀！眞是歪咀吹火——一縷斜風！」

× × ×

這棧房後面就是羅家的前院。這工夫已沒聲息，大概都到內院去了。這些話羅老大全聽到了，他皺着眉頭對孫繼志道：「這個人派到宅去合適嗎？」

孫繼志道：「大少爺，這個人雖然缺個心眼兒，却很勤快，更不會玩花樣。至於說吹牛嘛！據說是由於自卑的緣故。況且是二少奶奶和三少奶奶選上的。本來我當時也有點爲難。因爲這人才二十六，太年輕了些，本想報告大少爺，可是仔細一想，太機伶的男僕不可靠，也只有這種人比較方便些。」

羅老大點點頭，羅家有兩房年輕的寡婦，還有個年輕的妹妹，不可靠的男僕實在不方便。羅湘道：「這個李長泰來了多久？」

「還不到一年，也總有七、八個月了吧？」

「練過武嗎？」

「大概沒有。」孫繼志道：「我剛才說過，剛來時根本扛不動一包來，現在扛一包也是東倒西歪地，可是飯量却很大，每餐沒有五六碗飯不飽！」

羅澧笑了起來，道：「敢情是關東山的轎伕子——能吃不能抬！」

孫繼志道：「如果懷疑炫技驚走賣藝者的人就是李長泰，那是不可能的。」

羅老大道：「內宅的僕役和行中的伙計，還有新來的嗎？」

孫繼志道：「內宅方面，只有一個小金雀來了半年光景，侍候大少奶奶，挺伶俐地。就是剛才在棧房後面和李長泰談話的那個。行中的伙計，最近沒有添人。」

「家母的花甲大壽不能不作，況且戲班子早就計算好了。邀請近親的帖子也都發了。從這一刻開始，大家要留意點，那日子是不能出岔子的……。」

「大哥，如果眞有這麽一個高手隱伏在羅家，也必然是友非敵，這豈不是一件好事？」

羅老大漠然走出棧房，道：「如果你管過帳，而帳面上忽然多出一筆錢來，那就很可能是少了一筆錢哩……」

羅老大已經走了。羅老四向帳房望去，孫繼志連連點頭，因爲他懂這道理。

× × ×

深夜，糧倉中在忙碌着。由於天氣仍熱，爲免存糧發霉，過一段時間必須重新移動。以便透透空氣。一排排一堞堞的糧包，由地面堆到樑上，足有三丈多高。

孫繼志雖是帳房，這工作却由他來指揮。由於人手不足，又把李長泰調出來帮忙。

糧倉太大，七十多人幹了大半夜，才完成了不到四分之一的工作。然而，就在大家休息的時候，整堞的糧包忽然之間倒下了，而且恰巧是李長泰走過糧堞邊的時候。

在一片驚呼聲中，眼看李長泰被壓在二十包米袋之下。

一袋米兩百多斤，這二十袋米雖不是全堆在他的身上，至少也有十二三袋壓在他的身上。不要說他，就是一個練家子，在猝不及防之下，也會殘臂斷腿的。

除了吹牛，李長泰爲人敦厚，幹活寧願多作些，所以人緣極好。那些伙計見他被壓在下面，不死也會重傷，有人淌下淚來。

大家趕緊把米包移開，發現李長泰伏在地上昏了過去。叫醒後，他居然沒有重傷，只是左肘扭了一下，說是睡一覺就好了。

大家爲他慶幸，孫繼志却爲之愕然。然而，如果李長泰是個深藏不露的人，剛才要閃避是絕對辦得到的。

「李長泰，」孫繼志道：「走走看，那裏不舒服？」

「孫先生，俺的左臂扭了一下，右脚嘛！有點痲木，不大聽使喚，其他也沒有什麼了……」

孫繼志暗暗吁口氣。爲了試驗他，是極可能造成不幸的。這試驗的結果是很滿意的。他吁了口氣道：「還好！傻人有傻福，讓我給你推拿一會就好了。」

李長泰道：「孫先生，你說俺有福，那怎麼敢當？只是人嘛！有幸與不幸，同一件事發生在兩個人身上，後果就不一樣。就拿俺的兩個同鄉來說吧，姓王的輕輕摔了一跤，就中風不治咧！另一個姓李的，雖然一跤摔得鼻青臉腫，却發現一個金元寶自泥土中露出一角來咧！這不是因禍得福了嗎？」

孫繼志笑笑，沒說什麼。

× × ×

午飯剛過，羅老四把小金雀叫到跨院去，道：「小金雀，我的襪子和手帕是妳洗的？」

「是呀！四少爺，怎麼？是我沒洗乾淨嗎？」

「那倒不是，而是不見了一條手帕，那是大哥自長沙爲我帶回來的。」

「怎麼會不見了呢？會不會是別人收錯了——」

「不不。是我先收的，只是不見了那條手帕。」羅灃道：「會不會是被風吹到哪裏去了？我們找找看……」

最後小金雀踏着梯子，在馬廐頂上看到了。怎會在這上面？今天的風並不大呀。道：「四少爺，找到了，在馬廐頂上，要是丟了！我可眞賠不起呀！」

「小金雀，丟了我也不會要妳賠的。妳就順便拿下來吧！」

「四少爺，這上面的坡度很陡，木板又很滑，我眞有點怕，還是您自己上來拿吧！」

羅灃怒聲道：「妳不小心弄上去的，還叫我上去拿，簡直太沒大沒小了！」

小金雀道：「四少爺……我……我摔下來怎麼辦？」

「放心！不會的。就是摔下來也有我接着。」

小金雀戰戰兢兢地往上爬，爬到一半時，不知爲什麼上面洒了些桐油，奇滑無比，嬌呼一聲滾了下來。

這陡坡自然無法止住，也就摔下馬廐，而且是頭下脚上，由於羅老四巳抓起一捆稻草，丟了過來，稻草剛落地，小金雀的頭正好栽在一捆稻草上。

雖沒摔傷，小金雀却昏了過去，馬廐對面農具間窗內的羅老大和外面的羅老四都有同樣的疑問：怪事！不是小金雀，更不是李長泰，這個高人到底是誰，是不是窩在羅家……

× × ×

羅老太太的花甲大壽，非但是羅家的大事，也是這鎮上的大事。戲台就紮在太倉糧行對面的晒穀場上。戲台對面還紮了個蓆棚，裏面的座位分得很清楚，有壽婆的正位，親戚的座位和自家內眷的。

似乎沒有男主人的座位，也似從未爲男主人作過壽，這些事外人不懂，只以爲是男主人癱瘓了，一切不便，羅家的人也許知道的也不多。

鎮上要唱三天大戲，像過年一樣，家境稍好的還要特別爲孩子們做新衣服呢。

況且聽說羅家所請的戲班子，不同於一般的「野台戲班」，有名旦角曾爲大內供奉御戲子楊月樓配過戲呢。

今天午後，戲班子就要到，羅家上下一齊忙碌，在外表看來，喜氣洋洋，但羅老大和孫繼志却是心情忐忑沉重。

午膳剛過，李長泰帮忙到各媳婦房中去收餐具。羅家人多還是餘事，吃一頓飯不知要分多少撥？比喻說，爲女主人老太太伴膳的是羅老大夫婦、小姐及老四，這是一撥。老太爺癱了，由一個跛脚僕人侍候，這兩人又是一撥，這跛脚僕人正是昔年武林黑道上極負盛名的「瘋拐」哈達。二媳婦和三媳婦各自用膳，不願湊熱鬧，念在她們年輕輕地守了寡，任何事只要不太過份都依着她們，這又是兩撥。孫繼志和內總管柳大嫂、外總管包光庭，又是一撥，柳大嫂是老太太的心腹，爲人爽直，也是武林中有名人物，十五年前，武林中提起「柳三脚」那個不知？

她說和外總管及帳房先生一起用飯，也可以順便商量事情，她的作風，有時比男人還男人。

而家中的僕役又分三撥，女的一撥，男的兩撥，眞正是名符其實的鐘鳴鼎食之家。

這工夫李長泰到二少奶奶房中去撤餐具，小心翼翼地，聽說二、三少奶奶的脾氣壞，陰晴不定，叫人無法捉摸。

撤完，二少奶奶道：「李長泰，躭會來一下，我有話要問你。」

李長泰托着碗盤，道：「二少奶奶有話就說吧！俺還要到三少奶奶房中去收拾碗盤咧！」

二少奶奶道：「統通收拾好再來！」

「是……」李長泰匆匆撤走了三少奶奶房中的餐具，正要到小姐房中去，經過使女小金雀的住屋門前，忽見一隻烏鴉自窗中飛入小金雀屋內。

是烏鴉嗎？個頭頗大，渾身烏黑，嘴却是橙紅色的。李長泰憨笑着，邊走邊嘟嚷，道：「他奶奶的！甚麼鳥不好養，竟養起烏鴉來咧！眞是武大郎玩夜貓子——各好一鳥咧……」

猛一抬頭，小姐羅衣香俏生生地站在面前一丈之外，那一雙鳳眼中像有一層迷濛的霧，道：「李長泰，你剛才說什麼來

着？」

「俺李長泰是個老粗，小姐妳別見怪！口頭語說慣了，一不小心就他奶奶的——」急忙掩口吶吶道：「小姐，妳就權當俺在放屁好哩！」

李長泰到小姐房中去收拾碗盤，也許是小姐身上的特殊香氣有無比的吸引力，不由自主地掃了一眼，天哪！羅衣香也正在瞧着他。

她似乎嬌羞不勝，桃頰酡紅，移開目光。那鵝黃軟緞斜襟高領上衣，配上同色綉着紫花的長裙，瘦纖的天足穿上繡花鞋，和賣藝的那個黑裏俏的少女又自不同。

香，滿屋子都是香氣，有花香，也有幽香，大概就是「有暗香盈袖」那種香味吧。李長泰有時走出屋子老遠，仍然隱隱地嗅到自己身上由小姐屋中帶出的香味。

他托着碗盤往外走，羅衣香道：「剛才我明明聽到你在嘟嚷什麼？」

「俺好像看到一隻烏鴉飛進小金雀的屋中咧！」

「怎麼？你以爲不吉利是不是？」

「俺可不忌諱這個，明天就是老太太的壽誕，只怕別人忌憚……」

羅衣香在桃心木高脚櫈上坐下來，道：「李長泰，你爲什麼要幹這個？」

「俺這個粗人，不幹這又能幹啥？」

淡然一笑，羅衣香道：「李長泰，不要把我當作你的主人，我們都是一樣的人，說不定你的家世比我們還要好，所以我希望你以本來面目和我講話。」

「本來面目？」李長泰一愕，道：「俺就是這份德性，妳叫俺改頭換面，俺可辦不到咧！」

「李長泰，你對於施絕技驚走賣藝者那個人有何看法？」

「那個人眞了不起！要是俺李長泰遇上那個人，一定要拜他爲師。」

羅衣香美眸連轉，道：「你說那個人會不會隱在本宅之中？」

「這個嘛！俺怎麼知道？不過依俺猜想，既然他用太倉糧行的米斗，他奶奶的！八成在本宅之中咧！」

羅衣香道：「據說你常常宣傳，說是武林六大家的主人都比你晚一輩，有這回事嗎？」

李長泰裂咀笑着，儘管他表現了土氣和傻憨，但俗語說，瑕不掩玉。他那軒昂的外表，頗使人產生好感。甚至予人的印象是：他不像是來自卑微，貧困家庭的人。他道：「小姐，這怎麼能當眞，他們都叫俺二楞子，俺就胡吹一通唬唬他們。」

羅衣香凝視着他，鳳目中又昇起一片迷濛的霧，道：「你去吧！請記住，我不會拿你當下人看待。」

「謝謝小姐！俺去咧！」

稍後李長泰在厨房外遇上了小金雀，這個丫頭，雖無大家風範，却也是脂粉中的佼佼者。小巧玲瓏，混身充滿了魅勁。

「小金雀，慢走，俺有話問妳……」

「二楞子，有話快說，我今天可忙得很哪！」

「俺問妳，他奶奶個熊！什麼鳥不好養，妳偏偏要養隻烏鴉？」

小金雀神色微變，雙手叉腰，道：「二楞子，平常開開玩笑可以，這日子你可不能信口開河，滿口噴糞哪！」

「他奶奶的！俺的眼睛沒有瞎，親眼看到一隻烏鴉飛到妳的屋中去了。」

「那一定是受了傷，到處亂飛。」小金雀低聲道：「老太太大喜之日，誰說話都儘量討個吉利，你可別到處亂說自找倒霉！」

李長泰道：「俺只是問問妳，俺會對誰說？不過，俺這個鳥人，一向是『胡同趕羊——直來直往』，烏鴉不往別人屋子飛，却鑽入妳的房中，小金雀，俺說你是個掃帚星，妳八成還不服氣咧……」

小金雀不賣帳，一扭身就走了，李長泰「嘿嘿」傻笑着，走向二少奶的院落。

世上沒有人願意作傻子，即使眞傻的人也不願聽到別人說他們是傻子。但不能否認，傻人有許多不傻的人所得不到的好處。

儘管如此，仍是很少有人願作傻子。所以，古往今天，「愚不可及」的只有寧武子一個。

大少爺羅湘這工夫自老太太院落中走出來，羅家的人可說每個人都佔了一個院落，呈衆星拱月狀，把老太太的院落圍在中央，當然，老太爺例外，他住在後面。

羅老大深沉的目光在李長泰身上掃了一下，李長泰裂嘴笑着，道．「大少爺，今天可眞熱呀！」

羅老大道：「李長泰，聽說你昨天夜裏壓在米包之下，受傷了沒有？」

「沒有，大少爺。」李長泰搔搔頭皮，道：「孫先生說，傻人有傻福，可是俺不這麼想。」

「你怎麼想？」

「人人都說俺傻，缺個心眼兒，俺却覺得，哪一樣也不比別人差。俺就討厭人家叫俺二楞子。」

「那不過是開開玩笑罷了！你不也常常開玩笑，說是六大家的主人比你矮一輩嗎？叫聲二楞子有什麼關係？」

「大少爺，話可不能這麼說。這外號叫慣了，以後不叫也不成咧！將來想成家，人家女方一聽什麼大楞子，二楞子地，誰還肯把女兒……」

羅老大忍俊地揮着手出院而去。李長泰望着羅老大的背影却嘆了口氣，這才進入二少奶奶的院落中。

他站在院中低呼着：「二少奶奶，俺李長泰來咧！」

「進來！」

「二少奶奶，有什麼吩咐就說吧！」

「進來！」

「是……」據他所知，二少奶奶是武林六大家冶劍名家馮九的獨生女。當然也是練家子。二十歲嫁給羅資，二十一就守了寡。

李長泰站在珠簾之外，向內望去，几淨窗明、檀香繚繞，寂靜無聲。却看不到二少奶奶在何處？

「二少奶奶——」

「死人！你不會進來？」

撩簾進入，傢俱呈深紫色而透亮。一邊牆上是字畫，另一邊牆上掛着各式刀劍和長短不一的七首。

「這也難怪！她老子是冶劍名家嘛。」馮愛君仍不在這明間之中。她用飯是在

廂房中，所以這兒不是第一次來。

「二少奶奶，妳在哪裏？」

「李長泰，進來嘛……」語調似乎又變了。李長泰聽「蛇皮」說過，某些地方有此陋俗。作長工伙計的到了年頭歲尾，快要結算一年工資時，要特別小心。據說一不小心，這一年會白幹，會被踢出門外。如不識相非力爭不可，東家就會告他調戲東家的媳婦或女兒，而且必然是捉奸當場。最後必然是一文不拿，拍拍屁股走人了事。

當然，羅家不會，馮愛君也不會。李長泰說道：「二少奶奶，這恐怕不大方便吧？」

「我叫得你進來，就沒有什麽不方便的……」

對，馮愛君是武林兒女，人家都不在乎，俺李長泰算什麽？挑簾而入，一股香氣迎面襲到。

馮愛君好端端地坐在梳粧台前。面對古銅大鏡，正在望着鏡中的李長泰。

也許是心理作用，馮九的女兒眉宇間有一抹煞氣，即使她笑的時候，也隱隱有金鐵交鳴之聲。

羅家的女人無一不美，只是馮愛君美得有點冷艷。

「坐呀！李長泰！」

摸摸後腦勺子，李長泰道：「二少奶奶的閨房，那有俺的座位？」

「客氣什麽？又沒有把你當着下人看待……」

「他奶奶的！好像只有羅家的男人勢利眼，女人都不拿俺當下人看待……」他笑笑道：「二少奶奶，有事妳自管吩咐，俺不累！」

「李長泰，聽說冶劍名家馮九是你的晚輩？」

「這……」李長泰搔搔頭皮，道：「二少奶奶，這不過是吹牛，俺的話信則有不信則無，可別當眞……」

馮愛君也沒計較他這句話的內容有無矛盾之處，說道：「反正閑着沒事，而你對武林中的人物又很熟悉，咱們就吹吹好哩！」

李長泰心想，眞是吃了八頓飯沒事做，原來是找我來跟她吹牛的。

馮愛君拿起水烟袋，裝上烟，道：「李長泰，給我打着火點上紙煤……」

「是的，二少奶奶。」

馮愛君吐出長長的白烟，以她那有稜有角的目光望着他，道：「武林六大家都是哪些人？」

李長泰道：「俺是聽人家說的，說錯了，二少奶奶也別見怪，羅家主人算一份，尊翁冶劍名家馮九算一份，天一鏢行主持人林天一也算一份，另外還有『東海惡漁』陸行舟、『瓊島恨嫗』卓翠……」

「還有個神秘人物你知不知道？」

「還有一個？俺可不知道咧！」

「聽說過『江湖老千』這個人嗎？」

「沒……沒有，爲什麽叫他『江湖老千』？這個人很壞嗎？」

「不大清楚，只知道他的武功很高，也很年輕……」

李長泰道：「有一次聽四少爺和孫帳房閑聊，才知道武林中原來還有個『幽冥敎』，却沒有人知道敎主是誰？孫先生說，近四年來瓦解的天一鏢行、『東海惡漁』陸行舟和『瓊島恨嫗』卓翠等人的敗亡，都和『幽冥敎』有關，二少奶奶，你是武林名門之後，妳知道的一定更多吧？俺雖不是武林中人，却很愛聽這類掌故！」

馮愛君道：「據我所知，這六大家的主人本是同門，但輩份不同。」

「甚麽？同門？」

「甚至聽說就連『幽冥敎』敎主也和他們是同門，只是知道這事的人太少了。而且一般人知道也不敢說出來。」

「這他奶奶的算什麽呢？同門自相殘殺呀！」

馮愛君伸個懶腰，道：「李長泰，不談這個，你可知道這六大家哪一家是最有錢嗎？」

李長泰道：「天一鏢行主人有五家鏢行，『東海惡漁』陸行舟據說魚肉十萬漁民，日進斗金。至於府上，不也擁有天下最大的糧行十七家？」

馮愛君淡然一笑，道：「眞正有錢的是家父，他在南七北六十三省中，擁有冶劍爐百餘座、兵器舖一百八十餘家，經他老人家一手調敎出來的冶金匠有三百餘人，幾乎全國步卒、水師和團練所用的兵刄，有一半以上出自家父的兵器舖。至於武林中人的兵刄，自不待言，僅是去年一年的盈餘，大約毛算了一下，就有七百餘萬兩。」

李長泰摸摸後腦勺子道：「光是這七百萬兩銀子，就要一個大倉庫堆存！他奶奶地，要是送給俺李長泰，俺還沒有地方放咧！」

不知是本來如此？抑是說話時解開了，馮愛君領下元寶領的扣子未扣，隱隱可見酥胸的上端，她站了起來，目光中跳躍着炙人的火燄。

她笑着，仍在伸懶腰，好像要把凸浮的胸部挺到李長泰身上似的。

屋子裏好像突然燥熱起來，李長泰退了一步，馮愛君進了兩步，道：「我是獨生女……」

李長泰又退了一步，濃郁的肉香野蠻地瀰漫過來。

「家父百年之後，一百多家舖子，都是我的了……」雙頰紅紅地，像是廻光返照，櫻唇微張，像在期待什麽，有點喘，或者要說什麽又不便說出來。

「是的，二少奶奶……妳……妳當然是尊翁的繼承人囉！」再退兩步，被門檻一絆，「卜通」一聲倒在外間地上，他急忙爬起來，摸着屁股就往外急走，道：「俺走咧……二少奶奶……」

深深地吁口氣，她頹然坐在梳粧台前，望着餘紅未褪的嬌靨，喃喃地：「不解風情……這個二楞子……」

懷春，表現在敎養不同的女人身上，自有不同的後果，像馮愛君的表現，就不傷大雅吧？

李長泰剛到外院，就遇上了孫繼志，他道：「李長泰，是什麽笨重的活兒，累了一頭大汗？」

「這……活兒嘛！倒是不重……只不過俺這人比較容易出汗罷了……」

「李長泰，戲班子已經到哩，需要幾

個人帮忙搬搬戲箱和雜物，你也去吧。」

「是，孫先生……」羅老大爲人精細，凡事都預先計劃好，戲班子五十來口人，人多必雜，爲了便於管理，就在鎭上包了一家客棧，且距離羅家頗近，既容易照料，也便於監視。

派來的人有老伙計「蛇皮」韓七，此人的皮膚斑斑點點因而得名，還有吳大舌頭，一共是八個，羅老四也來了。

普通的班子，有三十口人已經不少了，這班子包括文武場、龍套及打雜的，竟有五十七口之多，而且娘兒們也不少。

李長泰和吳大舌頭抬了一個大戲箱，吳大舌頭在前，李長泰在後，在沒有人的地方，李長泰一絆摔了一跤，箱子上的鎖也震開了。

吳大舌頭道：「你姐！什麽事你都幹不好，抬個箱子你也會摔跤，把鎖給人家摔壞了，人家一抱怨，孫先生一定要駡人的。」

「俺又不是故意的，而這扁担又短，在後面看不見路。你他奶奶的在後面也會一樣。鎖壞了俺會修，老吳，你四下看看有沒有人來……」

吳大舌頭四下張望，李長泰把手伸入箱內，摸了一會，摸出一包東西，打開來，把額上的汗水一抹，都甩在這一包黑粉末之中。然後匆匆包好放入箱中，把那鎖握了一下，就恢復原來的樣子了。

吳大舌頭回來一看，鎖又好了，道：「二楞子，想不到你還會修鎖。」

李長泰每抬一個箱子之前，必先嗅上一陣，扛行李捆時也是如此。

吳大舌頭道：「李長泰，你是屬狗的？窮嗅個什麼勁啊？」

「你他奶奶的吆呼什麽？俺告訴你，這可是一門學問咧！只要我嗅一下，就知道哪個箱子或行李是男戲子的那個是女戲子的？」

吳大舌頭道：「想不到你二楞子也開了性哩！快搬吧！孫先生交待，搬完了快點回去，家裏還有很多事等我們幹哪！」

羅老四在走廊上和班主聊着：「周班主，聽說貴班有位御戲子，曾在大內演過，不知是哪一位？」

「喏！就是那一位……」周大成向屋中窓邊一個二十七八歲，白白淨淨的女人一指，道：「藝名『海棠紅』。」

「不知當家的武生是哪一位？」

「噢！武生嘛！掛頭牌的一位，二、三牌的有好幾位。當然，這又分靠打或短打。」

「靠打、短打都精的呢？」

周班主向門口一指，正好一個提鳥籠的漢子走了進來，周班主道：「提鳥籠的，就是頭牌武生，把子不錯，難得的是，武生大多倒嗆，他就沒有。」

羅澧打量此人，約三十出頭，一身灰細布衫褲，剃光頭，太陽穴墳起。

這時李長泰從樓上走下來，來到提鳥籠的漢子身邊，看看籠中之鳥，道：「老兄，俺如果是你，弄隻貓頭鷹玩玩，也不養隻烏鴉。」

漢子啞然道：「這是山娘，不是烏鴉，哼！你雖不是烏鴉，却和烏鴉一般地黑！」這鳥是紅嘴，果然不是烏鴉。

李長泰笑笑，道：「俺看你老兄也白不了那裏去……」呲着牙和「蛇皮」及吳大舌頭等人回去了。

晚飯後，「瘋拐」哈達傳達老太爺的命令，羅家的人、總管、帳房先生等例外，都到他的院中去，他有話要說。

羅家男主人不當家，並非因他癱瘓，不良於行，而是不受家人的尊敬。原因何在？只有羅家的人知道。

雖然羅健行不管事，他在夫人大壽之日前夕召集家人訓話，除了老太太，子女和媳婦們就不能藉故推辭。

羅健行住在第四進的跨院中，主僕二人佔了正屋五間及厢房三間。由老大羅湘率領，子女及媳婦全到了。

屋內不怎麽乾淨，尤其水烟味極濃。羅健行六十三歲，看來蒼老些，半倚在大床上，哈達一跛一跛地忙着倒茶。

「都坐下來，自家人也不必客氣……」羅健行擺着手，大家按序坐下來。

羅健行道：「壽誕的一切都準備就緒了吧？」

羅湘道：「大致都好了！戲班子已經到啦……」

「那就好！聽說昨天有一撥賣藝的……被一位高人驚走了！有這麽回事嗎？」

「是的，用本行的斗扣在舞刀的少女頭上。」

「那幾個賣藝的都是什麽樣子？最老的有多大年紀？」

羅澧搶着說了。原因是羅澧對羅老頭沒有成見。他不信自己的父親是黑道人物，甚至聽了父親昔年在武林中的火爆事件還很過癮呢。

有人說老二羅資和老三羅沅之死，是由於羅老太太過份小心所導致，因而兩個寡婦對羅老頭並無歧視。當然，羅老太太，老大夫婦以及家中管事的如孫先生等人，就很明顯是疏遠羅老頭的，就連哈達也受了池魚之殃而被冷落。

羅老頭閉目想了一會，沒有說什麽。但停了一會，又道：「戲班子來了多少個人？」

「五十七個。」

「太多了！就是京裏的名班子也沒有這麽多的人。熟嗎？」

「是孫先生託朋友訂的『四喜班』，說是有點名氣，其中還有個主角在御前唱過……」

「原來孫繼志也不認識班子的人。在目前，這太馬虎了！湘兒，對這班子，要特別注意。」

「是……」到目前爲止，羅湘沒有叫聲「爹」。

「扣斗那位高人可能隱在咱們羅家對不對？」

「大家都這麽想，可是實在看不出那一位是高人？」

「無論如何要找到那位高人！」羅健行道：「記住！羅家每個人都要聽清，不計任何代價，不擇任何手段，要找到那個高人，是友，不計一切，想儘辦法留住他，是敵，也要把他擒出來……」

「什麽？他帮我們驚走了賣藝的，會是敵人？」羅老四心直口快，想說就說出來。

「小灃，你太年輕，對於江湖上的事懂得太少了。有時是敵不會太火爆，是友也不會太和氣。一個人作事，不能像一碗清水，被人一眼看到底的。」

大約不到一個時辰，大家就離開了這跨院。老四分明不太相信老爺子的說法。

× × ×

三更已過，四更未到。

在這鷄不鳴犬不吠的深夜中，小客棧四周隱伏着十來個鬼魅似的人影，監視着沉睡中的客棧。

這時，一個龎大的身影，自羅家鼓樓上拔起，像一片烏雲，僅兩三個起落，已在大宅之外了。

這人影不但高大，腰圍也相當粗，若非中年以上，肚皮上的脂肪不會如此之厚，一身黑，臉也是黑的。

到了客棧附近，一個起落，沒於屋宇陰影之中。

今夜有點霧，而霧對於此人的行動相當有利。

客棧中樓上樓下一片死寂，除了少數人打鼾外，只有走廊上掛的鳥籠中那隻「山娘」「撲撲」之聲了。

這高大臃腫的神秘人物，一直很順利地進出每個房間，也作了些他要作的事。事畢，當他站在鳥籠旁打量籠中之鳥時，樓廊一角人影倏閃，道：「尊駕何人？」

「戲迷！」這臃腫之人笑得很乾脆。

陰影中的人道：「明天就開鑼，一夜都等不及嗎？」

「看台上表演和在台下看本人眞面目是兩回事。儂沒看到每當散戲時有些戲迷往後台猛擠嗎？拆那！」

「嘿……」此人低沉地冷笑着，前前後後又出現五六個人。第一個出現的，顯然就是提鳥籠那個頭牌當家武生。在台上當家，在台下也當家，戲班中大致如此。

一個人影在第一個出現的當家武生耳邊低聲道：「護法，羅家似乎沒有這麽個角色……」

「八成是羅家來的，只不過化粧、易容及語言能力高明點而已，聽口音似是紹興土音，可能是障眼法。哼！郝堂主栽在一個斗上。斗是羅家的，上面就不敢再輕視這個戶頭。」

而神秘客一直還在欣賞那隻山娘跳上跳下，並未出聲，也無走意。

或者已知不大容易走了，以靜制動？

頭牌武生說：「以尊駕的身手，應該不是羅家的，似乎也應該知道兄弟們的來歷。」

「拆那！阿拉如果不知儂的來歷，來幹什麽？你們的堂主，以雙刀蜚聲武林，滴水不進，人家當街飛斗，却扣在她的頭上，儂是聰明人，為什麽還不滾蛋？」

七八個「咻咻」低吼，躍躍欲上，頭牌武生雙臂一張，道：「且慢！」

羅家鼓樓上正好傳來四更的鼓聲。

頭牌武生按捺一腔怒火，道：「尊駕既知兄弟們的來歷，不怕樹敵，請留下大名，以後敝上也好登門拜訪！」

「拆那！六大家都已命中註定，一一應刼，儂把阿拉解決了事，還拜訪個什麽勁；交關囉嗦！」

這些人既是以武林至尊的使者姿態出現，而神秘客也是軟硬不吃，他們那有這等涵養？頭牌武生低聲對身邊的人影道：「設法掛點子出窰！（把點子引到鎮外去）這兒太不方便……」

「是……」

頭牌武生已經踏中宮，欺洪門，「上下交征」攻了上來。神秘客身軀臃腫却不笨，頭牌武生的一招三式落空，而其餘七八個拳脚流瀉劈砸，在這窄狹的樓廊上，已沒有足夠的閃避空間。

頭牌武生身為護法，攻守都不同於部下，身影在樓廊中穿掠，掌勁「呼呼」，震得樓板「格支」猛響。

有幾次護法的鐵掌在他那臃腫的身上滑過，就像按在泥鰍身上一樣，根本無法着力。

其中有幾個娘兒們，早已動上了匕首，寒芒交織，像數不清的銀鍊繞着臃腫的身軀打轉。

只聞「卡嚓」一聲，樓廊地板上開了個大洞，臃腫的身子像條巨鰻滑入洞中不見了。

「樓下，快……」護法司馬欽的身法快逾流矢，瀉下樓欄，其餘的也像草中的蚱蜢向下紛紛彈射。但在此同時，「嚓」地一聲，那臃腫的身子有若蔴杆，又自洞中穿了上來。

司馬欽似已有所安排，屋簷上人影閃動，紛紛翻落。但神秘客上衝之式不變，「轟」地一聲，屋頂被開了個大洞，木石瓦片飛上半天。

人在七八丈的高空，「困籠驚蟄」，再長身，「天馬行空」，巨大的身形斜掠而下，已落在客棧四周羅家監視者的包圍圈之外了。

屋頂上的司馬欽大驚，心道：「此人的身法，頗似教主的『天馬行空』……」

一個堂主在司馬欽的身後道：「此人所去那方向不是羅家，護法，明天這台戲……唱還是不唱？」

「來了就要唱！何況這人的身份眞叫人納悶……」

高士豹隱 六大家為之矚目

第二天就是壽誕正辰。似乎羅家根本不知道昨夜發生的事，在客棧四週監視的人囘報，一切正常。羅家上下除了小心戒備外，京戲照常演出。

戲碼由班主周大成於一大早列出，交羅湘及孫繼志過目。那是「蟠桃大會」「鐵弓緣」和「大溪皇莊」。

第一齣是應景戲，討個吉利，第二齣有「靠打」也有「短打」，老少咸宜。第三齣「大溪皇莊」又名「十美跑車」，幾乎全是短打，這種戲把子越好越精彩。當然不是以唱功為號召的碼子。

對這個，羅湘外行，老四却以為滿意，年輕人喜歡看武戲，而「十美跑車」也最熱鬧，其中的「盪馬」往往是單獨表演。有「鷂子翻身」「下腰」「打脚尖」及「打馬」等動作。當然，內行的聽戲者就不喜歡這種碼子。

第一齣「蟠桃會」準時於未時開鑼。

壽婆羅老太太，位居於看棚正中座位，右邊愛女羅衣香，左邊是三房媳婦順序排列。老大羅湘坐在老太太後方座位上。

孫繼志和羅灃，各方照料着。

當然，大宅中也不能不兼顧，有內總管柳大嫂「柳三脚」柳直和外總管包光庭等人。

第一齣戲結束，老太太被長子羅湘扶囘大宅內休息。由老太太的女弟子林燕保護着。

戲是順利地演了下去，天已經黑了，晚餐後「四喜班」接着演出「大溪皇莊」了。

這工夫小金雀進入大宅，逕奔羅老太太的正中大院。才入院內，林燕迎了出來，道：「小金雀，妳沒有去看戲？」

「林姐姐，我對京戲沒興趣，也看不懂。林姐姐為什麽不去？」

「我要照料老太太……」

「我來替妳照料吧！難得有這機會，據說這個班子還有個御戲子哩！」

林燕有點心動，年輕人那有不愛熱鬧的？尤其她是練家子，看武戲就更有興趣。但羅老大叮囑過，要特別小心。

那知老太太在屋中道：「燕兒，去看看吧！這的確難得，怕什麽？誰也吃不了我！」

「小金雀，有事偏勞妳去叫我一聲……」林燕才二十一歲，童心未泯，道：「老壽星，燕兒去去就來……」

林燕走後老太太道：「誰在外間？」

「是我，小金雀，老太太……」

「噢！老身聽說過，來了個丫頭叫小金雀，妳多大了？」

「十九了！老太太。」

「在這裏習慣嗎？」

「還好，老太太……」小金雀撩起珠簾進入寬敞的內間，老太太坐在太師椅上，龍頭拐靠在椅子扶手上。是熟銅打造，十分沉重。

小金雀一雙靈活的大眼骨碌碌地疾轉。而且靜聽了一下，附近無人，本來這就是一個大院落，老太太嫌吵，只留下一個丫頭，另外就是林燕，而那丫頭也在外面看戲。

「小金雀，妳是什麽樣子？」

「很醜！老太太……」

「不會吧！幾個媳婦選丫頭總是選好看的，過來讓我摸摸妳的臉！」

小金雀的臉色陰晴不定，似乎以為上前很危險，不上前就糟塌了大好的機會。她應着道：「是的……老太太……」緩緩走近。

「小金雀，妳的臉呢？」

「在這兒，老太太……」她貼近臉，也許是呼吸迫促了些。

老太太道：「小金雀，妳很緊張嗎？為什麽？」

「老太太……奴婢幹了五六年的丫頭，還……還沒有一位主人這麽關心我，所以有一點……」

「噢！」老太太的手輕輕撫摩着她的臉，良久才道：「小金雀，妳長得不錯，只是有一點……」

小金雀本已力貫雙臂，目蘊殺機，但聞言又暫時打消這主意，道：「老太太，有一點什麽？」

老太太再摸摸她的上額及「人中」部份，慨然一嘆，道：「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此乃運也！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此為命也！」

小金雀聽得被吊上胃口，茫然說道：「老太太，婢子讀書不多，不知老太太說的……」

老太太漠然道：「老身未失明前，頗擅易卜及相人之術。失明後，專門研究摸骨。根據老身的經驗，小金雀，妳命定夭壽，此乃天意，非人力所能挽囘。」

小金雀先是一愕，繼而森厲地一笑，力貫右掌，向老太太當胸平刺而來。

快得出奇，狠得夠勁。似乎吃定了這位花甲老嫗。

只是情況並不如小金雀想得那麽如意。二人相距一步，出手就到，但在掌與胸相距僅兩寸左右時，老太太身子一偏，小金雀的一掌立刻戳空。

小金雀既被派為內應，身手自比栽在米斗上的堂主郝玉蘭要高明些，只可惜她的對手是六大家主人之一。

一掌落空，自知雙方太近，後退或左右閃避都已不及，足尖一點向上拔起。

這些動作都在一瞬間完成，然而，老太太似乎早知小金雀的來歷，雙手抓住椅子護手，身子懸空，雙足交互飛踩。

小金雀夠快，老太太更快，「叭」地一聲，小金雀屁股上中了一脚，在空中翻個觔斗。雖是被踩在最能挨的部位，以感覺屁股像裂開似的，總算臨危不亂，疊腰抖臂穿窗而出。

如果老太太早知她有這等火候，踢中一脚之後，再掄出一拐，小金雀可就變成小碎雀了。

小金雀驚魂甫定，再聽聽附近仍無人，才貼在窗外冷厲地道：「老婆子，妳大概已經知道是誰派我來的吧？」

「當然，除那邪教教主還會有誰？」

「知道就好了！我非弄死妳不可！這是命令。」

羅老太太的神色和剛才完全不同，老邁遲暮，只見於她的兩鬢華髮，她的速度，沒有被歲月所摧毀。

在小金雀看來，倒退三十五年，老太太具有二少奶奶馮愛君同樣的冷艷。

「據說三十年前，妳是武林一枝花，風靡了整個中原，也造了不少的孽！」

羅老太太並不囘答這問題，却冷峻地道：「要弄死老身，你們邪教該派個夠份量的人物來，小崽子，妳還差得遠哩！」

「試試看吧！」小金雀道：「眼睛瞎了！再厲害也沒有用，我有辦法對付妳的。」撮口吹出「啾啾」聲，不一會掠進一隻鳥。

老太太聽出這隻繞室飛行的鳥不是小鳥，不由神色一凝。立刻抓起了龍頭枴，扭頭側耳傾聽鳥的位置，道：「小崽子，這就是妳的辦法嗎？」

一個人只能聽不能看，比一個聽、看都正常的人自然吃虧太大。

山娘可以擾亂老太太的聽覺，分散她的注意力，此刻不動手，良機稍縱即逝。繞到老太太後側，尺半長的匕首，猛掃老太太的「儒臂穴」。

老太太一翻腕讓過一匕，反而纒向小金雀的手腕，這一手使小金雀心頭一凉，

以爲老太太的眼睛根本沒睹呢？

這工夫山娘向老太太耳邊，老太太僅用二指一划，「呱」地一聲，羽毛紛紛洒落，在牆上變成肉醬，掉在几上。

小金雀面色大變，可是身份既已暴露，就希望幹點名堂出來，伸手摸出三支「雀鈴」，揚手飛出。

這就是一種响鏢，似雀型，比「十姊妹」還小，發出後會响。

三枚「雀鈴」分上中下三路飛到。老太太掄拐格飛了上面那隻，另外兩隻一碰，迂迴前進，由中、下盤改爲左右包抄，呈半弧繞到背後，襲向左右肩後的「秉風穴」。

「雀鈴」崔紅在「幽冥教」中也有點地位，只是少在江湖上走動，所以知之者不多，遇上有心人，根據小金雀三字，也會猜出她的身份。

她的「雀鈴」的確別具一格，詭異無端，但小金雀志在必得，她曾下決心要比郝堂主爭氣些，七首幻起團團芒球遮了過去。

這是生死、成敗的攷驗，老太太突然自椅上滑了出來，因爲左右閃避都不成，拔起巳是不及，況對万可能還有「雀鈴」，自椅上往前滑，就像椅上有東西又軟又滑坐不牢似的。

事實上這等於挫身，由前繞到後面的兩個「雀鈴」巳自她的頂上瀉過，等於飛了回來，小金雀還要閃避自己的暗器，所以攻出幾七，被老太太伸拐一攪就解開。

「雀鈴」釘在壁上，小金雀腰上挨一拐，僅僅是蹭了一下，小腰像分了家，上下不連接似的。

老太太又坐在椅上，小金雀在急喘，儘管雙目噴火，却相信盛名不虛這句話。

「老婆子，不但我輕估了妳，連教主也輕估了妳！」

「不錯，要爲我老婆子送終，恐怕要那邪教教主親自出馬了……」

「不見得。」小金雀道：「還有一關，妳能過得了，再說此話不遲……」

「小金雀……小金雀……」是李長泰的聲音，在外院吆呼，小金雀自後窗穿出，來到後院，任務失敗，未竟之功留給別人來完成吧，如今受了傷，不便被李長泰看到，走爲上策。

那知出了這後院，快到第四進，却見李長泰迎面走來，道：「他奶奶的！妳跑到哪裏去了？孫先生到處找妳。」

小金雀微微一怔，剛才明明聽到二楞子是在前院吆呼的，怎麼到後院來了？她忍着痛低頭往後走，說道：「找我有什麼事？」

「妳的記性不好，忘性可不差，孫先生不是說過，酉時末要爲客人上一道壽桃和壽麵嗎？」

小金雀很焦急，再遲可能走不了，力貫雙手就要向李長泰下手，忽見李長泰傻呵呵地道：「怎麼？不舒服呀？他奶奶的！不舒服自管說啊！俺替妳去張羅……」

小金雀以爲這是個渾人，殺了他也有點不忍。並非壞人就沒有惻隱之心，她道：「肚子痛，每個月都有一次……」

「好好，俺替妳去張羅，小金雀，妳腰是怎麼回事兒？像被霜打過似的？是不是摔了一跤？人生在世，這也是難免的，不過，檢陽關大道走，不走小路，就不會摔交……」

小金雀的身子巳沒於廊角那邊了，李長泰邊走邊嘟囔，道：「他奶奶的毛病可眞多，肚子痛嘛！還一個月一次！乾脆在家裏作千金小姐算啦！可眞是富人身子窮人命啊……」

這工夫第四進跨院門內一個人縮回身子，一跛一跛地入屋，道：「老爺，小金雀就是『幽冥教』中的『雀鈴』崔紅。」「瘋拐」把老太太和小金雀火倂的經過全說了。

羅老爺子好久沒出聲。

「老爺子，必要時我們到底要不要插手？」

「哈達，老婆子拿我不當人待，可是兒女是我的，如有人要殺他們，我們能不管嗎？」

「是的，老爺子。像剛才，奴才早就看出，小金雀不是敵手，所以根本沒有露面。」

「哈達，你就是露面，老婆子也不領你這份情，說不定還會怪你多事呢……」

李長泰到了三少奶奶院落門外，正好三少奶奶回來了，花枝招展地，步步生蓮，上衣是元寶領，藍色貢緞繡花琵琶扣夾衫，下面是醬紫古褶長裙，乍見李長泰今天也換了一套藍竹布衫褲，頭也梳得挺亮地，不由美眸一亮，道：「李長泰，你有事嗎？」

「沒有甚麼要緊事，三少奶奶——」

「沒去看戲嗎？」

「俺看不懂，不過懂的人說，這班子還不賴咧！」說完就要往外院走。

「李長泰，進來一下……」

三少奶奶是屬于豐腴型的，合身的衣衫，一寸一寸地把她的腰身勾勒出來，走路搖曳生姿。記得「蛇皮」韓七說過，三位少奶奶當中，以三少奶奶最迷人，反正，「蛇皮」和吳大舌頭這些人在一起，三句話不離女人。李長泰從不談這些，而且他們一談這些，他就藉故離開。

進入堂屋，三少奶奶回眸一笑，李長泰也咧嘴笑笑，道：「三少奶奶，有事妳就吩咐吧！」

三少奶奶進入明間，道：「李長泰，你成家了嗎？」

「成家？」李長泰搔搔頭皮，道：「三少奶奶可眞會開玩笑了，吳大舌頭說，俺李長泰要是娶媳婦，那才是糟塌大閨女咧！」

「嗤」地一笑，三少奶奶在裏面笑出聲來，道：「李長泰，不要小看你自己嘛！你年輕，忠厚，又很可靠，大多數女人就喜歡你這種男人。」

搓着手，李長泰道：「三少奶奶，妳這麼一說，俺也不知道自己吃幾碗乾米飯咧！」

「李長泰，你進來一下，帮我個忙，好嗎？」

「是的，三少奶奶……」

李長泰就怕這位少奶奶也像二少奶奶一樣，弄得不好意思。可是他並不太苛責，且有他個人的看法，人非神聖，孰能無「性」。一個年輕寡婦和一個姑娘又有甚

麽分別，但不論是自己人或外人，四面八方的目光像鋒利的刀錐一樣，時時無情地刺戳她們。而宋儒的「婦人失節事大，餓死事小」的說法，眞是太自私也太狂妄了。爲甚麽就不能改爲「男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呢。

只要不是太離譜的女人，李長泰總是寄以無限的同情。

進入正屋時間，發現三少奶奶搖搖幌幌地站在櫈子上。

「三少奶奶，妳要幹甚麽？」

「今天是老太太的大壽吉日，大嫂，二嫂院中都點了萬壽宮燈，只有我的忘了點！」

「是啊！俺也看到，大少奶奶和二少奶奶院中都點上哩！」

「李長泰……這兩個櫈子叠在一起，搖搖幌幌地，我有點怕，你快來給我扶着點！」

「是的，三少奶奶……」李長泰走近扶住叠在一起的櫈子。這才發覺有點那個，他的頭部正在三少奶奶的小腹以下部份。就算他的身子儘量往後仰。距離仍然很近。

這要是換個「蛇皮」和吳大舌頭，必然求之不得吧。

「扶好哇！」三少奶奶墊起足尖去弄宮燈，可是宮燈掛得很高，墊起足尖，還是不太够上部位。

李長泰在下面閉着眼睛，因爲三少奶奶的醬紫色百褶長裙在眼前幌劲，就像暈船一樣。

三少奶奶似乎很吃力，據說三少爺當初堅持娶她，曾和老太太一度鬧得不快。因爲羅家的人都是會武功。

女人做事總是慢騰騰地，李長泰睜開眼看看，還沒弄好，說是燈內的蠟燭插座歪了。這點事這麽久還弄不好，于是他再次閉上眼。

他不敢看裙下的一雙繡花鞋及鞋中那一雙玲瓏的天足。三少奶奶有點喘，本來嘛，墊着足尖去弄了這麽久，時間久了一定很累的。

就在這時，只聞「蓬」地一聲，接着就是一聲「喇」！有件軟軟滑滑的衣物落在李長泰的雙手臂上。而三少奶奶也傳來了一聲嬌呼。而且驚極之下，身子也倒了下來。

李長泰睜眼一看，天哪！原來是三少奶奶墊着脚用力過度，把裙帶掙斷。百褶裙掉落下來，裏面雖有一條絳紅色的短褲，那欺霜賽雪、溜光水滑的玉腿可就一覽無遺了。

這和二少奶奶那一次不一樣吧？比喻說拿宮燈這件事，不會是預謀，裙帶斷了更不會是預謀，一個不會武功的女人，要適時掙斷裙帶是不容易的。

總之，這是一個十分堪憐的年輕女人。李長泰伸手拖住了她。

這眞是一件驚心動魄的事，一個是文君新寡，一個是有生第一次如此接近一個女人。三少奶奶呈半昏迷狀態，而且還在顫慄，到底是驚懼、緊張、羞怯還是興奮呢？以李長泰的看法，三少奶奶即使不免思春，在這情況之下，恐怕也是驚懼多于刺激吧！

幸虧他不是「蛇皮」和吳大舌頭那種人，而那種人，似乎也永遠沒有這種機會的。

「三少奶奶，妳不要緊吧？妳受了驚，還是休息一下，宮燈俺來弄……」把她放在內間床上，三少奶奶渾身酥軟，欲言又止。

弄好宮燈，李長泰悄悄退出。抹抹額上的汗，心道：「俺見過世面，可沒見過這種世面咧……」

在大宅中走了一匝，隱隱聽到大媳婦和老壽星有說有笑。就像根本沒有發生任何事一樣。

「大溪皇莊」早巳上場。正因爲這是壓軸戲，非但角兒個個賣力卯上，連文武場似乎很起劲。而司馬欽演的花德雷也很叫「呆」。（叫好之意）在生、旦、淨、丑都有的情況下，台下呼聲不絕。

那是因爲此戲有「打中宮」，也就是列位英雄褚彪、君亮、蔣旺、紀有德、賈亮、高通海及女將們乖車騎馬撲向花德雷的大溪皇莊時，正戲忽然停止，演員各亮一手雜劇，如梆子、落子、大鼓、秦腔及小曲等等。

李長泰遢遢地上了後台，這工夫花德雷正好下場在後台，只見花德雷敵意地瞅了他一眼。

李長泰東瞧瞧西望望，還對那些花不溜丟的旦角瞄了幾眼，對班主周大成道：「唱戲這行可眞過癮，名角一亮相就是滿堂彩，班主，你看俺成不成？」

「你嘛？」司馬欽（飾花德雷者）上下打量他道：「四六不成材！就是跑龍套也不够兒！」

李長泰問道：「班主，甚麽叫做跑龍套？」

周大成道：「就是拿鑼、傘、扇及打小旗的……」

「那也不賴呀！別的角色還沒出場，他們就先亮相咧……」目光掃過一些戲箱，憨笑着離開了後台。

孫繼志迎面走來，道：「李長泰，有沒有看到小金雀？」

孫繼志眞厲害，小金雀離開視綫這麽一會，他就開始注意了。李長泰道：「俺不久前在後院看到她，她說肚子痛……俺看她的腰像被霜打過似的，俺也不知道是爲了啥。她說肚子每月痛一次，他奶奶的！毛病眞多……」

儘管台上台下都很熱鬧，老大羅湘、孫繼志、羅澧、包光庭等，却在暗暗戒備着，壽誕大戲巳近尾聲，這關頭更不能馬虎。

由于「跳加官」要向老太太拜壽（通常壽星要另外打賞），所以老太太又被請了出來。

彭公的部下與花德雷開打，這是高潮，看棚中的老太太安靜地聽戲。羅湘仍坐在她的身後，只是這次包光庭坐在她的前一排。

巳開始「跳加官」了。

就在花德雷巳露敗象時，忽然大喝一聲，道：「兄弟們，獻壽桃——」

只見花德雷和他的部下各自從戲裝內取出一個紅色布包，揚手向着老太太擲過來。

看戲的外行多於內行，對「大溪皇莊」這齣戲有否安排「獻壽桃」的情節，自是不知，內行人却大爲意外。

只是有些人以爲這只是戲子向老壽星別出心裁表示祝壽的花樣。

羅湘大驚，他本就對這亂哄哄的場面担心。他幾乎隱隱猜出這些少紅包是甚麽東西了。

爲了母親的安全，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他大喊「母親小心——」雙手疾抓，坐在前排的包光庭挺起身子，在空中迎上，也是雙手疾抓，而且抖手再擲回台上。

但出乎意料地，台上並未發生爆炸，接紅包的人自然也沒有一個被炸死。

台上的人擲出紅包後，立即沒入後台，而擲回台上的紅包，手勁十足，竟洞穿了巨幕落入後台。李長泰看到了這一幕，搔着頭皮憨笑，立刻沒入亂哄哄的人羣之中。

台上空無一人，連文武場也不見了，眞正是曲終人散，這麽一來，外行人也知道事有蹊蹺了，觀衆一哄而散，孫繼志已帶了二十來個向後台追去。

羅老太太冷靜地道：「這就是小金雀說的另一關嗎？也不過如此嘛！」

「娘……小金雀莫非已被娘……」

「是啊！不久前林燕出來看戲，小金雀代她照料我，我就知道她不懷好意，用鳥干擾我的聽覺，她來進攻，結果被我砸了一拐，溜了……」

「娘，都是湘兒疏忽！」

「這怎麽能怪你？人家挖空心思來計算咱們，你整天操心，娘會不知嵩，俗語說：老虎也有打瞌兒的時候。湘兒，娘却以爲你們辦的這檔小事兒還不錯，至少讓他們知道咱們羅家不像天一鏢行和『東海惡漁』陸行舟那幾家那麽不堪折騰。」

「娘，快進去吧！不知孫先生他們有沒有追上……」

僅是片刻的延誤，孫繼志原來追上那戲班子，唯恐大宅有失，急忙又折回來。

司馬欽帶着五十餘人出了後台，穿過兩條街，就轉了方向，不奔湖邊，這當然是孫繼志所想不到的。

他們一口氣奔出十餘里，在一片林邊處停下來。這份狼狽就不再提了。尤其是身爲護法的司馬欽，看看自己和部下們，除了文武場，還都穿着戲裝哩。

他的愛鳥山娘已變成肉醬，內部奸細事敗而失踪，本指望自己賴以成名的「轟天雷」能達成任務，結果可能因潮濕了，一個也沒有響。

夜風颯颯，冷月在天，司馬欽踩踩脚切齒道：「這是本敎有史以來最大的挫敗，媽的！我們栽在那個怪客手中。」

這時一個部下道：「護法，雖說我們五十七人之中有十六個是戲班的人，僅僅我們四十一個，豁出去幹，就算那紹興怪客仍在羅家，有你纏住他，其餘的人仍可完成任務！」

司馬欽冷蔑地一笑，道：「你是甚麽東西，敢在本護法面前出餿主意。」

「是的……護法……」

司馬欽凝望着天上冷月，面孔痙攣着道：「本護法纏住那怪客，應無問題，但羅老婆子雙目雖盲，身手了得，加上羅家二子、孫帳房、外總管和林燕，哼！我們這四十一個人又管個屁用？何况大媳和二媳婦都是練家子，尤其馮愛君已得馮九眞傳。怪只怪，輕估了那個紹興怪客。分明在我們的『轟天雷』上作了手脚。」

「不錯——」人隨聲至，黝黑的林中，飄出一個臃腫的人影，幾乎比一般人大了一倍。

這些人當中有少數是假戲子，他們的戲裝却還沒有脫下來。此刻紛紛脫下，因爲不要動手，就是逃竄也很笨重。

可憐的是這些眞戲子，不過是受邪敎威脅，不得不聽他們指揮。司馬欽紅了眼，道：「你到底是甚麽人？」

「拆那！就憑儂這塊料子，還不配知道我的身份。」

這麽多的人被一個人唬住，也太不堪了。一個女的似乎不信邪，怒叱着飛撲過去。也許是月色太淡，原野上又有點輕霧，大多人數都沒有看清，只聞「蓬」地一聲，那女人又飛了回來。

所不同的是，去是自願，回來却是不由自主的，一路滾來，在司馬欽脚邊停住，昏了過去。

這個女的行將被派舵主，不到三個照面被砸了回來，不信邪的人也只好暫時信了。

司馬欽切齒道：「你不敢說出身份來嗎？」

「在下沒說出身份，你們都已經腿肚子抽了筋，說出身份對你們有啥好處？」

司馬欽道：「小金雀是你打發的？」

「她的身份太低，還不值得我親自動手。是羅老婆子親自打發的。」

「那麽，我的『轟天雷』也是你動的手脚了。」

「拆那！儂自己的成名暗器都不能好好保管，儂能護甚麽法。回去對你們的敎主說，要使羅家應刦，她自己要親自來一趟。」

司馬欽明知自己的份量不够，此刻却不能一走了之。看來名韁利鎖害人至巨，司馬欽低嘶着道：「還是讓我先稱稱你的斤兩吧——」龍形一式，在怪客身前止住，雙足入土半尺，地殼震動。

暴喝聲中，司馬欽雙足交踢，泥塵射向怪客，趁機貼上猛砸三掌。

激射而出的泥塵，在怪客龐大身軀半尺之外就倒射回去，閃過三掌，道：「司馬欽，儂迭格笨蛋……」龐大的身形在司馬欽四周疾幌，「啪啪」兩聲，沒有人看清是打中甚麽部位，却知道必是耳光。

那清脆的聲音足以證明。

護法自然也有失手的時候，但被摑耳光，這無先例。此刻他自己好像變成了「轟天雷」再次撲上道：「咱們拚了吧！」

這次怪客沒有再閃避，在綿密的掌浪中按出一掌，就像在刀幕中丟出米斗一樣地巧妙絕倫。

司馬欽「咯」地一聲，身子搖幌着退了一丈五六，坐在地上，鮮血自口中汩汩流出。

一千嘍囉譁然暴退，但是，再看那怪客時，夜風颯颯，冷月在天，那還有他的影子？

敦厚老誠二楞子艷福何多

羅家表面看來很平靜。最使羅氏兄弟慶幸的是，老太太的花甲壽誕渡過，在他們感受上，好像只要能渡過花甲壽筵，一切無碍，就等那古稀大壽一關了。

只是羅湘內心也清楚，由於那爆炸物乃是武林怪物「天雷手」的獨門武器，他知道，這不是結束，而是剛剛開始。

這天午後，羅湘和孫繼志商量：「孫先生，依我看，雙方卯上了！這件事還沒有完……」

孫繼志點點頭，但又茫然道：「『天雷手』的火器名震武林，從未失手，爲什麽這一次一個未响？」

「說好聽的是吉人天相，不過我以爲，可能是暗中那位高人帮了個忙……」

孫繼志又點點頭，深以爲然。

「孫先生，我想請馮大叔來一趟，這事我本該和家母商量，可是此刻請馮大叔來，以家母的脾氣，可能會堅决反對。」

「的確，此刻邀請馮大俠，主人可能以爲是找帮手。」

「所以我以爲，先瞞着家母，馮大叔來了之後，先打個招呼，請他不要說是我們請他來的。」

「這辦法很好！」孫繼志道：「幽冥敎雖然囂張，有主人和馮大俠在此坐鎭，他們要想蠢動，就要好好酌量一下了。」

「就這麽辦！咱們就以飛鴿傳書。」

晚膳時刻，大宅第四進跨院中，一條人影形同鬼魅飄進，落在上房明間窗外。

羅健行正在抽水烟，這工夫拿起烟管（水烟袋上的烟管一吹），「卜」地一聲，一團烟渣子飛向窗子，破紙而出，差點擊中窗外那人的左眼。

窗外這人知道身形已敗露，正要循原路回去，屋中的羅健行道：「都住在一個房簷之下，進來坐坐吧……」

窗外的人道：「我是奉命而來，身不由己……」

「奉誰之命啊？」

「何必多此一問？當然是奉了女主人之命了……」

羅健行道：「哈達！給我拿下！」

原來哈達已在窺伺者身後不遠處，聞言道：「柳直，進去向老爹子陪個禮！」

「我柳三脚」一個是傘爲光棍打大傘，不爲飯桶當軍師，我沒有那份耐心。」

哈達的左腿有點跛，但動起手來却一點也不跛，此人號稱「瘋拐」，作風火爆，動起手來有如瘋虎狂獅，在氣勢上就佔了上風。

「柳三脚」這女人過去也是邪正難分，自跟羅夫人來此，算是改邪歸正了，兩人折騰了三十來招，窗內的羅健行道：「『抖甲』……『分鬃』……」

哈達如响斯應，果然施出這兩招，把柳直砸了個踉蹌！一下子扣住了她的脈門，進入屋中。

「柳三脚」這女人完全是男人作風，說道：「哈達，你別他娘的狗仗人勢成不成？」

哈達道：「到底誰在狗仗人勢？」

「柳三脚」大聲道：「我交待過，是奉命行事的……」

「放屁！」這次罵人的是羅健行，不是哈達，道：「柳直，妳以爲妳能朦住老婆子！就可以瞞住羅家每一個人？」

「我隱瞞了什麽？」

「妳給我聽着，妳過去是個女賊，被老婆子收服，但不久，『毒蜻蜓』又收買了妳，在羅家臥底。」

「我如果眞是臥底的人，這次事件我會袖手旁觀？」

「那是因爲我一直派哈達監視着妳，妳沒有機會下手。」

「胡說！簡直是胡說……」

「掌嘴！」

「啪啪啪啪」一連就是四個大耳光，砸得柳直口角淌血，哈達道：「羅爺派我監視你，知你會和小金雀有連絡，司馬欽的山娘也飛進妳的屋中過。」

柳直無言以對，哈達道：「說，下次要來的是什麽人？」

柳直冷峻地道：「你乾脆把我殺了吧，我不會說的。」

哈達道：「老爺子，怎會處置這個女人？」

羅健行正沉吟攷慮，柳直道：「羅健行，你不必故示清白，你昔年明明是黑道中人。」

「不錯，但羅某在黑道中的作爲又如何？」

柳直語結，因爲羅健行雖是黑道中人，却無惡蹟，甚至作過幾件事，比白道中人還要有正義感，但柳直却冷冷地道：「老婆子呢？他自詡白道中人，昔年都作了些什麽事？」

「一個人要責備別人，首先要看看自己，『毒蜻蜓』的行爲又如何？先不說別的，他成立『幽冥敎』，其經費來源就是刦了『寶象國』三艘運金船……」

柳直無言以對，羅健行道：「哈達，把她送到羅湘那兒，看他們如何處置？」

「是！」哈達點她兩處穴道，挾起來找到羅湘，把柳直摜在地上，說了一切。

羅湘吃了一驚，這支伏兵太可怕了，因爲「柳三脚」是老太太的心腹，居然隱伏了這麽多年沒有動。

解了「柳三脚」的穴道一問，果然如此，立刻向哈達表示謝意，挾着「柳三脚」去見老太太。

「娘，這都是湘兒馬虎，竟被她伏在羅家這多年，如今才發現她是『毒蜻蜓』的人……」

「噢？」老太太一驚，道：「怎能證明她是『毒蜻蜓』的人？」

羅湘說了一切，羅老太太聽說是羅健行主僕逮到的，一點感激的意思都沒有，道：「湘兒，讓娘親自問問她。」

羅湘解了她的穴道，老太太道：「柳直，『毒蜻蜓』給妳多少好處收買妳？」

「不多，三百兩黃金，加上一個舵主職位。」

「爲什麽遲遲未向老身下手？」

「她主要把我作爲內應，把羅家內的虛實送出去。」

「妳到本宅第四進跨院去幹什麽？」

「探一探你們兩個老的有無和好之可能？」

「他巳經殘了，和好如何？不和好又如何？」

柳直就不再出聲了，羅老太太道：「『毒蜻蜓』也未免太低估羅家了吧？一個護法帶上十來個人就想瓦解我們……」

柳直道：「如果沒有那個紹興怪客帮忙，這話就難說了……」

「紹興怪客？」羅湘失聲反問。

柳直笑笑道：「原來你們對那怪客所知道的並不比我們多，帮你們的人有一口濃重的浙江紹興口音，當然，那也可能是故意亂人耳目。」

羅家母子互視一眼，羅湘道：「一定還有臥底的人，說出來，我可以從輕發落妳。」

「我被抓到就巳認命，不必枉費心機了……」

羅老太太道：「湘兒，鬆了她送出鎭外算了……」

× × ×

馮九肌膚甚黑，還有絡腮鬍子，像一頭大刺蝟，這可能是終年冶劍薰烤所致，也是六十左右，身胚結實。

和羅老太太談了一會，在水榭中由羅家兄弟及馮愛君陪着品茗。

羅湘道：「馮老伯，這次家母壽誕，有驚無險，總算不幸中之大幸，老伯一定知道『天雷手』這號人物吧？」

馮九道：「那個兔崽子，專門放炮仗唬人，老夫豈有不知之理。」

「不知爲什麽他的『轟天雷』未爆炸？要是爆炸了，非但小姪等必然粉身碎骨，家母及親友，恐怕也必波及……」

「不是說府上隱了一位高人嗎？」

「說是如此，可是迄今誰也沒有看見過。」

馮九喟然道：「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佛家有云：若問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問來世果，今生做者是。」

羅澧道：「馮老伯似有難言之隱吧，近年來武林六大家，已有『瓊島恨嫗』和『東海惡漁』被毀，這和本宅的被擾是否有關？」

馮九顧左右而言他，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你們作晚輩的只是憑良知儘力而爲就夠了，昔年的事你們別過問。」

這時馮愛君道：「爹說過，除了『江湖老千』之外，其餘五家都是同門。」

馮九瞪了女兒一眼，道：「不錯，據說就連『江湖老千』，也可能是本門中人，只是他的輩份很難說。」

羅澧道：「馮老伯，『江湖老千』到底是怎麽個人物？」

馮九道：「詳情老夫也不知道，只聽說他很年輕，武功却不在五大家主持人之下，但見過他的人却極少，再說，就算見了他也不知道是他呀！」

羅澧道：「要是我見到他就好了。」

羅湘道：「老伯是說司馬欽的『轟天雷』未响，和那位高人有關？」

馮九點點頭，突然改變了話題，道：「羅湘，你的父母迄今還不說話嗎？」

「是的，老伯……」

羅澧道：「馮老伯，依您看到底誰是誰非？」

羅湘瞪了羅澧一眼，可是羅澧沒看到，而馮九也很尷尬，不知如何回答這個問題？

馮愛君道：「爹，大哥和四弟在此，只要你說的是公道話，就不必忌諱。」

「而羅湘也正想聽聽上一代的反目到底是誰是誰非，道：「老伯公正無私，但說無妨。」

馮九斟酌了半天才道：「老實說，他們雙方都有不是之處，我能說的也只有這些了。」

晚上馮九去去拜訪過羅健行，且由羅老太太和羅湘弟兄二人陪馮九吃飯，談談說說，將近三更，突然，鼓樓上有人以雄渾內力貫注於鼓槌之上，「咚……」每擊一下，功力淺的人的心弦必然抽動一下。

「此人功力頗深，」馮九道：「府上有暮鼓晨鐘的規定嗎？」

「不！」羅老太太冷冷地道：「這不是羅家的人……」

馮九在羅老太太語音未畢之時，人巳穿應而出，上了屋面，「咚……」那人還在敲，待馮九接近鼓樓時，却有個身軀臃腫的人上了鼓樓。

馮九立刻急打千金墜，伏在屋面上，擊鼓之人自另一窗中穿出，身材小巧，婀娜多姿！似是個女人，輕功高絕，一掠巳有十七八丈以上。

這等輕功就連馮九也不由暗暗咋舌。

然而，一個身軀臃腫的人物自鼓樓中拿起鼓槌，「咚」地一聲擂了一下，這聲音怪極了，就連馮九也感到心弦震顫，似乎一陣噁心。

而那小巧人影本巳再次掠起，想必仍會一掠十七八丈，但她忽然像失去力道，又像是一隻飛鳥剛飛起又折了翅膀似的，直直地落在屋面上。

馮九不由暗暗吃驚，這身軀臃腫之人的內功，簡直深不可測，居然能震散別人提聚的眞氣，而不得不暫時降落。

但那小巧人影又竄了起來，這次那臃腫的人影並未擊鼓，因爲他發現另有個人攔住了這小巧的人影。

這個人和這小巧人影都有面罩，一個高大，一個纖小。

這小巧人影似怕擊鼓的高手自後面包抄，那就不易脫身了。立即主動出手，她的路子十分精奇詭譎，而高大的人則剛猛、深奧而博大。

相形之下，這個入侵的女人，固不可輕侮，要勝這高大之人却是不易。

馮九驚奇地旁觀，這三個人顯然一個是外來者，即小巧身影，高大和身軀臃腫的二人，似是她的敵對者，是不是羅宅中人，他也摸不清。

以這擊鼓者的內功造詣來說，馮九自信不成，也相信羅老太太也辨不到。

至於那個高大的人，乍看頗似一個人，但仔細一想，這怎麽可能？

就在這一會工夫，這高大人影和那小巧的女人巳交換了十二三招，對方都很快，出招也很奇，馮九以爲，雙方要分出勝負，五六十招以內也辨不到。

就在這一會工夫，那個臃腫的人不見了。

馮九最重視此人，立刻到那臃腫之人剛才站立處尋找。却不見人影，此刻他巳

發現孫繼志和羅湘也上了屋面，且向他招呼。

羅湘道：「老伯，這兩個人……」

馮九說道：「連我也沒有弄清楚，本來是那小巧人影在鼓樓上擊鼓，似在賣弄她的內力，我想她不是貴宅中人。不久，來了個身軀臃腫的人，那小巧身影射出鼓樓……」

羅湘和孫繼志二人聽了大爲驚奇，就在這時，那小巧人影快攻兩個照面，向左前方疾射，這次高大身影並未追近，却向右前方掠去。

結果馮九、羅湘和孫繼志一個也未追上。

稍後，李長泰推開房門，打了個呵欠，他立刻就發現屋中有人，但却喃喃地道：「昨天李子吃多了……一晚上淨是跑茅厠……」

說着往床上一倒，又打了兩個呵欠。

「李長泰……」

「哎……」李長泰似乎嚇了一跳，坐了起來，縮在床角內道：「你……是人還是鬼？」

「李長泰，你不必再裝下去了！」

「是，是羅小姐吧？」

「不錯。」

「羅小姐，深更半夜地，妳到俺的房間來，要是吳大舌頭他們知道了，八成會胡說八道……」

「身正不怕影兒斜，我都不怕，你怕什麽？」羅衣香道：「你那套衣服呢？」

「什……什麽衣服？」

「就是看來十分臃腫那一套。」

「羅小姐，俺實在不知道妳在說什麽？妳快走吧，要是傳出謠言，大少爺和孫先生一定會說俺吃了幾天飽飯就忘了自己姓什麽哩！」

「李長泰，你可以瞞別人，却瞞不了我，好久以前，我就在注意你了，據說那天賣藝的栽了！有人看到你在街上手中有一米斗……」

「這……這是誰說的？那天俺根本沒出去，在洗俺的褲子和襪子……」

「李長泰，剛才先在鼓樓上擊鼓的是外人，後來擊鼓的是你，你發現馮老伯在盯你，你才溜了！」

「羅小姐，妳把俺估得太高咧，俺要是有那個本事，還會背井離鄉跑到這兒來嗎？」

「李長泰，你可以把你的眞正身份告訴我，我絕不會洩密的。」

「哎呀，這話從何說起，當然，這都怪俺……平常喜歡吹牛……別人却當了眞，俺從此以後可再也不敢吹咧……」

羅衣香沒有再說什麽，走了出去。

× × ×

第二天早餐時「蛇皮」韓七道：「二楞子，你的晚輩來了，他也沒向你這位長輩請安，眞是太不像話了。」

吳大舌頭道：「『蛇皮』，你是說馮九嗎？」

「不是他是誰？」

「對！二楞子，你過去窮吹，六大家主人都是你的晚輩，馮九這個老小子來了也不來看看你這位倒楣落魄的長輩，你姐！這太不敬老尊賢咧……」學着李長泰的口音。

「誰又在這兒胡說八道地？」孫繼志瞪了吳大舌頭一眼，正要發作，忽見馮九負手踱來。

這兒是羅家工人的餐廳，很寬敞，在內說話在外面也聽得清楚，尤其三人這一桌是臨窗的。

「不必責備他們……」馮九向內看了一眼，正好與李長泰的目光一接，馮九的目光一凝，立刻收回，他「呵呵」笑着，道：「很好，很好，很好……」

馮九負手離去，孫繼志跟在後面莫名其妙地道：「馮老爺子，您剛才說什麽『很好』來？」

「噢！我是說伙食辦得還不錯……很好……很好。」

孫繼志一頭霧水，連連搖頭，他看出馮九言不由衷。

晚飯後，馮九又來拜訪第四進跨院中的羅健行。

六大家之一的人物，來看他的主人，哈達這個忠僕執禮甚恭。因爲他的主人被冷落了這多年，而且還是受自己人的冷落，外人尚且如此尊重他的主人，能不使他感激涕零？

哈達端上茶點，退到一邊，馮九道：「羅兒，你這毛病到底有沒有起色？」

「嗨……」羅健行道：「馮老弟，恐怕這輩子是沒有指望了……」羅健行高大的身軀倚在床上，指指水烟袋，道：「哈達，給客人裝烟！」

「看我……」哈達跛着脚去拿水烟袋，馮九道：「不要張羅，都不是外人，是不是哈達？」

「是……是的馮爺，老奴那拐上的暗刄，還是馮爺親自指揮您的大弟子爲我打造的呢！」

「那算不了什麽……」馮九吸着水烟，又道：「健行，我總以爲，以你的內功修爲，自療或能復原，你似乎很消極。」

羅健行道：「最初幾年我試過，但沒有用……」

「我看看……」馮九放下水烟袋，走近床邊，叫羅健行躺下，羅健行道：「馮老弟，不必浪費時間了……太遲了……」

馮九道：「話是不錯，不過你才六十三歲，應該還可以振作一番的……」雙手順着羅健行臍旁的「外陵」「大巨」「水道」「歸來」「氣衝」諸穴外轉，過了「衝門」就是大腿根處的「髀關穴」了。然後雙手向下到「伏兔」「陰市」「梁坵」「犢鼻穴」。

到此已是膝蓋部份。一個人癱瘓，主要是脊椎和大腿出了毛病，所以馮九摸過這些穴道之後，又叫他仆着，去摸他背上的「大椎」「陶道」「身柱」「神道」等穴，一路往下，直到「上膠」「次膠」「中膠」「下膠」才停下來，因爲再往下就是「會陽穴」了，也就是到了「督脈」附近。

馮九摸着，臉上的表情時有變化，只是羅、哈二人看不到而已，大約總有三盞茶工夫，馮九收回手來。

哈達迫不及待地道：「馮老爺子，家主人是否還能康復？」

馮九道：「也許行，但是……你必須

時時督促羅兄，苦下工夫，我發覺他的『三焦』『少陽』『太陰』等經並未硬化，應該還有希望……」

羅健行喟然道：「但願正如老弟所說，可惜我的心已經死了……」

「哀莫大于心死！不要這樣，只要你肯聽小弟的話，苦修不懈，不出五年，還是高手一個……」

馮九告辭，哈達送出院門以外，返同屋中，主僕默然相視良久，哈達道：「老爺子，馮老爺子似乎是位有心人，他會不會……」

羅健行微微搖頭，說道：「應該不會的……」

翌日早飯後，馮九告辭。

「爹，這次您不是還要多盤桓些日子嗎？」

「愛君，爹本有此意，但現在已經沒有必要了。」

羅湘忙說道：「八成是下人對老伯無禮……」

馮九「呵呵」笑道：「不要多心，老夫連那點涵養都沒有，不是白活了六十歲了？」

羅老太太道：「馮九，老身可不喜歡打啞謎，你這次到舍下來，雖非我親自邀請的，既然來了，就希望你多住幾天，也好寒寒賊胆。」

馮九笑笑道：「大嫂，府上能使賊子胆寒的大有人在，我是非走不可了，就偏勞妳送送我如何？」

在鎭外山道上，羅湘扶着羅老太太，馮九道：「大嫂，妳眞以爲『天雷手』連自己的爆仗濕了都不知道？」

「莫非有人作了手脚？」

「當然，如果他們沒有遇上硬手，就算轟天雷沒有派上用場，以數十人之衆，也不會虎頭蛇尾地撤退吧？」

「你是說我們羅家本有可能步『東海惡漁』及『瓊島恨嫗』的後塵嗎？」

「本來十分險惡，可是事情已有了變化。」

「你是說那位高人吃得住他們？」

「姑不論米斗扣頭之事，昨夜大嫂聽到鼓樓上擂鼓之聲了吧？」

「當然，後擂者是那位高人吧？」

「大嫂以爲如何？」

「了得，對方看來似乎主要是想弄死我的。」

「大嫂是聰明人。」

「對方不是幽冥教中人嗎？」

「誰說不是？」

「他們爲什麽單獨優待羅家，只想弄死我一個人？可是我又發現，他們似想弄死我們全家。」

「妳是指『天雷手』丟了十來個炸藥包？」

「不是嗎？如果響了，我們羅家的人，還有幾個能活着見你的？」

「我是說，有那位怪客暗中相助之後，應刦的最多是大嫂一人。」

「馮九，你懂宿命算卜之術吧？」

馮九顧左右而言他，道：「大嫂知道幽冥教主是誰？」

「我老婆子的照子不亮了！風子還管用，反正她不是外人。」

「不錯，妳是知道，恩師臨去前收了兩個關門徒弟？」

「兩個？」

「是的，我們作徒弟的知道此事之後，倍覺汗顏。」

「爲什麽？」

「如果不是師傅看出我們這些人不爭氣，他老人家又何必勞神？我嘛！整天把精神灌注在我的兵刃舖上，唯利是圖，『瓊島恨嫗』那時還年輕，應稱『瓊島恨姬』，成年累月地在愛河恨海中過日子。『東海惡漁』更不必說了，壓榨漁民，死有餘辜，就連天一鏢行的林天一，也專爲奸臣惡霸保鏢，賺那骯髒錢……所以，『毒蜻蜓』理直氣壯地負起了清理門戶重責大任，儘管明眼人知道，她是賊喊捉賊的勾當……」

羅老太太嘆了口氣，道：「昔年我也使令師失望……」碍着羅湘在一邊，不便深談。

「師父看出，他老人家去後，這些門人必然自相殘殺，本來由他的獨生女聶小倩傳我們武功，由女婿『無名火』華瑜在一邊指點、但收了『毒蜻蜓』之後，他老人家親自授業……」

「我那口子離開師門較早，對此事不大清楚。」

「但收了『毒蜻蜓』已足，又何必再收一個？」

「噢！想必你們師傅在臨去之前，又發現『毒蜻蜓』也不可靠了？」

「是的，當初，大概師傅本想以『毒蜻蜓』爲本門執法之人，以較高的武技，高尚的品德監視本門中人，既看出她的心地甚不可靠，自不會爲本門留下更大的禍患，自然要另找一個了。」

「這個人是……」

「大概就是恩師的外孫，也就是『無名火』華瑜和聶小倩的獨子，據說這孩子叫華騮，傳說華瑜和聶小倩之死，是由于昔年有人闖入他們的閉關室內，導致他們走火入魔的。」

羅老太太道：「莫非『江湖老千』就是華騮？」

「不錯。」

羅老太太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馮九凄然道：「大嫂，所謂因果，不由人不信。」

羅老太太失魂落魄地道：「聶小倩本是令師『龍種上人』的女兒，代父授藝於你們，但我最近遇上她時，我只以爲她是『龍種上人』之徒，不知是令師之女……」說到這兒，好像陡然之間，人又蒼老了許多。

「大嫂，妳是看得開的人，況且風聞華騮這個年輕人，也和『毒蜻蜓』不同，而且，當年可能也不是妳的錯……」

「是的，所以『毒蜻蜓』即使想毀掉我們全家，『江湖老千』華騮也不允許，是不是這樣的？」

「是的，大嫂。」

「好仁慈的執法者，好公允的清理門戶者！嘎……」老太太狂笑着，四山廻應暴響，又道：「馮九，華騮到底在何處？」

「大嫂，相信不久『毒蜻蜓』還會派人來，或者親自來，妳只要留意點也就是了。」馮九想了一下，又道：「大嫂，妳和羅師兄還不講話嗎？」

「哼！是他不理我……」

「大嫂，我看並非如此，大敵當前，全家要一條心才行。」

「他巴不得我死了……」

「這就不對了！大嫂，羅師兄果眞如此，他大可不必把妳身邊的『柳三腿』除去，夫妻總歸是夫妻嘛！」

「廢人一個，臭架子可不小……」

「大嫂，那廢人可不大一樣啊……」

「馮九……羅家在多事之秋，你來去匆匆，莫非怕沾上麻煩？」

「大嫂，這話妳就有欠考慮了。馮九是那種人嗎？我所以要走，自信就是『毒蜻蜓』親自來了，也未必能討了好去！」

馮九走了，羅老太太悵惘良久才道：「世上的討債者永遠比負債者有耐心。總會找上門來的……」

「娘，我們同去吧……」羅湘聽了母親和馮九的交談，加上剛才那凄厲的笑聲，心中也有所悟。

× × ×

可能是羅老太太對兒子透露了些許即將來臨的危機，羅家刁斗森嚴，連日天都不敢鬆懈。

今夜，下着毛毛細雨，吳大舌頭在子時卸了差，下了鼓樓。「蛇皮」韓換了班，把金瓜錘挾在腋下，一點也不敢大意。

這工夫李長泰上了鼓樓，還帶了一壺酒。

「二楞子，這兒你少來，尤其是在深夜。」

「他奶奶的！有個人和你聊聊，不是容易打發時間嗎？」

「可是講話分散精神，這可不是鬧着玩的……」

「俺白天在糧垛上偷睡了懶覺，晚上就來了精神咧！」他灌起一口酒，道：「你瞭望你的，俺也不打擾你……」

嗅到酒味，「蛇皮」吞了口唾沫，道：「二楞子，我也來一口。」

「你在值更，俺可不敢負責咧！」

「你姐！下雨天，鬼才會來！再說，我只是喝一口潤潤嗓子。」

李長泰又仰脖灌了一大口酒，說道：「算了吧！你這小子的酒品不大好，萬一喝醉了，在這兒挺屍，被大少爺查更遇上了……」

「二楞子，別門縫裏瞧人，花雕我也喝過……」

「呸！你喝過這種花雕嗎？別他奶奶的窮吹了！這是老太太四十大壽時，封藏于地窖中的陳年花雕，整整二十年，這次馮九來此，開了一罎，俺偷了一壺……」

一聽是二十年的花雕，「蛇皮」「骨嘟」一聲，又嚥了一口唾沫，抽冷子奪過酒壺，猛灌了五六口，李長泰奪了同來，道：「再喝你會蛻層蛇皮！」

「二……二楞子……這……這是什麽酒……」「蛇皮」順牆坐下，和吳大舌頭差不多，說話像含了一口漿糊，不久就睡了過去。

「他奶奶的！眞是尿罐子和酒罎擺在一起，不是裝酒的傢伙，你在這兒挺屍吧，俺可要去睡咧！」

不久，在羅家大宅之後小巷口處，出現了十來個夜行人。個個黑紗罩頭，爲首的似乎是個女的。

「唰」地一聲，一個穿了戲裝的人影，一瀉而至。

此人身穿「跳加官」的戲裝，只是脚上穿的不是粉白高底靴。

「就是你？」爲首的女人退了一步道：「你就是那個紹興怪客吧？」

怪客伸出左手中指甩了幾下，道：「煞你乃！誰是紹興人？」

「這麽說來，那夜在鼓樓上擂鼓的是那個紹興怪客囉？」

「誰知道？反正這兒有七八個省的人，紹興人有兩個……」

這女人道：「你們快去，這個福建人交給我了……」這女人閃電攻出三腿，把對方逼退了三步，其餘的人奔向羅宅。

怪客似乎只想攔住這女人，對乎其他人根本未放在心上。道：「王八羔子！如果不能三腿兩脚制服敵人，就趁早收起來，免得讓人家沾妳的便宜！」

這女人頂多三十左右，突然停止攻擊，以低沉的嗓音道：「你該知道，本教是不會罷手的，你們一兩個人能維護羅家永保平安嗎？」

怪客道：「本人和紹興怪客一天不倒，你們就只有乾瞪眼，我且問妳，你們爲什麽弄垮了天一鏢行，『瓊島恨嫗』和『東海惡漁』之後又來對付羅家？你們之間有什麽過節？」

「你管得了嗎？」

「在下和那位紹興師爺敢插手，就管得了！」

「不妨告訴你，這是本教教主本門中的私事，外人少管閒事！」

「既是同門，爲何下此毒手？」

「這是清理門戶，與你們無關！」

福建怪客怪笑一陣，道：「要清理門戶，還論到『毒蜻蜓』了？眞是不知自己的骨頭有幾両重……」

「告訴你，如果本座也不行，教主就會親自出手，當今武林，有人會是她的敵手嗎？」

「那個王八羔子爲什麽還不快來，非讓你們這些可憐虫弄得鼻青臉腫不可？」

這女人氣極，說道：「你可知道我是何人？」

「妳可就是副教主吧？崛起青城不久，就被幽冥教羅致的『玉帶飄香』冷傲菊吧？」

「唰」地一聲，一條千年蟒皮和烏金絲編織的軟帶已撤了出來，道：「告訴你，司馬欽是本敎中四大護法最末一個，別以他來估量別人，看招——」

軟帶烏光乍起，立時將怪客的身子裹住。

「玉帶飄香」五年前曾在終南山力伏「天南二十八宿」，這條烏金軟帶可當槍、棍、流星甚至三節棍使用。

冷傲菊和教主的年紀差不多，曾顯赫一時，這次出馬，決心要生擒這怪客，所以一出手就用了八成內力。

可是怪客在帶幕之中，要制服他可還差得很遠，冷傲菊以爲，既然還有個紹興

怪客，必須速戰速決，以便入內馳援，又加了兩成力道。

剎那間，氣幕像一匹織錦，玉帶如一柄利剪，烏光形成團團黑霧，發出「嗍嗍——嗍嗍」撕裂氣幕之聲。

三十招過去，怪客似未脫出氣幕，而冷傲菊似也未沾到半點便宜。她那冷傲的眸子，如夜空流瀉的彗星，漸漸地光幕捲起地上的砂石塵土，形成罡網中的附着物，依附在團團罡流之外。五丈方圓之內，一片渾沌，幾乎看不清天上的星月。

就在這時，另外二人飛瀉而至，悶聲不响加入搏殺，雙戟「鳳凰點頭」，板斧「吳剛伐桂」，劈、掃、砍、切，不容怪客有喘息的機會。

但他的身子像紙片或燈草，時而旋轉，時而竄掠，斧、戟和玉帶以不可思議的速度瀉向他的身軀，就像每一斧每一戟或每一帶都透身而過，他却像個有形而無實的幻影在罡幕中飄閃。

三名幽冥敎中高手，一爲副敎主，一爲護法「碎心戟」卓超，雙戟可以出手，從無虛發。使斧的「三手魯班」委奇，是一名舵主，據說殺人時，能分毫不差地使人頭飛出多遠。

而此刻，司馬欽和另外兩名護法又到，像三支巨箭，射入一片激旋的罡流中。

這六大高手的合擊之勢，在武林中已有的殺搏之中，算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怪客固是一代奇才，但在這完全不要命更不要臉的死纏之下，也感到吃力了。

他此刻首先要做的是，必須把他所討厭的人物撂倒，才可以公平地以少勝多，剎那間，只見他的身子一抖，像魔術似的。他的身軀幻出十來個虛影，也不知道哪個是眞的？翻掌一絞，一道螺旋罡飈壓向司馬欽。

而司馬欽也剛剛摸出兩個轟天雷，準備作出暗號，叫諸人暴退時，他自己却被螺旋罡飈捲出圈外。

由於摔得太重，手中的轟天雷不及丟出，「轟」然大震，血肉橫飛。砂塵中粘糊糊的血肉向四下洒開。

幾乎在爆炸前一剎，怪客挫身，在塵霧中震開巨斧。一脚把「三手魯班」的胸骨踹塌，另一掌在身子迴旋中把「碎心戟」的雙戟震囘。砸在他自己的左臉上，此人發出一聲低哼，還眞有種。

差不多是在「轟」然大震的同時，人球在地上滾動，另外一名護法的左小腿硬生生地被掃斷。

在此同時，羅宅之內可就更熱鬧了，羅湘一個人招呼了五個，把來人纏在後院，羅灃也招呼了三個。

孫繼志被四個擋住，此君素日活脫脫地像個生意人，動起手來，可眞不含糊，厚背蛇紋刀寒芒閃爍，未出二十招就斷了對方人的左手，也削去了一片頭皮，還帶着半縷髮辮。

林燕保護老太太，包光庭在院內伏着。大媳和二媳各招呼了兩個，羅衣香却不見了。

「蛇皮」在鼓樓上矇矓醒來，聽到殺喊之聲，還以爲自己在作夢，暈頭轉向地往下一看，媽呀！二楞子說得不錯，敢情是尿罐子和酒瓶子放在一起，不是盛酒的傢伙，才不過五六口陳年花雕，居然挺了屍，宅內發生了這麽大的事，瞭望的人竟未能事先告警。

別看他和吳大舌頭等人素日吊兒郎當地，一旦有事，個個都能玩命，自腰上取出金瓜錘，自鼓樓上飄下，人未落地，金瓜錘就砸扁了一個頭顱。

吳大舌頭用的是三尖兩刃刀，一邊狂掃猛砍，一邊「唔唔啦啦」地不知罵些什麽？身上已受了數處傷。

這工夫老太太的屋上有人覬覦了一會，沒於屋後，不到半盞茶工夫，糧倉就冒出了火光。而這人又囘到老太太的屋上。

包光庭看得清楚，繞到此人身後，但這人非常機警，在迴身的同時，「叮叮」兩聲，兩枚「雀鈴」有一枚砸中了包光庭的肩窩。

由於是右肩窩，他非馬上取出不可，也只好暫時離開現場了，任何人行與不行，到了此刻，也就無法藏私了。

老太太站在堂屋門內，林燕在院中攔截兩個要向老太太下手的人。

這工夫老太太自然聽到了有人吆呼「糧倉起火」之聲，也聽到全宅四面八方的搏殺聲，即使着不見，估也能估出來了多少人？

這工夫後窻飄升進一人，鬼魅似的撲向老太太。

老太太反應極靈，這是經驗加上憂患的結果，身後這人的匕首遞向她的後腰時，老太太直拔而起，巨枴掃出。

施襲的人也早有準備，似知沒有這麽容易得手，抖手飛出匕首，被巨拐砸飛。

「小金雀……」老太太冷冷地道：「妳眞是陰魂不散！」

「老婆子，妳好靈的風子，今夜羅家要應刦。明天鎭上的兩家棺材舖子要缺貨了！」

「不見得——」老太太人到拐到，「嗡」地一聲，小金雀差點被巨拐掃到。但剛剛退出三步以外，被剛剛趕到的羅湘踼了個踉蹌。

小金雀這才知道，羅老太眞不含糊。羅湘道：「娘，你老人家還好吧？」

「湘兒，娘雖然老了，這些跳樑小丑，還沒放在娘的心上，來的都不是成氣候的貨色。」

「娘，不是沒有好手，而是被人截住了。」

林燕果然了得，以一支短劍重創四個，對羅湘道：「大少爺照料老太太，我去帮他們。」由於她也是丫頭出身，雖是老太太一手敎的，還是不願以羅湘的師妹身居。

「不，林燕，妳在這兒照料娘，我很放心！還是我去，小心賊子放火……」

羅湘竄出老太太的正中院落，已看到老四被五個人困住，受傷不輕，吳舌大頭像隻血頭公鷄，力鬥三賊，邊打邊罵。

大媳和二媳也受了傷，但並不重，顯然對方已是強弩之末了。

「蛇皮」是由於自己值更出了事，不免內疚。這小子形同瘋狂，只攻不守，他殺的人最多，受傷也最重，連褲襠也戮破了。

糧倉的火已被孫繼志帶人去撲滅了。

現在，大宅後面小巷中的怪客已佔了上風，由於司馬欽被炸死，「三手魯班」重傷，「碎心戟」也在一邊哼哼，賸下四個鬥志受挫，只等副敎主下令撤退了。

「玉帶飄香」冷傲菊也是騎虎難下，她剛剛看到羅宅冒起火光，不久之後又告熄滅，她就猜出，這次任務八成又沒有希望了。

這次失敗，當然又是這個福建怪客造成的，上次是紹興怪客，這次是福建人，羅家到底有幾個怪客？

冷傲菊恨極這些怪客，說道：「弟兄們，儘力拚吧！此賊不除，終是本敎的大患……。」

怪客身子急轉，又是「吭」地一聲，另一護法滾了出去。

這工夫，巷口踉蹌奔來一人，滿身創傷，說道：「副敎主，進入羅家的人……施襲失敗……他們似乎已有準備……五十來個弟兄……囫圇的大概只有十五六個吧了！」

冷傲菊道：「能走的都設法弄走，本座如不能追上你們，那就是殉職了……」

「王八羔子！那又何必？」怪客再次劈倒一個護法，道：「冷傲菊，不必難爲情，囘去叫你們的敎主來，如果她也不成，也不算丟人，勝敗乃兵家常事嘛！」

傷的已爬了起來，却不想走，冷傲菊厲聲道：「混帳！你們還不走？」

這時巷口又搖搖幌幌地奔來三四個，都變成血人了。冷傲菊突然收手仰天嘶悲道：「敎主，卑職尸位素食，領導不力，何顏囘去見妳——」再次一抖玉帶，有如撲人欲噬的毒蛇，指向怪客的前胸。

怪客身如敗葉，一飄一閃挪開一步。豈知冷傲菊的絕活就是頹勢中施出的「火蛇吐信」。玉帶上發出「唰唰」一聲，而且玉帶尖端一甩一勾，約尺半長處彎過來，襲向怪客的右肩。

幾乎同時，那尖端處還冒出了白烟。冒白烟是擾亂敵方視覺。但任何人都會以爲白烟必然有毒，而此刻，本來估計玉帶的長度和對方力已用老，這距離已很安全，但沒想到這玉帶韌性極大，彈性也大，突然拉長了尺半，擊中怪客的右肩。

怪客冷哼一聲，揪住玉帶，一拉一送，無儔的內力藉玉帶送了過去，冷傲菊連退五步，坐在地上。

怪客肩上如被滾油燙傷，冷傲菊却也手撫胸口嚥下一口鮮血，抬手拍向天靈。

兩個護法一閃而至，抓住了她的手，道：「副座，不要這樣，勝敗實不足論，況且對方也受了傷……」

怪客冷笑道：「滾吧！你們的敎主不來，是辦不了正事的，本人不是趕盡殺絕之輩，這也是正邪不同之處，煞你乃……。」肩不晃，腿不彎，已拔起四丈多高，一幌不見。

× × ×

第二天，羅家已恢復舊觀，非但屍體已經清除，連血漬也不見了。就像昨夜一場厮殺只是個噩夢似的。

李長泰又到小姐房中去收餐具，羅衣香道：「李長泰，昨天晚上你在哪裏？」

「俺在睡覺呀！」

「你倒是吃得飽睡得着呀！沒有聽到聲音嗎？」

「聲音？」李長泰搔搔頭皮道：「好像有哇！迷迷糊糊地聽到叮叮噹噹的聲音，俺以爲八成是附近新搬來一家鐵匠舖子，連夜趕工吧？怎麽？昨天晚上發生了什麽事？」

羅衣香笑笑道：「李長泰，你眞是天才！」

「天才？小姐妳這是罵人咧，俺這個人睡着了，就是把俺抬到街上俺也不知道咧……」

「李長泰，昨天晚上你不在床上，到底在哪裏？」

「小姐妳在哪裏？」

羅衣香一楞，道：「我在和來侵的賊子們周旋，也一方面注意一個人行踪。」

「小姐在注意俺？」

「不錯。」

「俺這人沒有用，只要頭一碰枕頭就夢見周公咧……」說着，托着碗盤就往外走。

羅衣香忽然上前伸出水葱似的玉手往他的右肩上一搭。他微微震顫了一下。

「李長泰，你怎麽啦？是哪裏不舒服嗎？」

「沒有……沒有……俺只是嚇了一跳咧！」

「你的胆子那麽小？」

「俺的胆子不大也不小，可是小姐的手碰了俺一下子，俺全身就像被雷殛了一下似的……」

羅衣香再次伸手一抓，這次用了力，而且仍是剛才那個部位。但李長泰這次沒有動，却咧着嘴道：「小姐……男女授受不親……要是被大少爺着到……還以爲俺李長泰沒正經的……存心不良在勾引小姐咧……」

羅衣香仍未鬆手，李長泰道：「小姐，妳是學過功夫的人……這麽大力抓俺怎麽受得了……」竟蹲了下去。

羅衣香散了手勁，却順手一撕，肩衣立時裂開，李長泰肩頭火紅一片，還有點浮腫。

「李長泰，你好會表演，當初去學唱戲多好？」

「唱戲？對咧！上次俺還問過班主周大成，他說俺跑跑龍套是塊材料……」

羅衣香氣極而笑，道：「李長泰，你肩頭的傷，是怎麽囘事？」

「小姐，妳這就不對咧！俺哪肩上會有傷？還不是妳剛才大力地抓給俺抓傷的嗎？」

羅衣香道：「李長泰，你眞了不起！可是你這花樣也不用耍哩！我知道你大有來歷。」

李長泰咧嘴大笑，道：「小姐剛才的話，使俺想起俺小的時候，東隣西舍的叔叔伯伯，二大娘三嬸子，都說俺像個有出息的人，俺娘叫俺去唸書，什麽三字經，百家姓還有千字文什麽的，唸了三年，一上學就頭痛，所以小姐說俺是天才，俺眞高興死咧……」

羅衣香忽然低聲柔聲道：「李長泰，你對羅家臨危援手，我當然萬分感激，而我……也很喜歡你……」話尾很低，她的雙頰紅得像熟透的草莓。

「不……不……」李長泰怯怯地道：「妳是千金小姐，俺是一個長工，這怎麽可以？」

「小姐是人，長工也是人，李長泰，你喜歡我嗎？」竟找來一貼膏藥貼在他的肩上傷處。

李長泰抓耳摸腮地道：「小姐——妳像個天仙……哪個不喜歡？可是……咱們不成……」

「爲什麽不成？」

「反正是不妥的，別人知道了，還以爲俺是個癩蝦蟆想吃……反正是不成！」

「別人怎麽想，何必去管他？李長泰，希望你能懂我的心意……」拔下一支鑲翡翠的金步搖，納入李長泰的衣袋內，他正要掏出來，已被她推了出來。

正好「蛇皮」自外院走來，臉上青一塊紫一塊地還包紮着，發現李長泰好端端地，登時變成了一條鼓起腮的毒蛇，道：「李長泰，我要揍你！」

「揍俺？爲什麽？」

「你姐！你裝什麽孫子？昨天晚上那是什麽酒？才喝了五六口就……」

「他奶奶地！俺說你是尿罐子和酒罈子放在一起，不是盛酒的傢伙。你還不服氣。那是封存了二十年的花雕，你見過世面沒有？」

說完要走。「蛇皮」一攔，說道：「二楞子，昨晚那種場面，你到底鑽到哪裏去了？」

「俺？你着……」扳開肩頭破裂的衣服，露出了紅紅的膏藥。

「你姐！就一帖膏藥……」

吳大舌頭更慘，腳腫臉腫頭也腫，血污還沒洗乾淨。在他臥室門口晒太陽，李長泰道：「吳大舌頭，你八成是完了。」

「二楞子，你敢咒我？」

「俺才不會咒你，俺常常聽人家說：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女人頭腫，男人腳腫，那就快伸腿瞪眼咧，吳大舌頭，你看你的腿和腳……」

「二楞子，你少說喪氣話，昨夜你八成鑽入草垛中躲起來哩！告訴你，『蛇皮』要揍你！」

「他呀！和你一樣，不要說揍人，連走路都變成地不平咧！」

「噹！噹！噹！」這是鐘聲，既不是開飯時間，必然有事，這工夫孫帳房和老四先後往內院走，老四還吊着左臂，孫繼志的右腿有點跛。

「李長泰，跟我來……」孫繼志在他身邊經過時說。

「孫先生，有事嗎？」

「叫你來你就來……」

「是，俺這不是來咧！」

除了極少數老弱的僕役，留在前面照應糧行大門，全宅上下八十餘口都排隊站在老太太院中，這條長龍迤邐到院外長廊上。

這工夫老太太說道：「湘兒，受檢查的男人，都要張開雙臂，衣服不可穿得太多。」

「是的，娘……」羅湘向院中宣佈了。

羅澧道：「娘，難道三位嫂嫂也要檢查？」

老太太道：「當然，是不是自己人，查過才知道。」

先由大嫂檢查起，老太太的雙手由她的腋下摸了一陣，接着是腰身，大腿以下就未檢查。然後雙手又回到上部去摸耳後的「翳風穴」。

接着是二媳，三媳、林燕、丫頭等。女的完了，男的由孫繼志開始，老太太摸了一下，道：「是哪一個？」

「老太太，我是繼志。」

「噢。是你，這就難怪了……」

李長泰和「蛇皮」在一起，低聲道：「蛇皮，這是幹甚麽？」

「蛇皮」道：「據說本宅有位高手隱伏，老太太要查出那個人來。」

「這高手是友是敵？」

「是——是友吧？」

「既然是友非敵，又爲什麽非找出來不可？」

「這……你姐，你知道什麽？老太太以爲，以羅家的地位和聲勢，有個高手隱在這兒，却不知是誰？總是不妥。再說，萬一是臥底的怎麽辦？」

「噢！原來是這麽檔子事兒！『蛇皮』，這俺就不明白，這麽一摸就知道誰是高手嗎？」

「腋下有一個穴道叫『攢心穴』，大凡武功極有造詣的人，大多以此處爲『罩門』！」

「灶門？你是說鍋灶的灶門？」

「去你姐的！『罩門』就是練武者的最大弱點之處……」

「『蛇皮』，你不會是那高手吧？」「二楞子，你敢轉彎罵人？」「蛇皮」低聲道：「二楞子，我看你要走桃花運了！小姐好像一直在笑咪咪地盯着你。」

「『蛇皮』，你可不要亂說！一句話可能砸了俺的飯碗咧……」

輪到李長泰，他脫了上衣，右肩上貼着一帖膏藥，身胚結實均勻，猿臂蜂腰，不但羅衣香的目光被吸住，就連三個媳婦也目不暇給，尤其是馮愛君和三少奶奶。

老太太的手伸到李長泰的腋下一摸，李長泰跳起大笑，道：「不行……俺受不了咧……」

羅湘一臉怒容，孫繼志沉聲道：「李長泰，你敢放肆？」

李長泰還在怪笑，道：「孫先生…俺不是故意放肆……俺什麽都不怕……就怕格支癢……」

「這個人是……」老太太的手往上移，忽然觸到了他肩上那帖膏藥。媳婦們和羅衣香都在掩嘴笑不可仰。

羅湘道：「娘，他叫李長泰，本是糧行的伙計，後來看他忠厚老實，就調到內宅幹些丫頭們幹不了的重活……」

「嗯！多大了？」

「二十六，老太太，屬龍的，二月二所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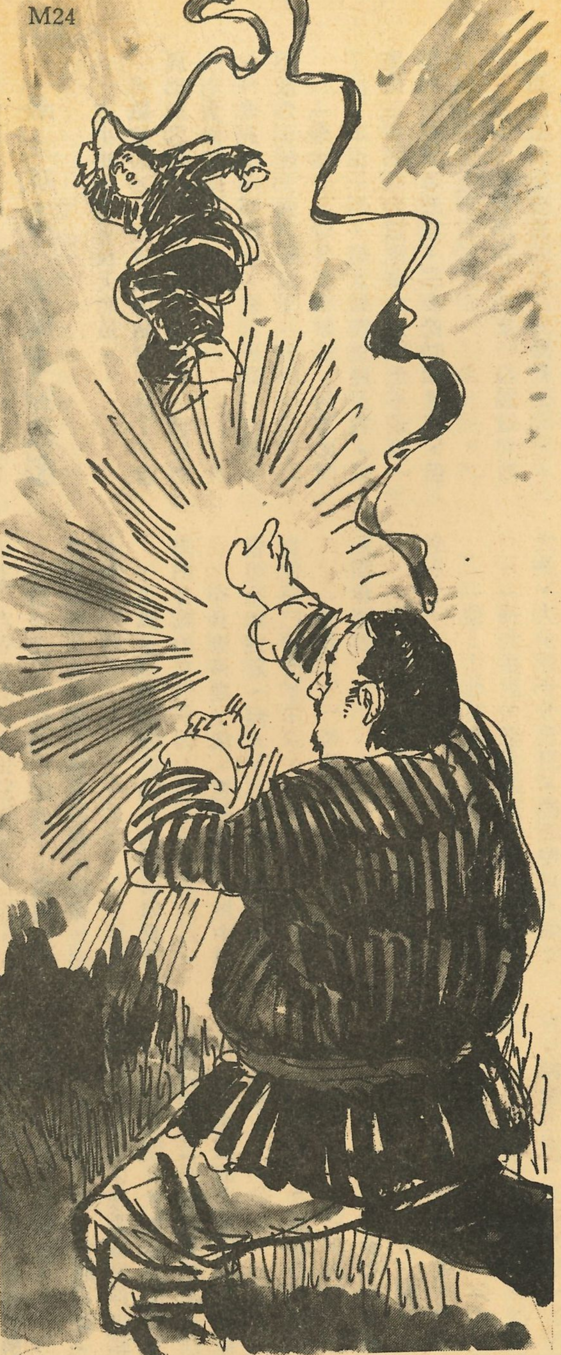
「生而逢辰，二月二，龍抬頭——」老太太摸着他的臉，很仔細地摸。道：「李長泰，你的儀表不錯！」

「還湊合，老太太……」

「你不但聰明而且長壽……」

「老太太說俺聰明，俺眞高興，說俺長壽嘛，俺倒是有點發愁咧！」

老太太一楞：「這話怎麽說？」



那怪客揪住玉帶一拉一送，把內力藉玉帶送過去，逼得冷傲菊震退五步。

「俺聽人說，有德者不會夭壽，也不會活得太久，俺是個渾人，說錯了，妳也別見怪！」

老太太漠然道：「你說得不錯，老而不死是活受罪。李長泰，你的肩上受了傷嗎？」

「不，不，是不小心撞在牆角上。」

孫繼志和羅湘冷冷地瞪着他，羅衣香似乎長長地吁了口氣。

全部檢查完畢，孫繼志帶走了伙計，羅湘道：「娘，有什麼發現嗎？」

「沒有，反正要來的擋不住。」

李長泰出了內院，孫繼志似在等他，道：「李長泰，你再口沒遮攔，我就把你調出來扛米包。」

「扛米包也成，反正幹甚麼都是一樣的。」

媳婦和女兒都回房之後，老太太才道：「湘兒，李長泰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

「他呀！」羅湘似乎不屑一提，嘆口氣說道：「楞頭楞腦地，缺個心眼兒。也正因爲如此，才將就材料，叫他在內宅走動。」

「湘兒，奇怪，我覺得這個人不大一樣。」

「他是不大一樣，當不當說的話，他都敢出口。」

「昨天晚上在什麼地方？」

「他……」羅湘道：「這個人沒有什麼用，在哪裏還不是一樣？」

「你去問問孫繼志，昨夜全宅上下都在火併，他在幹什麼？有沒有人看到。」

「這……是的，娘，不過我以爲這個人不大可能……」

老太太手一揮，道：「問這件事，儘可能別讓李長泰知道。」

「是的，娘……」羅湘正要往外走，老太太又道：「湘兒，順便問問，昨天晚上孫繼志有沒有看到第四進跨院中那兩個人露過面……」

「娘，哈達不良於行，爹癱瘓還沒有好，怎麼會……」

「以後在娘面前不要這樣稱呼他！」

「是……」羅湘暗暗嘆口氣走出內院，心事重重地，隱隱覺得，羅家的危機似還不僅是「幽冥教」捲土重來。

「孫先生……」羅湘說了那兩件事。

孫繼志雙眉緊蹙，想了一會才道：「關於李長泰，昨夜我的確一直沒有見到他，這件事我會設法查一下。關於老爺子和哈達，我想他們必然在那院落之中，因爲老爺子不能下床，哈達是個忠僕，必然是寸步不離地保護着。」

「我也是這樣想，不過有些事……也不能完全憑想象……比喻說……如果完全憑想象，我們就永遠也找不到窩在這大宅中的那位高人。」

「是的，大少爺，依我猜想，昨天晚上，絕不僅是來了這幾十個貨色。」

「當然，必然被那高人在宅外攔住，我一早發現後面小巷中地上及牆上有不少的血漬，昨夜那兒必有一場惡鬥。只是不知到底是什麼角色？」

「關於李長泰的事，屬下會留心暗察。有一點，屬下上次就有些懷疑了。」

「什麼事？」

「就是爲了丟米斗的事，屬下把米垛弄倒試他，他被壓在十來包米下，居然沒有重傷，當時我曾起疑，後來又覺得他實在不像那種料子。」

羅湘道：「我想來想去，實在再也想不出可疑的人了！這個李長泰當初來此，是什麼原因？」

「據他說是家鄉鬧旱災，不過……就算是有災荒吧，也用不着由山東跑到湖南來……」

「對對！逃荒逃得太遠了點。」

「不錯，這個人的確來歷可疑，大少爺，是不是老太太摸過之後發覺他……」

「這倒不是，如果他是那位高人，這個人眞正作到了『深藏不露』的境界了！孫先生，要秘密查證……」

孫繼志點點頭。

教主現身　少俠身份暴露

夜未央，刮着很大的風。

羅家的人分三班輪流值夜，除了不會武功的三媳婦之外，即使是內眷，也要在內宅負責輪值。

李長泰剛剛要睡，窗上輕彈了三下，他故作似醒未醒之聲道：「是哪一位？」

「是我……」聲音軟軟地，他下床開了門。不由一愣，他本以爲是羅衣香，原來是三少奶奶。這兩個女人雖然不是同一型的，羅衣香窈窕，三少奶略顯豐腴，但美艷却不分上下。

記得吳大舌頭和「蛇皮」說過這句話：三少奶奶這麼動人的女人風乾在那兒，眞是暴殄天物……這話雖粗卑，却也是實情。

更使人爲她不平的是，和羅沅成親的當天，羅沅就出門辦事，一去未返。可以說，他們只是有名無實的夫妻。

「三少奶奶，這麼晚，俺要睏咧。」

「李長泰，夜是越來越長了……」撫弄衣角，楚楚可憐，世上有很多事，只能限於同情，愛莫能助。

「夜是慢慢地長咧！不過俺總是一覺到亮，反而覺得夜很短呢！」

「李長泰，你不寂寞嗎？」

李長泰道：「三少奶奶，就會孫先生要來……」

「他來幹什麼？」

「俺不知道，只是聽『蛇皮』說，八成是今天老太太摸俺，俺受不了當衆大笑的事……」

這工夫三少奶奶已經走了，眞靈！李長泰心想，多可憐！儘管如此，她還是淑女啊。

大風自屋頂呼嘯而過，馬廐中傳來了馬的長嘶聲。

李長泰正要上床，窗子微响，屋中已俏生生地站着一個人。「是哪一個？」其實他早已看清了。

「是我……」是馮愛君的口音：「我要和你談談。」

「有話明天再談吧！大少爺一會就要來……」

「他……他這麼晚了來幹什麼？」

「孫先生說，老太太摸俺，俺放肆地大笑，大少爺十分震怒，晚上要來訓俺一頓。八成快來咧！」

馮愛君傾聽了一會，喟然道：「二十六的人了！怎麼老是不開竅？」

「這個……俺也不知道……」

「李長泰……」二少奶奶走近兩步，身上的梔子花香味飄了過來，又道：「我的意思你懂嗎？對我說句知心話兒呀！」

「知心話？什麼叫做知心話？俺可不懂咧！不過少奶奶對俺關照，俺會記在心裏……。」

馮愛君又走了一步，李長泰感覺一重重的熱浪向他壓來。她道：「老太太是武林中人，她並不堅持苦守那些臭規矩，況且我爹和她的私交也很好……」

二少奶奶也飄然而去。

李長泰往床上一躺，心想，這樣折騰，覺就不要睡了，眼一閉，靜待周公光臨，那知窗外又有人聲，憑他的經驗，這又是個女人，而且是練家子。

「卜」地一聲，窗紙戳破，一塊小石落在他的身上，李長泰故作熟睡。

「李長泰，我知道你沒睡。」聲音出自羅衣香之口，聽起來就不一樣。

「是小姐嗎？」他站在窗前低聲問。

「嗯……」

「這麼晚了！又刮着大風，也不怕着了涼嗎？」說了這話又有點後悔。

「出來一下，我要和你談談。」

「好吧……」披上衣服，閉上門，眼見羅衣香一直往後花園走，他只有跟着。

羅衣香可能在輪值，穿的是緊身夜行衣。長髮束起，綰在頭頂。腰是腰，臀是臀，輪廓分明。李長泰第一次感覺，男人沒有不喜歡女人的。如果有，那必是沒有遇上自己所喜歡的女人，要不，必是假道學。正因爲他認爲男女相悅，本乎自然，所以對三少奶和馮愛君的明朗大方，敢於表現人性至純的一面，寄予無限的同情。

他以爲小姐又在花園中選一僻靜所在，那知羅衣香越牆而出，李長泰在門內低聲道：「俺可沒有這本事咧！」

「李長泰，你再裝下去就太沒有良心了。」

李長泰不能不再仔細想想了。這事可能嗎？明知不大可能？何必自尋煩惱？

最後他忽然輕輕地躍起，落在牆外。

她笑了，笑得十分開心，似乎能打動這個人的心，是一件奇蹟。人類期待即將來臨的幸福，比已抓住了它更耐人尋味。

這是洞庭湖分出的河岔之一，河邊垂柳如絲，在夜風中搖曳。她坐在一塊大石上，拍拍身旁要他坐下來，道：「你還要再裝下去嗎？」

「俺沒有再騙你咧！」

「把那些鄉土口音也丟掉吧！你的語言天才是一流的，一會是山東人，一會又是紹興人，再不就是福建人。」

李長泰忽然嘆了口氣，和他過去的作風完全不同了。那是深沉地、悲天憫人的太息。

她望着他，柔聲地：「在你來說，少年大成，名滿八荒，還有什麼不順心的事，嘆什麼氣呀？」

「我今天本不該來的，但是爲報答紅粉知己，我還是來了！而且也亮出了自己的身份，目的不是表示這份友誼已開始，而是結束。」

笑容自她的嬌靨上消失，說道：「爲什麼？是不是被兩個文君新寡的嫂嫂迷住了？」

「妳明知我不是那種人……」

「那是爲了什麼？總該有原因吧？」

「因爲我們之間可能有深仇大恨。」

「不……不！不可能的……你就是那個『江湖老千』華騮嗎？你和六大家主人是出自同門嗎？」

他點點頭。

「你是不是以爲你的身份和家父母同輩而……」

「這還不是最大的困難。雖然家父母教過六大家主人的武功，輩份仍應和他們相同，下一代自然也是同輩，儘管我的武功是外祖『龍種上人』親傳的……」

「是啊……那你怕什麼？」

「可是家父母的猝逝，和令堂大人有關係……」

「家母不是貴門中人，家父才是呀！家母怎麼會……」

「嗨！昔年的事非三言兩語所能言明，我今夜來此，只能告訴妳，妳我無緣，不可自討苦吃。」

「不行！你得把這段往事說清楚了才行。」

李長泰默然良久，道：「昔年家父未婚前，身邊有幾位極有名氣的年輕俠女，其一即爲令堂……」

「啊……」羅衣香發出一聲驚呼。

「家父華瑜，綽號『無名火』，較早認識令堂。那時令堂凌芝，綽號『霹靂觀音』，性情剛烈，自然也是一大美人，但是她和家父交往時，已和令尊羅健行認識了。」

「家父的名聲不佳，不提也罷。」

「令尊那時算是黑道中人，但却是黑道中較爲正派的人物。在家外祖門下，應該有七個門人。如家父不算，即爲六人。如：羅健行、馮九、陸行舟、卓翠、林天一和『幽冥教教主毒蜻蜓』白綿綿。這其中白綿綿和我皆由外祖親傳武功，令尊羅健行由家外祖傳了紥基工夫，再由家父母代傳武技，儘管那時家父母的年紀和他們差不多。」

「白綿綿多大了？」

「四十出頭一點。我和她是外祖門下最年輕的二人。」李長泰續道：「那時家父身邊還有兩位師妹，一是家母，二是白綿綿。所以對於令堂……」

「沒有意思？」

「也可能是知道令堂和令尊羅健行交往在先，而且羅健行又是家父的大師兄，因而不久就冷下來。但是，令堂的脾氣很烈，反而盯得更緊……」

「那時令堂呢？和令尊情感如何？」

「家母當然也很喜歡這位師兄，只是家母並不像令堂和白綿綿那麼緊盯。她默默地付出關切和容忍，最後，家父終於決定接受了家母而結褵。嗨……」他突然站起踱到河邊，羅衣香跟了過來，道：「後來呢？」

「家父母結褵不到五年，也就是我才四歲的時候，某夜家父母在秘室內閉關苦研『起蟄七劍』，這七劍已由家外祖『龍種上人』研好了四劍。因外祖要到西域去會一故人，就交家父母續研湊成七劍，但在緊要關頭，有人施襲，使家父母走火，且搶走了已研好的數招劍術，家父母於半月後不治……」

羅衣香一陣悚慄之後，吶吶道：「莫非以爲是家母因妒生恨而下此毒手？」

「是的……」

「有什麼證據，僅懷疑是不够的。」

「當然，事後在現場上找到令堂所偏愛的一枚珠花。」

羅衣香愕愕地不出聲。她最初腦中一片空白，繼而想了一些事。那就是馮九來此，偶爾會談昔年一件恨事。隱隱顯示，母親曾進入閉關室。至於有未害人，語焉不詳。

既然曾進入人家閉關的秘室之中，目的何在？應該思過其半。可是人都會袒護自己的親人，羅衣香總以爲自己的母親不會做出這種事來，道：「華騮，我不信家母是那種人。」

「但願我也不信。可是此事千眞萬確。而令堂也承認那珠花確是她的。」

「這……」羅衣香吶吶道：「當時其餘的人怎麼說？」

「林天一、卓翠和陸行舟都主張爲家父母報仇，那就是殺人償命。羅健行出面，建議把令堂帶到她的師門『海天道姑』處，先看看她的師門如何處置？結果，『海天道姑』要求給令堂時間去找眞兇。」

羅衣香不能不承認，對方已够寬大，找兇手找了數十年，不能說時間不够。人家現在才找上門來，實在無可挑剔的了。

「如果找不到眞兇，就認定家母是眞兇了？」

「羅小姐，如妳是我，又該如何？」

羅衣香無言以對。

華騮道：「爲了毋枉毋縱，我曾耗了三年時間，暗暗偵查『瓊島恨嫗』卓翠，『東海惡漁』陸行舟和『幽冥教』教主白綿綿，並沒有任何發現。」

「對哩！『瓊島恨嫗』卓翠，昔年想必也是令尊的仰慕者……」

華騮揮手打斷她的話，道：「她的綽號由來，是因爲對當時的『三白劍客』西門玉一往情深，而西門玉也曾答應和她永結秦晉，不知爲了什麼，西門玉突然變卦，竟和『雲夢仙子』金蘭結合。卓翠從此性情大變，手段毒辣，却是終生不嫁。」

「『三白劍客』是什麼意思？」

「白馬、白衣、白臉，總稱『三白』，劍術極高，」華騮道：「所以卓翠這人的嫌疑已經排除了。」

「陸行舟呢？」

「此人貪財，偏好斂聚，身手是六大家中最差的一個。至於林天一，此人素無大志，鏢行生意是他大弟子爲他開展的。馮九這人較爲深沉，但却找不出他行兇的動機。至於『幽冥教』教主白綿綿……」

「對！這女人殘害同門，心狠手辣，極有可能。況且昔年她也傾慕令尊……」

「現在我對她仍然存疑，這也正是我迄今還未採取報仇行動的原因。」

「你可知道家父母爲何反目？」

「由於家父母之不幸，令堂涉嫌重大，而令尊那時是本門大師兄，却力排衆議，建議去找令堂師門『海天道姑』，因而才能把這事暫時壓下來去覓眞兇，令堂感恩之下，嫁了羅健行。但不久，令堂發現令尊眞正喜歡的是白綿綿，而白綿綿却不喜歡他。夫妻因而反目，後來令尊練功走火，夫妻間也就愈來愈生疏。是否如此。」

羅衣香想想，父母的反目，很難責備那一邊不對，昔年母親迷戀華瑜，父親遽帮過她，而父親喜歡白綿綿，也可能是由於母親的情感已不純所使然吧？總之，情感這東西太奇妙了，不要說外人，就是自己也未必能眞正瞭解自己的情感動向。

羅衣香嘆口氣，道：「你現在是認定家母爲兇嫌了？」

「『兇嫌』二字是當之不屈的。」

「我們羅家本來過着平靜的日子，往

後恐怕……」

「其實平靜只是假象。」華騮道：「羅家之內隱伏着很大的危機……」

「什麼？你別危言聳聽好不好？」

「但願沒有什麼。羅小姐，話我是說了，如果妳還希望我繼續留在府上一段時間，就必須代我守密，另外，這東西我必須還給妳了……」

那是一支金步搖。

她望着那支金步搖，並未去接，却背過身子，說道：「華騮……我只想問你一句話……」

「問吧！」

「你喜歡我嗎？如然，和家父昔年對家母那種喜歡不同嗎？」

「當然不同。」

「那你就先拿着吧！如果有一天你已查明是家母害死令尊和令堂的。到那時候，我再收回不遲。」

「我以爲，妳該先收回，待證明令堂無辜之後，我再收下此物如何？」

她還是沒有去接那金步搖，道：「假如另有其人，把家母的珠花丟在令尊和令堂的秘室中，盜走了新研的劍招，你以爲最可能的是誰？」

華騮道：「果眞是有人嫁禍令堂，這可疑人物就不只一個了……」

「最有可能的是不是白綿綿？」

「當然，但是，這樣去武斷一件事就太危險了。」

「華騮，還有幾個人，當年同門學藝，他們的素行又如何？如林天一和馮九老伯二人……」

「我剛說過林天一似是個胸無城府的人，在學藝時頗本份，馮九精明，他似乎也喜歡白綿綿，却不表現得太露骨，據家外祖表示，他也對家母有好感，那是家母和家父未結褵之前。只是他這人很含蓄，從不表現得太露骨。」

羅衣香道：「依你看，凡事表現得激烈些的人危險，還是對任何事情都看得很淡的人危險。當然，這種『淡』只是皮相的看法，內在並非如此……」

華騮沒有出聲，很久，很久。

羅衣香又道：「你說本宅有很大的危機，究係何指？似乎不僅是指『幽冥敎』的捲土重來吧？」

華騮道：「我不作太武斷的預言，凡是最親近的，素日又不太受人注意的人物，要多加注意，我們回去吧！」

「這話你能不能說淸楚點？」

「不必言之過早，反正多加留意就是了——」華騮沉聲道：「看！府上又有了痲煩……」

果然，羅家大宅中又冒起了火光，華騮道：「走！」挾起她，仍是一掠十六七丈，不一會到了鎭上，進入後園之中。

二人已聞內院金鐵交鳴，人聲鼎沸，正要前往，忽見小亭中有五個人，其中一人道：「記住！敎主交待，不必燒糧倉，將來咱們人口衆多，食指浩繁，那些糧米是不可缺的，應該去燒那些不重要的房子，使他們人心惶惶就成了，這大宅我們將來也要接收的。」

另一個道：「頭兒，說來慚愧，我和老吳的兵刄，由於在林中急趕，不小心失落了……」

「任務尚未完成，兵刄先失落了，這的確是不可原諒的。好在瞞上不瞞下，我不會報上去的，但以後要小心。好在今後兵刄淘舊換新，隨時都可以補充了……」

剛才說話的漢子道：「頭兒，爲什麼？是不是……」

頭兒一揮手，打斷了這漢子的話道：「我們的任務要儘快完成，才能瓦解他們的鬥志，走……」

「慢着！」華騮自花叢後走出來，道：「你們的敎主來了沒有？」

「來了！小子，你是何人？」

一聽說敎主來了，華騮就不願再多浪費時間，道：「爲了節省時間，你們一齊上……」

那個頭兒不信邪，掄刀當頭砍下，華騮不閃不避，伸手去抓刀刄。

這頭兒才不信他刀槍不入哩，再加兩成力道，自信連手帶人能把他劈成兩片，但是一柄七八斤重的鬼頭刀，竟被人家拇、食二指捏住，掙了幾下竟未掙脫。

這才知道是個吃生米的傢伙，就在這時，其餘四個，兩個徒手，兩個一持斧，一掄鈎撲了上來。

他們實在沒有看清人家是如何在他們的腰上划了一刀的，只知道不太深也不太淺，如再用力，會裂得更深，而流出一肚子雜碎來。

其實是奪下那頭兒的鬼頭刀，就那麼幌了幾下，連羅衣香也沒看清。

華騮道：「我之所以沒有再划深一點，主要是你們不過是受人利用，罪不及死。且饒你們一命，馬上給我滾出此園，不要弄汚了這兒，滾！」

這頭兒也是個舵主，也不算是小嘍囉，他幾乎可以猜到對方是誰了，當下一言不發，領先捂着肚子往外走。

華騮道：「如果白綿綿眞的來了！也就等於傾巢而出了。衣香，妳不要離開我的視綫……」

她深情欵欵地點點頭，道：「華騮，快點……」

「不用急，白綿綿親自出馬，見不到我，她是不會走的……」

他們經過第四進跨院，發現哈達以一對七，「瘋拐」名不虛傳，三個舵主，四個堂主招呼他一個，也沒沾到多大便宜。

他們再往前掠，把幾個正在放火的拾奪了。發現孫繼志浴血獨戰十個，包光庭對付六個，都十分危急。

大媳婦以一擋四，滿身血漬，馮愛君以一對三，且對方都是女的，看來亦頗輕鬆。

羅老四滿臉血汚，幾乎都不認識了，也是以一對六。

另一院落中羅老大手中的劍赤紅，地上倒下的不少於十五六個，正有十一個和他纏鬥。

「華騮，我大哥最危急，再說，他如果倒下，那就……」

「我以爲應該先找到白綿綿，不過我可以爲他清除一些障碍……」人如猛隼掠撲，人未落地，已有兩個被掃到院牆上，發出肉碎骨折之聲，羅衣香也沒閑着，檢起地上一柄劍刺中了一個。

這工夫，困住羅老大的十一個人，已去其七了。羅老大一愣，道：「李長泰，你……」

「大哥……他就是那個『老千』……」說着話，手可沒閑着，「長虹貫日」，自一漢子的肩窩中穿過。

羅老大吶吶半天說不出話來，他身爲羅家實際的當家主事的人，居然有眼不識泰山，還不如妹妹一個女流之輩。呆呆地看着人家赤手空拳全部撂倒了，其中還有兩個是護法。

如果人家不適時趕到，不消半個時辰，他必然不支倒下。這時華騮道：「羅老大，孫繼志在第三進的東跨院中，情況不妙，快去……」

「去」字未畢，人拔起已和羅衣香沒入內院之中。

他輕輕放下羅衣香，且示意叫她不要出聲，他却掠至這跨院正屋後窗外向內望去。三少奶奶坐在椅上不動，屋中無燈，却可看出，她手中還拿着水烟袋。

一個年紀輕輕的寡婦，家中遭了這種事，她又能如何？鑽到床下？看來她算是很鎭定的女人了。

華騮笑笑，和羅衣香離開了這跨院，她道：「三嫂在幹什麼？」

「什麼也沒幹，只是呆坐着，手中拿着旱烟袋……」

羅衣香愕然。如果她是三嫂，又能如何？

老太太院中很火爆，林燕已被「玉帶飄香」冷傲菊擊敗重傷，躺在一邊，冷傲菊和羅老太太的搏殺正在進行，並沒有看到敎主白綿綿的影子。

「看來令堂可擊敗冷傲菊，妳在此看着點，我在大院中再巡視一匝……」

羅老大已解了孫繼志之圍，但二人去救羅老四，又被三十來個人困住。

華騮這次並未出手。再往前去，發現「蛇皮」被兩個匪方大漢包夾，其中一個用九節鞭，纏住「蛇皮」的小腿一抖，「蛇皮」身子懸空，頭朝下栽在地上。

這漢子甩起鞭柄這一頭，向「蛇皮」頭上猛砸。

但人影一閃，鞭柄被人揪住，這漢子只見鞭子疾旋，然後脖子上一緊，奇慘的景象出現，此人的脖子只有姆指那麼粗，兩個眼球已突出眶外。

原來此人正是不久前在後園中被華騮刀傷之人之一，腰上包紮好而不走，仍在此行兇，所以華騮下了煞手。

「蛇皮」的臉上全是血和汗，眼睛被汗水迷住，只看到一個甚熟的人影把他救了，接着就像一根燈草似的，隨風飛起。

「蛇皮」突然大爲震動，嘶呼着：「二楞子！李長泰……是你……」但影子却不見了。

第四進跨院中，哈達撂倒了七個。還在和三個纏鬥，由于屋內也有打鬥聲，他似乎十分焦急，邊打邊吼叫。

華騮在後窗上向內看了一下，七對一，打得十分結棍。神秘地笑笑，又縮回了身子。

當他來到大媳婦的院落，大少奶奶也撂倒了三個女的，却仍有兩個在招呼她。她用的是雙叉，力道已大不如前了。

華騮往下一掠，凌空掃出兩脚，爲大少奶奶解了圍，大少奶奶還沒有看清楚援手者是誰，兩個女賊已摔出七八步外，昏了過去。

轉了一匝再回到老太太的院落，不由吃了一驚，一個中年美婦正在和老太太力搏。羅衣香在一邊急得直搓手。

這美婦用劍，那輕靈、嫺熟、變化無窮的劍招，一下手就吸住了華騮，除了「毒蜻蜓」還會有誰？

冷傲菊顯是敗在老太太的拐下，肩頭衣破血出。

林燕已被移到屋內，羅衣香已爲她上了藥。

只看了七八招，華騮就知道老太太不成。雙目失明之人，武功再高總是吃虧，尤其是對付白綿綿這等絕世高手。說得明確點，老太太就是眼睛好用，仍非敵手。

技擊一道，就是這樣，不能倖致。大約在第二十七八招上，白綿綿一招「天外來鴻」，長劍往拐上一貼，華騮就道要糟，道：「白師姐——」

可是白綿綿的劍式已出，老太太只感拐上的曳引力奇大，直如掙脫飛出，在這情況之下，招式那能中規中矩的施出？「嘶嘶」地一聲，一劍斜劃而下，由老太太的左肩到右胸，衣裂皮破，足有一條尺餘長的血槽。

華騮落在院中，白綿綿已收劍退步轉身，目光犀利地打量華騮，道：「不是華騮師弟嗎？」

「正是，師姐妳這是幹什麼？」

「我倒要請教師弟，你在這兒幹什麼呢？」

「小弟爲家父母的懸案，一直在查，來此也是爲了此事。有什麼不對？」

「誰敢說師弟不對？不過據師姐觀察，小師弟目前有如劉備過江，樂不思蜀了吧？撇下父母之仇不報而在此談情說愛，師姐勞師動衆，倒顯得替古人担憂了。」

華騮冷笑道：「父母之仇雖未找到眞兇，我却以爲一枚珠花未必是鐵證，倒是師姐這份空頭人情，小弟不敢領敎。」

「小師弟，你可以見色而忘孝，師姐却不能不顧念師兄及師姐之情，爲他們報仇。」

「兗！我倒要問妳，卓翠和陸行舟是妳弄垮的吧？」

「不錯。」

「他們除了素行不良之外，又犯了何罪？」

「陸行舟和卓翠之罪行昭彰，小師弟是眞不知道抑是故作不知？」

「小弟爲何要故作不知？」

「陸行舟蹂躪數萬漁民，逆他者死；卓翠情場失意之下，性情陡變，不分黑白忠奸，殺人無算，這等人魔，武林正義之士，人人得而誅之，況我同門……」

「好，他們二人固是罪有應得，試問林天一獲罪之由，有何說詞？」

「林天一顢頇無能，且所保之鏢多爲贓欵或貪瀆所得，實已沾辱門風，但林天一之敗亡却非本教所爲，諒是黑道中人幹的。」

「這且不提，師姐在本門之中，排行倒數第二，僅比小弟大十餘歲而已，如果

要清理門戶，也該和同門中人先作商量，試問妳有何資格獨斷獨行？」

白綿綿冷笑道：「小師弟未免是多此一問。請問，除了被我清理的卓、陸二人，加上被黑道人物瓦解的林天一，以及癱瘓已成廢人的羅健行之外，還有誰堪與談論清理門戶之事？」

「至少，馮九可以與聞。白師姐，天下沒有十全十美之人。」

「別提馮九了，此人利慾薰心，整天只知奔走，擴充他的兵器店，別的事他無興趣，要不，此番羅家有痲煩，他爲何來個蜻蜓點水，又匆匆走了？」

「好，暫且不提這些人，就以師姐來說吧！『幽冥教』只聞其名，即知非正派幫會，且教友良莠不齊，在外橫行不法，似這等作爲，又怎能代表本門，爲家父母復仇，況且，昔年闖入家父母秘室，使家父母走火不治，且搶走『起蟄七劍』譜稿之人，並不能以一枚珠花作爲罪證……」

「小師弟，你爲了一個羅衣香而想推翻一個兇手的犯罪事實，你對得起令尊令堂地下之靈嗎？」

「白綿綿，妳不必在此假惺惺，老實說，昔年行兇之人，我想來想去，妳的嫌疑最大，要不，妳不會先下手各個擊破。那不過是怕一旦事敗，本門中人同仇敵愾，聯手對付妳！」

白綿綿「格格」狂笑一陣，道：「華騮，師姐完全是爲了你，想不到賺了這等口實。好好，你說吧！你是送師姐離開這兒，還是要把師姐留下來？」

「白綿綿，既然來了，請賜招吧！」

「這可不是師姐以大欺小，是你自不量力……」

兩人都沒有亮兵刃，雙掌一錯，繞院游走。

此刻大宅中其他各院落還在搏殺，仍可聽到喊叫及金鐵交鳴之聲。

白綿綿步步生蓮，一個高手即使還未出手，只看他的步法，即知深淺了。

院子是以大痲石石板舖成，二人每揚起一脚，即揚起一蓬石粉，留下一個隱隱可見的足印。

大約走了七八匝，白綿綿施出「龍門擊浪」，左掌自右掌下托出一划，翻手抓向華騮的曲尺。

華騮扭身錯步，堪堪讓過，右掌一沉，忽抓忽戳，突然駢指如戟戳向白綿綿的左肘「肘膠穴」。

其快逾電，出人意表。

白綿綿冷冷一哂，甩手、轉身，「天龍抖甲」反向華騮的腰側「帶脈穴」上砸去。

就像二人在表演預先排練嫻熟的招式一樣，也像是華騮那隻手本就在附近等她這一砸似的，已閃電扣向她的脈門。

兩人不一會工夫就折騰了三十來招。

羅老太太是「海天道姑」得意門生，「霹靂觀音」凌芝，二三十年以前在武林中之响，也並非沾師門之名，也確有過人之長。此刻旁觀二人閃電奔雷似的搏殺，不禁興起時不我予之嘆。

本來老太太雄心猶在，未把白綿綿看在眼裏，可是現在，她知道，既不是「毒蜻蜓」敵手，也不是華騮的敵手。

固然，她有目而不能視，但僅憑靈敏的聽覺，即知兩人未分上下。前幾天還親自摸個這小子，居然沒有試出來。一時之間愧感交集。

華騮也知道，要勝白綿綿不易，但對方要擊敗他也沒有那麼容易。却相信，白綿綿似乎尚未全力以赴。

五十招過去，白綿綿攻勢凌厲起來。

華騮深深以爲，這雖是赤手相搏，對方所施用的却是劍指。在武術之中，本來就有所謂掌劍的。

「啓稟教主……」院外奔進一個一臉血污的漢子，道：「併肩子一半以上都拋青子掛彩了……」（併肩子是自己人，拋青子掛彩是丟了兵刃受了傷）之意。

白綿綿道：「下令出窰（出窰也就是撤退之意）。」

「是……」那漢子是個護法，立刻出院而去。

這工夫華騮加緊纏鬥，知她想走。但白綿綿的反擊也十分凌厲，怪怪地一招半，竟把華騮逼退兩步。

華騮正要還以顏色，白綿綿已和冷傲菊上了屋面，道：「華騮，我知你不服，所以我會另外約你見個眞章。」

華騮喝問道：「昔年的事是不是妳幹的？」

「不是，但我能猜得出是誰幹的。」

人影射出，一幌不見。

羅老太太道：「華少俠，老身眞正是珠玉在前，懵然不知了……」

「在下爲了大局，不得不保密，老太請原諒！」

「少俠這是什麼話，剛才少俠的一句『一枚珠花並不能坐實害人的罪證』的話，已經使老身感激涕零。當今之世，有幾個苦主能够有此胸襟，說出這等公正的話來？」

「老太太咱們稍後再談，我要到各處走走……」他向羅衣香招呼一下，拔身而起。

血戰已經結束，「幽冥教」方面死傷者能帶走的俱已弄走，羅家死傷二十餘人。包光庭傷重不治，吳大舌頭斷了一腿。「蛇皮」斷了兩根肋骨，也折了一臂。

羅老四奄奄一息，孫繼志也差不多，羅老大混身是傷，但還能走動。

這雖是江湖恩怨，但數次火併，死傷數十人之多，不能不報官。

好在羅家和地方衙門都有往還，加上孫繼志參謀策劃，由羅老大捉筆，所擬的呈子，可謂案牘精細，情理兼具，縣衙特派刑名師爺周某到府洽談，商量處理之法，以及各方打點……

辰時末，羅家未傷的工役，已把死亡之人裝殮，血漬清洗乾淨，早飯是華騮陪老太太吃的。

這時候、只有羅老大和羅衣香作陪，二、三少奶奶要求一起吃而被老太太婉拒了。

飯間羅老太太道：「湘兒，香兒，拜見你們的華叔叔……」

羅湘極孝，雖知這稱呼不妥，却仍然拜下。

然而，羅衣香却大叫道：「娘，不能這麼稱呼。他和我們同輩，大哥可以拜謝

援手之恩，不可以晚輩之禮待之……」

羅湘一愣，望着老太太，老太太道：「丫頭，這輩份豈可混淆？」

羅衣香道：「娘，他的父母是爹的師弟或師妹，他的輩份自然和我們兄妹同輩，你們之所以把他抬高了一輩，只是因爲他的武功是他的外祖父也就是爹的師父『龍種上人』親傳的。可是親傳武功並不能弄亂了輩份……」

華騮道：「是的，家外祖當年也說過，他親傳武功是由于眼見門下個個自私自利，甚至步入岐途，應有一個正派而身手較高的人加以監視節制，先是傳了白綿綿，後來發現她的心術也不正，這才不得不成全晚輩……」

老太太道：「既然如此，湘兒就以平輩拜謝恩公吧！昨夜若無華少俠援手，老身恐怕已經不在了……」

華騮把羅湘拉了起來，道：「羅伯母，小姪有句話必須先擺在前面。」

「少俠不說，老身也知道。還是請說吧！」

「晚輩判斷，昔年害家父母者應不是羅伯母，可能是妳的珠花失落，或被人偷去而被人利用嫁禍。至于眞正的兇手，白綿綿涉嫌重大，當然，也有可能另有其人。所以晚輩宣佈保留報仇之權……」

「當然，當然！」老太太道：「這才是明事達理者應有的作事原則，老身非常折服。如老身眞作過那件事，自會有所交待的。」

羅湘說道：「娘，我們一家上下，全都被華少俠蒙在鼓裏，只有小妹慧眼識英雄……」

羅老太太道：「這倒不假，香兒有福，能獨具慧眼，這也是羅家之幸。」

羅湘道：「小妹怎會看出華少俠深藏不露？」

羅衣香羞澀地道：「他平常一口的山東鄉音，但對付匪教護法時我無意中發現一個臃腫之人身手奇高，却操紹興口音，而另一次，又操福州口音，後來聽娘和馮九伯伯談到『江湖老千』華騮這人，說他年紀輕身手極高，且是馮伯伯和爹同門，我就開始注意李長泰了。」

「爲什麼？」

「第一，李是山東人，但他有時偶爾會說出不帶山東口音的話來。其次，馮老伯是福州人，而林天一據說又是紹興人，華騮自幼和這些人一起，大概也有點語言天才，天長日久必然模仿而學會了各種方言了……」

「對了！」羅湘一拍大腿，立刻哼了一聲，原來腿上有好幾處刀傷，道：「小妹，妳眞聰明，大哥就沒有這麼細密的思攷力，虧妳想得出來。」

老太太笑笑道：「總之一句話，這丫頭看上華少俠，才會有這種聯想。要是看不順眼，看她會不會……」

「娘，不來了……」

衆人大笑不已。

稍後去看吳大舌頭及「蛇皮」，兩人雖是重傷，痛苦萬分，見了老朋友，好像忘了痛苦，吳大舌頭道：「你姐……以前還以爲你二楞子吹牛，還眞是大有來歷呀！只是……咱們這些小人物，不知道配不配……和你二楞子稱兄道弟哩！」

「娘的！」「蛇皮」道：「人家不久就是羅家的姑爺了，還叫二楞子，嘴裏不乾不淨的……你姐！」

吳大舌頭道：「你說我……你比我好到那裏去？」

「好朋友還是一樣。兩位今後還把我當作李長泰好哩！」

「蛇皮」哈哈，說道：「我這輩子最光門耀祖的事就是交了一個『江湖老千』作朋友。你姐！能和你稱兄道弟，我……我『蛇皮』再斷兩根肋骨，也是小事一段哩……」

× × ×

雖然「幽冥教」這次也沒有得逞，但因白綿綿的實力仍不可忽視，所以戒備方面也一點也不敢鬆懈。

而此時此刻的警戒大任，幾乎全落在華騮身上。

好在有羅衣香陪他，白天可以睡覺。況且，兩個媳婦沒有受傷，尤其是馮愛君，毫髮未傷。

晚膳桌上，老太太道：「華少俠，以你看，白綿綿能接下你多少招才會……」

「伯母，」華騮肅然道：「這話也許應該這麼說：我們要拚多少招才會分出勝負來？」

「她有那麼厲害嗎？」

「是的，因爲她也是家外祖親自傳授的武功。」

「可是少俠說過，令外祖『龍種上人』曾研就『起蟄七式』劍法前四式，由於要去西域會故人而交令尊及令堂共研其餘三招，至於有沒研出，除了害人搶到劍稿者，別人不得而知，至少少俠應該已學過『起蟄劍法』前四式吧。」

「是的，伯母。」

「那麼，以『起蟄七式』前四式絕學你尚無把握勝白綿綿，這是否代表一項事實？」

「什麼事實？」

「白綿綿非但已學過前四式，也會後面已研成的數式。只是我們不知道已研就幾式了罷？」

「伯母，您這話提醒了小姪，那夜我們和她力搏，似感覺她並未全力以赴，不知意圖爲何？」

「以老身猜測，她可能在另一場合中以四式以後的絕招對付你。」

華騮深以爲然。但是，七式之後又研成了幾式？

這是他無法猜到的，在他知道的一刻，也許就是他慘敗的一刻了吧。

如果「起蟄四式」之後僅多研出了一式，而落入了白綿綿之手，也許還不太悲觀，他自信內力比她雄渾。只要兩招以上，或僅兩招，他註定要慘敗的。

只是他並未說出他的想法來。

夜，很美。秋夜本來就很撩人的。無月，却有一天繁星。

華騮坐在羅衣香床邊，道：「妳先睡一覺，待會我叫妳。」

「哼！總是說要叫我，却老是一覺到亮。」

「今晚一定會叫妳的。」

「華騮，萬一找不到眞兇，我娘就脫

不了關係，那怎麼辦？」

「應該不會那樣，果眞如此，到時，尼庵中會多個年輕尼姑，廟中也會多個和尙。」

羅衣香揚手打他，他已溜了出去。

他剛出內院，照料羅老四的丫頭小環慌慌張張地奔出偏院，乍見是華騮，本不想告訴他，大概又想通了，告訴他也許比告訴老太太及大少爺還有用吧？道：「華少爺，不好了……四少爺不見了……」

華騮本也吃了一驚，道：「什麼時候發現他失踪的？」

「就是剛才，奴婢只是到廚房去看看熬的參湯好了沒有？回來就不見了！前後不到兩袋烟的工夫……」

「好好，妳別怕，我這次去看看……」他和小使女進入羅老四的跨院臥室內外看了一下，沒有半點打鬥及掙扎跡象。就算羅老四重傷，僅稍有起色，以他的爲人，要是敵人摸進來了。也不會任人把他架走的。

他想了一下，道：「妳先不必報告老太太，如果我沒找到他再報告不遲……」

「是，華少爺……」

華騮一路往後，到了第四進，掠入跨院之中。

哈達揚起「瘋拐」就砸，華騮一把揪住拐身，道：「哈達，是我……」

哈達一看是他，急忙收勢躬身道：「華少俠，恕奴才孟浪！」

「這不能怪你，你負有警戒及護法之責對不？」

「怎麼？少俠知道了？」

「老四丟了！我想應該不會是被外人摸走了的。」

「可是少俠怎知他在這兒？」

華騮笑了笑道：「那夜匪敎來犯，你在這院中以一對五，屋內有人以一對七，一位殘廢之人能以一對七，打得十分火爆嗎？」

哈達躬身道：「少俠果然名不虛傳，家主人以爲，四少爺受傷太重，如不以內力輔助其失血過多的耗損，就算好了也會致殘的……」

「大師伯總算舐犢情深……我這就放心哩！」進去看了一下，羅健行正在爲羅澧以眞氣療傷，渾身大汗淋漓。

華騮又悄悄退出，對哈達道：「我回去說一聲，免得他們放心不下，那丫頭還以爲人丟了呢！」

「是，少俠，老太太處請美言……」

「不妨，大師伯是位有心人，今日能出手救人，不正是府上一大喜事嗎？」

華騮返回羅老四的院落中，聽到屋中人聲吵雜，羅老大道：「人丟了爲何不馬上稟告老太太和我？」

丫頭哭道：「華少爺說他要去找找看，找不到再說，他去了這一會也不知去了何處？」

只聞羅老大道：「怎麼？華老弟去找了？」

「羅湘兄放心……」華騮道：「也請莫怪這位小妹，是我交待她，暫時不必驚動你們的。」

羅老大急忙來到院中，道：「華老弟莫非知道他在何處？」

「不錯，當時我也嚇了一跳，但立刻就想到他可能在何處了。老四在第四進的跨院中。」

「他……在那兒，莫非哈達要以自己的修爲成全他？」

「不是他。是大師伯羅老爺子……」

「這……」羅老大吶吶道：「家父難道已經好了？」

「是的，在匪敎二度來犯時，我發現令尊在屋內以一對七，正在力拚哩！所以，骨肉畢竟是骨肉，你們一家人也該前嫌盡釋，享受天倫之樂了。」

羅老大泫然說道：「華少俠眞是我們羅家再造的大恩人，不但挽救了我們的浩刦，也可能使家父母數十年的不和從此結束。」

「羅兄不必見外，其實攘外必須先行安內。令尊令堂這些年來也未必沒有悔意，只是都不便先低頭而已。」

「是的，既然這樣，那就不必稟告家母了。」

「我看不必，羅兄，你的傷勢也不輕，你快去休息吧。」

「不，華老弟，你已值更上半夜，這下半夜自應由我負責的。」

「羅老大如不把我當作外人，就別客氣，此刻我估計令尊已爲老四行功療傷完畢，你可以去看看了……」

「是……是的，我這就去看看……」

華騮巡到三少奶奶的院門口，「吱喲」一聲門開一縫，只見三少奶奶白詩雪在門縫內低聲道：「華騮，請進來小坐，我想問你一件事……」

華騮道：「三嫂，深夜我有任務在身，實有不便，有話明天再說吧！」

「只是問你一句話，怎麼，不敢進來嗎？」

「有話何不就在此說了？」

「華騮，你把我看得太低了些吧？」

「這太言重了！好吧……」入內，她閉上了院門。來到廂房中。

前文說過，三少奶奶之美，實不次於羅衣香，只是典型不同而已。此刻她端上一杯茶，道：「華騮，這是你最後的選擇嗎？」

「家仇未報，實在是談不上選擇和決定。」

「何必否認？你和羅衣香的事，只差點舉行訂親儀式而已。」

「在父母之仇未澄清之前，不可能有訂親之舉。三嫂有什麼話就說吧！」

「我要走了！離開羅家，因爲我還是清白之身……」

華騮道：「人各有志，以三嫂的情況來說，確實不必在此苦守，而老太太也絕對不是食古不化之人……」

「那你呢？」

「我？」

「我在外面等你，只要我正式脫離羅家，就不再是羅家的媳婦了……」

「三嫂，請不要說了！以妳的姿色，何愁不能找到如意人選？」

「你這人爲什麼這樣死心眼？難道說我就不如羅衣香？」

「不！不要說了！無論如何，妳曾在羅家爲媳，而我又是本宅主人的師弟，有

這關係，絕對不可！」他故意說高一輩。

「如果要論起輩份，你和羅衣香也不成。」

「可是我叫羅健行師兄也成，叫師叔也成。因爲我是師祖（外祖親傳的武功），而我父母和羅健行確是師兄弟，所以我也算比羅健行晚一輩的。」

「既然如此，還顧慮什麼？」

「三嫂，妳離開羅家，海闊天空，何必如此！」

「現在我只想問一問你，你喜不喜歡我？」

「三嫂……」可是白詩雪已經逼近，似要投懷送抱，陣陣幽香襲來盪人心魂。

那知白詩雪緩緩伸出水葱似的玉手，似要去抱他，華騮一閃，突然感覺閃的速度還不夠快，這只是閃避一個不會武功之人的速度而已。

心頭一驚，突然想起匪敎二次來犯，她靜坐在黑暗的屋中，手中拿着水烟袋的情況，靈機一動，加速一閃，「唰」地一聲，左袖已被抓裂。

這還是他的反應及應變速度夠快，換了別人是逃不過這一抓的，華騮冷冷地道：「差點走了眼。」

「不錯，你的運氣很好，是我輕估了你……」

「其實我早已對妳打了個問號。」

「這恐怕是吹吧？」

「匪敎二次來犯，我曾發現妳過份的鎭定而起疑，妳坐在黑暗的屋中，手中拿着水烟袋……」

「算你機伶。你猜對了！我也不是個普通的女人。」

「妳是……」

「我姓白，以你的聰明，可以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的……」

「莫非妳和『毒蜻蜓』白綿綿是……」

「她是我的堂姐……」一式「分花拂柳」閃電攻到，這火候比大媳婦和馮愛君可又高明多了，但華騮上步翻腕，疾扣她的手腕。

通常在這種快攻之下，閃避者多，不守反攻者少，所以白詩雪自知不敵，倒掠到院中，墊足上了屋面。

華騮追出已不見了。

由此可見，她必然早蓄去意，已把細軟先偷偷送出去了。所以才會無牽無掛地一走了之。

華騮想想，這女人實在還不算壞，在羅家這多年，如果要暗中害人，實在防不勝防。由於他不大放心，又到各處去巡視了兩匝。

此刻已是四更，羅老四已被哈達送回他的住處，他對哈達道：「哈達，回去代我謝謝我……我爹……我現在感覺精神好得多了……」

哈達道：「四少爺何必和老爺子客氣？自己人嘛！不過老爺子幾乎是傾其所有了！所以我要馬上回去照料着……」

「是的，你快回去，哈達……也謝謝你了……」

「四少爺，我哈達能看到你們一家人和好，就心滿意足了……」噙着激動的淚水走了。

華騮在暗中看到，也不禁感慨不已，意氣之爭，夫妻間蹉跎了數十年的歲月。

× × ×

第二天早餐桌上，羅老大說了羅健行爲老四療傷的事。羅老太太哂然道：「既然早已康復，匪敎兩次來犯，他躲在什麼地方？」

「伯母，這妳就錯怪大師伯了！」隨後說了匪敎二次來犯所見到的事。

羅衣香道：「好哇！昨夜發生了這麼大的事你居然不叫我！」

華騮道：「又忘記了！」

羅湘道：「娘，由此看來，匪敎第一次來犯，爹和哈達必然也出手過，只是我們都不注意那個跨院而已。」

羅老太太沒有出聲，這工夫一個丫頭走了進來，道：「啓稟老太太，三少奶奶不見了。大少奶奶和二少奶奶都去找過，却未找到……」

羅老太太冷冷地道：「守不住就走，我又沒有強迫她們留下來，要走嘛！也總要打個招呼才是……」

華騮本想說出昨夜之事，可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至於白詩雪的身份，將來總有拆穿的一天。

羅老太太道：「這就怪了！就算羅家受傷的人十之七八，晚上戒備鬆了些，三媳婦要神不知鬼不覺地一走，可也沒有那麼容易呀！」

華騮此刻不能再保持緘默了，慨然道：「伯母，是我放她走的……」

「你……」羅氏母子、女三人都望着他。

「一條人影已出了本宅，被我追上，發現是三嫂，什麼也沒帶，說是要離開羅家……」

羅衣香失聲道：「你說她會武功？」

「不錯，各位猜猜看她是什麼人？」

羅老太太微微一震，道：「莫非她是白綿綿的人？」

「是的，伯母，她正是白綿綿的堂妹呢。」

三人駭然，華騮道：「小姪念在她潛伏在羅家這段時間內，並未行兇，決定放她一馬。小姪如今想來，如果羅沅三弟仍然健在，她不會走，更不會聽白綿綿指使，總之，她雖是『毒蜻蜓』放在此的一步棋，却因她心地不算太壞而未造成不幸，看來也可能是伯母待人寬厚之故。」

羅老太太想了一會，道：「賢姪之言也不無道理，如今想來，曾有幾次，她在我身旁似乎想有所舉措，終因當時有人走來而作罷。儘管如此，老身也以爲此女本性不惡，反之，長久住在一個屋簷之下，哪會沒有下手施襲的機會？」

羅老大問道：「老弟可知她的身手如何？」

「由她的輕功看來，手底下不會太差的。」

羅老太太喟然道：「我前些日子也摸過她，居然沒有覺察到她是個練家子。其實華賢姪還不是一樣，一個高手要僞裝，是很不容易弄清楚的。」

華騮道：「但至少馮師伯似乎已經看出了我的身份。」

「是的，那天他離去時，我出鎭送他，他暗示羅家有驚無險，必有奧援。」

羅衣香道：「娘，女兒有句話一直弩在心裏，今天我要說出來。」

羅老太太似乎知道她要說什麼，說道：「小孩子說話要多加思攷，尤其是姑娘家……」

「娘，我以爲馮老伯對您和爹，只是表面應付，沒有那種痛癢相關的情份。」

「衣香……」老太太自然是怕二媳婦聽到這些話。

羅衣香道：「娘，匪教來時他不來，匪教走了他就來了。而明知匪教不久又要來，他竟不願在此逗留三五日，緊三火四地，就怕沾上痲煩似地走哩！」

羅老大不出聲，表示他也有此同感。

羅老太太道：「華賢侄，你有什麼看法？」

「伯母，晚輩不便批評長輩，不過昔年家外祖在傳功之餘，偶爾會談及他老人家的門下，哪一個如何，哪一個……」

羅衣香道：「華騮，我相信就連我娘也愛聽這些。」

羅老大也以期望神色望着他。本來嘛！知徒莫若師。「龍種上人」對門下諸徒之評語，應是最最中肯的了。

華騮道：「家外祖對林天一的看法是，得過且過，胸無大志，陸行舟心術不正，卓翠性喜衝動，家父性情剛烈，寧折不彎，家母性情太柔順，無壽徵，至於羅師伯，是剛愎自用，即使偶有偏差，尚能不太離譜……」

老太太微微點頭。雖知華騮的話可能多少會有所保留，却以爲見解大致中肯。

羅衣香道：「還有二位呢？」

「其一是白綿綿，本來她那時太年輕，又善解人意，家外祖十分寵愛，但直到她技成時，才看出她野心太大，且對同門師兄極爲輕視，有一次家外祖問她，將來哪一個門人有資格作掌門人？要她試舉一二人，她想了半天，沒有答案。」

羅衣香道：「那不是顯示只有她自己堪作掌門人了？」

華騮道：「自那時起，家外祖對家父母表示，他要親自傳我武功，要家父母悉心協助調理……」

羅衣香道：「說了半天，還有一位你沒有說呀！」

華騮仰頭想了很久，道：「對於馮師伯，家外祖本來對他的印象最佳，凡事禮讓，與師兄弟間相處融洽，對兩位師妹也頗傾慕，但表現適可而止，並不露骨。然而，待他出師之後，家外祖忽然對家父母表示，馮師伯並不如他以前想像中那麼完美……」

羅衣香道：「只有這些？除了聖人，世上哪有完美的人呢？」

華騮拿話岔開這些話，他也只能點到爲止。

× × ×

今天晚餐華騮和吳大舌頭及「蛇皮」一起用飯。

這對吳、韓二人來說，眞是一件有面子的事。

吳大舌頭說道：「二楞子——不不！你姐！一不小心就說溜了嘴，以後我會注意的。」

「老吳，沒關係，老朋友了！我不在乎這些。」

吳大舌頭道：「華大俠，我就想不通，那賣藝的妞兒，舞起雙刀，連水都潑不進去，一個米斗又怎能扣在她的頭上？」

「是啊！」「蛇皮」道：「這可眞有點玄哪！」

華騮笑笑道：「過去的事了！還炒這冷飯幹什麼？來，喝酒！」

「不行。」「蛇皮」道：「華大俠不說，你姐！那就是瞧不起咱們。」

「當然哩！人家不久就是武林大家之一的嬌客哩！」吳大舌頭道：「咱們算什麼？半吊子，二百五，四六不成材……」

華騮道：「得得，老朋友，別說難聽的，其實那一手只要四個字就包括了，那就是『眼明手快』！」

吳大舌頭道：「這太籠統了吧？」

華騮道：「當然，『眼明手快』，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就難了。要知道，她的雙刀雖然滴水不進，却並非沒有破綻，只是一般人物看不出來而已，只要找到破綻，把那時間拿揑得恰到好處，老吳，你也可以辦得到了。」

吳大舌頭道：「我？等下輩子吧！」

這工夫孫繼志走來，他的傷也好得多了，道：「華少俠說的固是至理。但『眼明手快』四字，做起來談何容易，這也正是：會者不難的道理呀！」

華騮道：「孫先生，來一杯吧！好久沒有在一起吃飯了！」

孫繼志道：「這話應該這麼說，若非華少俠在此，此刻十之八九是沒有孫繼志我這個人了……」

「孫先生言重了！」

「蛇皮」道：「若是沒有華姑爺，那還有我『蛇皮』和吳大舌頭？」

孫繼志道：「華少俠，聽說三少奶奶她走了，而且是……」

華騮道：「是『毒蜻蜓』的堂妹，算是在此臥底，不過，在這種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族中，她會潛移默化，深受感動的。因此，她並未在羅家點火……」

亥末，華騮和羅衣香談了一會分手，返回屋中，雖未亮燈，却發現桌上放了一封信。

他現在當然不會仍住以前的小屋中，這是距羅衣香的跨院不遠處，和羅衣香對面的一個跨院。

亮起燈，望着這封信，上寫「華騮師弟親啓」字樣。字體狂狷，力透紙背。這分明是白綿綿寫的。

人家把信送到，羅家居然不知，說來也很危險。

據說擅長書法的武林中人，武功越高，筆力越蒼勁有力。也有人說，書道和劍道有極神似之處。

他抽出信箋，還有淡淡的香味。

「華騮師弟：

羅家小試身手，意猶未盡，本爲同門師姐，乍驚師弟奇技，不免見獵心喜，不啻鷄鶩羣中，矯然一鶴，砌磋之念油然，豈甘失之交臂。故特函邀，於今夜子丑之交，於鎭東七里兩狠坡上聚首，不見不散，師門絕響，不容他人覬覦，希勿呼朋引類……用佈區區，不盡一一……。」

下面是「白綿綿」具名。

對方雖然不希望別人隨行，她自己也未必能嚴守諾言，只是華騮却必須遵守。

他想了一下，來到第四進跨院中。陰影中閃出哈達，長揖道：「華少俠深夜蒞臨，必有要事？」

華騮道：「羅師伯還沒安歇吧？」

「華騮，老夫正悶得慌快請進來。」

哈達伸手一讓，急忙去弄茶點，羅健行道：「華騮，你救了羅家一刦，我要好好謝你。」

「師伯不要見外，倒是師伯揹着漠不關心的黑鍋，却暗中相助，且爲老四療傷，足見性情……」

「這算什麼？師伯昔年不大走正路，雖不如陸、卓、白等人陷得那麼深，只不免沾辱門風，說來愧對你這位肝胆照人，意氣風發的年輕後輩。」

「師伯，由於上次負傷太多還未完全康復，所以警戒任務，小侄多操點心也算不了什麼。唯今夜小姪有件私事須出府一趟，也不便對伯母及別人說，特來和師伯說一聲，請稍予留意些，小姪大約五更前可返。」

羅健行世故地道：「賢姪是去會故人還是去赴生死約會？」

華騮想了一下道：「故人。」

「賢姪，依師伯猜想，你去會的必是大敵，會敵人不必選在深夜。」

華騮道：「師伯能否偏勞？」

「羅家的事，理應由羅家之人宣勞，賢姪放心，但賢姪要答應我一個要求。」

「師伯請說。」

「要帶哈達同去，如有不便，哈達可以不露面。」

「謝了！師伯，您這是小題大作，一切偏勞，小姪暫時告退。」兜頭一揖退出，就上了屋面。

羅健行手一揮，哈達如響斯應，射出屋外，上了屋面，而華騮已在百丈之外了，哈達不由驚佩萬分。

他追出鎭外，華騮本是往西，轉而向南，繼而向東，所以哈達全力追逐，還是把人追丟了。

但哈達是個忠僕，奉主人之命照料華騮，找不到人是不會輕易放棄的。

華騮甩掉哈達，看看天色，距子、丑之交還早，也不必急趕，邊走邊想。

如果白綿綿正是害父母的仇人，她自然不會放過他。如果她未做那事，何必殺陸、卓二人又弄垮林天一的鏢行？她大可攏絡陸、卓，以壯「幽冥教」的聲勢。

設若只是她一個人前往，幾乎可斷定白綿綿已學了「起蟄四式」以後的絕學。

兩狠坡地處偏僻，附近無路可循，過去因有野狠及強盜在這一帶出沒，連樵夫都不敢來，百姓就更不必談了。

到達地頭，站在一片半畝大的坡石上，此處即因此石而得名，可以看到數里外的夜景，但三面是莽林，獸吼梟鳴，倍感荒涼。

就在這時，左邊林中掠出一人，奔掠不快，看來却像是踏着草尖而行，不久到了坡石之上。

華騮抱拳道：「白師姐——」

「恕我來遲一步。」

「不妨，小弟也是剛到。」

「上次師姐曾說，闖入秘室，使家父母不治的人師姐知道。」

「不錯。」

「請師姐告知。」

「師弟，此事先且不談，當年師父傳你『起蟄七式』共有幾招？」

「師姐會幾招？」

「華騮，你敢侮辱師姐？」

華騮道：「小弟以爲，只有妳我的武技是全由外祖親傳的，如果我會，妳一定也會的。」

「就連自家人，往往還有傳子不傳女或傳媳不傳女的陋規！何況我是外人。」

「師姐如此批評外祖公平嗎？」

「師弟學了幾招？」

「師姐既要砌磋，就會便知。不知是誰闖入家父母的秘室之中？」

「此事也是就會再行奉告。」

華騮心已有數，說道：「師姐請施招吧！」

白綿綿也不再客套了，撤出了長劍，華騮也拔劍在手。「龍騰虎躍」，白綿綿先攻出一招。

這一招很正常，他記得羅老四就比較喜歡使用這一招。然而，由白綿綿的劍上施出，眞是風雲色變，氣勢非凡。

華騮絕對不敢有一絲一毫的大意，可以說他是個大行家，最後勝負如何，固是言之過早，就看對方這份氣度已非泛泛。

「氣度」二字，又絕非可以冒充的。

兩人劍上都發出了「嗤嗤」劍氣之聲，深夜無風，原野上本來萬籟俱寂，此刻却傳來了四山迴應之聲。

「魚龍曼衍」「騰蛟起鳳」。這是白綿綿施出的第十三、四招，顯然，這兩招的搭配，簡直是天衣無縫。

華騮一直採守勢，他以爲，至少該先試她五七十招再說。他深深體會到，白綿綿的招式之奇，總使他感覺像是三四個絕世高手在圍攻他。

但白綿綿的感受又如何呢？試攻了近二十招，她才知道本門中固然再無人是她的敵手，却顯然低估了華騮。

若憑在師門中接受的正常招術，他勝不了他。

她總覺得他的任何一劍，都令人有未盡之意，綿密密渾厚的潛力，往往使她的劍勢作不到巧發奇中的境界。

而她的過人之處，正是劍勢一出，往往能巧發而奇中。

五十招是在雙方競競業業，如履薄冰之下渡過的。

仇是他的力量的源泉，昔年的事，沒有理由會是別人幹的，至少有她一份。所以斬草除根，趕盡殺絕，是她意識的支柱，不殺華騮，她的事業是空的，等於建立在沙中的樓閣。

劍芒熠熠，如一團團的銀蛇扭纏在一起，任何半瞬的差池，即可血濺頭飛。

華騮驚服她的火候，白綿綿也折服他的應變能力及無儔的內力，往往瞳孔尚未縮攏的一刹，對方已完成了三劍三個方位的攻擊。

長劍自左臂下穿出的一瞬，華騮振腕、換步，劍上的光燄有如炸開，罩向白綿綿。

這是「起蟄七式」的前四式之一。

「唰」地一聲，衣袖挑裂，白綿綿驚色乍起而暴退三步。

「白綿綿，說，昔年的事是誰幹的？」華騮一招得手，忽然發覺白綿綿也許是惡名在外，受了冤枉，如果是她闖入秘室，沒有不拿劍稿之理。爲何會在第一式上失手？

劍尖迴旋，有如狂捲的銀蛇，華騮的第二式又告出手。

白綿綿全力招架，且全力後退，但這是「龍種上人」捂出的曠世絕學，非同凡俗，「嗤」地一聲，肩衣又被挑開，白綿綿疾退五步。

雙方相互凝視，如她未學這四式，而能僅僅是皮肉之傷，確爲練武之奇才。

當然，華騮在最最緊要關頭，收斂了勁厲的劍勢。不過他也相信，即使他沒有這點不忍之心，也未必能使她重傷。

「說，是不是你幹的？」

白綿綿屹立如山，好像沒有聽到他的話。

如果沒學，她能接下兩式而僅受輕傷，這似乎不可能，如果學了，她就不該受傷的。

當奪目的晶瑩芒燄縱橫交錯，把白綿綿裹定時，她的嗓中發出「嘞嘞」聲，那是負荷力已達到極限時的聲音，她的劍氣在華騮的劍炎中左衝右突，猝閃疾避。這是另外兩式連續施展，森冷的芒雨迸濺激射，華騮非逼她說出不可，要逼她只有使她掛彩。

「唰唰」聲中又是一聲驚呼，華騮的劍尖挑起一片浪弧，在她的腰衣上留下三個裂口。

她搖搖擺擺地後退，而華騮的劍芒驟斂，倏地逼上兩步，冷峻地喝道：「說，是誰！」

「是……」白綿綿在幾乎完全失去再戰能力之下，振劍、扭腰、上步中，劍炎凝成一團電蛇，向未曾提防的華騮罩下。

絕對的意外，在於白綿綿受了數處輕傷，而且一切跡象顯示，她似未學過「起蟄七劍」任何一式，但在白綿綿接下四式之後，卻突然出奇招。

不論華騮應變力有多强多快，都無法全身而退。

因爲這毫無疑問，是「起蟄七式」四式之後的招式，他盡全力閃架挪避過蓬蓬劍浪，卻再也閃不過實實的一掌，這一掌砸在他左胸腹之間。

全身百骸，有如骨節散開，五臟如萬刀剜割，口鼻中。血箭狂噴中，顚躓着後退八九步。

儘管他傷得如此之重，意識仍然清晰，非戰之罪，婦人之仁，可能斷送一切，包括他的生命和父母的大仇：「妳……偸過劍稿……而且不僅學過前……前四式……妳好陰詐……」

「不錯……我學過，而且比你學得還多，但是……你永遠也不知道我多學了多少……」

「家父母是妳害的了？」

「格……」她的笑代表了千言萬語，爲了這深仇，爲了不讓這魔鬼得逞，塗炭武林，他警告自己，必須逃走。

他暗吸一口眞氣，可惜內腑傷重，眞力似聚不聚，這一掠才不過七八丈，在平常，若全力施爲，可以超過二十丈。

白綿綿正在笑，當她發現他要逃，而且全力一掠也只有七八丈時，他笑得更放肆了。

華騮已掠了四次，也沒超過二十五丈，白綿綿只是在後面慢慢地移動，她相信不出兩盞茶工夫，他會不支倒地，甚至死亡。

她知道她那一掌有八成半的內力，就是「龍種上人」挨了那一掌也好不到那裏去。

華騮胸前一片殷然，大量失血，越掠越不濟，現在他一掠，只及四五丈了，白綿綿很有耐心地跟着。

當華騮矇矓的視覺，發現已到了石坡後面的邊緣，再往前一步半就是三五十丈的陡崖時，他心中嘶呼着：蒼天哪！眞的天道無憑……天理絕滅了嗎？

白綿綿衣袂飄飄地，越來越近了，雙方不及十丈時，忽聞崖下傳來蒼老的聲音，道：「小綿兒……」

白綿綿的乳名就叫綿綿，所以「龍種上人」寵她時，老是叫她「小綿兒」，她迄今還沒聽過別人如此稱呼她。

她悚然止步。

目前的白綿綿所怕的只有「龍種上人」，或者死而復活的「無名火」華瑜或聶小倩三個人，人死自然不能復活，那麼能使她悸懼的也只有「龍種上人」了。

可是「龍種上人」去西域會一故人，一去不回，生死未卜，怎會這麼巧？會在這緊要關頭出現呢？

但由于她作賊心虛，一旦落入「龍種上人」手中，絕無生理，立即疾退十五六丈，道：「什麼人冒充恩師！」

她如此狂妄，此刻在言詞上却不敢輕慢。

「嘿……」一陣低沉而宏亮冷笑，這聲音果非常人所能作到，白綿綿突然掉頭疾馳而去。

此刻華騮已搖搖欲倒，但是他却懷疑這人並不是外祖，因爲他的記憶中，外祖的笑聲不是這樣的，不過事隔這多年，也很難說。

也許白綿綿也是這種想法才半途而廢退走的。

一個人影自崖下冒了上來，一把抓住正要倒下的華騮，挾起來向白綿綿所去的相反方向馳去，而此刻華騮已昏了過去。

× × ×

華騮醒來時，不知身在何處，只是看出不是在荒山中，也不是羅家，像是在鄉間農家，四壁蕭然，一燈如豆。

這工夫外間走進一人，竟是紅光滿面的馮九。

這實在出乎華騮的意料，道：「馮師伯，您怎麼會在這兒？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村野農家。」

「難道不是外祖他老人家……」

喟然搖頭，馮九道：「恩師昔年去了西域，就一直沒有音訊了……」

「這麼說是馮師伯救小姪一命了？」

「不錯。我知道昔年害令尊和令堂的必是『毒蜻蜓』，那麼她必有所獲，所以師伯表面上漠不關心，暗中却在不斷注意偵察，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馮師伯請受小姪一拜……」

「不要動，你的傷勢不輕，我已爲你服了藥，正在攷慮一件事……」

「師伯在攷慮什麼？」

「嗨……華騮，要救你非採非常手段不可……」

「原來馮師伯冒充外祖的口音，嚇走了白綿綿……」

「不錯，不是師伯洩氣，我也不是她的敵手，因爲她學了幾招我們所未學過的精奇招式，我在暗中看到，絕非其敵。」

「師伯，這女人太陰詐了！早知如此，小姪在施出『起蟄七式』前四式時不必留情，她顯然也會，却裝着未學過的樣子，但是，當時若非小姪一念之仁，在緊要關頭收回兩成力道未發，她就算藏拙，絕不僅受那點輕傷……」

「華騮，臨陣對敵，絕不可與那婦人之仁。」

「小姪總是念在同門，不忍下手。」

「那是婦人之仁，昔項羽烹食降將，但在鴻門宴上不忍殺死劉邦，而有後來之垓下之困；呂布轅門射戟而救劉備，後布爲操所擒，劉備却落井下石，一句話斷送了布的性命，這都是當斷不斷的教訓，男子漢大丈夫，要成大事，狠不下心腸怎麼成？」

這說法華騮不以爲然，雖然他吃了虧，却以爲師伯的話只有前半段是對的，道：「師伯仿外祖口音神似，加上笑聲洪亮，才會驚走『毒蜻蜓』的。」

「但師伯以爲，以白綿綿之精，他絕不會永遠想不通的，其實師伯取了巧，叫她『小綿兒』是昔年聽多了，仿來自可亂眞，至于笑聲洪亮，是因師伯在那石崖上的山洞中發音，聚音廻響，一時不察，自會以爲是因內力充沛之故了……」

「是的，師伯，這麼說來，她不久就會覺察上當，必然到羅家去找小姪，或去騷擾。」

「不妨，我已通知羅家小心提防。」

「師伯也說了小姪負傷的事了？」

「沒有，我既打算成全你，就不必讓關心你的人乾焦急，我只說，你有要事，十天後才能回去。」

「眞謝謝師伯，想得這麼週到……」

「自己人，客氣什麼？當年我最佩服令尊和令堂，從不恃技驕人，這也正是我決定不顧一切成全你的原因。」

「師伯不顧自身危險救小姪，已是感戴萬分，還要怎樣成全小姪？」

「嗨……」馮九肅然道：「英雄出少年是不錯的，以師伯看，能對付『毒蜻蜓』的，也只有你一人，此人不除，非但羅家不保，師伯也不可能偏安。所以除去『毒蜻蜓』，乃是除去公敵，師伯怎可不全力以赴？」

「師伯您……」

「我想以我八九成的修爲，全注入你的體內，絕對可以和她一搏……」

「這……」華騮一驚之下，不由熱淚盈眶，說道：「師伯，別的事小姪只好心領實受，這件事非同小可，晚輩可不能接受……」

「師伯之意已決，由不得你。」

「不，師伯，這事太過份，萬一『毒蜻蜓』乘虛而入，也就是說，師伯那時遇上了『毒蜻蜓』……」

「師伯還有兩成眞力，如加上精奇招術和機智，可以逃走！」

「不，師伯，以兩成眞力，想逃亦辦不到。再說小姪就是得了師伯半甲子以上的八成修爲，內力增加倍半有餘，固然實力大增，怎奈她學的『起蟄七式』比我多出一兩式，那招式玄奧詭奇，小姪毫無把握。」

「華騮，你錯了！依師伯估計，她只比你多學了半招，而你昨夜，只輸在半招上。」

「半……半招？這怎麼可能，前四招乃外祖研成的，小姪全部施出，也僅是使她身負數處輕傷而已。而四招以後的，乃家父母所創研的，其威力絕不會比外祖高，況且僅是半招。」

「你又錯了，恩師『龍種上人』昔年說過，令尊『無名火』華瑜的造詣，四十稍過，即會超過恩師，且盛讚令尊聰明，骨骼好，天生練武奇才。所以，以令尊令堂合研的招式，高出令外祖，這是可能的事。」

「師伯，小姪還是不大相信。」

「還有一點，也足以證明，她只會半招，連一招都不到，比喻說，如她會一招或一招以上，以她的自負，絕不會在你施出『起蟄七式』前四式時故作不會，佯作手忙脚亂，必然以同樣劍招破解。這是因爲她對那半招劍術尚無不大信心，也怕你會四式以後的招式，繼而四式過後，見你並不會其他劍招，這才突然由哀兵姿態一變爲攻擊者。這固是取巧使你大出意料，措手不及，也是沒有把握，不得不爾……」

這推測果然有理，白綿綿是相當自負的。

一來華騮也是由外祖親傳武功，二來也怕華瑜夫婦私下成全，留有奇學，所以她不敢炫露前四招，反之，她的武功再高，前四式下來，非重傷或倒斃當場不可。

華騮道：「師伯的推測合情合理，但只怕萬一她會的不僅半招，什至在一招以上……」

「聽師伯說的沒錯，鬥力我不如她，鬥智，她就不如師伯了。不信你看好了！最後勝利是屬於師伯的……」

華騮在無法推辭之下，接受了馮九的「倒缽」建議，馮九去找來他的首徒「鑽天鷂子」陶芳。

此人三十左右，猿臂蜂腰，太陽穴高高墳起。是個內外兼修的高手。馮九爲他們引見了。道：「這種『倒缽大法』，是佛家不傳之秘，多在上代掌門年事已高，自知來日無多，或者已修持有素，自知涅槃之期，不忍將一生修爲帶入地下，或化爲灰燼，即採用之法，把全部修爲以『倒缽大法』輸與最值得信賴之門徒，通常這位門徒即爲掌門人……」

「師伯，你才不過六十左右，傾囊相授言之過早，況你的事業……」

「不要緊！老夫的事業有愛君繼承，她雖是女流，尚不至使老夫失望，這就開始，由陶芳小心護法。」

這是五更稍過之後，一直行功到正午始畢，由於未行功前華騮已服過名藥，加上半甲子的眞力修爲，他已是一甲子多的修爲，紅光滿面，寶光內蘊，玄靈外洩。

但馮九却像突然蒼老了一旬有餘，才半天工夫，雙頰深凹，氣色灰敗，目光渙散而雙目深陷，華騮大吃一驚道：「師伯，小姪罪過，這……這太不公平了。」

「公……公平……以你我之力，加起來除去白綿綿，對本門，對武林同道……甚而天下蒼生……不是太公平了嗎?」

「可是……萬一此刻遇上白綿綿，師伯您如何……」

「不妨……不妨……不過，如有精奇的招式……待我再自行調息三五日，自保或逃避還是可以做到的……」

「這樣吧……」華騮這決定是違法的，至少已違背了昔年外祖的叮囑：即使是自己的親人，如不成器，也不能傳授，至予外人，更是不可……

可是師伯以半甲子以上眞力以「倒缽大法」幾乎全部輸入他的體內，這除了信賴和悲天憫人的胸襟之外，實在已作了最大的犧牲，師伯能如此，自己還有什麼好保留的呢?

「師伯，小姪決定把『起蟄四式』傳您，作爲防身之用，反正師伯也不是外人，只要不輕易再傳他人就成了。」

「不，華騮，恩師昔年傳你這四式，必然諄諄教誨，不可輕授別人，師伯絕不接受……」

「師伯……」華騮跪在床前，道：「師伯如不接受這四式武功，也請把半甲子餘的修爲再倒回去吧!」

「哈……」馮九才笑了兩聲，就咳嗆了起來，華騮道：「師伯如不接受，小姪絕不起來……」

「你這小子太倔了!師伯成全你也是爲了整個武林，好吧!師伯這可眞是越學越回去了!居然跟晚輩學藝起來，一旦傳出……」

「師伯不必介意，小姪也不會對別人說的，咱們就開始吧!」

「不，老夫必須先調息一下才行。」

×　×　×

哈達找了一夜也找不到華騮，只好回去報告羅健行。

「哈達，老油子囉!連一個人也跟不上……」

「老爺子，奴才該死!不過，華少俠的輕功太高了，一掠二十來丈，老夫怎麼成?」

「嗨!這也不能怪你……」羅健行道：「華騮會不會已經回來了?」

「老奴以爲沒有回來，要不要老奴去問一下。」

羅健行在屋中踱了一會道：「這件事非同小可，華騮是老夫未來的女婿，也是武林中的中流砥柱，他絕不能出岔子，可是這件事如果不馬上弄清，後果堪虞，我以爲十之八九他是去會『毒蜻蜓』的。」

「是的，老爺子，依老奴看，這件事該和老太太當面商量一下。」

「什麼?你要我向那老婆婆低頭?哼!哈達，近來你經常旁敲側擊，要我和她和好，你以爲我聽不出來?」

「老爺子，老奴也是一份好意，您才六十三，夫人六十，你們根本還不老，而且更重要的是，老爺子你的功力已復，在心情上，沒有自卑的壓力，家和萬事興，何不趁此機會……」

「……」羅健行不出聲了。

「老爺子，這是個不能再好的機會了!您想想看，這事只有您知道，華少俠臨去委託您照料大宅，他一去不回，你不通知老太太就不對了呀!」

羅健行當然知道這是和好的最佳時機。但是，萬一老太婆給他個難堪怎麼辦?

「哈達，你去一趟，先問問羅湘華騮有沒回來?如果未回，你就對他說了。他要請示老太婆或者其他辦法就由他吧!」

「是的，老爺子……」哈達一路想着來到前面，正好羅湘和孫繼志正在爲華騮失踪之事向部下訊問。原來早餐時羅衣香去叫他用膳，發現他床上寢具井然未動，而華騮一向是不舖床疊被的，顯然昨夜未上床，不由大吃一驚。不過羅衣香還有另一想法，過去二、三嫂對華騮都有意思，怎能瞞得了她?好在那時的李長泰傻兮兮地，應付得法，羅衣香就故作不知。

如今三嫂去了，二嫂少了個情敵，會不會被二嫂搭上了。羅衣香對二嫂是不敢輕估的。尤其馮愛君晚上遲睡，早上遲起，又是在自己屋內用膳。

但羅衣香去探了一下，看來不像有這種事，再說華騮也絕非那種人，她這才急了，通知了老太太和羅湘。

可是沒有人知道華騮去了何處，就在這時，哈達把羅湘請到一邊說了一切，羅湘急忙往內院奔去，但又回頭道：「哈達，請來一下……」

「是的，大少爺……」

「哈達，萬一家母責你爲何不早說，你怎麼回答?」

「大少爺，華少爺交待，暫時不可告訴別人，尤其他身手高絕，誰會是他的敵手呢?」

「你就說華騮交待天亮不回再說。」

「是。」

但是，絕對出乎意料，老太太並未責難哈達，這可能是由於老太太知道羅健行爲老四療傷，也暗中拒敵之事，對他的看法已經改變之故吧，卻問了華騮臨去前說了些什麼?去了那個方向，在何處追丟的等等，然後下令全部出動找人。

幾乎全宅中人，除了留下少數管事的人手之外，上上下下都派了出去，分八路人馬作地毯式找尋，且以五十里直徑爲限，以飛鴿作爲傳遞消息工具。

一天……兩天都過去了，華騮都沒有音訊，羅衣香特別要求和哈達在一起，她私下對大嫂說，如果華騮有什麼不測，她絕不獨活。她們姑嫂二人很談得來，大嫂自然馬上對羅老大說了，找人的事就更加十萬火急。

這天日落殘照也消失時，大宅中已掌了燈，老太太正在凝思，忽聞外間有十分輕微的聲音，道：「什麼人……」已抓住了龍頭拐杖。

跫音及門而停，有個低沉的聲音道：「凌芝……是我……」

「你……」老太太震顫了一下，數十

年沒有聽到羅健行的聲音了，昔年的事，實在也不能全歸咎於任何一方面，昔年她和白綿綿都爭過「無名火」華瑜。爲了一個「情」字，實在不便苛責，羅健行也喜歡過白綿綿，只是都陷得不深而已。

「凌芝……這些年來，我很想來看妳……可是兒女這麼多……我怕妳不理我……下不了台……」

老太太不出聲。

「凌芝，我可以進去嗎?」

「嗯……」

羅健行分開珠簾進入，迫不及待地抓住了羅老太太的手，兩個人都有點顫抖，繼而，羅健行抱住了她。

人類的情慾，如以年齡來分別，應該只有量的差別，是沒有質的分別的。

數十年的寂寞，一旦被打破，這份激情是十分夠瞧的，但老太太推開了他道：「什麼歲數了?還這麼沒正經……」

本想回來報告找人情況的林燕，暗中乍見這情況，不由一驚繼而一喜，急忙退出院去。

這工夫老四羅澧也回來了，乍見林燕坐在院門外石階上，說道：「林燕，妳在這……」

林燕急忙打個手勢，示意噤聲，羅澧也坐了下來，低聲道：「什麼事神秘兮兮地?」

林燕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羅澧不由一楞道：「眞的?」

「這種事兒還能胡說八道?」

「妳看到他們在……」

林燕紅着臉說了，羅澧一拍後頸，道：「這太好了!太好了!」

這工夫大媳婦也回來了，老四立刻在大嫂耳邊說了，沒想到大嫂一時激動，更沉不住氣，道：「這眞是羅家的喜事!我們要好好慶祝一番……」

林燕道：「二位有沒有華少俠的消息呢?」

老四和大嫂臉色又黯下來，找不到華騮，羅家有天大的喜事也不值得慶祝了。

×　×　×

馮九的情況好了些，只是一個高手把自己半甲子以上的修爲「倒砵」給了別人，已經變成一個極普通的武林人物了。

再說得明確點，馮九目前的實力，也只有羅老四或孫繼志差堪比擬，或者還有所不及。

但他已另爲「毒蜻蜓」和華騮安排了再一次的力搏，當然是以華騮的名義邀戰的，並說明，上次救他的人是羅師伯冒充外祖，而不是眞的外祖顯身。

這是怕白綿綿不敢赴約，總之，馮九的計劃相當周密。

而華騮爲了報仇，及爲武林除害，也同意馮九的安排。

決鬥地點仍爲兩狼坡，這是要白綿綿自己選擇的，以免她疑心。

其實白綿綿帶來了一個親人，那就是她的堂妹白詩雪，這是因爲「毒蜻蜓」不知白詩雪對華騮情有所鍾，要不，她是不會帶她來的，只是白詩雪沒露面。

而馮九當然也在現場附近，更不敢露面，只不過也有人保護馮九。

「華騮，你康復得這麼快，大出我的意料。」

「還有出乎妳意料的事，稍後妳才知道。」

「毒蜻蜓」四下打量，華騮道：「放心!我的外祖還沒有消息，他老人家如果回來了，會自動找到幽冥教去，不會約妳來此，而我，也不會找任何人幫手。」

「師姐也不會約人助拳。」

「妳已不配作我的師姐，妳是我的殺父母仇人，也是本門的叛徒，我們絕對勢不兩立。」

「事到今日，有件事我要告訴你，昔年我本無意害你父母，我只是任性，不服氣你母聶小倩，她的人品和智慧都不如我，但是，她橫刀奪愛成功，我恨她。那次闖入秘室，我的目標只是她一個人，且僅想羞辱她一頓。沒想到華瑜也在，而且是面對面互相以雙掌按在對方胸前，這是一種別走蹊徑的調息方法，也是你外祖老來才傳他們的，那種調息方式，事半功倍，馬天竺沙門高僧不傳之秘。我發現這一點就更恨他們，而他們受了驚，立即走火仰身倒地，混身痙攣。」

「妳那時非但不設法救人，反而偷走了劍稿?」

「不錯，事已至此不能空手而回。」

「還有一件事妳還沒有招認。」華騮切齒道：「妳在現場上留下別人的一枚珠花，而使羅老太太揹了數十年的黑鍋。」

「不錯，」「毒蜻蜓」格格冷笑一陣，說道：「那時凌芝經常往本門跑，無意中我拾到她失落的一枚珠花，也就派上了用場……」

「嗆」地一聲，華騮長劍出鞘。白綿綿道：「就算你已康復，你學的比我少，憑什麼和我爭一日之短長?」

「因爲讓妳橫行是本門之恥辱，也是武林的大不幸……」

「嗆啷」聲中，「毒蜻蜓」的劍已出鞘。

絕對沒有想到，華騮已經攻上。兩狼坡上的空氣本是稀薄的，此刻却突然變得濃稠，好像兩柄劍在濃膠液中攪動，石坡上捲起一蓬石粉，雜着塵土向四周暴旋。

如電虹迸射，焰雨流濺，寒刃忽斂忽漲，人影乍現又隱。因爲華騮的戰術就是速戰速決。

這是絕對出乎「毒蜻蜓」意料的。她以爲這一次華騮至少也會在百招以後才會施展那「起蟄四式」。

她也絕未想到對方這在這數日之內，內力驟增一倍有餘。那渾猛無儔的罡勁，無所不在，無所不及，即使收劍撤招，其曳引之力也不可抗拒。

須知任何武學，都要以力爲本，內力相差太大，施出的任何招術都不能達到精純的境界。

何況，華騮力貫劍身，白綿綿的劍和他的接實三下，幾乎脫手。在這情況下，華騮是百無禁忌，儘力施爲，甚至盡可能去砸她的長劍。

可以說，華騮發揮了十二成的力道。自「起蟄四式」開始，一口氣把白綿綿逼退了五步，還削了她一劍。

雖然她也會前四式，但內力相差懸殊，不論攻守，都走了樣。所以直到第四式

施展完，華騮暴喝一聲，竟又施出第三式。這是因爲第三式較具威力。

白綿綿的那半招就在「起蟄七式」第三式上，和華騮見了眞章。說來不信，她雖然的的確確只多學了半招，可是這半招非比等閒，上次即爲一例。那知華騮一聲暴喝，加上傾其所有的內力貫於劍上，再加上白綿綿信心的動搖，就在這瞬間發生了自古以來所未有的怪事。

「噹」地一聲，一道寒芒飛上半天，那是白綿綿的長劍，另一道光焰閃電射到，由白綿綿的左大腿上穿過。

然而，白綿綿的一掌，又實實地砸在華騮的小腹上。

兩個身子分開，白綿綿恨極，她這才知道華騮迄今仍比她少學半招，却和她打了個平手，這是她絕對不甘心的。

但是，當她想上去補一掌時，她發現華騮雖是口角噙着血漬，却有如天神般地持劍而立，而低頭看看她自己的左腿，鮮血已濕透了她的長褲，連蠻靴內的襪子都濕透了。

她已不能再拚。她知道今夜爲何會有這種結果，只要三寸氣在，她還有機會報這一劍之仇……

她走了，即使一腿重傷，仍能一掠十丈左右，華騮並沒有追。雖然他知道自己傷得並不太重，却無意追她。他一直在想她曾施展過兩次的那半招武學。

馮九出現了，道：「賢姪，今夜你贏在內力及氣勢上，剛才你若再次撲上作全力一擊，或能一擊奏功。不過，這結局仍然令人滿意，她這條腿可能廢掉。師伯猜得沒有錯吧？她不多不少，只比你多學了半招。」

「是的，師伯……」

「走吧！找個地方療傷去，好一點再回去，要不，羅家的人會爲你担心的。」

「師伯，我該回去一趟，以免大家都爲我操心。再說此處距離羅家不過十里之遙，師伯也一起去，在那兒療傷不是更妥當安全些？」

「話是不錯，但你這是第二次重傷，雖比第一次輕些，却必須馬上治療，走，跟我來……」

師伯的一份呵護之意不忍峻拒，只好跟去。大約走出二三里路，更爲荒凉，來到一山坳處，只見一株兩抱粗的大樹，自石壁根處生出，但樹已枯死。

馮九四下看看，這才在樹幹上敲了幾下，原來樹幹上有個活門，二人進入在內閉上，裏面是個不很大但空氣流通的山洞。華騮道：「師伯，這地方太隱秘了！」

「不錯，咱們在此行功療傷，誰也找不到……」原來這洞頂上有些石孔，甚至還能看到天上的星星，自然空氣流通，那是在石壁上，極不易被人發現。

馮九要他坐下，他坐在華騮背後，順便點了華騮的「陽關穴」。接着，雙手貼在華騮的「靈台」與「至陽穴」上。

本來華騮在馮九點他的「陽關穴」時微微一驚，因爲助人運功療傷，除非傷者人事不省，必須點他某些穴道，使他速醒之外，是不點穴道的，可是稍後他覺得並無異狀。況且立感馮九的眞力源源而入。

華騮頗感慚愧，以前聽外祖論及馮師伯，說他城府深沉，不免對他稍有不信任的趨向。那知馮師伯臨危援手，冒充外祖，嚇走「毒蜻蜓」，救了他一命。而這次爲他籌謀復仇計劃，又不計個人利害，而且算無遺策，猜中「毒蜻蜓」只會半招，而打了個平手，應該說稍稍佔一點上風。

「毒蜻蜓」腿上戮了個透明窟窿，弄不好可能致殘，馮師伯自承非「毒蜻蜓」的敵手，而插手管這件事，已非常人可比，懷疑他眞是太不應該了……

但是，這意念還沒有結束，忽感情況十分奇特，馮師伯本是輸眞氣入他體內爲他療傷的，此刻却反而倒流了回去，也就是說，華騮的眞氣，被吸了回去。

華騮大吃一驚，但到此境地，他仍然以爲必是馮師伯身子太虛，輸出眞力不久，突感不支，不得不再吸回少許，以免發生危險。

一念及此，立刻置之泰然，況這半甲子的眞力，本就是馮師伯所賜，就算全部收回，基於欠錢還債的原則，也沒有什麼不對。

就這樣，他此刻不是接受馮九的眞力，而是不斷地倒流回去，他雖然有點不解，却仍不往壞處去想。

但在此同時，枯樹附近出現了兩個人，一個是哈達一個是羅衣香。哈達打量這棵兩圍粗的枯樹，道：「小姐，妳看這棵枯樹怪不怪？根部由石壁內生出來的。」

羅衣香道：「哈達，剛才我在山坳外發現此處有兩個人影。一會就不見了。哈達，我總感覺華騮在危險之中。」

「小姐，吉人天相。華少俠的武功和機智都是一流的，不必担憂。」說着，用拐敲着枯樹幹。

但才敲了三四下就聽出中空聲，在此同時，一個漢子自樹後岩縫中竄出道：「不要亂敲，這棵樹是我祖先手植的，雖然枯了，也不准別人傷它！」

哈達道：「老兄的祖先可眞了不起，居然能在石壁中植樹，依我看，這樹是自己長出來的，根本就不是栽的。」

「胡說！這的確是我祖先栽的……」

羅衣香很精明，本以爲這枯樹很怪，而且中空，而這人又不准動它，她反而上前去摸索，仔細查看，「咦」了一聲，她發現樹幹上有門的痕跡。

那知她正要用劍去撬那不太明顯的門縫，突然身後傳來衣袂破空之聲，羅衣香一閃迴身，「噹」地一聲格開一劍，不由失聲道：「二嫂，妳這是幹什麼？」

馮愛君漠然道：「不幹什麼，就是不許你們動這棵樹。人家祖上手植的，可以不許別人動它。」

「二嫂，妳失踪了兩天，原來在此，這個人是誰呀？」

「我的表哥……」

「怎麼？二嫂和令表哥在此兩天，就是爲了保護這棵樹嗎？」

「妳要這麼說也可以……」

哈達和羅衣香交一眼色，哈達突然掄起鋼拐，向枯樹上砸去，那漢子正是馮九的首徒「鑽天鷂子」陶芳，用的也是重兵刄，用杆一格，虎口奇熱，差點握不住。這才知道「瘋枴」哈達盛名不虛。兩人立刻纏鬥在一起。

羅衣香抽冷子向樹幹上一劍刺去，她和哈達都懷疑馮愛君暗算了華騮，把他藏在樹中，却絕未想到樹內有山洞，更未想到馮九也在內。

「叮」一聲，馮愛君架開羅衣香的一劍，羅衣香道：「二嫂，妳如無不可告人的秘密，爲何不許我們揭開此樹之秘？」

「要揭也可以，先勝過我手中之劍……」劍芒閃爍，已分心刺到，羅衣香更深信她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甚至和華騮的失踪有關，兩人立刻搏殺起來。

此刻洞內的情況完全不同了。華騮已推翻了不久前的想法，甚至隱隱猜到，這一切可能都是有計劃的。

當他感覺眞力源源外流，無法遏止時，更是驚怒交集，以他的修爲，他可以抗拒眞力被吸出，但是，他想起，開始時馮九點了他的「陽關穴」。那一手，就是瓦解他拒絕付出眞力的任何努力。

人心太難測了，他知道，不須半個時辰，他會被吸乾。就像裝備了氣的囊被吸癟一樣。漠視外祖的告誡，後悔太遲了。

他感覺他自己越虛弱，對方就愈强壯，自然吸得更有力，自己更無法抗拒了。

快了！被吸乾、吸盡眞力是什麼感受。溘然而喪，抑是苟延殘喘，等待死神遲緩的跫音到來。

就在這時，只聞石洞頂上「喀喇」一聲，一條人影飄了下來。凡是這種秘洞，必然另有出口，要不，枯樹一旦被人發現，豈不是甕中捉鼈？

這時二人都知道來了人，却都無法停止，華騮是動彈不得，馮九却是騎虎難下，因爲他如驟然罷手，會被吸來之眞力震傷。還有，他以爲來人十之八九是自己的人。

但是，絕對的意外，來人坐在二人的右側中央，他的右掌按在華騮的「紫宮穴」上。此穴在前身胸部中央，「華蓋穴」之下。他的左掌却按在馮九的背後「靈台穴」上。

原來這人是羅健行，爲了女兒，爲了羅家，也爲了武林，他非找到華騮不可。他指示哈達和羅衣香在這一帶搜尋。因爲他判斷，華騮和白綿綿決鬥，不可能距羅家太遠，以便照料。

所以羅健行的判斷最正確。當華、白二次力搏，馮九等人在一邊埋伏，他已在暗中看到，但那時他還不知內情，只以爲，以馮九的年紀，不該作這種孟浪的事，至少，他們決鬥，馮九應該通知羅家的。

待決鬥有了結果，他曾暗暗跟踪白綿綿觀察，發現一件極不可能之事，那就是華騮的劍上淬了毒，白綿綿感覺那條傷腿開始痳木而且泛紫。

羅健行昔年戀過小師妹白綿綿，雖是流水有意，落花無情，年齡相差懸殊，總是不忘，但她兩犯羅家，殺人不少，却不能帮她，也無意打落水狗，任她去了。

因此，羅建行指示哈達和羅衣香，叫他們跟踪，他自己却找到了另一出口。暗中觀察。當華騮剛坐下，馮九點他的「陽關穴」時，羅健行已恍然大捂，這高利貸的利息太大了。

事實上馮九根本不打算讓華騮活着。

而現在，羅健行以他渾厚的內力，先衝開了華騮的「陽關穴」，然後把馮九吸回的眞氣，導引輸回華騮體內。

現在華、馮二人都知道是怎麼回事了。馮九功敗垂成，想抗拒也心餘力絀。就像剛才華騮一樣，無法遏止。

羅健行恨他太陰太毒，不念師門之恩，也不念小師弟及小師妹之情，趕盡殺絕，連一條根也不爲他們留下來。所以羅健行想把他吸乾。

現在，馮九臉上顯出懺悔及求饒神色。而華騮臉上，似也顯示不忍而代馮九告饒之色。羅健行還在大力導引。馮九面色蒼白頹萎，華騮面色紅潤，但却連連表示不忍，請他放馮九一馬。

估計也差不多了，羅健行冒着大汗，收回雙手，緩緩站起，一脚把馮九踢了個滾地葫蘆。華騮跪在地上拜了三拜，道：「多謝師伯救命之恩。」

「起來！起來！你空有一身絕技，却因閱歷尚淺，不知人心險惡，差點不明不白地被他吸乾！」

「師伯，他第二次把九成眞力輸給小姪，才能傷了白綿綿……」

「不錯，那時你會對他感激涕零，却不知他包藏禍心，他借出八成眞力，收回時却要你的命。他只想借你之手，除去白綿綿，然後再收回眞力，據我所知，昔年他表面上喜歡卓翠，骨子裏却對令堂聶小倩情有所鍾，所以令尊令堂結褵，他已恨之入骨。」羅健行道：「另外，我發現他本和白綿綿有勾結，想弄垮羅家及你，完成武林霸業，但馮九也清楚，一旦事成，白綿綿絕不允許馮九分享她的霸業，甚至還想他的全國數百家兵器舖……」

華騮突然想起，那次匪教犯羅家，四匪徒在後花園中交談，兩部下丟了兵刄，小頭目說，今後隨時隨地都可以補充兵刄了！如今想來，這正是馮、白暗通聲氣的註脚。

羅健行又道：「最爲本門蒙羞的還不僅此。像白綿綿已經够妖毒的了，尚不用毒，他竟在你的劍上偷偷淬了毒，使白綿綿那條腿開始痳木，而且泛紫……」

華騮即使把白綿綿視爲殺父母仇人，也不屑這種手段，不由冷漠地望着馮九。

「其實那是一石兩鳥之計，不論白綿綿會不會被毒死，這筆爛帳都會記在你的頭上。馮九！」羅健行大喝一聲，道：「我說的可有一字不實？」

馮九蜷伏在一角，瑟索顫抖，道：「大師兄……小弟一時糊塗……受了白綿綿的蠱惑……自知罪不容誅……希望大師兄和華賢姪念在我馮九尚有一件心事未了……那就是愛君新寡，孤苦無依……一俟她有了依靠歸宿……我馮九縱死九泉，也能瞑目了……」說着已泣不成聲。

而此刻，陶芳和馮愛君已被擒，在洞口望着他們的父親或師父，尷尬已極。

「羅師伯，」華騮道：「算了！馮師伯已痛改前非了！至於白綿綿，我們趁機一舉敉平手邪教，應該不難。」

「哼！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馮九，太便宜你了！算了！我們走吧……」羅健行領先出洞，三人已走遠了，馮九坐起來，默然不語，雙目中却閃爍着熠熠冷焰。

（全文完）

借刀切腹的人如狼似虎

日本武士道至今仍有切腹自盡的壯擧，本文講述藩王之亂平息以後的武士，借刀切腹，引起無數糾紛，二百武士跟殭屍決鬥，血染「魘河」。

三百年前，日本的藩王之亂剛剛敉平，天皇屹立不動，整個國家元氣大傷，最慘的是帶劍而行那種武士，經常頻年苦戰，家園已失，變成了流浪漢，甚至一日兩餐也成問題，沒有廉恥的人反而好些，因爲他們可以做賊，反過來說，自命不凡的人，認爲武士不應該做賊，那就糟透了，捱到乾乾淨淨確實沒法活下去，最後的一種行徑就是「切腹」，用刀尖放在小腹的左邊，一直切到右邊去，必須拉成一條直綫，沒有呻吟聲，更加沒有慘叫聲，切割之後，還要把刀子放在自己的前面，然後倒下來。跪下切腹的時候，身體不能够搖搖擺擺，更不能在完成全部切腹過程之前倒下，否則，雖然死於切腹，仍是懦夫。

崇拜武士道的日本人，寧死不辱，當然不想別人把他看做懦夫，因此之故，他想切腹就要找到一把鋒利的刀子，盡量爭取時間，快些把小腹切開。

用兩尺長的佩刀，不合理想，用四尺長的刀劍切腹，更加困難，原因是刀柄距離刀尖太遠，眞正適合切腹之用的刀子特別短，刀身六寸，握刀的刀柄四寸，合成一尺，作爲切腹用的刀子必然是特別鋒利的，假如有一個武士想舉行切腹的儀式，召集親友到場，證實這件事，認爲他對死亡和痛楚毫不畏懼，萬一他平時練武，腹肌太厚，情緒極度緊張的時候，小腹堅如鐵石，普通的刀子沒法切割，他就十分尷尬，故此必要切腹的武士都希望擁有一把跟寶刀相差不遠的「切腹刀」，甚至把它看做傳家寶，一代代的留傳下來。

一句說話，切腹是一種藝術，有勇氣在親友面前切腹的武士，不管他生前做過怎樣傷天害理的勾當，仍然原諒他，實情如此，武士逼於切腹，最低限度，要使用「切腹刀」，即使沒有它，也要用匕首去割開自己的小腹，不能够把大刀長劍作爲切腹之用，不過，幾百年前日本經過藩王之亂，民不聊生，如果一個武士窮到沒有食物到肚，憤而切腹，他一定是身無長物，所有刀劍都已變賣，把僅有的錢吃掉，到了山窮水盡的一天，想起切腹，却又沒有刀子，怎麼辦呢？他們走投無路，甚至切腹也難辦得到，只好依照古代遺留下來的一種風俗習慣，向大戶人家借刀，並且在他借了刀子之後就在那個地方切腹。

本來這種風氣含有武士道精神，不能够責備他，可是，他死在大戶人家的後院，那個屍體就是一個累贅，即使把它火化，也要派人通知火葬塲，證明那個武士自願求死，並非被人謀殺，此外，還要派人把屍體搬走，相當麻煩，任何一個大戶人家都不想承担這一項任務，却又不想拒人於千里之外，碰上武士借刀，只好辯稱屋裏沒有「切腹刀」，有的只是「竹刀」。

用普通的刀子刺入體內，還要沉住氣，忍受無比的痛楚，把刀鋒從左到右割裂小腹，刀口相當齊整，望之有如「一」字，這樣做已不容易，何況用竹刀呢？假如竹刀插入小腹，沒法割斷腸臟，也沒法使它向橫移動，流了許多血，變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就糟透了，大戶人家使用這一招去擋駕，希望尋死的武士知難而退，這樣做乃是逼不得已的措施，在情在理，懇求借刀的人，應該轉身走開，不過，有些武士認爲那一戶富裕的人家想出這個方法使人知難而退，太過絕情，可能把心一橫，眞的借了一把竹刀自殺，還故意發出一連串凄厲的哀鳴，使那一戶人家感到難受，在這種情況之下，只好默然讓那個武士死了算數，有些武士發覺竹刀無法切腹，改爲用刀割頸，倒是明智之擧，事實上割斷頸上的氣管，便立刻窒息身亡，死得痛快得多。

有時一個武士借刀切腹，不管他用眞刀抑或竹刀，沒法完成這一項壯擧，突然發狂，向戶主襲擊，那就更加麻煩，任何一個武士到了視死如歸的一瞬，他的本領比較平時大得多，萬一那戶人家被這種稱做「鬼武士」襲擊，家裏有人死傷，即使戶主安然無恙，仍是感到啼笑皆非。

不肯借刀，那又怎樣？由於當時日本各地盛行武士道精神，捨己爲人，主持正義，如果有甚麼人是武林的世家，財雄勢大，富甲一方，連帶借刀給別人切腹也辦不到，消息傳開，對他有損，曾經叩門借刀而又無法獲得刀子切腹的武士，如果憤憤不平，他大可以死遲一兩天，走到食店大聲叫喊，說出大戶的姓名，有官階更妙，認爲他爲富不仁，盡量破壞他，故此有人借刀切腹，的確是很麻煩的一件事。



借刀切腹

日本武士道秘聞軼事

麥中青・文
可飛・圖

當時京都是日本的皇城，大阪貼住京都，達官貴人，豪門富戶相當多，名氣僅次着京都，「雲門族」，「豐川族」以及「洪都族」，是大阪城內特別有威勢的名門望族，戰後蕭條，民不聊生，他們仍是豐衣足食，煞是難得。

初秋的一天，只是上午十點鐘過外，突然有人在戶外抓起銅製的門環使勁敲打，錚錚有聲，自稱有要緊的事情必須叩見雲門大帥。

此人看來似是武士，四十多歲，臉上有些鬍子，眼大，肩膀闊，相當威武，却又身上無刀，看門的家丁循例替他通報，說道：「野武士龍升求見。」

當時的武士如果有了官階，那是朝廷中人了，沒有官階的武士，只是「野武士」，總管雷震叫家丁開門讓他進來，問道：「你是龍升嗎？」

「是的，我叫龍升。」

「爲什麼你要叩見雲門大帥呢？」

「因爲我太過窮，就快餓死了，打仗的時候，他是我的統帥，我想切腹，希望他成全我，借刀給我，另外把我的遺體火化，故此我急於見見他。」

總管雷震冷笑說：「原來如此，你用不着見他，就拿一把竹刀到後園去吧。」

龍升緩緩的說：「難道借一把眞刀給我也辦不到嗎？我是他的舊部啊！」

「龍升，既然你是他的舊部，何以你的腰間沒有掛刀呢？」

「本來腰間有刀，可惜我近來經常沒有飯吃，刀子早已賣掉，故此我甚麼武器也沒有。」

「由此可見你是一個沒出息的人了，不必多言，立刻拿一把竹刀替我滾開。」

「多謝總管大人的帮忙，我切腹之前，想問一句，前幾天是否有一個人叫做萬岩一石前來借刀切腹呢？」

「你問他幹甚麼？」

「因爲他是我的女婿，失了踪，我跟他相依爲命，如果他死了，我不想單獨活下來，故此切腹，反之，他沒有死，我就不一定立刻切腹，希望多問幾處大戶人家，再行定奪。」

「我可對你說知，近來進門懇求借刀切腹的人，都是四五十歲的老弱殘兵，沒有一個人叫做萬岩一石，你問的事情我說完了，你現時應該拿竹刀走到後園去。」

說完，他叫左右拋下竹刀。

龍升檢起了竹刀，說：「總管大人，大概你剛才沒有好好的聽我所講的話了，我可以再說一遍，既然我的女婿萬岩一石並非在貴府借刀切腹，我不想死了，打算多查幾家大戶人家。」

「那麼，你現時想走開了嗎？」總管雷震的語聲透出了怒火。

龍升說：「正是如此！」

「混賬！你以爲這地方是低級的食堂，可以來去自如嗎？你快用竹刀切腹！」

「對不起，總管大人，我要告辭了，請你吩咐家丁讓路。」

「我不叫他們讓路，那又怎樣？」

「總管大人，如果你不叫家丁讓路，最好在我大開殺戒之前，問問你的主人雲

門大帥，我不單是他的舊部，還是他手下最擅長用刀的一個，不管是寶刀抑或是竹刀。」

「這傢伙越來越荒謬了，簡直是撒野！你們趕快把他宰了，別再躊躇！」

只是這麽一句，已經有五個人走向龍升那邊，握槍的一個武官走得最快，他的武器也比較長，當然是佔了上風，眼見他要了一個斗大的槍花，就把手中槍向野武士兜心刺去。

在塲的人都認爲野武士龍升必死，槍尖就快染上鮮紅的血。

眞料不到，龍升的身形略爲閃側，手中的竹刀已經貼住對方的長槍削上。

那個武官逼於縮手，縮完左手再縮右手，那一條長槍自然跌下來。

聽到錚的一聲，龍升喜形於色，說：

「原來是鋼槍，多謝總管大人的賜惠！」

他嘴上說時，下邊用脚尖挑起鋼槍，槍桿四平八穩的冒升，武官想奪囘它，伸出一雙手來。

龍升飛起一個穿心腿，把他踢翻，然後抓住那一條鋼槍。

沒有人跟他爭奪鋼槍了，但却有三個人持刀飛撲過去，手起刀落，惡狠狠的展開攻勢，恨不得一刀把他分爲兩截。

龍升只是把那一條鋼槍捲起一個圈，三把刀先後跌落，龍升不理會他們，突然向總管雷震出擊，連人帶槍有如一陣風似的直衝過去。

總管雷震的武功不弱，閃電般拔刀擋格，同時整個軀體向斜裏飛躍，離開他的座位，龍升的槍尖有如一條蛇，一招「白蛇吐信」，已是刺到他的咽喉。

「快些喝令各人退下！」

總管雷震只好遵命。

「快些棄刀！」

他不能不依。

龍升縱聲大笑，檢起地上的刀，還逼他解下刀套，把套子也收了，然後握刀擱在他的頸子上面，說：「伴着我一起走出去，叫家丁開門！」

龍升好像押解囚犯似的把他押着走出去，鋼槍也拋掉，走到外邊，然後把他釋放。

總管雷震說：「把刀子還給我！」

「這是切腹刀，正合我的需要，有了它，不必向人借刀了，我怎會把它歸還給你？如果你想取囘那一把刀，隨時到龜峯山找我！」

說完，揚長而去。

龍升準備再闖豐川邸

總管雷震氣得渾身發抖，却又無可奈何，只好悄然走回「雲門邸」。

對他來說，那把刀十分重要，比較兩尺長的佩刀重要得多，只是官階較高的人，然後有這種賞賜，也即皇上給他的一個心理上的準備，必要時用它切腹，一句話說，那是御賜之物，總管雷震當然極端重視它，雖然他們十多個人被一個手無寸鐵的人制服，太過丟臉，更加重要的還是那一把切腹刀，他必須想辦法把它取回，怎樣可以如願以償呢？這個問題壓在他心上，有如一塊大石。

他徹夜失眠，初時他想召集一百幾十個武士圍攻龜峯山，後來他担心事情鬧大了，被雲門大帥獲悉，向他查問，弄巧反拙，只好改變主意，派一個親信的家丁雷松，走向龜峯山找野武士龍升見面談談。

龍升住在一間頗爲精緻的石屋，看樣子不像是兩餐不繼。

龍升跟雷松那天在「雲門邸」見過面，不必講客套話了，迎他入門，第一句就說道：「你是雲門邸總管雷震的人，此行必然想向我討囘失落的切腹刀，是也不是呢？」

「大爺猜中了，過去的事不必計較，敬請大爺開恩，讓小的把刀子帶返，送囘總管佩戴，不打不相識，小的保證總管一定對大爺另眼相看。」雷松很恭敬的說。

「笑話，他對我另眼相看，我有甚麽意思？」

「大爺息怒，小的認爲雷總管是雲門大帥最親信的人，他儘可以在大帥面前提及大爺，找個官做，假如大爺需要多少黃金白銀，雷總管也可以叫小人送來，甚至可以這樣做，有了黃金白銀以及做個武官的委任狀到手，你才把切腹刀交小的帶囘去。」

龍升想了想，說：「那一把切腹刀只是裝飾品而已，爲甚麽他視如至寶呢？」

「這一層道理小的茫無所知，恕難囘答。」

「雷松，我認爲最重要的是甚麽，你知道嗎？」

「照小的猜想，大爺多次提及女婿萬岩一石，大概他是你心目中認爲最重要的一個人了，可惜我們不知道他的下落，否則，把他帶來見你，用他跟切腹刀交換，相信大爺一定欣然接受。」

「雷松，你眞是一個罕見的人，既然懂得講話，又知道別人的心事，實在難得，我想講的話，你巳經說了出來，我用不着再講了，請你囘報總管大人，叫他盡量派人找尋萬岩一石的下落，死活不拘，總之，女婿的屍體抬進來，我立刻把切腹刀雙手奉上。」

雷松猛吃一驚，說：「大爺，剛才小的所言，只是個人的想法，料不到大爺竟然提出這個要求，京都大阪這樣大，叫我怎樣找尋一個人呢？況且他可能巳經喪命，那就更加不易尋找。」

龍升哼了一聲，說：「你們都看見的，爲了找尋萬岩一石，我假意借刀切腹，你們也可以這樣做，瞎說一頓，我只是想再看見萬岩一石一眼，死活不拘。」

「這又奇了，如果他巳喪命，就算你要看見他，所見的只是一個死屍，有甚麽用呢？難道你對他眞是如此關心嗎？」

「這是我的私事，請你不要過問，我們的晤談是有分寸的，到此爲止，告一段落，希望你替我囘報雷總管，此外，我還要你對他說知，我是不好惹的，即使他率領二三百人圍攻龜峯山，仍是鬥不過我，切勿輕擧妄動。」

雷松担心他動怒，趕快接口說：「是的，小的明白，保證雷總管不必採取硬碰硬這一招。」

「那就更好，大家避免流血收場，才是明智之擧。」

說完，龍升站起來送客，雷松不敢賴着不走。

第三日黃昏，雷松走到「龜峯精舍」，再訪野武士龍升。

見了面，雷松很是興奮，說道：「那天大爺所說的話，小的一句不漏，囘報總管大人，他相當滿意，即時答應合作，盡量派人搜索萬岩一石的踪跡，總管大人很想對這件事情有更深刻的了解，叫我向你提出幾個問題，請你解答，你可否囘答我呢？」

「好的，我必然照實囘答，只就除了一個問題。」

「甚麽問題你不願意囘答呢？」

「如果你問我爲甚麽千方百計要找尋萬岩一石，死活不拘，這個問題我就不願囘答。」

雷松眉心一皺，說：「太過湊巧了，小的正是想提出這個問題。」

「那麽，不必問了。」

「好，我就不再問你這個問題了，仍想請你囘答一些枝枝節節的問題，當然是有了女兒然後有女婿的，大爺，你究竟有多少女兒呢？」

「我只有一個女兒。」

「她在甚麽地方居住呢？」

「我女兒是病死的，當時同在一起居住。」

「你是否因爲她暴斃，對萬岩一石憎恨呢？」

「我對他絕無憎恨，反而因爲女兒死去，他仍然留下來，同在一起過活，我們更加了解，更加親切，我把他看做兒子一般看待，故此我們兩人之間決不會互相仇視。」

「恕我很唐突的問一句，大爺，你有沒有兒子呢？」

「本來有兩個兒子，隸屬雲門大帥麾下，可是，他們都戰死了，故此我覺得萬岩一石就是我們第三個兒子。」

「大爺，既然你跟萬岩一石如此友善，爲甚麽你堅持要親眼看見他的屍體呢？照道理說，人都死了，就甚麽事情都烟消雲散了，你又何必如此重視一個不會動彈的屍骸呢？」

龍升嘆息了一聲，說：「雷松，你有所不知了，我千方百計找他，如果他的下落不明，我就會因此變成天涯浪客，到處尋尋覓覓，反之，他的屍體給我親眼看見，我不必再找他了，故此不會動彈的屍骸，對我來說仍然値得重視。」

「我逐漸明白你的處境了，可能他離開你以前發生過一塲爭吵，他說過一句賭氣的話，認爲他即使死在外邊也不同來，到時如果沒有刀子切腹的話，就向大戶人家借刀？」

龍升聽了，猛吃一驚，說：「雷松，你眞是厲害，居然看得一清二楚！」

跟着想了想，龍升再說一句：「雷松，這幾天你替我打聽消息，有沒有關於萬岩一石的？」

「有一點，但却未能證實，旬日之前，有一個臉色蒼白身型略爲瘦削的靑年，闖入豐川邸借刀，他不知道現時有許多大戶人家巳經採用竹刀去阻止浪人混蛋借刀切腹了，他不肯使用竹刀，被人打個半死，拋進小河，不知去向，他可能被人打死，也有可能溺斃，或者他沒有死，爬上岸來，有人收容他，但不知道他是否是你的女婿。」

「雷松，多謝你通風報信，照理一個武士入屋借刀，企圖切腹，必然報上名來，如果我們到豐川邸查問一下，也許能够找到這件事情的眞相。」

雷松說：「大爺，單是你一個人去，必然惹禍，說不定有許多人死在你的刀下，至於我，不便跟你同行，事實上，我們一起走進去，對你有損無益，希望你明白這一點。」

「我明白，雲門族的人根本上就是跟豐川族的人結怨，你不必跟我同行，我說去就去，現時動身，不過，你可以留在豐川邸戶外，假如我走了進去，殺聲喧天，而又久久未出，你就入內收屍，順便取囘雷總管的切腹刀。」

「大爺，看在武士互相帮助的份上，務求你高抬貴手，不要單刀闖入豐川邸，照我所知，豐川相國十分陰險，他決不會走出來接見賓客，由豐川總管接見，此人單名一個雷字，十分驍勇，接見賓客的時候，必定有二十名弓箭手躲在帷幔後面，隨時放箭，如果你跟他爭吵的話，吃虧的是你。」

龍升愕然，似信不信的向他盯了一眼，說道：「雷松，想不到你對我是這樣關心。」

雷松說：「大爺，並非小的對大爺特別關心，因爲大爺必用切腹刀應付他們，萬一大爺發生意外，那把刀子就落在豐川雷的手中，他一定不肯歸還，甚至有可能利用它揚威耀武，到處誣稱他跟雲門族的總管雷震決鬥，雷震不堪一擊，護身的寶刀也落在他的手中，到時小的就難逃一死，故此小的不想大爺單刀赴會。」

雷松的生死不會使龍升關心，不過，他說的幾句，涉及那把刀，龍升聽了，發生興趣，衝口而出問：「雷松，你說那把刀是寶刀嗎？」

雷松聽得心上一震，忙說道：「小的講錯了，它只是上好的一把刀，並非是寶刀。」

龍升說：「我早巳懷疑它是寶刀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你不說個詳細也不要緊，因爲我决心追查女婿的下落，絕不理會那一把刀是不是寶刀，我就快動身了，你想取囘它，趕快囘到雲門邸，多帶幾個家丁同行，準備在豐川邸的戶外收屍兼且收刀吧。」

他說得斬釘截鐵，而雷松却沉住氣說道：「大爺，並非小的多嘴，只是憑着大爺的神勇，闖入豐川邸，追問一個人的下落，到時，若是對方的態度稍爲傲慢一些，便會發生戰鬥，還是請雷總管修函給大爺帶在身上，再由小的作伴，問個明白，然後動武比較好些，照情形看，總管與總管之間必有交情，這樣做總是比較昂然闖入好些。」

「好，我依你的計劃去做，今天不去了，明天再去，請你明天中午之前帶總管的書信到來見我。」

雷松認爲這件事情有些發展，拱手告辭。

召見小鬼查問萬岩一石

翌日中午，雷松再到龜峯山拜訪龍升，並非一個人到來，還有另外一個，他是雲門大帥的總管雷震，背後還有四個人挑着酒肉，另有一個盒子比較細，由兩個人扛着走進來。

雷總管胸有成竹，似乎預知對方一定不會加害於他，看見龍升出迎，很大方的走進去。他先開口，說：「副總管雷松是我的侄兒，亦是我的親信，他已經把你的苦衷說個詳細，原來你不惜冒險向任何人挑戰，只是想取回女婿萬岩一石的屍體，雲門族這邊找不到他，你想到豐川邸看看，叫他轉告，希望我修函引薦，我已經寫好了一封信，即將呈閱，爲了使你此去增加幾分勇氣，我叫人挑了酒肉到來，共謀一醉，今天我從早到現在都沒有吃過東西，跟你一起吃吃喝喝，倒是一種樂趣。」

龍升欣然點頭，說：「雷總管不念舊惡，大人有大量，佩服之至，我就快厮殺，照例是不喝酒的，其他食品，我全部喜歡進食，多謝你的隆情。」

他分明是担心酒裏投下蒙汗藥，即使兩個人一齊喝酒，同時醉倒，也是不安全的，對方人多勢衆，儘可以趁着他喝醉了下手，至於雷總管，就算醉得不醒人事，不過給家丁抬返家內歇息，故此他說清楚只是吃肉不喝酒，雷總管飽歷江湖，一看便知他的意思，沒有說破，仍是喜氣洋洋的伴在一起進食，爲了證明酒中沒有投下藥物，他偶然舉杯喝一兩口。

邊喝邊談之際，雷總管緩緩的說：「龍升，你的本領很高，相信雲門族沒有一個武士能够鬥得過你，不過，你單人匹馬，闖入豐川邸，能否安然而返呢？頗成問題，我想用五百兩金子以及一把鋒利的佩刀，跟切腹刀交換，希望你肯遷就。」

說到這裏，他打了一個手勢，侍從把盒子揭開，所有在場的人都看得出神，果然是一堆金元寶，有大有細，密密痲痲的放在一起，黃澄澄的十分搶眼，金子旁邊還有一把佩刀，比較切腹刀略長，有兩尺過外，刀光如雪，入眼生輝，一望而知是一把鋒利的刀。

照道理說，龍升沒有理由不肯接受對方的建議，相當奇怪，他却無動於衷，說：「雷總管，你認爲那一把切腹刀值五百兩金子嗎？」

雷總管很鄭重的說：「它跟金子旁邊放置的佩刀同是一個鑄劍師傅鑄出來的，鋒利無比，所差異的是這一點，佩刀上面沒有我的官階名字，切腹刀上面鑄造的時候寫得清清楚楚，一望就知道它是我的兵器，兼且是御賜之物，我希望取回它，更加希望它不會落在豐川雷總管之手，故此我渴望把它收回。」

龍升冷然說：「你認爲我闖入豐川邸就一定打鬥起來，到時我必然死在弓箭手的箭下，因此，那一把切腹刀也落在敵人之手嗎？」

「我不是這樣想，你如此英勇，一定安然而歸，我願意用五百兩金子交換，只是因爲我覺得物有所值而已，坦白點說，我的聲譽不止值這個數字。」

龍升聽了，哈哈大笑，說：「雷總管，你可以讓我看着那封信嗎？」

「可以，它沒有封口，敬請拆閱。」

兩人飲食之際，幾個武士只是站在戶外，沒有人能够向龍升偷襲，何況閱讀一封信只是短短的一瞬呢？龍升覺得他很安全。

稍停，他開口了，笑着說：「總管，你的信寫得很好，不過，我仍想再過一天，然後到豐川邸，金子你帶回去吧，如果我如願以償，不管找得到萬岩一石與否，我一定有所決定，那一把切腹刀仍然留在我的家裏，你一切小心。」

原來他的態度十分倔強，雷總管不想太過強硬，便說：「好，我先告退了，把雷松留下來，聽從你的差遣，好嗎？」

「好，我有點喜歡他，因爲他站在我們的中間，主持正義。」

那一次晤敍仍是沒有結果，龍升很堅決的拒絕收取金子，雷總管把他帶去的人，照樣的帶走，只是留下雷松，那封信由雷松保管。

人都走開了，雷松說：「大爺，你這樣子賞識我，我十分感激，可惜我對你全無帮助。」

龍升說：「我們休息一會再說，入黑之後，我跟你一起出動，到時你會對我有些帮助的，我再說一句，你的確對我有些帮助。」

那天的下午，龍升躺在屋裏最後的一間房睡覺，叫雷松留在客廳休息，睡或不睡，任由他作主，就是如此，總算有了結果，龍升酣睡到入黑才醒，精神奕奕，走出客廳看看，雷松坐着閉目養神，龍升說：「我們到外邊吃晚飯。」

從龜峯山走下來，很快就進入一個小鎭，雖然沒有很多住戶，仍有三四百間屋子，食店也有三間，龍升走進最大的一間，老闆和酒保都是笑臉迎人的，可見他在那個地方的人緣甚好。

老闆胖得像一隻肥豬，走近了他，說：「今天中午，我們看見雲門大帥的總管雷震到龜峯山找你，還叫人抬了幾個盒子，裝滿了酒肉，這個年頭難得有貴人拜訪窮人，你是第一個人了，佩服之至！」

龍升點了點頭，說：「讓我替你們介紹，一個是天泉食店的大老闆，我們都把他稱做泉翁，另外一個是雷總管的副手，叫做雷松，你剛才說過有貴人光顧，他就是貴人了，快些把上好的酒肉端上來。」

雷松聽了，連忙分辯：「泉翁，別聽他瞎說一頓，我只是雲門大帥的家丁吧了，雷總管派我到龜峯山侍候龍大爺，我感到十分榮幸。」

幾個人隨意談談，有了酒肉到肚，話題也變得多了，泉翁忽然很鄭重的說：「大家都是自己人，不妨一切開心見誠談談，今午雷總管路經此地，留下十兩金子，叫我們好好的招待龍大爺，一定要吃完那一個細小的金元寶爲止，看來雷總管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需要龍大爺帮忙，龍大爺有甚麽吩咐，不妨明言。」

龍升想了想，說：「如果泉翁眞的想帮忙我一臂之力，請你把金斗鎭所有小鬼叫到這個地方來，讓他們大吃大喝，我有些話想問他們幾句。」

雷松在他的身邊，加進一句：「泉翁，如果他們吃的喝的超過十兩金子，剩下來的數目由我支付出來，切勿吝惜。」

「是的，兩位大爺放心，我一定盡力而爲，好好的欵待他們。」泉翁很爽快的說。

雖然雷松並非跑江湖的人馬，聽到小鬼這個名稱，他也隱約懂得這些人是怎樣子過活的了，能够控制小鬼，殊不容易，只是這件事，他對龍升的估計又再高了幾分。

過了半個時辰後，眞的有些大孩子走進來，年紀最大的只是十三歲，有兩個小鬼，只有十歲，他們靠拾荒或者通風報信渡活，全是孤兒，稱做小鬼，再恰當也沒有了，他們剛走進來就大吃大喝，似乎所有小鬼的酒量都是很好的，喝多了也不會醉。

泉翁向他們望了一眼，說：「我們這個金斗鎭能够安居樂業，全靠龍大爺坐鎭，今晚龍大爺請客，你們盡量吃吧，喝醉了可以睡在後院丟空的房子，龍大爺只是想你們回答一些問題，懂得甚麽就說甚麽，切勿說謊，明白嗎？」

「我們都明白了，龍大爺，你說吧。」小鬼異口同聲的說。

龍大爺臉露微笑，說：「我想知道跟我同在一起過活的人，叫做萬岩一石，他是否在豐川邸出現過？有人在那座大屋看見過他，他有入無出，究竟到了甚麽地方去？是否變了鬼？誰懂得回答就說出來，全部不懂也不要緊，記得這一句，必須句句屬實。」

有一個小鬼站起來，反問一句：「龍大爺，你說的那個人是否小腹有一顆長了毛的黑痣？」

龍升眼睛一亮，說：「萬岩一石確係腹部有一顆黑豆大的黑痣，似乎黑痣上面有一撮毛。眞是奇怪，你怎會看見他的小腹的？」

「他借刀切腹，把刀子插進腸肚，這個景象太過可怕了，我看過一次，相信一生沒法忘懷。」

「他用的是竹刀抑或眞刀？」

「不是眞刀，也不是竹刀，那是有刀尖的木刀。」

「即使木刀有了刀尖，它決不會鋒利，怎能刺進小腹呢？你不是看錯了吧？」

「我決不會看錯！他先行用左手握了木刀，然後用右手握拳，搥打刀柄，十分吃力才插進腹肚，流了許多血，聽說他是想借刀切腹的，料不到他只能得到一柄木刀，流了許多血，隨後他忽然暈倒，無法完成他的願望。」

「他在豐川邸甚麽地方切腹呢？」

「在後園的一角。」

「他無法死去，却又有入無出，大概是豐川邸有人把他殺掉，如果他死了，葬在甚麽地方呢？」

「我不知道，我只是替他們餵豬，不會查問陌生人的下落。」

「好，小鬼，多謝你的帮忙，你叫甚麽名字呢？」

「原來的名字我早已忘記了，他們把我稱做小黑炭。」

「要問的話都問完了，有甚麽人能够向我多講幾句補充他的說話嗎？」

另有一個小鬼站起來，說：「大爺，我叫做『黃蟮』，我多次看見有些人半死半活的從豐川邸後門抬出去，抛入小河，假如你說的那個人並非埋葬在土坑之內，多半是抛入小河了，那一條河叫做鬼河，通到很遠。」

又有一個小鬼說：「鬼河每天有一次湧起巨浪，在河中游泳的人就會被浪花捲走，去得無影無踪。」

剛才講話的小鬼說：「並非被鬼河巨浪捲走的人，去得無影無踪，他可能被河水冲到更遠的地方去，它是魔河。」

「魔河已經是洪都邸的地界了，在兩個采邑分界之處，有一座古廟，叫做盤古廟，我到過那個地方，陰森莫測，煞是可怖。」

雷松本來是坐着傾聽的，忽然插嘴，說了這麽一句。

因爲他也參加向小鬼調查這種活動，龍升很是高興，想了想，他再問：一句「假如萬岩一石不是抛入河中，而是在土葬以及火葬當中選擇其中的一種，你們以爲豐川的總管多數揀那一種方式去處理死去的陌生人呢？」

「必是土葬。」三個小鬼異口同聲的說。

「爲甚麽他們不會揀火葬呢？一把火燒了死屍，不是更加乾淨爽快嗎？」

「不，豐川族的人一直都是很迷信的，認爲火葬了的屍體，變了鬼，仍然留在該地，故此他們寧願痲煩一點，以土葬的方式解決這種糾紛，此外，還因采邑佔地甚廣，到處是菜田，另外有許多荒地，如果要把一個屍體埋葬，不愁沒有地方，故此除了火葬之外，只是土葬，不過，想在土葬之處找尋一個死屍，就算掘墓賊也辦不到，因爲那種土葬只是把屍體放入地中，上面用泥沙遮蓋，那就算數，沒有碑石，怎能分辨甚麽地方有死屍？」

小鬼初時不願講話，後來，有人開口，又有人駁嘴，講話的人越來越多，聽了，只是覺得沒有頭緒，不過許多句說話當中，有一句話是很有份量的，有一個小鬼認爲豐川邸裏面的門房叫做德叔，他有一個很厚的名册，登記每一個死者的姓名身份，以及如何處置遺骸，想證明萬岩一石是否喪生，如何處置，找德叔一問便知。

只是聽了這一句，龍升便說：「够了，我不再向你們查問了，有了目標我自然有辦法去查問，各位請盡量飲酒食肉。」

小鬼仍是吃吃喝喝，龍升已經吃够了，且又喝了點酒，對身邊的人說：「雷松，我們走吧！」

泉翁迎上去，說：「兩位大爺不必理會小鬼如何飲食，任由他們吃到天亮也吃不完十兩金子。」

一刀斬落鐵棍分爲兩截

夜色迷離，龍升走出戶外，很快就把小鬼和食店都抛在腦後，身邊只有雷松一個。走了一程，他忽然停步，說道：「雷松，你有沒有發覺我們所走的路，並非山徑？」

「我也覺得有些奇怪，你似乎想走向

鬼河。」

「我沒有走向鬼河之前，先行走向豐川邸，找德叔。」

「今晚就去找德叔？」

「是的，今晚就去。我有一個辦法可以透過豐川雷這個總管找德叔的，白天你們的雷總管臨走，曾經把他寫的函件交給你保管，你必然把它留在身上，貼身收藏，是否如此呢？」

「你的估計很是準確，初時引見的信的確在我身上。」

「那麼，我們依照這個方法進行好了，你代表總管雷震，在豐川邸的戶外敲打鐵門，道達來意，我冒充你的保鏢，那就可以令到他們打開堡壘的大門。」

「你走進去怎樣做？」

「不，雷松，你說錯了！是你先走進去，我只是站在你的背後，別忘記，我是你的保鏢，一切由你作主。」

「好，我走了進去，怎樣做？」

「你不必理會開門迎你入內的人是誰，只要你走了進去，便即送上那一封信，還要說出你的身份，代表總管雷震。」

「為甚麼我們兩人並非在白天去，而是在夜間去？那種拜訪缺少誠意，可能令到豐川的總管發生反感，置之不理。」

「你別忘記，你此行是代表雷震的，如果是白天找他，那是官式拜訪了，彼此都有不便，故此在夜間拜訪，你明白了沒有？」

雷松勉强點頭，說：「既然大爺這樣說，我就遵命照做好了。」

顯然他担心走進了豐川邸，如入虎口，可能因此弄到同歸於盡。

龍升一向是自作主張的，絕不理會他的反應。兩人在路上沒有再說甚麼，午夜以前，走了許多路，抵達豐川邸。

「豐川華蓋」是當朝相國，比較雲門大帥更加聲勢浩大，官邸之內，家丁武官有六七十人，從來沒有人斗胆闖入，惹是生非，夜間求見的人，也是十分罕見，他們二人並非求見相國豐川大人，只是求見總管「豐川雷」而已，總管只是管家，低了一級，那又不同。

果如所料，龍升抓住銅環敲打鐵門，錚錚的响，有人問明來意，他除了道達來意之外，還說兩人求見，只有一把刀，對方認為他們無法作惡，開門迎入。

豐川雷仍在後邊小屋跟姬妾鬼混，聽到雲門總管雷震深夜派人求見，頗為驚異，彼此官階相同，他當然是走出來看看的，兩個人都很陌生，不過，雷松呈上的函件，却是雷震親筆所寫，他認為此事屬實，更加覺得離奇，索性問個明白。

他向兩人打量了幾眼，說：「你們兩位，誰是短刀王龍升呢？」

龍升挺身而出，說：「小的正是龍升，但却不是短刀王，小的從來沒有這個名堂。」

豐川雷笑了笑，說：「龍升，這封信對你大為不利，分明是雷總管借刀殺人，希望我派一個擅長刀法的武官找你交手，把你殺掉，這一層道理十分顯淺，難道你不明白嗎？」

「小的沒有看過那封信，故此不知其中奧妙！」

「這也難怪，信內說明你此行的目的只是想看看女婿萬岩一石是否闖入相國府求死，是否屬實呢？」

「小的眞是抱了這個願望，才夜間求見。」

「信內還說你是世間罕見的短刀王，曾經一人戰勝雲門邸七名武官，是也不是呢？」

「是的，此事純然誤會，跟今晚求見之事無關。」

「既有此事，我倒想試試你的武功，我決不會殺你，你放心好了，我只是派一兩個武官出戰，只要你能够捱得起他們的凌厲攻勢，我就盡量協助你，如果你殺了他們任何一個．那個職位，由你補上，明白嗎？」

龍升勉强點了點頭。

雷松担心對方沒有殺人之心，走前一步，說：「大人明鑒，這位龍大爺，確是第一流頂尖的高手，他連敗七員武將，小的親眼看見，至於他身上的佩刀，又是削鐵如泥的寶刀，切勿輕視。」

他分明是想多說幾句自吹自擂的話，激怒對方，派出一流頂尖的高手，有如走馬燈似的跟龍升作戰，要是龍升死了，那把刀就是他的了，收屍兼收刀，也是情理之常，故此他再把龍升吹捧幾句。

豐川總管很是冷靜，向龍升說：「剛才雷總管派來的人，說你身上佩刀，乃是削鐵如泥的寶刀，是否屬實？」

龍升迫不得已，便說道：「這一把刀是我奪回來的，我也不知道它是否削鐵如泥。」

豐川總管哈哈大笑，說：「好，我叫鐵棍千人雄出戰，立刻可以分辨它是否削鐵如泥。」

說完，他叫人傳下命令，叫千人雄快到大堂來，隨身帶棍。

千人雄奉命走到大堂來，形狀威武，闊口大臉，正是一員武將，所握的鐵棍並非很長，却是很沉重的兵器，棍頭棍尾同樣粗壯，棍身可容一握。

他站定報到，豐川總管說：「千人雄，站在大堂之內的人，你全部熟識，只是兩個人陌生，其中有一個人，腰間掛刀，他是短刀王龍升，我叫你用鐵棍跟他較量高下，雙方只是落場玩玩，並非決鬥，他所握的短刀雖然只有一尺長，却是削鐵如泥的寶刀，你要盡量避開刀鋒。」

「卑職明白。」千人雄說完這一句，退後幾步，擺好了朝天一柱香的架式，說道：「我是主，他是客，請主公叫他發招吧。」

形勢比人强，龍升不再考慮，霍的拔出刀來。

那一把切腹刀相當古怪，刀背特別厚，刀鋒特別薄，刀尖鋒利如劍，只是刀子出鞘，已經看得出寒光閃閃，端的是一把極名貴的好刀。

龍升說了一聲：「恕罪！」便即發招，他依照一般的刀法出擊，緩步走前，便即出刀，一刀斬落鐵棍上面，照理對方必然是把鐵棍向上迎格，因為豐川總管說過它是寶刀，千人雄不敢輕敵，並非硬碰硬的接招，手中所握的鐵棍往下一沉，使對方的短刀落空，他把棍尾由後邊移到前面

來，從高處打落，兩招先後演出，仍是依照普通的棍法出擊，一再纏住苦鬥，越纏越緊，那就不同了，由於棍長刀短，握棍的人佔了上風，只見那一條鐵棍，繞着對方的腰間橫掃，龍升只是擋格閃避，始終沒有眞的發招搶攻，直到他覺得對方有了破綻，然後展開最猛烈的一招，一刀迎頭斬落，對方逼於雙手握棍，把它放橫，向上迎擊，就在這時，聽到鏗鏘之聲，粗如兒臂的鐵棍竟然當中分為兩截。

如果龍升存心搏殺，劈了鐵棍，趁着對方中部空虛，儘可以揮刀衝殺，兩人相距只是兩三尺，避無可避，龍升不單是沒有乘勝追擊，反而退後三步，充份表現出他的武德，但求取勝，不想出手傷人。

「千人雄」雖然一條鐵棍分為兩截，仍可化為雙鐧使用，不過，他不能够再鬥了，因為豐川總管大喝一聲：「停手！」

千人雄退下。

豐川總管說：「龍升，你所握的果然是寶刀，只有寶刀然後可以跟寶刀較量，拿我的穿雲刀來！」

很快就有人送上一柄寶刀，剛剛出鞘，就有一片亮晶晶光芒閃入眼簾，豐川總管說：「這把刀有三呎長，比你的刀子長三倍，如果有一個擅長刀法的人，抓着它出戰，相信它不會落敗，我們這個地方最出色的武士就是鎌倉進一，由他代我出擊，龍升，希望你把渾身解數施展出來。」

跟着有一個身型中等却是肌肉飽滿結實的武士走出來，雙手接過那一把刀，退守一邊。料想他是鎌倉武士了，豐川總管大聲叫喊：「龍升，請發招！」

龍升聽了，不再客氣，如飛殺上。

他的切腹刀只有一尺長，對方的穿雲刀却有三尺長，他逼於採取攻勢，盡量貼身砍劈，一片刀光罩住那一把穿雲刀。

以短勝長，確實有些本領，各人定眼看時，只見鎌倉武士全部採取守勢，一籌莫展，末了，錚的一聲，穿雲刀竟被切腹刀削斷靠近刀尖的一截。

鎌倉武士還想再鬥，豐川總管大聲制止他，說：「你並非刀法欠佳，只是他的刀子特別出色，不必擺在心上，我答應過龍升武士查問一個人的下落，你們不必留在這裏，全部回到後堂去，」

武士、家丁以及貼身的守衛全走開了，豐川總管很悠閒的說：「如果有人借刀切腹，這裏的看門人德叔一定知情，他有一本巨册登記，叫人把德叔找來！」

豐川總管所講的話跟小鬼所說的相同，料想德叔所說的話也沒有假了，萬岩一石生死之謎，即將揭曉，龍升有些緊張。

稍停，看見一個中年人走到大堂來，呈上一本四寸厚的巨册！

豐川總管向他望了一眼，說：「德叔，是否十天之前有一個青年到來借刀切腹，小腹上面有一顆略帶細毛的黑痣呢？」

「是的，確有這個人，他叫做萬岩一石。」

「他死了沒有？」

「因為我們給他一把木刀，木刀比竹刀更難把小腹割裂，他只插刀入腹無法橫割，痛得倒地打滾，木刀也拋在一邊。」

「後來怎樣？」

「我們依照老規矩去做，把他拋進鬼河。」

「那時他死了沒有？」

「我認為他沒有死。」

「那麼，他可能活着離開鬼河了，是不是？」

「看來他沒法活下去了，活跳跳的人滑脚跌下鬼河也難以逃生，何況他受了重傷？除非半途有人施救，否則，他在河中掙扎，最後，河水把它冲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他就等於跌進地獄。」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說的是魔河。」豐川雷總管說了這麼一句，他就不再跟德叔交談了，打個手勢，叫龍升走過去，看看那一本巨册登記一些甚麼。

龍升細心翻閱巨册，過了一會，才說道：「照情形看，我的女婿死定了，不過，我仍想看看他的屍體。」

「你打算怎樣找他呢？」豐川雷總管問。

「我打算沿着鬼河兩岸搜索，逢人打聽，直到那條河的盡頭。」

「那條河沒有盡頭，鬼河跟魔河沒有分界，你沿着河岸走，遲早你會闖進洪都采邑之內，到時你就完了。」

龍升說：「本來我對任何一個地方不會重視，既然你把它說得那麼可怖，我反而想知道它的眞相；是否那邊的河水全是毒水，岸上的草全是毒草？」

「不，河水及青草都沒有古怪，只是河中有石，石後有人，岸上的石頭更多，所有石頭全是跟一個人那麼高大，月色照映，就像是幾百個武士，等候厮殺，傳說那些石頭人都會移動，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怎能够跟妖怪決鬥呢？向來走進魔河的人，有入無出，既然你已經確定萬岩一石死了，別再找他，留下來吧，如果你肯留下來，我們豐川邸很熱烈的歡迎你。」

雷松一直都沒有開口，此時突然插嘴，說：「大爺，你還是留在豐川邸吧，我只是想你留在這裏，做個出色的武官，把切腹刀交我帶返。」

龍升哼了一聲，說：「我已經說過，不管萬岩一石死去抑或活着，我仍要找他，只要看見他的屍體，我就了結這個願望，到時我可以依照兩位的意思去做，留下來做個武官混飯吃，那一把寶刀也可送還雲門的總管，我已經下了最大的決心做這一項艱苦的工作，任何人都無法阻止我，至於你，更加不要追隨在我的背後。」

最後那一句是對雷松說的，雷松聽了，苦着口臉說：「大爺，雷總管吩咐我必須追隨你，聽候你的差遣，假如我不敢跟你一起走向魔河，空手而歸，雷總管一定把我殺掉，希望你了解我的苦衷。」

龍升很鄭重的說：「那麼，我們一起走吧，現在，我就立即動身，看看你能够走多少路。」

他所講的話確是事實，鬼河以及魔河，一河兩岸，說不清那麼多的危險，闖了一關又一關，龍升的武功那麼好，仍然沒有把握活着走回來，何況雷松沒有武功，身上也沒有刀呢？如果他執意追隨，恐怕兩人還沒有走盡鬼河，他已經變了鬼，實情如此，明眼人看得一淸二楚，豐川總管也勸他不要輕擧妄動。

雷松毅然說：「我無法推却責任，死

了也不能够離開我的崗位。」

豐川總管想了想，說：「既然兩位已經下了重大的決心，闖入鬼河，那麼，我今晚設宴欵待，還請兩位歇宿一宵，明早啓程，直到兩位乏味爲止，沿着鬼河走，只要是我的境界，我都派人帶了酒肉追隨，兼且沿途保護，就算兩位不願意接受我的好意，我也要這樣做，請勿多言，同入後堂喝酒吧。」

難得他這樣豪氣，龍升沒有話說，雷松更加無話可說。

岳丈找到女婿親手剶皮

翌日上午，陽光普照，兩人便即上道，豐川總管識英雄重英雄，派出二十人護送，携帶足够的食物和酒肉，吃完了，另外有人在鬼河用艇送上食物，除了酒，還有食水和水菓，看來他們十人簡直是旅行，這樣子體貼入微，令龍升十分難過，雷松還有另外一種想法，以爲護送的人不論遲早，必然發動攻勢，趁着月黑風高，把他們置於死地。由於他們的心上有了一個陰影，越走越慢。

龍升初時有這種打算，希望沿着鬼河兩岸走動，逢人就問，怎料走了五天之久，眼中所見的農舍全是杳無一人，却又沒有頹垣破瓦，地上又沒有死屍，受傷的人也沒有，引以爲奇。

他們聯結豐川總管派出護送的二十個武士一起搜索，徒勞無功，過了幾天，走完了鬼河，岸上有一株大樹懸掛了一塊木牌，斗大的黑字，寫着「魔河」，老遠就看得出來，至於那條河，完全沒有分界。

龍升站着呆呆的瞧望，對他們說：「我想走進魔河那邊看看，三日之內，如果我沒有走出來，那就完了，你們就在分界的地方結營等候我走出來！」

雷松說：「大爺我也想到魔河去。」

龍升笑着說：「你也想到魔河去？你有沒有想過我是怎樣子進入魔河的？我不妨對你說知，我先要伐木，把一條圓形的樹幹投入鬼河，我站在樹幹上面，讓河水把它冲到魔河那邊，我才越過邊界，你有這種本領站在滾木上面嗎？還有一點，進入魔河，隨時有冷箭射出，站在樹幹上面避無可避，只能揮刀撥箭，你有沒有這種本領？否則還是留在邊界等候我好了？」

句句屬實，雷松沒法可想，只好依他吩咐。飽吃一頓之後，趁着夜色掩護，龍升站在那些武士替他砍下來的樹幹上面，讓河水把他送到魔河那邊。樹幹相當粗大，有些枝葉，加上了濃濃的夜色，如果岸上有人守衞，不容易發覺他，龍升絕不慌張，可惜樹幹只在魔河那邊被河水推進五百碼多些，便即擱淺，原因是河道收窄。

既然樹幹擱淺，獃在那裏，四面受敵，當然是趕快走上岸好些，藝高人胆大，龍升索性從樹幹上面飛躍到岸上去。

站穩了脚步，他定神一望，豐川總管沒有說錯，果然有許多岩石屹立，高大如人，他立刻提高警惕，繞路走到石頭背後，緊握切腹刀，隨時厮殺。

然而奇怪，石頭背後竟是空空洞洞，沒有一個伏兵。

突然他聽到一陣風聲，還在風聲裏面夾着沉重的脚步聲，趕快飛躍到一株大樹上面，看看就快走到眼前的人是怎樣子。

他剛剛找到最有利的形勢，把自己隱藏起來，那些脚步聲越來越响，已經有三十多個殭屍走到樹下。

即使月色不够明亮，他仍可以看得出樹下走動的人俱是直立縱跳的，雙脚伸直而又能够向前跳動的東西，必是殭屍，這個念頭剛剛湧上腦袋，他的形態已經被殭屍發覺，立刻改變方位，不再是向前面，環繞着那一株大樹向上跳躍，此起彼伏。

儘管是殭屍，直立而行，兼且能够跳躍，仍是有限度的，跳不了那麼高，胡亂的跳躍多時，忽然停止跳躍，轉身走開，離去的時候，它仍是直立而行的，怪模怪樣，還有一股屍臭的氣味散佈，龍升險些作嘔，他不再逗留，趕快朝着原路走回去，再又沿着山徑離開魔河。

他回到自己人那邊，剛剛置身在鬼河那邊，他就尖聲喊叫，後來，有一個武士發覺他，通知各人，燃亮了火把照耀得明亮得多，他終於安然無恙的走回營地。

各人看見他在天亮之前回來，替他担心，却又替他高興，圍着他問長問短，他坐在火光前面，喝了杯酒，把他眼見的恐怖情形說得一清二楚，還說：「萬岩一石變成殭屍了，所有死屍或者半死半活的人，也是進入魔河就變成殭屍的，這種地方並非活人居住，可以說是鬼世界，我們必須在入黑之前遠遠的離開，否則，給殭屍圍攻，必死無疑，如果我不是找到一株高大的樹，置身最高的橫枝，殭屍不能够跳得那麼高，我早已給他們咬死！」

龍升武士身經百戰，腰間還有一把無堅不摧的寶刀，他還給殭屍嚇到半死，所有武士聽了這番話，怎能冷靜下來，爲首的一個武士，說：「現時距離黎明只有一個時辰，料想殭屍不會越境偷襲，我們立刻上路！」

二十多人向原路走回去，抵達豐川邸，由豐川族的武士「雷奔」報告此行經過，他特別指出這一點，龍升看見這許多殭屍，沒有碰着弓箭手。

豐川雷聽了，向龍升望了一眼，說：「你們走了好幾天，遠行必倦，還是休息一天再談吧，請龍升武士退下歇息。」

入黑之後，他設宴欵待龍升和雷松，兩人並非同席，雷松跟同去鬼河的武士一起飲宴，龍升坐在豐川總管那邊。

那一張桌子跟他們遠遠的隔開。

喝了點酒，豐川總管叫家丁以及侍婢退下，只剩龍升一個，他很誠懇的說：「看來你一定找到萬岩一石了，是不是？」

龍升嘆息了一聲，說：「我懷疑他已經變了殭屍。」

「你一個人怎能跟那麼多的殭屍搏鬥呢？」

「如果豐川總管答應賜助，那一定有把握取勝，到時我可奪回女婿的屍骸。」

豐川總管又說：「龍升，事到如今，你不能够繼續隱瞞下去了，究竟你爲甚麼拚了性命不要也要找尋他的屍體呢？」

龍升沉默了一會，毅然說：「因爲我的女婿背上刺花，所刺的花正是一幅尋寶圖。」

「太過玄妙了，你可否講得更加清楚

點呢？」

「當然可以，首先，我要對你說知，萬岩一石的爸爸是洪都族的武士，亦是洪都老爺的心腹，他死了，在兒子背後刺花，這種秘密只是媳婦知情，兒子反而不知情，因爲他看不見背後刺些甚麼，他的妻子即是我的女兒，死前對我說知，我很想闖入洪都族的祖墳掘寶，却又覺得孤掌難鳴，不敢輕舉妄動，不久之後，女兒跟女婿整天爭吵，有一晚，他在醉後錯手把她扼斃，畏罪逃去，我悲痛不已，葬了女兒，發誓要找他算賬。有幾個人告訴我，他潦倒不堪，佩刀也賣掉，看來他最後的一步就是借刀切腹，我決心闖入幾處大戶人家，以借刀切腹爲名，實在想打聽他的下落，剶他的皮。」

「如果他活着，你怎樣對付他呢？」

「我必然把他殺掉，剶他的皮。」

豐川總管說：「我們合作好不好？我率領二百個武士跟你一起闖入魔河，見人就殺，不管他是活人抑或殭屍，務求找到萬岩一石爲止，有了人皮即是有了藏寶圖，繼續出擊，金銀珠寶到了手，我們瓜分，到時你如果願意留下來，給你做侍衞長，你的意思怎樣？」

「我完全同意。雷松呢？怎樣處置他呢？」

「很簡單，把他鎖起來，事成之後，送還切腹刀，兼且放人，他也欣然回去雲門邸，免傷和氣。」

「好，就是這樣做好了，還有一點，殭屍究竟是怎樣子的一回事？」

「我也弄不清楚，不過，有了殭屍就看不見弓箭手，這種東西必然是洪都老爺下邊那些術士弄出來的新招了，鬼河兩岸的人，全部變了殭屍，單是這件事，已經有藉口使我發兵進攻。」

結果怎樣呢？那帮人攻入魔河，殺了許多殭屍，找到萬岩一石的屍體，然後罷手，龍升眞的替他剶皮，憑着寶尋圖形指示，攻入洪都族的祖墳，經過幾天苦戰，打完殭屍還要打硬仗，二百多武士死了大半，龍升跟總管豐川雷被困在祖墳之內，珠寶沒有找到，還要束手就擒。

洪都老爺八十多歲了，他已退休，手下猛將極多，獲悉此事，驚疑莫定，親自查問，龍升武士把這件事情的前因後果和盤托出來，洪都老爺哈哈大笑，說：「我們的祖墳有金銀珠寶收藏，難道我不知情嗎？打了十年仗，那些珠寶早已變成軍餉，吃光用光了，無怪你們撲了個空，還使二百多名武士跟殭屍同歸於盡，那些殭屍並非我攪出來的，乃是伊賀族的術士潛入魔河與鬼河交界之處，興風作浪，你們兩位無意中替我消滅他們，等於建了一功，掘墳是有罪的，功罪抵銷，我不再處罰兩位，索性放人，就算了結一宗胡裏胡塗的戰亂，兩位意下如何？」

豐川總管點頭答應，龍升也答應。

兩人被釋放，回到豐川邸，豐川總管立刻把雷松釋放，由龍升送還切腹刀，交他帶返，這件事總算圓滿結束。

豐川總管十分賞識龍升武士，保薦他做侍衞長，重新招募三百名武士，補上魔河之戰喪生的武士，京都大阪三個家族仍然保持鼎足之勢。

（完）

兩期完俠義奇情故事

飛鷹（上）

金玉明·文
可　飛·圖

酒前人上人　酒後鬼中鬼

他那本來是雪般潔淨、冰般晶瑩、白過楊貴妃嫩臂和香腕的玉駒，現在成爲灰土顏色，這就是牠奔馳千里，馬不停蹄的結果。

不過牠的神駿，不減絲毫。

他的金色配朵的錦衣、烏黑的頭髮，染滿了一路上的風塵土灰，由此可見，他竟連洗個頭臉的工夫全沒有，自更談不上洗澡和換衣服。

儘管這是事實，他臉上仍然堆滿了甜到極點從心底深處泛上來的微笑，微笑如五月薰風，能令人醉。

他那玉駒，的確能「日行千里不見月，夜走八百天不明」，眞快，如同電掣，可是走在他玉駒後面的那輛馬車，卻也不慢。

那是輛豪華的雙馬活棚快車，伴着前行玉駒上的主人，奔馳數千里，原是相隔半箭起的步，如今仍然和玉駒相隔半箭路程。

遠遠凹凸的城牆影兒，已在梢頭林空葉隙中顯露出來，他微吁出聲，輕輕勒韁停下玉駒，回顧更爲接近的雙馬快車。

馬車在玉駒左側緊靠大道邊沿的一株松樹下停了，駕車人是個瘦小枯瘦的黑漢子，車乍停黑漢子一跳而下，露出雪白的門牙，嘻嘻地笑着說道：「大公子，咱們可終於到了。」

「到啦，」玉駒上的大公子也笑着說道：「還比約定時間早了一個時辰，咱們正好利用這一個時辰作點什麼。」

大公子說着話，那雙閃射着寒光的眼睛，掃過玉駒、馬車，和他自己骯髒的衣衫。

黑漢子大概伺候大公子有不少年了，聞言知意而會心，又嘻嘻地一笑道：「您安心，車、馬您交給小的，有半個時辰保您誇聲好，您哪有這半個時辰，可也就收拾乾淨啦，然後您哪坐進車裏，咱們從從容容的駛進這『帝王之都』！」

大公子有心的一瞟黑漢子道：「不含乎，老黑，然後呢？」

老黑——黑漢子，並不老，才四十剛剛出頭的年齡，不過大公子是叫慣了老黑，而他老黑也就順情自然聽慣了這稱呼。

老黑的黑臉上，本是和大公子一樣滿泛着笑容，但在大公子一聲「然後呢」之後，笑容突然消失，那兩道因爲黑不過膚色而顯得已成灰色的濃眉，緊鎖起來，然後以低沉的聲調道：「大公子，您眞的要小的在城門口外下車一個人先回去？」

「老黑，這可是咱們動身前先說好的條件，現在要賴沒用！」

「小的那敢跟您耍賴，只是大公子您老聖明，這『北京』城可比不得咱們『長安』，在這裏咱們是兩眼烏黑，沒個熟人，您哪一個人這去，說實話小的是眞有點兒放不下心！」

「哦？莫非這北京城的人能吃我？」

「大公子，這怕沒人敢。」

「是嘍，那你還有什麼放不下心？」

「大公子，這人心隔肚皮，江湖詭詐多……」

「我懂，我會小心，這總可以了吧，老黑？」

「還有……還有小的……小的……」

老黑說着還有，其實是沒有什麼「還有」了，所以接不上話，大公子有心調侃他，說道：「還有？喔！我明白啦，你可是想借此機會也逛逛京城，找找樂子玩上幾天？」

老黑不是這個意思，也從沒有存着這種心，不過當他正好無言可答的時候，大公子的調侃恰好給了他個借口，於是他作出難以爲情的樣子道：「大公子，俺老黑土，從沒離開長安城咱們那一畝三分地，現在既然到了京城，您就點着頭，准小的跟着逛逛好不好？」

「可以，等把車馬全擦洗淨以後，你帶上一百兩銀子先進城去，記住，別找我，就算在大街上迎面碰頭，也要裝作素不相識，也別忘了從明天算起，每夜正三更等在『鼓樓大街』那『鐘鼓樓』上，面對正東數起，第四片瓦下取聯絡，明白？」

老黑當然明白，歡呼一聲，頭一點，迅捷的開始洗擦車馬的工作。

別看老黑乾枯瘦矮，幹起活計來可是一個頂十個人用，半個時辰還不到，瞧那駕轅的兩匹黑馬，那毛、那鬃、那蹄……全變了，變成兩騎不輸大公子玉駒的千里坐馬！

再看那輛豪華的馬車，紫紅的「軟活皮棚」兒，紫得可人心意，鮮而不艷，如今已放落下來，人坐車上迎風得爽，若是支上去，避雨遮陽可供私語，車身黑漆雪亮，那「墊腳踏兒」金亮發光，車身兩側

鑲嵌着「金鷹」標誌，兩頭金鷹目光如炬若生，是純紫金所製，標誌代表這輛豪華馬車，是屬於武林第一家「飛鷹堡」的東西，也代表着一種無人敢於不敬的威信！

純紫金的鑄鑲嵌在馬車兩側的「金鷹」上方，有兩顆散發着碧綠光芒的桃核般大的奇珠，這代表豪華馬車主人的身份，相識的，無不笑迎而前打個招呼，儘管也許車中人並沒看見，甚或車中無人，也全一樣，好在向來答禮的只是駕轅人，那不識的，却都暗中羨慕遠遠走避開去，視如不見，免得多事多災！

老黑在擦抹好了車和馬後，自車廂後下方端出來一盆淨水，伺候着大公子洗面更衣。

洗淨風塵的大公子，仍然是換上一件金色紫朵的錦衣，銀色紫帶，帶的正當中，鑲嵌着一粒散放赤霞的火珠，履綉五福，底兒雪白。

老黑這時已從車中捧出一柄奇劍，劍柄尺正，握處是用一種不知何物製成的銀絲緊密纏起，吞口處一片碧綠，正是護手，不知是何金屬冶成。

劍穗也是純銀色，劍鞘奇特，竟是以兩片紫斑節竹合成，裹以雪亮銀束，束共五道，中寬餘皆較窄。

這柄劍，外看並不起眼，和大公子這身衣着十分不配，但從老黑爲大公子佩劍的鄭重神色上看來，這柄劍絕對不是普通東西。

大公子已經完全收拾好了，正用一條金邊紫底兒的髮帕束髮，不久前那一身灰土的風塵模樣，一掃而光，變作一位出衆的玉樣貴公子。

老黑也淨過面，換過衣服，是一身藍，質料並不算是上等的長衫。

大公子在看着老黑收拾起一切雜物之後，含笑自身畔取出一隻小黑皮袋兒，往老黑的手裏一遞，道：「省點用，裏面是五十隻小金餅兒，一隻一錢，正好五兩，大概夠你花半個月吧？」

老黑接過小黑皮袋兒，嘻嘻一笑道：「您這是把小的比成了啥？五五二百五，二百五十兩十足紋銀，我老黑如果能在半個月裏花光用淨，大公子，這本事可還得拜師學學。」

大公子一笑，一揮手道：「你該走了，記住，在城裏碰到我，別忘記咱們是誰也不認識誰！」

老黑應着聲，心裏有數，毛病全出在京裏一個叫什麼「打不死公子」的身上，在兩個月前的一天，「打不死公子」請人帶了一封信和一張畫給大公子，信上說如果大公子眞的看中了畫像的美人兒，就請大公子在今天一個人來「北京城」相親，當事人見面後全點了頭，一句話，大公子可以立刻「香車載得美人歸」，於是大公子來了，若不是老主人嚴諭非有老黑作伴不准去，如今老黑還在長安城呢，現在來是來了，大公子吩咐的好，要作出誰也不認識誰才行。

不過老黑明白，這叫作「掩耳盜鈴」，那「打不死公子」既然信上寫着，至時有人城門迎接，試想會沒有其他必要的安排嗎？說不定剛才那些擦車洗馬的事，早已落到人家眼中了。

老黑沒見過這位名重京師一時的「打不死公子」，據老黑請教一位高人所得，「打不死公子」姓邱字曾見，又一個外號叫「無賴好漢」。

邱曾見究竟是怎樣認識大公子的，沒人知道，不過老黑却認爲事不平常，因爲邱曾見算不得是武林罕見的人物，而「飛鷹堡」主「一身絕刄」冷天冰的大公子冷雲，可是一位跺跺脚武林顫動的奇客，雲泥相結，意味着內中必有秘密！

不錯，這是一件秘密，並且另外一件足可震驚天下武林的秘密，也正在進行。

其實就拿老黑本身說吧，也是個秘密，老黑不姓黑，他只是人生來黑，他偏巧姓白，妙！

舉凡武林中人，當然沒有一個敢小看「飛鷹堡」大少主人「笑面神龍」冷雲的，不過若是小看了這位白爺老黑，那更是「有眼無珠」了！

「一身絕刄」冷天冰，就曾在一個偶然機會中，十分鄭重地說過，天下武林頂尖兒的高手，在三百招內若想勝過老黑，那是空言大話！

當然冷府主人冷天冰這句「三百招內」的話，也包括他自己。

有了冷天冰的無心之言，生出不少有心的人，有心人全計算過，冷天冰自創業建府直到今朝，大小陣仗不知親身經過多少，與敵搏鬥，保定了個「不敗」的威名，並且動手都沒用過百招，由此再針對他無心批評老黑的話，老黑究有若干分量，又何必再說。

天下有心人不少，在任何行當，任何地方，任何事情，全都少不了有心人！

有心人大約可分三種，一種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一種是如同國之柱石臣，上爲關懷萬民疾苦，中爲施政得否人心，下爲自己生存打算，另一種志在雪恨復仇，心懷叵測，爲達目的不擇手段，進而迫使本身「有心」，以對發生每一件事！

不論這三種「有心人」中的那一種，對「飛鷹堡」冷氏門中，這位身份特殊的白爺老黑，全是暗暗牢記，這是除堡主冷天冰外的第二人物，不容疏忽。

說到老黑的身份特殊，要怪冷天冰了，這位當代無敵的武林奇客，高興起來面當好友，時常稱呼老黑作「我的白老弟」，儘管老黑一向恭敬回稱「堡主」，自謙「小的」却又怎能瞞得過「有心人」去？

老黑是由冷府主人的吩咐，着令伴隨大公子冷雲的，已經有五六年了，所以比較起來，老黑和冷雲彼此之間，較爲隨便些許。

不過這也僅僅限於只有冷雲和老黑兩個人的時候，譬如現在。

現在，老黑帶好五兩金餅兒，笑嘻嘻的大踏步先進了「北京城」，在往來千百行人中，老黑極不扎眼沒人去注意他。

話是這麼說，老黑自己心裏有數，一進城門就發現了兩件扎眼的事，一件是他已被人暗地追躡着，另一件是剛剛在他進城的當空，正好停靠街旁的一乘軟轎。

抬轎的不是壯漢而是四名俏麗待女。

這座軟轎，業已華麗到使人無法形容的地步，單說轎幃上方下垂的繐兒，已值萬兩銀價，那是用一顆顆大小一樣的明珠串穿而成。

轎子扎眼，抬轎的人更扎眼，不過老經世故的老黑，也僅僅是瞟了一眼，並沒停步，一眼也很够了，至少已够老黑眉頭一皺，心中一凜的份兒。

老黑已經遠去，但他耳中仍能聽到雙黑馬車的蹄聲，轔轔輪聲，也知道冷雲必然高坐轅上從容進了城。

玉駒停在軟轎旁，馬車停在玉駒側，城門洞兒直對的這條長而寬的大街上，早已人山人海，消息傳的眞是快，「北京城」的閒人多，在耳聞「飛鷹堡」大公子冷雲今天此時進城，並由天下第一美人的「易君」親迎時，趕熱鬧趁早，街兩旁凡能立足站人的地方，全成了人牆。

「打不死公子」邱曾見，按說今朝是該來迎接冷雲才對，但他竟沒有影子，這事透着新鮮！

據說這位又名「無賴好漢」的邱公子，本是山東人氏，偏偏他自承祖籍遼東，熟悉邱曾見爲人的朋友們，都心裏有數，如果沒有利益，邱大公子是不會「數典忘祖」把祖墳來一次大搬家的。

另外有個消息，難知眞假，那就是天下第一美人的易君姑娘，正是邱公子的表妹。

別看易君姑娘無人不知，但眞正見過這位天下第一美女的人却不多，不多到幾乎找不出位見過她的人來。

又有個傳聞說，易府和冷府，本是素識好友，當年兩家父母就曾指腹爲婚，後來事有變化，兩家分隔，久斷消息，有一年冷雲外出，巧識「無賴好漢」邱曾見，妙的是邱曾見竟熟知冷、易兩家兒女事，遂一拍胸口承諾下，爲兩家完成這段良緣，也因爲如此，邱曾見才令人千里投柬，約使冷雲孤騎北上到達京師。

事實如何，外人不知，可是有件事情却不假，那就是邱曾見投柬長安，主意是易君姑娘出的，柬內附有易君姑娘一紙素箋，否則只怕單憑邱曾見一封信，還請不到這位「笑面神龍」冷大公子。

論年頭來說，易君姑娘這叫作「胆大妄爲」，不過易府的尊長，死的已死，失踪的失踪，現在頂門當戶作主的，就是易君，她似乎不能不權宜行事。

來的總歸要來，冷雲來了！

冷雲的臉上，一向是帶着微笑，那「笑面神龍」的美稱，也正是由此而得。

冷雲微笑着，眼睛沒看到軟轎旁邊的四名侍女，也沒盯着轎子，而是遠眺着老黑的背影，不過話是對軟轎中人說的，道：「是易家君妹？」

一名侍女緩緩挑開轎簾兒，赫！皇帝不急急了太監，冷雲仍是目不斜視，看熱鬧的却醜態百出，哈腰的、弓身的、蹲下去的、歪着頭的，全是一個目的，往轎裏瞧，瞧這天下第一美人兒究竟多美。

這時，兩名侍女把轎兒向前抬的微傾，接着萬衆面前都是一亮，易君已亭亭玉立轎前。

易君沒開口，含笑看着冷雲。

冷雲也正看着易君，彼此注視着，在一刹那的沉默，和一刹那的嬌羞後，冷雲又開口說道：「我有輛雙馬轎車。」

易君早就看到冷雲的雙馬車了，頭微

低，臉微紅，她當然已經聽懂了冷雲話中的意思，女兒家豈能不知涵歛，一笑之後道：「你這車很美。」

冷雲也盡露出智慧，道：「比不得君妹這乘軟轎，君妹，長安至此數千里，小兄的坐騎已不勝疲憊，該休息休息了。」

「是該讓牠歇歇了，何不交給小妹侍女們照料，她們會懂。」

「小兄致謝，只是君妹少了一名抬轎人，怕是很不方便。」

「沒甚麼，如果是乘空轎的話，她們有兩人也能抬動了。」

「是是，小兄眞是愚蠢，如此就請君妹移至車上，小兄爲君妹駕轅……」

「這怎敢當，侍女們不是還閒着一個嗎，她們也會駕車的。」

於是閒着的全有了事作，冷雲肅請易君登車，侍女將扶，車行在前，轎隨於後，緩緩走着。

車上，肩靠肩，香風笑靨襲人醉，醉無言。

劍眉舒展，鳳眼星眸雙雙對，你一霎，她一眨，它們另有言語無聲交談。

心有靈犀一點通，喜此一見，也感此一見，似乎了盡雙雙生平願。

他根本不問要去何處，何處不可安？她，任雙馬揚蹄，車輪轉移，早已忘懷這裏仍是人間。

× × ×

冷雲臉上的微笑，在這短短的十天來，濃過往昔多多，那是因爲他這微笑是從甜到極點的心底泛露面上，那樣眞，那樣誠，那樣可愛。

她易君，亦然，常常笑紅了雙頰的。

冷雲那樂到極點泛露臉上的微笑，陪襯上那英挺俊逸的模樣兒，和豐神絕俗瀟洒無倫的風度，已使京華佳麗瘋狂的迷戀並追逐着，談論着，和誇讚着。

易君的絕色、風範、儀態及一舉一動，甚至她的服飾、衣着、談吐，很早很早已是京華王孫公子們爭相走告讚嘆的事，更是京華佳麗們爭相仿摹的對象，最近十天，她也成爲佳麗們羨妬的對象了，這當然是爲了冷雲。

冷雲在第一天踏進京師城門之後，就被安排在「打不死公子」邱曾見東城的別莊中，據易君說，這樣不僅行動自由方便，更可避免可畏的人言。

其實易君不管有多要強，也是個女流之輩，這一點的不便和方便處，她自己十分清楚，何況她更聰明過人，善於藏拙。

聰明的女人，在處理大事上，是絕對不會表露她自己心得給你的，因爲萬一當你所作的安排和努力，不幸失敗時，她們不僅可以置身事外，並且還能直接指出你失敗的原因，如此，當她們指着你鼻子罵你到昏天黑地的時候，你不但無言可答，並且會由衷的佩服。

由於此，冷雲之被安置在「打不死公子」別莊中的事，究竟是出於易君的授意，抑或是「打不死公子」的巴結，就十分耐人尋味了。

這短短的十天，冷雲如同天之驕子，出進有易君爲伴，問寒吁暖，好不羨煞人也。

「溫柔鄉是英雄塚」！未必！

不過，「溫柔鄉、忘憂草、英雄倒」！却已是百試不爽的事實。

他，冷雲，忘記和老黑所訂的約期，使老黑夜夜鐘鼓樓頭冒風霜，乾等白耗沒見過他的影子。

不過老黑並沒有埋怨甚麼，並且依舊是夜夜三更到，天明五更走。

× × ×

這天，是冷雲到達京師的第二十天，晚筵在「打不死公子」的別莊中擺開。

主人當然是「打不死公子」邱曾見，主客兩位，易君和冷雲，陪客是冷雲業已稔熟的人，計有「猛獅鏢局」的東主李鐵獅，「福來錢莊」的東家富來福，和那武林人稱「玩笑公子」的仇恩，只有三位。

賓主落座，邱曾見捧酒含笑起座，向三位陪客道：「三位可知道今夜這酒是甚麼酒嗎？」

玩笑公子玩笑已慣，一聲哈哈道：「邱兄，總不會是飲後必死的穿腸毒酒？」

「該罰！」邱曾見依然含笑道：「今夜之宴，是送行歡宴，因爲冷雲兄和舍表妹易君，業已兩心相許，冷雲兄就將『香車載得美人歸』返回長安！」

仇恩聞言捧酒起身，連聲自稱該罰後，恭敬的對冷雲和易君道：「這是驚天動地的大喜消息，沒別的說，不論賓主陪客，今夜是不醉無歸，一旦天亮，五哉送行，來來來，冷兄，請賞薄面，三盞爲敬，請！」

人逢喜事精神爽，冷雲海量，含笑而應，酒是易君代斟的，一連三盞，杯杯見底，點滴不剩。

接着主人敬一盞，陪客又各敬一盞，冷雲一連飲六盞酒，若無其事。

六盞酒盡，易君突然附在冷雲耳邊悄語幾句，接着起座由侍女相伴暫離席位。

繼之仇恩和李鐵獅雙雙起座，理由正大，要親自捧取恭賀禮物爲敬。

富來福直搖頭，接着暫告小別，他說的好，必須辦點祝賀大喜的事，隨侍小厮太笨，只怕不可人意。

於是大廳上，就只留下了作主人的邱曾見，和主客之一的冷雲。

「打不死公子」這時笑對冷雲道：「趁着大夥兒全忙你們賀禮的事，無人在側，冷兄請移駕隨小弟來，第一看個絕妙的稀罕景兒，第二小弟也有件微物相贈。」

冷雲笑道：「京中多日，已是擾兄過甚，禮嘛免啦，看個罕景兒自無不可。」

說着，穿門戶，冷雲目光一凝突然停步道：「邱兄，前面這座巨樓，可是『風閣』？」

邱曾見心頭一凜，表面上，作出若無其事的樣子道：「正是，冷兄怎知就是風閣？」

「是易君說的，她說此閣爲邱兄禁地，向來是不准外人踏進一步的！」

「不錯，只因冷兄明朝遠行，一別再見難期，況如今已成親戚，願破例請冷兄一看奇景。」

邱曾見在話聲中，又邁步而前，冷雲當然祇有隨行於後，不過心中却在暗地冷笑。

邱曾見推開了風閣的門，側轉身面對冷雲，一面孔的誠摯，伸手緊握着冷雲的

兩臂道：「冷兄請即登閣，别推辭，當你發現閣中有你愛悅的物件時，儘管取留，就算是我的賀禮。」

冷雲一楞，「打不死公子」向有「拔一毛而利天下，吾不爲也」的習性，今夜却怎地這般大方，正要推謝，邱曾見巳接着又道：「冷兄若是看到一柄牙鞘金手碧玉吞口的尺八彎刀時，請代小弟取來，我知冷兄對小弟所請之事必有疑問，目下還不是說明的時候，等冷兄自風閣出來，前廳與諸友相會時，小弟當一一說明。」

冷雲仍在暗中沉思，但答話甚快，道：「好，既有奇景焉能放過，牙刀亦必取奉邱兄，至於邱兄慨言所贈物件一節，敬謝了。」

話聲停止，冷雲巳坦然邁步進風閣。

他剛剛踏入深沉黑暗的閣中，閣中晶燈松火突放光明，閣門未掩，邱曾見當門而立，冷雲回顧，邱曾見含笑作個肅請他拾堦登閣的手式！

他微笑頷首，順級登堦而上，當他踏上閣頭最後一級木堦時，風閣樓下的晶燈松火倏忽自滅，閣門也適時在一聲輕响下闔閉，他劍眉微微一挑，臉上出現一絲冷笑，目中射出寒光！

風閣上面這一層「隔間」極爲美化並近似玄妙，冷雲深覺不解，但料知必有詭詐的，是四壁都是鑲滿紫銅明鏡，映人毫髮畢現。

四牆一共伸出三十二盞晶罩明燈，因之使閣上亮過日正當中的「天井」，由於此，冷雲能十分清楚的看到，自己臉上不知何時生出一層細小至極的紅斑，密密麻麻難以計數。

冷雲並沒有十分重要這件事，也許適才酒菜偶有刺激，這也十分平常。

不平常的是，整個閣上，除遠遠一角設有一桌一椅一盞坐地高架晶燈外，不見任何擺設，就像一座新厦剛剛落成，還沒把傢具等物遷入一樣。

既然沒有傢具擺設，自更談不到有甚麼其他物件，所以冷雲納悶着「打不死公子」說的那「牙刀」和「稀罕景兒」又在何處。

遠處一角那一桌一椅一燈，巳近空廊門際，冷雲停步自然而然的走了過去。

行近時，方始看到桌上擺放着一封信束，束上赫然寫，飛鷹堡冷大公子親啓！

在束左上方，又以紅筆加上四個醒目大字，是「稀罕景兒」！

噢！原來邱曾見所說的「稀罕景兒」，是藏在這封信束裏面。

冷雲首先注意封上並沒有留信人的名姓，不過信束既然是留在風閣桌上，至少「打不死公子」是知道這件事情，冷雲笑了，是一種發覺某些事情沒有出乎自己意外的冷笑。

他並沒有坐到閣中唯一的那一張椅子上，左手取過桌上的信束，就燈下拆閱。

信不祇一張，當然更不祇八行，開始寫的是「冷雲兄大鑒」，這是一種極爲普通的稱呼，沒甚麼可疑處。

第一行寫的是——俗話說人有見面之情，但是有許多事情和話，若面面相對的時候，反而十分不便出口，這可能就是古傳以書代言的由來。

冷雲雙眉一皺，搖頭自語地道：「開場白看不出善心抑或惡意，不過我却明白姓邱的是有話難以當面出口，若是眞的有事求我，那我就虛此一行而料錯和看錯人了！」

自語聲低，目光自然移向了第二行。

第二行——請打開此桌正中抽屜。

冷雲又一皺眉頭，道：「邱曾見的鬼板眼眞不少，瞧瞧抽屜裏究竟藏着甚麼東西！」

他並沒有用手接觸那隻抽屜，而是以內功「吸」字訣的無倫功力將抽屜吸出，由此可見冷雲並非是眞的「美色迷心」忘懷一切。

抽屜被內力吸出尺許，內中赫然又有一封信束，並且是業巳拆過的信束。

束上字跡熟悉到使冷雲觸目心寒，束封右側只有兩個字，神交！

束中是——邱公子曾見親啓！

束左下方，赫然是，弟冷浩手拜！

冷浩正是「飛鷹堡」的二公子，冷雲同父異母的兄弟，江湖人稱「無影神龍」，僅小冷雲兩歲，但在武林中的威名，巳不亞於乃兄。

冷雲時正沉思着一件事情，他從沒想到二弟冷浩也和「打不死公子」邱曾見稔熟，並且熟悉到早巳魚雁往來，冷雲奇怪乃弟怎會沒有向自己說明此事！

沉思間，不自覺的取起乃弟的信束，才待抽出一看，猛一搖頭道：「未得允許，怎能偷窺他人信件！」

話聲中巳隨手又將信束置諸屜內，那知目光偶向邱曾見桌上留束的第三行，上面竟然寫着——請詳閱令弟專人送來的密束！

既是邱曾見有心留字叫自己看，這自然和暗中偷窺他人信件不同，遂即展開乃弟的原束，仔細的一個字一個字的看着。

信上字句，令人費解，寫的是——那人業巳動身北上，小弟靜待吾兄佳音，消息秘密不容外洩，用意相信吾兄明白，此信必須妥善保存，異日憑此領取餘金！

冷雲雙眉鎖起，他巳料到邱曾見留束中，對乃信件中事必有說明，移目下，果如所料。

邱曾見信中第四行是——令弟原文，似詩似文似通非通。但若經小弟說明，閣下當能恍悟令弟第一句「那人業巳動身北上」，是指閣下這次至京相親而言！

「小弟靜待吾兄佳音」一句，容我留後解釋。

第三句是爲了保守一切秘密，必須將投束人處死滅口，我巳遵照令弟之意將事辦妥，目下可以告訴閣下內情，投束人乃令弟書僮冷福！

不錯，冷雲記起來了，就在他將要離家遠赴京師的前夕，二弟冷浩派出冷福，推說要冷福去三十里舖催討佃戶欠租，原來冷福巳快馬加鞭先自己一步到了京城，天可憐只當能獲重賞，又怎知却落得埋骨異鄉。

邱曾見信中的第五行，寫的是——令弟最後那句「異日憑此領取餘金」是要我好好保管他的原信，將要憑他原束，領取令弟應當付我但尚未付的半數銀兩，實對閣下說，那是黃金五千兩正！

第六行——請將令弟原束，仍置原處，並請容我解釋令弟信中第二句話內情。

第七行——請坐，我當出面與閣下一談！

冷雲暗中冷笑着坐於椅上，並且眞的把乃弟投與邱曾見原束放置屜中，輕輕推關上抽屜！

詎料抽屜一關，坐椅連聲震响，冷雲警兆突生，只惜應變巳遲，坐椅在這倏忽之間，變作了一具鋼鐵囚車，恰將冷雲頭顱露出，餘皆被封於囚車之內！

冷雲並沒掙扎，似是巳知掙扎無用，不過他臉上的微笑變了，變的更濃，也笑得格外開朗！

笑聲未止，身後突然傳來邱曾見的話語聲道：「是甚麼事使大公子這般開心大笑？」

冷雲聞聲知人，並沒回答，反而又哈哈大笑起來。

「冷雲，你聽明白，現在你巳是邱某階下之囚，若是心存輕蔑笑個不停，惹了邱某，莫怪要叫你嚐嚐邱某處置敵人的手段！」

「手段？邱朋友，你有甚麼手段？」

冷雲仍以朋友二字來稱呼邱曾見，若不是個半瘋，那心胸氣度就大得嚇人了！

「冷雲，邱某手段千萬，不信你就試看！」

「可笑，眞可笑，哈哈……」

冷雲又哈哈大笑起來，邱曾見閃身面對着冷雲，厲聲道：「講！你笑甚麼？」

冷雲從容的掃了邱曾見一眼，搖頭嘆息出聲道：「邱朋友，俗話說『省得一事少一煩』，你何必非問明白之後增加自己的煩愁不可呢？」

「說！邱老子稱『打不死公子』，打都不死，不信會有甚麼事能夠煩愁死我，講！」

「所謂『人應自量』，又有『英雄識時務』的話，邱朋友你一定要問，冷某當然可以詳答，只是邱朋友必須沉的住氣，莫發『無名之火』……」

「少廢話，快說正經的！」

「這就說到了，首先請問邱朋友一聲，你邱朋友的功力技藝，不會高過舍弟冷浩吧？」

「這也是廢話！」

「不，請回答。」

「令弟自是高過邱某。」

「好，再問一句，你邱朋友和舍弟的交情不會深厚過我們兄弟手足之情吧？」

「冷雲，眞可惜你那『笑面神龍』的美稱，是怎樣換取來的，不錯，邱某功力差令弟遠甚，邱某也沒有你們手足之情的血緣，不過你今日的下場，却正因爲『血濃於水』的緣故，太濃了不是福氣，至於邱某，對令弟有玉成之德而無利與害之事，所以令弟才會支使出邱某來，安排美色牢籠，置你於萬刦不復的地步，這正是『血雖濃於水，而水也淡於血』的反效能，因此邱某敢狂言一句，令弟只會感激邱某，而不會對付邱某！」

冷雲未有表示，話鋒一改道：「邱朋友這次和舍弟談好的生意，可是黃金萬両，先付一半，事成之後再取餘額？」

「現在邱某有些佩服你的料事如神了

，正如閣下所言，怎樣？」

「不怎樣，只是十分奇怪，事後邱兄如何去收取餘金五千呢？」

「憑令弟那封信……」

邱曾見突然色變而中止話鋒，眼珠急轉，哼了一聲接着又道：「大不了邱某損失那五千兩黃金不要，何況證據在握，也不怕令弟背信滅口……」

「邱朋友，這不是你要不要五千金餘酬的事情，而是你曾否參與知道舍弟這件不可告人秘密的問題，邱朋友當然參與了！也知道了，那就是說，不論你邱朋友打沒打算還追討另外半數黃金五千兩餘酬，舍弟都會前來自和你結算清楚的。」

「你……冷雲，你話中有話，指些什麼？」

「事情十分簡單，目下只怕舍弟業已率領着飛鷹堡不少好手，到達京中！」

「就算這樣邱某也不怕，有他那封信件為憑，不信他能隻手掩盡天下耳目！」

「邱朋友，那封原始信封，已經沒有用了！」

「笑話，除非……冷雲，你敢毀掉那封信……」

說着，邱曾見大怒之下揚掌劈向冷雲頭頂！

冷雲並沒理會，突然說道：「我本來不信，舍弟會與邱朋友你們同謀，暗算殺我，但是當我看過舍弟給你的信後，不由不信了！」

邱曾見舞揮着雙掌，厲聲道：「少說沒用的廢話，那封信……」

「邱朋友勿躁，聽我說完，你並沒有見過舍弟的筆跡，舍弟本可找人代筆的，他不作此圖，用意有二，其一是避免多一個人知道他的陰謀，再就是他既然安排妥當一切，自然也包括了要你留柬使我目睹一節，是否他的筆跡，絕對瞞不過我，所以他才親自書寫……」

「既然是令弟的筆跡，邱某就穩如泰山……」

「邱朋友你錯了，信是舍弟親筆，絕沒有錯，但是邱朋友如果想持之作為憑證，或於極險時出示為護身之符的話，正好上了舍弟的大當！」

「說了半天，依舊空無一物，哼！」

「千言萬語，也不如邱朋友你親眼目睹來的實在而有力，邱朋友可以拉開抽屜，重新取出舍弟信柬，仔細看看，相信一切自明！」

「打不死公子」沉思刹那，一聲厲哼，重啓抽屜取出信柬，五指輕抖拿出柬箋，注目下，第一句仍是「那人業已動身北上」八個字。

他不由火上心頭，沉聲對冷雲喝道：「原來你是有心離間和嚇唬邱某……」

「別急邱朋友，再仔細的看下去！」

邱曾見不由目光又移到信柬上面，他倏忽色變，箋上那「那人業已動身北上」八個字，竟如「火之烤冰」，「日之蝕露」般，一個接一個的平空自箋上消失無踪，連絲絲痕跡全沒留下！

邱曾見全身已在抖動，顫抖下，箋上所有字跡，已接連着消失不見，終於變作一紙潔淨的素箋，他再看信封，如同素箋一般，變作個空白封套兒。

他呆傻於當場，已不知怎樣才好！

冷雲適時一聲長嘆道：「字跡他人可以仿模，但這『靈隱奇墨』，却是寒家獨得的奇樂，我正是因為信箋乃『靈隱奇墨』寫成，才相信是舍弟主謀！」

邱曾見這時着實不知該怎樣是好，更不知應如何答對，仍舊拿着那封突然失去字跡的信箋發呆！

冷雲淡淡地又掃了邱曾見一眼，道：「邱朋友，這位敬我三杯毒酒，使我全身腫癢，功力突失的易君，恐怕並不是易君本人吧？」

邱曾見木然答道：「是『天狐』花娘子的手下。」

「怪我竟沒想到，只是她倆長得太像了！」

「像個屁，你當『富來福』是誰？」

「邱朋友介紹時不是說過，他是『福來錢莊』的東主嗎？」

「那是為了騙你，他就是『要錢再要命』的『獨孤絕』，也就是昔日被尊府追殺萬里的『下流郎中』！」

冷雲明白了，以「下流郎中」獨孤絕的醫術，巧換貞容何異翻掌之便，難怪「天狐」手下能變成為名門閨秀的易君！

冷雲雖身處絕境，却別有關懷，急聲問道：「眞的易君怎樣了？」

「不怎樣，她母喪不足五七，足不出戶，所用侍女又全是我這裏派過去的，所以她至今仍蒙在鼓裏！」

「邱朋友，你說易君仍在她自己的易府中？」

邱曾見這時已漸漸沉靜下來，驀地面對冷雲厲聲道：「老子沒空和你窮泡！」

一聲哼，轉身奔行，冷雲突然揚聲喝道：「站住，聽完我說的話，答全我要知道的問題再去，否前你邱氏一族，包括留居膠高海灣的，移住遼東地區的，俱將死無葬身之地！」

「打不死公子」霍地止步轉身，一閃到冷雲面前，手指冷雲鼻前沉聲怒吼道：「邱老子若不是嫌你現在這個模樣兒噁心，早就下手生劈了你，你們……」

「發火沒有用的，邱朋友！若想保全身家性命，只有從現在起，聽我的吩咐，否則……」

「住口！你比冷浩好不了多少的！」

「錯了，邱朋友，龍生九種，種種不同，邱朋友，我如果是你，事到現在一定會放人，你放了我，我功力已失，自知遲早仍難逃過舍弟的毒手，但是普天之下，唯有我冷雲才能說明事實眞相，指出陰謀元兇而無人不信，邱朋友，得失利害，你要仔細的想想！」

邱曾見突然狂笑起來，道：「冷雲，你這些話若是早說半天，那是事實，現在晚了，太晚了，晚到普天之下只有我邱某人知道你究竟是誰，並且說出去的話，不會有人相信！」

冷雲絲毫不見驚恐震駭，仍舊十分沉着而從容的問道：「可是那三杯毒酒，改變我的形貌？」

「你自己看吧！」邱曾見猛地將囚籠推向壁間紫銅鏡前，鏡中所現囚車上的人模樣，如同鬼魅，一臉紫疤，吊眼斜鼻歪嘴，已非人形！

邱曾見狂笑聲又起，道：「這是『下流郎中』的奇藥，『笑面神龍』死了，如今你是『鬼中之鬼』！」

邱曾見話聲一落，重又瘋狂大笑，大笑着奪門飛奔而去！

「打不死公子」也僅僅是衝到「風閣」的樓門口，倏忽黑影閃飛，迎面出現了一位不速而至的阻路客，正阻着樓門進出地方。

「打不死公子」尚未喝問，不速客已沉聲問道：「什麼人要出風閣，報名！」

邱曾見雖說功力談不到是頂尖好手，但經驗閱歷却高人一籌，沉步暴退，功力已提聚雙臂，叱道：「你又是誰！夜闖邱某的『湖光別莊』？」

「原來你就是邱曾見呀？」

邱曾見還沒有來得及再開口，當然更來不及有所行動，不速客已揮手揚聲喝道：「燈來！」

他像是「湖光別莊」的主人，邱曾見反而成了過客，這聲「燈來」眞叫怪哉，整個湖光別莊頓時燈光火把亮子油松出現難以計數，使別莊照耀得如同白晝！妙的是亮燈明火在前，使邱曾見根本看不清任何一人的模樣，除了當門而立的不速客。

不速客在燈明火亮後，立即發出一陣令人聞之心凜的冷笑，接着手指邱曾見道：「憑你邱曾見這一個沽名釣譽的武林敗類，竟敢暗與『天狐』勾結，以美色迷我『飛鷹堡』未來的堡主，巧用毒酒陰謀殺人，說，我家大公子如今何在？」

邱曾見恍然大悟，冷雲推斷的半點兒不錯，殺一好朋友，合夥的要命人到了，並且到得快，快到出乎邱曾見一切想象之外，不過邱曾見有他那套「混世的無賴」辦法，心中一動，面色一寒，一聲狂笑道：「朋友你錯了，邱某人雖愚而不蠢，豈會當眞被冷浩牽着鼻子套上死結，一切並沒按他告訴我的辦法去作，不信朋友你回頭往最高的那座樓頂上瞧！你們大公子正好端端……」

不速客面色突變，急地轉身，下面千百明燈，也不由齊照向不速客回顧地方，照明之下，看的清楚，那有冷雲的影子。

不速客已知上當！耳邊又中斷了邱曾見的話聲，再轉顧，邱曾見已逃返風閣內，不速客羞恨之下，揮手高喝道：「放火焚莊，殺！殺！鷄犬不留！」

「留」字餘音尚在衆人耳際未散，他却已疾射進了風閣，直追邱曾見不捨！

× × ×

「求求你大公子，你老請說，要怎樣才能夠逃過今夜令弟的無情追殺，你說，要我幹什麼都行，只求指點一條明路，逃過此刦。」

邱曾見直挺挺的跪在冷雲前面，狂號着，哭求着！要冷雲救他一條性命。

「打不死公子」並非眞的打不死，是更怕死！「無賴好漢」碰上了「潑辣殺手」，不管你能多「無賴」，他是「殺定了你」，於是那套「無賴的法門」，也只有收個乾淨。

冷雲面對着紫銅鏡壁，仍是一動不動，沒開口！鏡中人又變了，非但早已不是那瀟洒絕俗奇秀的冷雲，幾乎已不能不叫他一聲「魔鬼」，世上最最醜陋最最猙獰的魔鬼！

鼻子已塌，嘴唇翻裂腫脹如豬，眉毛已全部脫落，頭髮已變作灰白，牙齒黑污，面色青紫中凸着些白白的膿包兒，眼眶裂漲，整個樣子是「鬼中之鬼」！

唯一沒有變的，是他那深深大眼眶中的一對星眸，依然閃射着晶瑩的寒光，這不能不說是件怪事！

若按平日，邱曾見一定會注意到此事，可惜今夜變生莫測，方寸已亂，靈智雙失，他根本已無暇再過問和注意求生之外的任何事情。

適時，列火濃烟已捲進「風閣」，突地一聲木門被大力震碎的聲音傳到，接着一對赤身男女倉惶奔來，男的正是那位「玩笑公子」仇恩，女的尤施，竟會是假冒易君已數十天的「天狐」手下的美女來！

假易君一見囚車冷雲的模樣，嚇得雙手掩着整個的臉，全身直抖，冷雲連個哼哈全沒出聲，只是冷冷的盯了她一眼。

仇恩却上前拉住了邱曾見道：「老邱，你這是怎麼說的，講好我獻出一宗絕藝，換取今夜和『小天狐』的一場歡聚，你收了東西！不但在人好興頭上放火，並且還派出殺手，你……」

邱曾見那有工夫和仇恩閒話，猛一震臂甩得仇恩遠遠八尺，厲聲叱道：「滾你娘的，你愛和那騷母狗怎麼幹就怎麼幹，別煩老子。」

仇恩被甩出八尺，跌倒地上，是根本沒有防備，摔跌之後一躍而起，暴撲而上道：「好個邱小兒，看仇老子能不能活劈了你！」

他話到人到掌到，挾勁風內力直劈邱曾見的頭頂！

突然身後傳來一聲厲喝道：「仇恩且慢……」

仇恩聞聲不由一停，僅僅回顧到一半！劍氣已臨頭上！可嘆他連對方模樣全沒看到已被利劍劈為二，兩片殘屍一東一西倒向兩側，腥血濺飛了假易君滿身滿臉！

火已經竄進了閣內的長廊，只因長廊建造的十分精巧，木料上等，縫隙不多，一時尚難盡化成火。

這時傳劍斬仇恩的人滑步已到假易君身側，掌中劍甩，冷叫一聲道：「淫賤至此不死何待！」

話聲中，劍鋒已削到假易君的頸間，端的快過閃電石火。

話聲傳到衆人耳際時，施劍人的劍鋒已削到假易君頸下，假易君本是非死不可！怎料使劍人好一手超絕拔俗的劍術，劍鋒微偏上揚，緊貼着假易君下巴，鼻頭，雙眉掃過，寒光閃處，假易君心頭一涼，身軟無力昏倒地上！

她剛剛昏倒，一條黑影已將她抱起，這人和那使劍人一樣，同是以黑巾幪面，只見雙睛不現面目，所不同的是，這人臂上纏一條金色絲巾，使劍人纏一條白色布帶，其身份不同，大概是由此而分的！

這人抱着赤身裸體的假易君，目光首先掃過冷雲，冷雲却呆對銅鏡，視若不見，接着這人目光注定了業已傻楞的邱曾見！一聲冷哼！頷首向那使劍人示意道：「一個不留！殺！」

僅這刹那間工夫，烈火已燒穿了樓板

奇人奇事

花姑娘巧施銷魂指

方揚・文

那是抗戰時期傳出的妙事。

日本「大皇軍」侵略成性，到處肆虐——包括殺人、放火、搶掠……等使人髮指的罪行。而以姦淫婦女為他們最大的刺激樂事。

據說：日本軍方為了激厲士氣，就有了個不傳秘方。

那就是，不論那一個「師團」或「聯隊」，只要可以攻佔任何地方，就允許在他們的「勢力範圍」中，享受一切「勝利的果實」。

拆穿了文雅一面，暴露醜惡的眞實面，即是允許他們的「大皇軍」可以在攻佔地區「為所欲為」。

而殺人、放火、搶掠……都不及任意姦淫女人最使「大皇軍」拚命以赴了。

× × ×

湖北的蒲圻，在民國三十一年也在「大皇軍」的鐵蹄蹂躪之下。

這班「矮仔鬼」（當時中國人對日本軍人的稱呼）好酒如命，好色如命，當時乃日本軍侵華已到最高潮時期，雖是迴光反照，却也十分猖狂，到處以征服者自居，實際已經窮途末路，深陷在中國人大戰場的無底泥濘中了。

他們為了發洩獸性，每佔領一處，就先成立了漢奸組織「維持會」之類，向這班漢奸們要一切「供應大皇軍」，當然包括了女人。

日軍大本營也有所謂「慰安隊」的軍妓單位，但日本軍隊是專以姦淫中國女人為樂的。因一可不化一毛，二可得到從未有的刺激——中國女同胞們的反抗、掙扎、跪下哀求等等……

所以，日軍所到之處，一定可以到處聽到這班「矮仔鬼」粗喉在大叫大嚷：「花姑娘，大大的好。」

因被日軍姦淫受汚的婦女，自殺者到處有，使婦女們以能逃避日軍汚辱為最大難關，拚命逃入深山，當時也是逃難之一大問題。

就在民國三十一年春季，蒲圻不斷傳出了艷聞妙事。

× × ×

由一位中國女人在蒲圻開了一家日式的「料亭」。

「料亭」是專供日本軍官少尉級以上飲宴取樂的地方。大多數都由日本女人主持，中國人主持的百不得一。如有的話，一定是加料的漢奸，與日本軍方當局或佔領地司令官有特殊密切的關係，深厚的淵源，使日本人當作「自己人」，加以特別親信才可以。

因此，不止當地（蒲圻）人痛恨這個女大漢奸，連各地也迅速地傳開了。

甚至有人說：這個「料亭」主持人乃當時無人不知的川島芳子的得力親信之一。實際上她是日本人，而冒用中國女子姓名者。

她姓花，自稱為「古娘」，人人稱之為「花姑娘」。

她姓花，名古孃。花姑娘只有二十五六歲吧？十分漂亮，穿的也是日本女人愛穿的「和服」。

她說的一口好括脆的「京片子」，自稱是「北平人」，日本話更說得好聽，難怪人家對她紛紛推測。

自從她的「料亭」一開張，生意好得簡直要造反。

據說：她專門以各種奢侈物質與巨大金額「收買」中國少女，包括女學生與村姑，只要經過她選中，可以拿到驚人的巨額鈔票及黃金與各種高級奢侈品，因當時全大陸都在艱辛抗戰時期，物質特別缺乏，也就特別誘人。

據說：她「收買」的女人越來越多，但都必須先經過「秘密訓練」一段日子。

連遠在武漢的日本皇軍官都藉口到蒲圻來「視察」、「出差」，而實際是來找「花姑娘」的。

花姑娘來者不拒，全體歡迎，招待得無微不至，連她自己也夜夜供給日本軍官發洩，當然是高級軍酋。

所以，不到個把月，她的艷名大噪，千里皆知。

有人形容她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千嬌百媚，如此美人，却喪心病狂到作賤自己，還要坑害許多中國女同胞。

據說：她床上功夫特別妙，使日本軍官們一親香澤，無不忘記生辰八字。

她的奇趣，據說是一身好比沒有骨頭，其軟如綿。

把日本皇軍官迷得七葷八素，只會高挑大拇指，亂叫甚麼：「花姑娘大大的好，和大日本皇軍最親善。」

× × ×

可是，奇怪的妙事也陸續地出現了。

主要的是凡是到過花姑娘「料亭」的軍官們，不是歸途中「失踪」了，或者被中國游擊隊活捉了去，就是會樂極生悲——病重而死。

日本的醫官（軍醫）們却查不出是為何而死，連病名也叫不出來，只好叫作「死因不詳」。日本大本營也驚動了。只好說是一種不知名的「瘟疫」。

消息傳出後，大家一致認為是日本軍官們得了該死的「風流病」，一種特別的「花柳病」。

花姑娘曾被「請」到武漢與上海的「駐華司令部」去談話，却都是安然回來。

× × ×

後來，查出了，傳出了，凡是生病而死者，都是到過花姑娘「料亭」的。

死者的症狀，多是先感到疲乏、頭昏、脚軟、眼花……

繼之，吐血、咳個不住，死得很快——多是在離開花姑娘「料亭」後二、三天內發作，一發作，不到二十四個小時內一定會死翹翹。

最妙的是每個死者在斷氣時，都是十分興奮，非性交不可，和軍妓上床後，都死在女人肚皮上，精流不止，一直到氣絕身亡，七竅溢血。

極似中國古老說的「樂極情濃，脫陽而死」。

日本軍官一向被視為「人中之强者」，個個是日軍的靈魂，也是日軍的一流人才。不到三五個月，就這樣「病死」了七十多個，這還得了嗎？

因為日本軍官權力比中國軍官大了好多倍，一個少尉級的日本軍官，權力大過中國部隊的營、團長。在幾個月之內，就「這樣」莫名其妙的死掉了。特令「梅」機關（日本特工組織之一）選出專案小組，暗中去偵查此事。

民國三十一年九月重陽節前，這位「花姑娘」終於被日軍捕捉了。

從此一去不回，再也找不到她的倩影了。

據說：她在日本憲兵隊被刑訊了三天四夜，滴水未沾，日本憲兵要她招供。

她只說一句話：「他們中了我的銷魂指！」

「銷魂指」，是中國國術中的一種神秘指功，也即是武俠小說中的「點穴法」——據說花姑娘及她們訓練的女人，都能「定時點穴」，利用和日本軍交歡時，暗下手脚，點閉了日本軍官們的穴道，到了一定時間就發作了，造成「死於脫陽」的情況。

她可算是女中之豪傑也。

，樓上火舌橫飛，人已難以存身，這人在陰狠的下達「殺令」後，左手一揚，好深厚的功力，竟生生將風閣瓦頂擊破一洞，抱着假易君自洞孔中疾射而去！

使劍人不再猶豫，順勢出劍，削向冷雲。冷雲一躲，其實他人在囚車之中，根本沒個躲處，眼見劍光已臨頭上，詎料劍鋒微偏，劍鋒竟斬於車上（其實是鋼椅），連聲震响傳出，囚車已散碎一地。

使劍人看都不看一下，劍鋒再偏，找上了邱曾見！邱曾見這位「無賴好漢」，如今竟眞的一變成了「不怕死公子」，腰一挺，眼一閉，人沒動，似乎靜待人頭落地一死百了！

不錯，邱曾見正打着這種主意，他所以不逃，是已知沒了逃路，快不過這位使劍的殺手，既然逃也必死，還死得更慘，何不落個痛快。

劍鋒已臨，一旁剛脫囚車之苦，面目全非所謂功力盡失的冷雲，突然威凌的開口道：「封他睡穴，留他活命。」

使劍人聞聲色變，但却遵言而行，劍鋒一偏，拍昏了邱曾見，人並不停，也不再看冷雲，舉步欲行！

冷雲聲調越加威凌的又道：「你用的是『血痕劍』，當然你應該就是『飛鷹堡』四大劍王中的『仁義劍王』宋守仁，適才劍劈囚車，換回一條性命，記住，剛才並沒發生過什麼事，你已遵命殺盡應殺的人，再就是遇上機會，不妨勸勸老二：『天狐』門下無不十惡難赦，尤其他抱去的一個，正是『小天狐』花咪咪，留之必成大害，你去吧！」

使劍人究竟是誰，並不一定，冷雲叫他作「宋守仁」，也許，不管他是否宋守仁，他並沒管，也沒轉身，背對冷雲道：「伏請再念為勢所迫之苦！」

冷雲揚聲道：「住口，老主人難道不能為爾作主？」

「不能！這是事實！」

冷雲聞言駭然色變，急聲道：「簡短些快說。」

「是，老主人及主母，雙雙走火坐僵，已難舉步！」

「當眞？」冷雲一步跨到這人身側，握住這人的右腕道：「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

「在敝府大公子走後次日！」

使劍人乖巧得很，並不承認已經認出了冷雲！

冷雲也有意思，道：「很好，守定一點忠心，保你半生平安！」

使劍人以極低的聲音說道：「請轉知『黑爺』（指白爺老黑而言），小心『桑家毒計』，據說那是黑爺唯一的尅星！」

冷雲沒接話，使劍人已騰身飛起，自先前抱走假易君「小天狐」花咪咪那人所留樓頂洞孔中，疾射無踪！

冷雲不慌不忙的抓起邱曾見，整個風閣恰好在這個當兒倒塌下來，火舌飛起十丈，濃烟捲飛半天，湖光別莊成了「火光別莊」，映紅了半片天，直燒到日上三竿，沒人救火，怪！沒人逃走，怪！更怪的是，大太陽底下，清楚的看到火場四外數十分散包圍火場的大漢，不言不動，更目注火場不懈！

（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　中篇連載

劍斷情未斷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麥青青在石家莊內誤認灰袍客是埋劍谷主，又見門外三個姓宋的少年自稱統一盟派來的人，向石陵磯和齊雲燕挑戰，如果戰不勝他們兄弟三人，在這裏來拜壽的羣俠都要退出江湖，齊雲燕派一名金剛客出戰，被他們三人擊敗，無人敢應戰，正在此時那青袍客自稱是埋劍谷主，出來應戰，打敗宋家三兄弟，然後揚長而去。麥青青追出去向他道謝，才知他眞正是埋劍谷主，但青袍客已不知去向。她奔了一程，遇到了灰袍客把她點了麻穴，用馬車載去聽濤莊，目的是查詢她和埋劍谷主的關係。石家莊石陵磯等人也跟踪宋家兄弟偷襲聽濤莊……

天上雙星會　地上芳踪渺



這幾句話聽來平平無奇，但石陵磯，齊雲燕與范長鎮等高手便心生警惕：「此人內功若無數十年的苦修，怎能至此收發自由的境界？」

齊雲燕想起宋大三兄弟的武功，心頭更是一懍，心想統一盟連三個侍劍童子都有此功力，其餘的可想而知，絕非省油燈。當下轉頭提醒羣豪小心。

莊門又再打開，那兩個提燈的莊丁再度現身，接着一個大腹賈的中年漢子走了出來，目光一及，臉上升起驚詫神色，大概是料不到有這許多「不速之客」！「諸位來此有何指教？」

齊雲燕見他太陽穴高高鼓起，顯然內功造詣甚深，當下道：「請問閣下高姓大名？」

那大腹賈不悅地道：「不管你們來打秋風，還是來找碴子的，都應該先查清楚才好上門！」

齊雲燕臉色不變，仍然不慍不火地道：「對不起，在下仍是剛才那一句，閣下料不會拒絕答復。」

大腹賈沉吟了一下，道：「在下乃本莊莊主陸晉，閣下等若是不信，可以去問附近的人！」

石陵磯道：「附近的人可能未必知道，因為貴莊至此才建了三年多，假如是有心人，要騙騙隣居，實在易如反掌，何況所謂隣居，最近的離此也半里多！」

陸晉道：「你們可以不相信，陸某再問一句，你們糾衆來此何幹？」

范長鎮冷冷地道：「咱們懷疑貴莊是統一盟的一個據點！」

陸晉滿臉驚詫，反問一句：「統一盟是什麽東西？」

范長鎮道：「咱們有人親眼看見自稱是統一盟的人，乘坐一輛馬車走進貴莊去的！」

陸晉問道：「請問那個有野心的朋友何在？」

「這個閣下不必多問！」

陸晉拂袖道：「閣下如此分明是要恃衆凌寡，不知閣下又是何方高人，何不把大名見告，以便讓在下榮耀一番，日後對子孫也有個交代！」

范長鎮等人臉色齊是一變，怒道：「就算咱們要恃衆凌寡又如何？對你們這種人根本不必講什麽道義！」

陸晉哈哈大笑，喟然道：「閣下好生坦白，如今江湖已沒有什麽公義，什麽道德，剩下的只是實力！聽濤莊實力不如閣下，咱們認命就是！請搜吧！」言畢站在旁邊肅手彎腰。

石陵磯與齊雲燕互望了一眼，心中暗生警惕，可是偏又不能不進去，以免示弱！當下轉頭向後面的人，打了個手勢，然後並肩前進。

當他們來至陸晉旁邊時，陸晉突然問道：「兩位要不要由在下帶路？」

他目光與語氣都含有輕蔑的神氣，齊雲燕臉上微熱，輕咳一聲，道：「閣下是主人，咱們正有此意！」

陸晉輕笑一聲，轉身當先入莊，齊雲燕踏前一步，幾與他並肩而行，石陵磯則落後一步，其他人紛紛進去，范長鎮派人通知其他三隊人馬，要他收緊包圍圈，同時他走在最後押陣。

原來聽濤莊佔地雖不小，但房舍並不多，看情況裏面最多只住二三十個人，不過莊門後那片草地却頗大，不過其作用令人疑惑！

草地之後便是廳堂，廳堂也不大，裏面的傢俱都是竹製品，正中的牆上尚掛了一幅仇十洲的中堂美女圖，看來既清雅又別緻，給整座廳堂的佈置看來，聽濤莊的賓客，必然極少，因為若講究氣派的，在



大廳張掛美女圖，不但失之于氣派，而且也有點突兀！

陸晉淡淡地道：「此乃本莊唯一的廳堂，諸位可以隨便搜索！」

石陵磯向兒子打了兩眼色，石孝仁、石孝義兄弟立即帶人在廳內搜索起來。陸晉看也不看他們一眼，轉身道：「請諸位再跟在下進去！」

廳堂之後是廂殿，那裏只有四間廂房，這便是前院。前院與後院之間，有一個庭院，種了幾棵古意盎然的樹木，中間砌着一條石板路，旁邊尚有一道有蓋的迴廊，迴廊曲折前進，頗為別緻。

陸晉冷諷熱嘲地道：「閣下也該派幾個人，搜搜那幾棵樹！」

齊雲燕臉色超常地道：「在下恭敬不如從命！」

話音一落，就有二三十個漢子跳出迴廊，在庭院中搜索起來。

陸晉繼續前進，到了內院，他大聲道：「諸位可以隨便搜索，但若損壞了物品的，當立即賠償！」他轉頭對石陵磯，「閣下年紀最大，似是首領之一，你能答應在下兩件事麽？」

石陵磯望了齊雲燕一眼，見他不加反對，便道：「請莊主先把條件說出來！」

「第一，陸某只給你們一個時辰搜索；第二，以後不准再來本莊騷擾陸某！」陸晉沉聲說道：「閣下若不能答應，本莊便……」

齊雲燕隨即截口問道：「貴莊便會怎樣？」

「與你們玉石俱焚！」陸晉神色凜然。「所謂士可殺，不可辱，陸某雖然不屑，但叫我任人凌辱，喜歡來便來，喜歡去便去，却萬萬不行！」

齊雲燕忖道：「這姓陸的剛才一直很合作，怎地來到後院，便似變了一個人，嗯，莫非人便在這裏？一定是如此！」當下代石陵磯答道：「莊主是否任咱們搜索？假如如此，咱們便答應你！」

陸晉長嘆道：「肉在砧板上，陸某還能反對麽？」

齊雲燕低聲跟石陵磯交換了一下意見，道：「好，咱們答應你！」

陸晉臉上露出一絲喜色，退了一步，道：「如此請稍候一下，待陸某把內子及丫環們叫出來！」他說罷走前大聲吆叫起來。

過了一陣，裏面的女人便都走了出來，齊雲燕暗數一下，共是八個，問道：「還有沒有？」

「沒有了，諸位請吧！」

內堂有座起居間，那八個女人便與陸晉坐在那裏等候，石陵磯的三子孝道及四子孝德帶着幾個人，看着他們。

為了保證能在一個時辰內搜遍全莊，石陵磯又派人到莊外找人進莊協助。

時間慢慢流逝，聽濤莊在數百人的搜索下，幾乎無一處不被「光顧」過，可是就是不見宋氏兄弟三人，就連齊雲燕等人也不知道那谷中樹及麥青青的踪影也都不見！

齊雲燕等白道領袖都十分焦急，找不到人，不單止失望，而且難以下台，於是齊雲燕把莊外的人全部調進莊內，下令再

搜一次，務必不放過每一寸地方！

可惜時不假我，一個時辰很快便過去了，第二次的搜索還未竟全功，但陸晉巳經大聲道：「一個時辰巳過，請諸位守諾言，請吧！」

范長鎭道：「請問莊主，可否再讓咱們多搜一陣？」

「這是事先談妥的條件……」

齊雲燕道：「請莊主通融一下，咱們今後便不再來打擾你！」

陸晉沉吟了一下，道：「好吧，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在下便再給你們半柱香時間吧！滿意否？」

石陵磯抱拳道：「多謝莊主雅量，半柱香工夫經巳足夠！」

「這次希望你們能守諾言！」

羣豪不敢再說，立即加緊搜索。「天狐」藍湛道：「大家用硬物敲擊地上，也許房內有地道密室！」

「九頭鯊」潘浩祥暗暗點頭。「這姓藍的果然聰明機智，而且心思縝密，處事冷靜，可惜他屬旱地綠林，否則……」

羣豪都抽出兵器，撞擊地上，但下面一片實地，沒有一絲可疑之處。半柱香的時間又過去了，齊雲燕與石陵磯無奈何，只得告罪「收兵」。

陸晉臉上沒一絲表情，却親自送衆人出莊。最後一個人踏出莊門，藍湛忽然大叫一聲：「哎呀，我怎地……」

石陵磯見他說了一半，便不說下去，忍不住問道：「藍當家的，有什麽事？」

藍湛忙道：「沒什麽……」說着向他打了個眼色。

石陵磯與齊雲燕立即走前，與其他人有了一段距離。齊雲燕道：「藍當家的，現在可以說了吧？」

藍湛低聲道：「齊堡主，剛才出來時，你是否有留意，草地上那座假山有點奇怪？」

齊雲燕與石陵磯交換了一下眼色，齊聲道：「聽濤莊佈置清雅，有座假山有何奇怪？」

藍湛道：「兩位可能沒有留意到一個現象，聽濤莊佈置雖然清雅，但只種植樹木，連花也沒幾棵，也沒小橋、亭台之類的建築物，爲何會弄了一大座假山？而且假山也該放在後花園才對？」

齊雲燕與石陵磯聽他這樣一說，也都覺得那座假山有點蹊蹺。當下齊雲燕問道：「那座假山與宋大三兄弟有關？」

「藍某認爲宋大他們可能在假山之下！」藍湛眉頭跳動：「再想想，由莊門到廳堂草地，有一條石板路，照理應該砌在中間，但爲何砌在一旁，而且假山就在路旁？」

齊雲燕失聲道：「那麽假山這般大，一輛馬車也可以容納下去！」

藍湛跺足道：「咳，剛才我怎樣沒想到這一點？」

石陵磯道：「這姓陸的如此狡猾，一定有問題，咱們再進去……」

藍湛搖搖頭，道：「如今再回去，面上實在不好看！」

齊雲燕道：「不錯，咱們不可打草驚蛇，今夜再偷偷進去！反正裏面的人並不多，咱們挑些高手進去便足以應付！」

藍湛鼓掌說道：「小可之意，正是如此！」

齊雲燕想了一下，看着離開聽濤莊巳經不近，便把人手解散。爲防萬一，叫他們分散在附近搜索及防守，以免聽濤莊的人悄悄溜掉！

× × ×

聽濤莊經過幾百人的「蹂躪」，就好像風雨過後，一切依舊，連一個出入的人都沒有。匿在附近監視的羣衆，都大爲放心。

黑暗又籠罩住大地，夜風吹來，傳來了陣陣的江濤聲、竹樹婆娑，發出奇怪的聲響。聲音雖然奇怪，却甚有規律。

住在聽濤莊內的人，都很喜歡聽到這種聲音，尤其在夜裏，一聽到這種濤聲，睡意便襲上心頭，也睡得更加香甜。

這種聲音也大受夜行人的歡迎，有了濤聲的掩蓋，便不虞被人聽出行動的聲音了。

齊雲燕、石陵磯、范長鎭、藍湛和石氏兄弟，再加上劍魂堡的十八位金劍客，他們都順利地潛入聽濤莊！

一入莊他們依計劃，分成兩隊，一隊由石陵磯負責，另一隊則只有齊雲燕、藍湛、兩個金劍客和兩個形容猥瑣的漢子。

石陵磯見莊內只有掛着幾盞風燈，不見一個人影，便率着人向內前進。齊雲燕向後一揮手，那兩個金劍客抽劍後退，立在附近戒備。

藍湛帶着那兩個漢子走近假山，齊雲燕則跟在後面。

那兩個漢子形容雖然猥瑣，但却是江南四大開鎖名匠之二，大凡這種人，對機關消息，土木建築也會有興趣涉獵，這兩位不但是開鎖名匠，對機關消息，也頗有研究。

他們剛巧在附近活動，於是由石陵磯出面，敦聘他們來此，這兩個欣然答應。

假山的機關雖然複雜，但不到頓飯工夫，便被打開了——假山突然整座移開，露出一個丈餘寬的洞口！

那兩位名匠探頭一望，叫道：「好聰明呀，他們引江水進來，利用水力推動機關！難怪連這麽大的假山，也推得動！」

藍湛探頭一望，道：「這地道如此寬闊，再多的人也走得掉……」

話音未落，石孝德巳跑了過來，叫道：「齊叔叔，莊內沒一個人！」

齊雲燕道：「一定是由這條地道跑掉的，快通知令尊，咱們先追，你們隨後來，希望還來得及！」

第二隊六個人一齊跳落地道，那兩個開鎖名匠在前帶路，幸而地道內並沒有機關埋伏！

地道的建造工程十分浩大，看來聽濤莊還經常清理，是以裏面沒一絲霉氣。

地道的出口也找到了，離聽濤莊竟有七里之遙，而且在長江之畔！齊雲燕沉聲道：「哼，跑得了這次，跑不掉下次！」

不久石陵磯等人也都到了，他望着滾滾奔騰的長江水，喜道：「此刻江水湍急，他們過不了江，咱們沿江追下去，說不定還能找到人！」

齊雲燕嘆息道：「最怕他們今早在咱們離開後，便立即由地道遁走！唉，現在

也只好盡力而爲了！」

石陵磯道：「大夥兒雖然都巳散了！但統一盟的事，料將傳遍江湖，除非他們不露面，否則……」

藍湛截口道：「石老爺子所說雖然有理，但最怕他們躲在暗處施偷襲，最好的辦法便是在他們發動攻勢之前，便把之撲滅！」

齊雲燕道：「齊某正是此意，所以希望能抓他們幾個人，迫他們供出統一盟的底細。」

藍湛道：「所謂亡羊補牢，未爲晚也，憑齊大俠在中原的聲望，發一份武林帖，當有人振臂而起，衆志成城之下，自然可以把對方的巢穴找出來，萬一不行，也可以使大家有個準備！」

齊雲燕道：「就這樣決定，江南這邊由你們負責，現在咱們向西前進，天明之後再分手！」

× × ×

藍湛所料不差，谷中樹等人進入聽濤莊之後，便把馬車停在假山之旁。

陸晉親自立在車前侍候。「請問護法吃過晚飯沒有？」

谷中樹道：「餓了一整天，正想叨擾你一杯！」

陸晉道：「屬下也未進膳，如此甚佳……」目光一及，見宋氏兄弟走下車廂，又忙上前打招呼。「這女子是誰？」

宋大大剌剌地道：「此人對本盟頗有作用，陸堂主不必多問！」

陸晉是統一盟的堂主，若宋氏兄弟是侍劍童子，又豈敢如此對他？

谷中樹則道：「請堂主帶路！這輛馬車就放在這裏，不要移動它！」

陸晉唯唯喏喏，帶他們進入後院的書房，不久下人便送上酒菜，陸晉察言辨色，見宋氏兄弟悶不作聲，知道必是出師不利，便只說些無關痛癢的趣事。

谷中樹也只低頭喝着悶酒，一搭沒一搭地虛應着，自陸晉認識他時，他巳是如此，是以也不奇怪。

酒足飯飽之後，陸晉便帶谷中樹與宋氏兄弟去休息。谷中樹道：「陸堂主，今夜小心一點，提防有人來搗亂！」

陸晉道：「請護法放心，這些年來，沒人對咱們起過一絲疑心！」

「小心駛得萬年船！」谷中樹冷冷地道：「以前外面還不知道有個統一盟，但現在人家知道了！」

陸晉忙道：「屬下會小心，請護法放心。」

谷中樹道：「萬一有事，立即來通知我！」

陸晉連聲答應，谷中樹提起麥青青入房，他把麥青青放在床上，自己則盤膝于地運功調息。

黎明前，陸晉忽來通知：「護法，不知爲何外面來了很多人！」

「是什麽人？」谷中樹吃了一驚。

「估計是石陵磯那幾個不知道死活的人！」

谷中樹又問道：「宋氏兄弟知道了沒有？」

「屬下巳派人去通知他們了！」

谷中樹抓起暈迷不醒的麥青青，道：「若非萬不得巳，不可跟他們衝突！谷某相信他們對你只是懷疑而巳，你立即帶我到假山那裏去，我連人帶馬車一齊『消失』，他們沒證據，又自認俠義，料不會難爲你！」

陸晉一邊答應，一邊帶谷中樹走向前院，半路上宋氏兄弟也因得到消息，過來會合。

宋大皺眉道：「石陵磯那糟老頭，怎會知道……」

谷中樹冷哼一聲：「不用說，必然是你們被人悄悄跟踪而不自知！」

宋三還待分辯，谷中樹瞪了他一眼，又道：「由現在開始，你們三個得聽我的命令！第一個命令便是閉嘴思過！」

宋氏兄弟不敢再吭一聲，陸晉打開假山地道的入口，把馬匹及馬車放了下去，谷中樹與宋氏兄弟才跳了下去。

就在此刻，外面傳來拍門的聲音，陸晉一面關起地道入口，一邊吩咐手下拖延他們進莊的時間。

這前後只不過相差那兩三盞熱茶的工夫，石陵磯他們便撲了個空！

× × ×

谷中樹駕車馳出地道，天色尚未全亮，出口是在一座樹林中，也沒行人發現。

谷中樹放馬急馳了一陣，回頭對宋氏兄弟道：「你們三個先下去吧！」

宋大問道：「護法不回總舵？那麽這個妞兒……」

谷中樹冷冷地道：「你們三個的德性我還不知道？哼，別人相信你們才十三四歲，難道我也不知道？趁現在沒人，快下車！咱們分道揚鑣，免得車轍太深引人思疑，這妮子由我負責！」

宋大心中暗暗冷笑。「九成是你見這妮子長得標緻，想先享用一下，才把她交回去，哼，何必反來數說咱們？」心中雖然這樣想着，但谷中樹在盟內的地位，的確比自己兄弟高，當下不敢再吭一聲，領着兄弟躍下車去。

谷中樹吆喝一聲，催馬再進，他沿江急駛，不久便來到一座樹林處，谷中樹把馬勒停，走入車廂，拍開麥青青的暈穴，改點瘂穴，問道：「麥姑娘，令尊令堂叫什麽名字，可否見告？」

麥青青把頭別開，怒道：「你別想我會告訴你！」

谷中樹並不怒，目光落在麥青青臉頰上，神色又迷亂了，喃喃地道：「妳眞像一個人……」

麥青青嬌軀倏地一震，反問：「你說我像誰？」

「這人你不認識……」谷中樹吸了一口氣，再問：「你爹娘叫什麽名字？嗯，你告訴我，我絕不會對他們不利！」

麥青青哈哈笑道：「我怕什麽？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告訴你？」

谷中樹一怔，喃喃地道：「這是什麽意思？」

麥青青沉下臉來。「你捉我到底是爲了埋劍谷主，還是另有原因？」

谷中樹目光一變，冷冷地道：「我不想用殘酷的手段對付妳，但也請妳不要迫我改變主意！」

麥青青大聲道：「我生不如死，還有

什麼可怕的？你還有什麼手段，儘管使出來！」

谷中樹悠悠地道：「眞是小孩子話！你現在這樣便叫做生不如死麽？」

麥青青一摔頭，恨恨地道：「難道不是？」

谷中樹輕笑一聲，問道：「妳試過被人脫光衣服，然後縛在馬背上，在鬧市經過沒有，那滋味一定不錯！不管如何，相信妳這一生必不能忘記！」

麥青青臉色大變，尖叫道：「你，你不是要用這種無恥的手段對付我吧？」

「這種手段雖然無恥，但對付無賴却是最好的辦法！」

他目光雖然含着笑意，麥青青却覺得比憤怒更加可怕，聲音幾乎變哭。「我，我……不是無賴！」

「我相信任何人都會改變，無賴也會變成光棍！」谷中樹斂容道：「我告訴你，你若肯合作的話，我可以放你離開，否則讓我帶到統一盟，你知道那有什麼後果麽？」

麥青青怯生生地道：「什麼後果？」

「剛才那三兄弟起碼不會放過你，當他們玩厭了之後，會把你送到『歡樂堂』去……」

麥青青急問道：「歡樂堂是個什麼地方？」

「它好像是妓院，可又不像，因爲妓院是要錢的，歡樂堂却不收錢，那是本盟兄弟們閒時去取樂的地方！到那裏的姑娘，唉，我還未見過有人可以去裏面活滿六個月的！」

麥青青機伶伶地打了個冷噤。「爲什麽？」

「一半是生病死了，一半是受不了折磨自盡的！」

麥青青胸膛急促地起伏着，良久才道：「那……宋大今年才十四歲，他……他也……」

谷中樹哈哈笑道：「十四歲雖是他親口說的，但你相信麽？」

麥青青又是一怔，谷中樹又問道：「不必多說了，現在你先回答我幾個問題，第一，埋劍谷主叫什麼名字？他的巢穴在那裏？」

「我……我不……」

谷中樹嘆息道：「看來你一定是覺得很熱，所以希望有人替你脫下衣服。」

麥青青如遭人重重地打了一拳，叫道：「我眞的不知道！」目光瞥及谷中樹那充滿殺機的眼神，語氣一變，嗚咽地道：「我只知道他姓谷……那埋劍谷在廬山香爐峯下，詳細地點我說不出來，我是無意中跌下去才知道的……」

「姓谷的藝出何門？」

「昨日我在石家莊才第一次見到他，我根本沒有機會問他！」

「你追着他作甚？」谷中樹目光忽然升上一片妒火。

麥青青有點吃驚地道：「我……他曾經救過我，我自然得向他當面致謝，所以……」她簡單地把失足摔落埋劍谷的情況說了一遍，不過有關馬天養及「三葉朱菓」的事則隱去不談。

谷中樹目光落在車外，不言不語，忽然他身子一震，雙眼神光連閃，倏地竄出車廂，吆喝一聲，催馬拉車出林。

馬車一出林，便見官道上有好幾個彪形大漢，其中一個是武當五子的老大青松道人，還有一個他不認識的錢老七！

谷中樹喝道：「車來了！快閃開！」馬兒悲嘶一聲，往人叢中馳去。

麥青青一聽谷中樹這樣說，便知道外面必然有人，而谷中樹恰好忘記制住她的啞穴，是以她立即張叫起來：「救命，這駕車的是個壞人！」

青松道人見馬車來得兇，忙道：「請施主們閃開！」雙脚一錯，斜走幾步，右臂一探，伸手去抓馬轠，意欲把車拉停！

谷中樹冷笑一聲，馬鞭「畢啪」一响，望其手臂捲去！

青松道人雙脚不停，隨馬而奔，手腕一沉一翻，已多了一柄拂塵，拂塵一捲，纏向馬鞭！

谷中樹怪笑一聲：「牛鼻子好生厲害！」馬鞭如蛇兒般靈活，改抽青松道人的肩胛。

此刻其他人見青松制服不了一個車把式，心頭詫異，知道有異，都衝了上來，要把馬拉停！

可是那匹馬是統一盟花千兩白銀買來的佳駟，知道主人危急，不斷奔騰閃避，就是不讓人抓到馬轠！

這時候，錢老七已認出來了，叫道：「這輛馬車便是載宋氏兄弟的，我嗅到『十里飄香』的香味，錯不了！」

麥青青聽見這些聲音，如大海中抓到一塊木板般，放聲大叫道：「他便是統一盟的護法，快救我！」

錢老七抽出鋼刀，彎腰奔前，倏地滾落地，鋼刀一橫，只見白光過處，鮮血迸裂，一條馬腿已被卸了下來！

那馬兒遽失一脚，身子失去平衡，向側一斜，接着又因猛覺疼痛而人立起來，這下變生肘腋，令人防不勝防，饒得谷中樹武功高超，這刹那也因猝不及防，而被抛了起來！

一個漢子飛身躍起，雙脚凌空踢出，把車廂木壁蹬穿，麥青青立即滾了出來。

谷中樹凌空吸氣，倏地改變方向落下，落足之處，恰在錢老七身旁，錢老七剛直起身來，鋼刀立即向谷中樹砍去！

谷中樹冷哼一聲，左掌一橫，目光如炬，掌緣恰好切在刀身上，再一翻，五指落下，已抓住刀脊！

這幾個動作說來雖慢，實際上疾如白駒過隙！錢老七剛想抽臂，谷中樹已一脚蹬在他心窩上，他大叫一聲，身子被踢得飛起，人未落地，鮮血已衝口噴出！

青松道長在旁看見，目眥欲裂，大叫一聲：「惡賊，休再傷人！」把長劍抽出，急衝過去！

谷中樹尖嘯一聲，左掌一掃，摞倒一個漢子，標前幾步，已脫出圍困，青松一劍刺空，谷中樹身子再一起，距離更遠，長笑道：「牛鼻子，你莫吹牛皮，改天單對單時，看老子不取你生命！」

青松在後急追，道：「你有種的便停下來，讓貧道跟你決個生死！」

「出家人火氣兀地這般大！哼，你要想死還不容易！」谷中樹一語未畢，又把

距離拉遠，青松長嘆了一聲，只得住脚不追！

江風吹來，怒火稍熄，他這才猛然一醒，知道自己的武功與對方的距離實在不小，想起剛才口出狂言，不由有點赧然。

他走到馬車旁，只見地上倒着一個女子，隱約曾經見過，正在冥思時，一個漢子道：「道長，這位姑娘被人點了痲穴，請道長高抬貴手……」

青松道長俯腰伸指，道：「這個自然！」他連解幾次才把痲穴解開。「姑娘怎會落在那魔頭掌中？」此刻他已認出麥青青在石家莊去追埋劍谷主。

麥青青謝了他一聲，道：「晚輩是在路上被他擄去的，幸好遇到諸位英雄，不然後果眞的不堪設想！」

青松把劍收了起來，道：「他爲何要擄你？」

麥青青粉臉微微一紅。「他要問我，有關埋劍谷主的事……其實我也是昨日才見到他，他的事，我什麽也不知道！」

「哦？姑娘不認識他？」

麥青青臉上又是一紅。「晚輩對他是聞名而不曾見面！他曾經救過晚輩……晚輩昨日才知道是他……所以要向他當面致謝，但他又……」

羣豪見她說話吞吞吐吐，都聽得有點莫名其妙，加上見她臉頰無端端發紅，更覺奇怪。

麥青青見羣豪的目光有異，粉臉更紅，含羞地行了一禮：「多謝諸位救命之恩……晚輩日後必有所報……晚輩尚有要事待辦，後會有期！」

青松道人踏前一步，稽首道：「無量壽佛，請恕貧道多言相勸一句，那魔頭武功非同小可，也許他尚匿在前頭等候你也未定，姑娘何不跟咱們同行一程！」

麥青青沉吟了一下，道：「不知道長欲往何方？」

「貧道欲返師門，由此而行，再折北！不知姑娘欲去何處辦事？」

麥青青想了一下，答道：「晚輩要去西方……」

青松道：「如此甚好，咱們就一齊走吧！」

麥青青也的確怕再被谷中樹捉去，雖說青松等人的武功並不很高，但到底人多胆壯，是以略一尋思，便欣然答應。

由於谷中樹的武功令在塲之人心有餘悸，因此一路上大家都小心翼翼，沿江向西前進。到了下午，羣豪便乘舟過江了。

可是在鄂南這一帶，江河湖泊星羅棋佈，因此有人建議乘舟，青松道人沒有意見，七八個人忽乘船，忽棄舟上岸步行，幸喜一路平安。

過了幾天，到了宜昌，小舟泊岸，青松道人道：「諸位施主，貧道該北上了，後會有期！」

那七八個漢子也有兩個上岸了，剩下五個人，逆水而行。舟行了一陣，由於接近西陵峽，水流湍急，舟行甚慢，同舟之人都建議上岸步行，麥青青自然同意。

上了岸之後，那幾個漢子見她年紀輕，江湖經驗淺，分手時，再三叮嚀，麥青青一一記在心頭。她聽他們的建議，先買了一套男子的衣服，女扮男裝，然後再繼續上路。

麥青青惘然地向西前進，漫無目的地，腦海內不時泛起埋劍谷主的影子，暗暗念道：「谷大俠你去那裏？啊，可惜我不知道他心上人去那裏，否則一定會找到他！」想到埋劍谷主可能是去找他的心上人時，她不知爲何，心頭忽然一酸。

漆黑的夜空，嵌滿了星星，星星一閃一閃的，忽明忽暗，看得麥青青心頭更加煩悶。「他去那裏與我何關？他……他不接受我道謝，我又何必耿耿於懷？」

心中雖然這樣想，可是心情並不因此而好轉。江水嗚咽，麥青青解下髮束，讓秀髮在風中飄揚，她抓了一把沙向長江拋下。

江水奔騰，那把沙子拋下，如泥牛入海。麥青青痴痴地想道：「他心上人到底是天上那一殿的仙子下凡，怎地有人對她這般好？若……有人對我有他……對她的一半好，我，我便是死了也願意……」她呆呆地笑了一下，抬頭望上。

今夕是七月初五，月芽如眉，麥青青怔怔地望着月兒，恨不得學嫦娥偷食靈藥，迎風飛天奔月！

「我該去那裏？」麥青青自問了一句。她忽覺天下雖大，却無一處是她該去的地方。

這一夜她便在胡思亂想中，坐在長江岸邊的巨石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天還未亮，麥青青已被梢公的吆喝聲驚醒，她惘然繼續西進，沿江望着巫山進發。

七月初七，麥青青巳立在巫山之上，俯望巫峽，長江之水，急瀉而下，發出震耳的响聲，江水翻騰，生出白烟，繚繞在山峽間，氣勢懾人魂魄，麥青青不由瞧痴了。

這刹那，她靈台忽爾一清，忖道：「我何必悶悶不樂？師父既然讓我下山歷練一年，我何不趁這一年時間，飽覽山河秀色？」

她坐在山石上，掏出乾糧，慢慢地啃着，夕陽斜照，西天如染鮮血，反映在江烟上，幻起繽紛的色彩，疑在夢中！麥青青目定口呆地看了一陣。她連日心緒不寧，未曾好好睡過一覺，此刻心情舒暢，睏意襲上心頭，就仰身躺在石上，一忽便進入夢鄉。

也不知過了多久，麥青青忽被一陣鋪天蓋地似的嘯聲驚醒！

那嘯聲由遠而近，來得極快，又忽然止住！嘯聲餘音仍在山峽間廻盪，山上又响起一陣猿啼虎嘯！

麥青青猛吃了一驚，一翻身，滾落山石，這才知道天尚未亮，看來正在三四更間。

麥青青吸了一口氣，忖道：「這嘯聲是誰發出的？這人武功好生厲害！」她本來對身外的事不感興趣，但想起谷中樹，心頭一懍，走至崖邊，探頭向下望去。

朦朧的月色下，遠處似有一道黑影在移動，速度極快，不久便停在一塊巨石上，脚下便是奔騰的江水！

那人雖然在麥青青的下面，但一來距離頗遠，二來天又黑暗，連男女都分不出來。

那人如石像一般，立在山石上，夜風吹在身上，衣袂飄飛，那人彷如不覺。

麥青青正想離開那山石，忽聽那人吟哦起來：「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却人間無數……」

麥青青心頭一動，抬頭一望星辰，只見牽牛星與織女星幾乎連接上來，她心中「啊」地輕呼了一聲：「原來今日是七巧節！」

吟哦聲繼續傳了上來：「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麥青青如遭雷殛，心中大叫一聲：「谷大俠！原來他也來了！」

「晴妹晴妹，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這句話是妳說的，但到今日咱們已經分別了十八載了！就算是牛郎織女，一年也有一會，妳妳……妳到底在那裏？妳知不知道我在找妳？」

那人聲音如泣如訴，在嗚咽的江水襯托下，更添悲懷，麥青青不知為何五內都扯在一塊，喃喃地說道：「他眞可憐！」她心中想着，雙脚却不由自主地向下爬落去。

那人的聲音不斷鑽進她耳鼓。「晴妹晴妹，妳，妳還記得我谷晴風麽？」

「啊，原來他叫做谷晴風！」麥青青芳心無端端地激動起來，去勢更疾。

「妳當然還記得我，因為我也記得妳，千百年後，我都還記得妳！」他聲音甚是激動，似有一份不滿。

夜風凜烈，麥青青已隱約聽到那人衣袂飄動的獵獵聲。

「相思一夜情多少，海角天涯不是長！」那人聲音令人斷腸，「晴妹晴妹，妳可知道，我為你一夜白首！」

麥青青不知為何，聽了這句話，滿腔的熱情登時化作流水而逝，停住了手脚，俯視着他，心中不斷地叨唸着：「我為妳一夜白首……我為妳一夜白首！我為妳一夜白首……他對她這般痴情，我，我還下去作甚？」

麥青青又悔又羞，自己生自己的氣，又向上攀登，不料心情激動下，落脚稍重，一塊石子骨碌碌地滾了下來，小石子滾落山石上，發出啪啪的響聲，甚是嘹亮，那人身子一震倏地轉過頭來，喝開道：「誰？」

朦朧的月色投在他那五官分明的臉龐上，那份成熟的風度，凄酸無奈的神情，美得敎人難以形喻，麥青青心頭如小鹿亂撞，怦怦跳個不停，喃喃地道：「沒錯沒錯，他果然是谷大俠！」她雖只在石家莊見過他一面，但印象難忘。

谷晴風的話她倒沒聽見，麥青青的臉龐在山石下的暗處，谷晴風看不到她的樣貌，又吆喝了一聲，說道：「鼠輩，偷聽人家說話，不知羞恥，還不快些給我滾下來！」

麥青青脫口叫道：「鬼才愛聽你自言自語！」

谷晴風心頭如挨了一拳，雙脚稍頓，身子拔空而起，只兩個起落，便來至麥青青面前，右手一探，輕易抓住麥青青的手腕！

一入手，只覺凝脂柔軟，谷晴風身子又是一抖，倏地鬆了手，脫口道：「你，你是姑娘？」

麥青青見他認不出自己，心中無由來地升上一股怒火。「是姑娘又怎樣？」她右掌忽地使了招「推窗閉月」，向對方胸膛拍去！

谷晴風上身一歪，堪堪閃過麥青青這一掌，隨即冷然道：「請姑娘立即離開這裏！」

「姑娘若不離開呢？」

「谷某便不客氣了！」

麥青青再攻出一掌，怒極反笑道：「好霸道呀！廬山讓你佔去一座山谷，巫山又被你佔去一座山峽，不知還有什麽地方是你埋劍谷谷主的產業？」

谷晴風目光一變，衣袖飛處，已接下麥青青那一招！

麥青青只覺對方袖亰如山，一股無形的炁氣，壓得人呼吸難暢，她忍不住退了一步，後背已靠在山壁上。

「妳怎知道我是埋劍谷主？」

「因為你告訴我！」

谷晴風這才認眞地打量起她來，頗覺有點面善，山風吹來，鼻端嗅到一陣如蘭似麝的幽香，心頭一動，脫口道：「你是麥青青麥姑娘！」

他的聲音帶着幾分驚喜之情。麥青青芳心一軟，倏地抓下了頭巾，那秀髮瀑布似的瀉了下來，山風吹過，秀髮又迅速地飄揚起來，她怯生生地叫了一聲：「谷大俠。」

谷晴風訝然問道：「麥姑娘，妳怎會來此？」

「我，我……來此遊玩的……啊，谷大俠，你……你來這裏作甚？」

谷晴風臉色一變，眉頭緊皺，一臉焦慮，麥青青彷彿看見他的頭髮在變白，忙道：「對不起……其實你在這裏等她，她知道麽？」

谷晴風身子一抖，顫聲問道：「小姑娘，妳知道什麽？」

「我聽無情仙子提過，你有一位心上人，她曾對你說過，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是不是？」

谷晴風轉頭望着下面，月光下，烟波更加迷幻，他喃喃地道：「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但這已經是十八年，整整十八年，一共是六千五百七十天，不是朝朝暮暮！」

麥青青心頭滴血，大聲道：「你不要再說了！」

谷晴風被她嚇了一跳，呆呆地瞪着她。麥青青心頭一軟，柔聲問道：「六千五百七十天，你是怎生渡過的？」

谷晴風心頭如通過一道暖流，大有忽遇知己之感，脫口道：「妳想不想知道？我告訴妳！」

麥青青點點頭，道：「你愛說，我便聽！」

谷晴風忽然轉身跳下，坐在一塊山石上，麥青青毫不猶豫，也跳了下去，坐在他旁邊。

天地之間，除了閃電似的江濤聲，便只剩下麥青青的心跳聲，她心情突然開朗起來，連精神也為之一振，連日來的愁悶疲倦，都隨着江水向東流。

良久，谷晴風才喃喃地道：「十八年前，也是七夕，就在這裏，我就坐在這個位置，她便坐在你那裏……」

麥青青心頭又是無端端的一酸，忍不住截口問道：「她是誰？」

谷晴風似沒聽見，繼續說下去。「咱們在這裏對月發誓，要相愛一生，永不分離……」

麥青青冷笑一聲：「不，你們分離了十八載！」

谷晴風如中了一箭般跳了起來，叫道：「不！這是無可奈何的……」他第一個字說得極是響亮，但他到後來，聲音就越低。

麥青青側着頭問道：「你在埋劍谷內，她根本不知道？」

谷晴風如洩氣的皮球，半晌都作聲不得。

麥青青輕嘆一聲：「她既然知道，十八年來都不去看你一眼，看來她並不是鐵石心腸……」

谷晴風疑惑不解地望着她，麥青青眼中露出幾絲幸災樂禍的神色，一字一頓地道：「因為她根本不愛你！」

谷晴風身子又是一震，脫口吼道：「你放屁！」

這三個字不但語氣極不客氣，而且粗魯不文，麥青青呆了一呆，兩行清淚忽然奪眶而出。

谷晴風低下頭來，澀聲道：「你，你不能汚辱她……」

「我汚辱她？」麥青青大聲道：「那你告訴我，她為什麽不去看你？」

谷晴風滿臉都是痛苦之色，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喃喃地道：「她不來看我，一定另有原因的！她一定忘不了我，忘不了咱們之間的盟誓！」

麥青青拭去眼淚，悠悠地唸道：「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妙，妙妙！」

谷晴風怒瞪着她，麥青青道：「她一早便對你吟這首詞，證明……」

「證明什麽？」谷晴風緊張地問，連呼吸也粗濁起來。

麥青青仰頭望天，不敢看他。「證明她早就有心要離開你！」

過了半晌，她聽不到谷晴風一絲兒反應，心頭忐忑偷偷瞥了他一眼，只見他呆呆地望着天上的牽牛織女星，不言不動。

麥青青心頭發痛，忙岔開話題：「那天你離開石家莊，便來這裏了麽？」

谷晴風仍然不答。麥青青輕聲道：「我，我胡猜亂說，也許她，她不是這樣的，你何必難過？」

谷晴風的聲音如自天上飄來，顯得那麽遙遠及空洞。「你知不知道，她為什麽會對我唸這首詞？」

「她喜歡秦少游的詞的？」

谷晴風搖一搖頭，說道：「因為我的名字有個『晴』字，恰好她的名字也有一個『晴』字！你有沒有讀過劉夢得的竹枝詞？」

「竹枝詞」是巴、渝一帶的民歌，唱時，吹笛擊鼓，邊唱邊舞，音調婉轉動人，劉禹錫曾寫下不少「竹枝詞」。

麥青青雖然對詩詞有所涉獵，但却未曾讀過竹枝詞，是以緩緩搖搖頭。谷晴風輕輕唸道：「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却有晴。」

麥青青咀嚼了一下，道：「他用晴來隱喻情？」

谷晴風點頭道：「是故晴妹唸的兩情若是久長時，那個情字，實際是指晴，也即暗指我和她！由此可見她對我同情之深了！」

麥青青心頭一陣酸意，連她自己也惘然，為何會如此。

江風，夜風一齊吹來，冰涼透體，兩人各懷心事，幽默地坐着，也不知過了多久，谷晴風才幽默地道：「我以為她會坐在你那裏等我！」

麥青青心中忖道：「她不來，我便坐不得麽？」

又沉默了一陣，谷晴風才問道：「小姑娘，啊不！馬夫人，你丈夫在廬山等你，你怎地跑來巫山？」

麥青青生氣地說道：「你胡說什麽？我還是冰清玉潔之身，那裏來的什麽野丈夫？」

谷晴風微微一怔。「那麽那個姓馬的，他為何……哦，你們是情侶吧？」

麥青青粉臉發熱，嬌嗔道：「鬼才會喜歡他！你是說那個馬臉的醜八怪？我前後只見過他一面！」

谷晴風暗暗點頭，知道馬天養只是暗中痴戀她，一時之間，他聯想到自己，又痴呆了。

麥青青見他久久不作聲，輕聲道：「你還未告訴我，她叫什麽名字？」

谷晴風微微一醒，含糊地問：「你說誰？」

麥青青沒好氣地道：「就是你那晴妹妹！」

「陰天晴！」

「她姓陰？」麥青青一愕。「這名字好怪！」

谷晴風轉頭瞪了她一眼，沒有出聲。

麥青青似受了侮辱地哼了一聲，道：「我有說錯？」

谷晴風粗暴地道：「就算沒錯也不能說！」

麥青青不知怎樣全身的血液好像一下子都冲上腦袋，霍地跳了起來，叫道：「她是神仙？我是妖怪？她有錯，我便說不得？」

谷晴風顯然料不到麥青青如此激動，呆了一呆，忙道：「小姑娘，我心情不好，你莫怪……啊對啦，你最好離開吧，免得我又會在無意中得罪你！」

麥青青心中暗道：「你叫我走；我偏不走！」嘴上却道：「這巫山又不是你的，為何要我離開？你若不高興跟我在一起，你，你便去別處吧！」

這話出口之後，她又暗暗後悔：「他神魂不附，說不定會跌下去，我我……啊，他在回憶他的心上人，哼，他才捨不得離開這裏！」冷眼一瞧，谷晴風果然生了根似的坐着，她心頭一氣，把頭扭轉，望着遠處。

牽牛星與織女星逐漸黯淡，兩組星羣

似乎開始在「分離」，麥青青耳邊又聽到谷晴風的嘆息聲：「金風玉露一相逢，唉，又要等明年了！」

麥青青忍不住回頭道：「你不會去找她麽？」

谷晴風眼中露出感激之色，神光一閃之後，又再黯淡，絕望地道：「十八年來，音訊全無，你叫我去那裏找她？」

麥青青情懷一陣激動，忍不住道：「我陪你去找她！所謂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又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你一定會找到她！」

谷晴風眼神一亂，喃喃地道：「我一定會找到她……我，我很怕……」

麥青青忽然覺得自己與他的年紀遽然拉近，似乎覺他的年紀還很「小」，還需要別人的安慰；她也覺得自己突然「大」了起來，可以去安慰別人，她挪一挪身子，挨近他一點。柔聲問地道：「你害怕什麽？」

「我……怕她已遭了不測！」谷晴風連聲音都變了，「否則，她絕不會不去看我！起碼也會有消息給我！」

麥青青心頭一陣快意，淡淡地道：「也許她吉人天相……我陪你去……找她就是……」

谷晴風黯然一醒，問道：「小姑娘，你有你的事要辦，怎能陪我？」

「我，我沒什麽事要做，師父叫我下山歷練一下，反正沒事，你武功又高，我跟着你，一定安全得很！」麥青青瞥了谷晴風一眼，見他有點意動，續說下去：「聽八說江湖風險得很，啊，對啦，有一個人要捉我去統一盟！」

谷晴風問道：「是誰？」

「這人叫谷中樹！」麥青青想到一個話題，滔滔地說下去。「他一直要迫我說出你的底細！」

谷晴風一怔，急道：「你快把經過告訴我！」

麥青青便詳細地把經過說了一遍，忽聽谷晴風喃喃地道：「天亮了，星星不見了！」

麥青青嗔道：「你到底有沒有聽我說話？」

谷晴風有點赧然地收回望向天上的目光，輕聲說：「對不起，請你再說清楚一遍！」

麥青青心頭一軟，乖乖地重新述了一次，「這人你認識他麽？」

谷晴風目光一抬，身子倏地一抖，目光不自覺落在麥青青的臉上，再也挪移不開。

此刻天上已露出一絲曙光，隱約見到麥青青的臉龐，只見她眉目如畫，鼻如瓊瑤，櫻桃小口，泛着誘人的丹紅，直似瓊瑤仙子下凡，谷晴風直至此時才看清楚她，一時間竟然看痴了。

麥青青突然發現谷晴風目瞪口呆地望着自己，又羞又喜地垂下螓首，半晌才怯生生地問：「你，你看什麽？」

「你真漂亮！長得跟晴妹好像，啊，你的眼睛比她略大……」

麥青青先是一喜，繼而又是一酸，冷冷地道：「她又不是，不是我的……怎會相像！」她本想說不是我的娘，怎會相像，話到口邊，又怕傷了谷晴風的心，忙把話嚥下肚去。

谷晴風正容地說道：「真的，真的！你們長得很相像！也許天下間的美人都差不多！」

麥青青粉臉登時紅了，心頭甜滋滋的，羞不可仰地道：「我，我……我怎敢跟她比……」

谷晴風見她嬌羞撩人，心頭一蕩，連忙把頭轉開，岔開話題。「小姑娘，你師父是誰？」

「家師人稱梅花姥姥！哎，誰說我還小？我，我今年十七啦……」麥青青臉又發燒了。

谷晴風哈哈一笑。「十七歲還不小？我在埋劍谷中也超過十八年了！」

「谷大俠，你以前是用劍的？」

谷晴風長長一嘆，喟然道：「慚愧得很，離開師門之後，谷某什麽事也做不成，有負師父期望……這大俠兩字實在愧不敢受，小姑娘以後休再提起！」

麥青青天眞地道：「很好，我以後不叫你大俠，你也不要再叫我小姑娘！我叫你谷大哥好不好？」一頓又道：「我沒有親人，也沒有大哥……」

「你爹娘呢？」

麥青青眼圈兒一紅，道：「我自小便是孤兒！」

谷晴風忽然對她生了親近之心。「我也是孤兒！」

麥青青一怔，隨即驚喜地叫了一聲：「谷大哥！」

這三個字叫得親切無比，谷晴風也忍不住叫了一聲：「麥妹妹！」兩對手同時伸出，緊緊地握在一起。

天色越來越亮，下面已不時傳來梢公唱歌似的吆喝聲，麥青青道：「谷大哥，咱們走吧！」

谷晴風傷感地向四周看了幾眼，神魂不附地道：「去那裏？」

「你在什麽地方認識她的？」麥青青問道。

谷晴風精神一振，道：「咱們是在雲安鎮邂逅的！」

「雲安鎮在那裏？」麥青青又追問下去。

「在巫山之西二百餘里！」谷晴風悵然。

麥青青掏出乾糧來，分一半給谷晴風，兩人草草吃了一點便聯袂下山。

「谷大哥，陰大姐是什麽門派的弟子？」麥青青忽然問。

谷晴風搖搖頭，說道：「她沒有告訴我。」

麥青青一怔，道：「你們既然是愛侶，她為什麽不告訴你？」

谷晴風不悅地道：「我愛的是她，不是她師門內的人，我為什麽要知道？她為什麽要告訴我？」

麥青青吐一吐丁香小舌，向谷晴風扮了一個鬼臉，又問：「那麽大哥你是那一個門派的？」

谷晴風沉吟了一下，道：「武當。」

麥青青「啊」地一聲叫了起來。「你說什麽？」

（未完・四）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常九是地鼠門派的一個高手，長相有點像老鼠的模樣，他的武功是「縮骨神功」，還有地聽之術，經過他鑽地打聽，發現假山瀑布人工水簾帶動的轉輪聲，還聽到重物撞地之聲，是人為的聲音，證明地下有秘密，但找不到入口之處，建議在假山之上闢出一個入口，但遭到王守義反對，認為王府之地不可亂來。常九只好求其次，決定和蕭寒月利用晚上再探查入口之處，張嵐送一把劍給蕭寒月作旁身之用，晚上，常九、蕭寒月發現有黑衣人潛入園中，正和趙幽蘭形容的黑衣人穿着相同，見他一掠即逝，沒有踪影，而天已發白，二人相約張嵐在趙府商議……

王府發現白羽箭

趙府賞花軒中擺好了一桌很好的酒菜，王守義、蕭寒月、何剛、韓伯虎、趙幽蘭圍桌而坐。

數日不見，趙幽蘭更覺清瘦一些，劇變之後的痛苦磨練，使得十分活潑的趙姑娘，變得沉默了許多，但她雙目中的光亮，可以看出她的堅强。

王守義看看趙幽蘭，道：「這幾天趙姑娘過的還平靜吧？」

趙幽蘭淡淡一笑，道：「我很好，府中戒備森嚴，未再有敵人入侵，只是爲追查家父下落，使得諸位晝夜不停的追尋，晚輩感到十分不安。」

王守義目光轉到常九身上，道：「你聽聽，常九爺，不看我姓王的面子，也該看在趙姑娘份上，先洩漏一點天機如何？」

常九搖搖頭，道：「不行，張嵐到了之後

擬定挖掘密道門

，我自會說個明白。」

王守義道：「蕭兄弟，你說說看，你陪他在花園中守了一夜，發現些什麼事情？」

蕭寒月道：「除了看到兩個詭密的黑衣人外，我就怎麼也不知道了……」

這時張嵐已快步行了進來，道：「七王爺召我談話，來的晚了一些，有勞諸位久候了，見諒。」

口中說話，人已入席。

王守義道：「張兄未到，我們常九爺是金口不開，現在，該說個清楚了吧？」

常九不理王守義，却轉向張嵐，道：「你先說，王爺和你談些什麼？有什麼重要事？」

張嵐道：「他要我告訴王總捕頭，放手查案，不要縛手縛脚的，同時，也告訴我郡主學武的經過。」

常九一怔，道：「眞的這麼說？」

張嵐道：「眞的。常九，難道你信不過我的話？」

「唉！這倒眞把我攪糊塗了……」常九皺皺眉頭，道：「難道七王爺眞不知道？」

張嵐道：「常九，說吧！究竟你發現了什麼？我既然插手了此事，自然會全力以赴，就算追查下去，對七王爺有所不利，現在也無法回頭了。」

常九道：「好！有你這句話，我就可以直言不隱了，王爺的後花園中，確有一座密室，就在假山之內。」

雖在意料之中，但張嵐和王守義，還是聽得臉色一變。

常九道：「花園也有一條地下通道，可達假山的密室，只是距離遠了一些，似在圍牆旁邊……」

張嵐接道：「常九，你能肯定？」

「肯定，昨夜就有人走過那條地下通道……」常九斬釘截鐵的說道：「但進入地道的門戶，却不在花園之中。」

王守義一皺眉頭，道：「這個就不容易着手了……」

常九接道：「容易的很，我可以帶你由地道上面直挖下去，找出地道，也可以告訴你們由那裏鑿開假山，找出密室。」

守義道：「張兄，你看該怎麼辦？」

張嵐道：「只要有把握，就告訴七王爺，挖出地道，密室給他看看。」

常九說道：「昨夜在三更左右，有人在花園中搜查過，蕭兄十分沉着，沒有被他們搜出來。」

張嵐臉色一變，道：「你們爲什麼不招呼我一聲，合力擒住那個人……」

常九接道：「不能動手的原因是，當時我還未聽出地道的所在，而且，那黑衣人打出了一支蛇頭白羽箭……」

張嵐一下子站了起來，道：「箭呢？」

常九說道：「白羽箭掠着蕭兄身側而過，釘在一株花樹上，但又被黑衣人走過來收了回去。」

張嵐吁一口氣，道：「你確定是蛇頭白羽箭麼？」

常九道：「不相信你問問蕭兄。」

蕭寒月道：「是一種帶有白羽毛的短箭，是不是蛇頭白羽箭，我就不知道了？」

常九道：「天下用甩手箭的人，雖然不少，但帶一截白羽毛的，却是不多，除了蛇頭白羽箭之外，我還未聽過還有第二家？」

張嵐道：「這麼說，大概是不會錯了？」

賞花軒中突然間沉默下來。

蕭寒月目光轉動，發覺在座之人，一個個臉色沉重，似乎是蛇頭白羽箭有着很大的震駭力量，心中大奇，忍不住問道：「常兄，那蛇頭白羽箭，可有什麼來歷？」

常九道：「張兄比我清楚，何不問他？」

不待蕭寒月問，張嵐已長長歎一口氣，道：「蕭兄弟出入江湖不久，不知蛇頭白羽箭的出處、來歷……」

蕭寒月道：「張兄指教？」

張嵐道：「二十年前，蛇頭白羽箭威震江湖，箭到之處，望風披靡，閙的江湖道上神鬼不安，幸好，只閙了五年，突然隱失不見，但白羽箭的往事，至今仍然傳揚江湖，想不到的是失踪了十五年的蛇頭白羽箭，竟然會在王府中出現！」

蕭寒月道：「蛇頭白羽箭，代表着一個人，還是代表着一個組合？」

張嵐道：「應該是一個家族，他們的人數不多，但却神出鬼沒，他們在江湖上閙了五年，仍然沒有人能把他們分的很清楚。」

蕭寒月問道：「會不會是人數很少的組合呢？」

張嵐道：「不太可能，因爲他們一羣人中，有男人、也有女人，江湖上稱他們爲白羽令門。」

蕭寒月沉吟不語，心中忖道：蛇頭白羽箭在江湖上横行了五年，竟然沒有人弄得清楚是一個什麽樣子的組合？……。

常九接道：「張嵐說的不錯，他們是一個家族，這一家人姓古，是一個充滿着神秘、怪異的家族，他們從來不和江湖中人來往，一向是獨行其是。」

蕭寒月道：「常兄，對古氏家族，還瞭解多少？」

常九道：「就知道這些了，常某追踪他們一個多月，探聽出他們姓古，不幸被他們發現，差一點丟了老命。」

蕭寒月道：「蛇頭白羽箭，左右不過是一種暗器罷了，江湖中人，爲何如此害怕？」

常九道：「蛇頭白羽箭的可怕處，是因爲它花樣太多，有的蛇頭中暗藏毒針，有的暗藏燐火，也有暗藏火藥，射中人身，或用兵器封擋時，立刻爆炸，但就外形上看去，却是完全一個樣子，叫人無法分辨。」



蕭寒月道：「原來如此，那當眞是防不勝防，十分可怕了。」

直到此刻，蕭寒月才完全明白，蛇頭白羽箭一經提出，全座默然，原來，却被這種詭詐難測的暗器給震住了。

常九說道：「現在，該是你王總捕頭拏個主意了，這件事，不但牽上了白龍，而且，也牽扯上白羽令門的古氏家族，你還敢不敢查下去？……」

王守義道：「最重要的是，還牽上了七王爺府，能不能辦下去，要張兄作個決定了。」

蕭寒月回目看去，只見趙幽蘭低頭不語，臉上是一片黯然，悲愴之色，忍不住接道：「當然應該追下去，難道白龍和古氏家族中人，就該横行不法，欺壓良善，任他們胡作非爲下去。」

張嵐點點頭，道：「蕭兄弟說的對，就算牽上了王府也應該追查下去。」

趙幽蘭道：「只要能把家父找回來，其他的事，民女也無意追究。」

王守義霍然站起身子，道：「姑娘不必如此担心，這件案子，我會全力追查，就算丟了官，陪去一條性命，不弄個水落石出，決不罷手！」



蕭寒月道：「好！王總捕頭鐵面無私執法如山，寒月願爲先驅，但有所命萬死不辭！」

常九冷冷一笑，道：「看在你蕭兄陪我一夜餐風露宿的份上，我姓常的也拚上了……」接着，目光一掠何剛、韓伯虎，接道：「你們兩位怎麼說？要是體惜性命，現在退出去，還來得及！」

韓伯虎道：「在下是受張前輩之邀而來，但憑張前輩一句吩咐，赴湯蹈火在所不惜！」

張嵐點點頭，道：「好！白羽令門，魔刀白龍，鬼刀侯玄，都已經在金燮出現，撇開趙大夫被擄之事不談，就江湖情勢而論，也是一件非同尋常的事件，王總捕頭可以把他們當作一件擄人案件處理，我張某人也可以把它當作一件江湖大事處理……」

韓伯虎道：「前輩的意思是要召集武林同道，協力追查？」

張嵐道：「魔刀白龍，白羽令門，都出現了，咱們幾人之力，只怕不易應付！」

王守義臉上一片焦急，却又不便開口阻止。常九搖搖頭，道：「不可操之過急。」

張嵐噢了一聲，道：「你有什麼高見？」

常九道：「不錯，咱們看到了白羽箭，但白羽令門中什麼人出現金燮，咱們還未弄清楚，再說，張兄這樣大張旗鼓的幹法，勢必一下子鬧的哄動江湖，就算憑藉張兄在武林中的人望，請了很多武林高手來，又到那裏去找白羽令門中人？」

張嵐心中忖道：是啊！我總不能帶他們到烏衣巷七王爺的府中搜查吧？

王守義道：「常九說的對，張兄，這件事，在沒有完全證明之前，還不宜傳揚出去。」

張嵐點點頭，道：「好！找出一個可行之法，張某萬死不辭！」

常九道：「諸位都有追查個水落石出之心，我常九也只好認命，不過，密室在王府之中，不論明搜暗追，都無法瞞過王府中人，這件事是否要明稟七王爺呢？」

張嵐沉吟了一陣，道：「在王府之中，破山，挖地，實在很難啓齒，你如有把握找出地道所在，倒不如夜間下手，待找出了地道，再去稟明王爺不遲。」

王守義低聲道：「常兄，你說那地道在王府花園的圍牆旁邊？」

常九道：「不錯！」

王守義道：「這麼說來，那地下密道，可能通到楊尚書的宅院，也可能通到李將軍的府第。」

常九微微一怔，道：「對！在下倒未想到，還是你這種做官的人，想的週到。」

王守義笑一笑，道：「你終於知道作官之人的厲害了吧！我再指點你一招，你看是不是更加厲害？……」

常九接道：「說你胖，你就喘了，說出來聽聽，再自我陶醉不遲。」

王守義道：「既然地道在王府圍牆旁側，可不可以，在王府外面，挖一條地道進去。」

常九道：「辦法不錯，不過，那中間只有一條巷道，而且，不停有兵丁巡行……」



王守義接道：「這就要看看我這作官人的本領了，不用你担心，問題是什麼時間下手最好，而且，你要估算的十分正確，我們不能挖了很長時間，還找不到地道。」

常九閉上雙目，口中唸唸有詞，片刻之後，睜開眼睛，道：「可以，有兩個時辰的光景，我保證可以挖出地道，爲了行動秘密，最好夜間下手。」

王守義道：「什麼人去？你和張兄研究一下，我現在就去安排，初更時分動手。」

常九道：「不！時間要提前，今夜無月，天一黑就動手，二更之前，要找出地道，就常某人昨夜見聞，地道傳出行動聲音，都在三更左右。」

王守義點點頭，道：「好！常兄，要不要再去查看一下烏衣巷中的形勢。」

常九道：「姓常的沒有別的本領，就是記憶的能力很好，烏衣巷和王府花園內外的形勢，早已熟記於區區的胸中了。」

回顧了張嵐一眼，王守義欠身說道：「張九，一切仰仗了，人手方面，請張兄調派，兄弟去和巡守營打個交道。」

張嵐道：「保守秘密最好的辦法，就是由在坐之人行動，不用再調動別的人了。」



趙幽蘭站起身子，微微一笑，道：「諸位昨夜奔走終宵，今夜還要行動，用過酒飯，請各位回房中休息一下，諸位的臥室，我早已吩咐了丫環們整理過了，大恩不言謝，晚輩心領了。」

蕭寒月回到臥室的時候，趙幽蘭早已在室中等候。

這幾天，蕭寒月奔走忙碌，兩人連面都沒有見過，彼此之間，似都有很多事情需要商談一下。

蕭寒月最關心的是趙姑娘的安全，花軒中人多不便，現在，室中只有兩人，立刻說道：「看到妳安然無恙，心中十分高興，但對方高手衆多，防範不易，單憑張傑、羅鑣，和一些捕快，只怕能力不夠……」

趙幽蘭微顯蒼白的臉上綻開了一抹歡愉的微笑，道：「你眞的這麼關心我？」

話一經重覆，不是變了味，就是味道更濃，蕭寒月的臉上不禁一熱，點點頭還給趙幽蘭一個微笑。

趙幽蘭的心情似乎是更愉快了，低聲說道：「別爲我担心，事實上，趙府中這些森嚴的防護，擋不住人家……」

蕭寒月吃了一驚，接道：「你是說，對方已摸進了趙府？」



「是！而且是草木不驚，守護趙府的人，都不知道……」

「妳……」蕭寒月焦急的道：「見到了他們？」

「他們進不了我住的跨院，小妹不會武功，目光不清只能看到一個全身黑衣的人影。」

「嗯！不錯，除了白龍之外，他們夜間行動都是這個裝扮……」

趙幽蘭接道：「蕭兄，這件事，最好先不要告訴他們？」

蕭寒月道：「重重戒備之下，敵人進府兩次，竟未發覺，告訴他們，也是無用，不過，此非善地，妳……」

「小妹有保命之法，趙神醫的女兒，雖不會用武，但會用藥，藥物可以救命，也可以傷人……」

蕭寒月見過她配製迷藥的神奇，像侯玄那樣的人，都被一下子迷倒，但對方如有防備，以趙幽蘭纖纖弱質，縱有天下最好的迷藥，也是無法施展。

似乎是看出了蕭寒月的心意，不待開口，趙幽蘭已搶先說道：「蕭兄，藥有千種，用途何止一端，小妹正在試驗用藥物培養一種克敵的動物出來……」語聲一頓，長長歎息一聲，接道：「只可惜，醫術、藥物，未能用於救命、治病的正途。小妹心中實有愧咎，但爲了保命求生，也是無可奈何了！」

蕭寒月心中大奇道：「用藥物能使入府高手知難而退，又要用藥物培養出一種能克敵的動物出來，眞是前此未聞，看來，任何一門學問，到了極致，都會生出正反之用，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技藝無正邪，端在人爲了。」

趙幽蘭也未再詳作說明，也許是用於保命的隱密，不便於輕易洩漏出來，扭轉話題，說道：「蕭兄，另有一樁奇怪的事，小妹想告訴蕭兄？」

蕭寒月這數日間鬬白龍，入王府尋地道，驚見王府夜行人的出沒，想不到守在家中的趙幽蘭，竟也有着驚天動地之變，當下點頭，道：「我這廂洗耳恭聽。」

趙幽蘭道：「你在花軒之中，可曾發覺了缺少些什麼？」

蕭寒月沉吟了一陣，道：「畫聖吳道子的衆星捧月圖？」

趙幽蘭道：「對！我把它取了下來，就收藏在蕭兄的桌斗之中，有閑暇時間，不妨取出來仔細的瞧瞧，你看能不能瞧出個中之妙？」

蕭寒月道：「一代畫聖手筆，自是有非凡之處……」

「我說的不是畫的好壞、價値……」趙幽蘭慧黠的說：「是畫中玄妙，我如告訴你，那你就失去了一份尋找玄妙的樂趣。蕭兄，家父失踪了幾個月，但這幾個月來，我好像過了幾十年一樣，過去不懂的事，現在都懂了……」

蕭寒月歎道：「憂患使人早熟，姑娘和在下初見之時，確已有很大的不同！」

（未完・十三）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龍形劍客（九）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溫老三以爲雲中岳、聞人鳳眞的被迷香薰倒，正在得意之際，雲中岳已用擒龍功向他進攻，溫老三也不示弱，二人激鬥一百多招，聞人鳳好勝，不讓雲中岳動手，想用毒粉將溫老三迷倒，反被他擊傷胸膛，雲中岳連忙出手將他點着穴道，馬上運功爲聞人鳳療傷，此時又進來田駝子向雲中岳襲擊，溫老三沖開穴道和聞人鳳搏鬥，雙方展開戰鬥，雲中岳施展崑崙派絕技將田駝子的西域白駝派武功盡廢；聞人鳳也將溫老三右臂砍斷，扶持溫老三和王奇找到藍文蔚等人被囚處。至於他們的組織和頭人，溫老三、王奇都不清楚，此地下室不過是監牢而已。

衆豪傑獲救　黑煞星遭殃

雲中岳說道：「在下不是找黑梔子來的。」

溫老三道：「那你找到地底石室來作甚？」

聞人鳳道：「我們是找人來的。」

雲中岳探手取出從溫老三懷中搜來的「化毒解迷丹」，傾了六粒，親自喂給六人服下，他們神情呆滯，神志不清，但你說的話，他們還會聽，你分給他們藥丸，要他們吞服，他們就毫不猶豫的吞下去。

聞人鳳道：「溫老三，王奇，你們再仔細看看，這兩個人你們認不認得？」

溫老三眼看雲中岳取出來的「化毒解迷丹」，是從他身上搜去的，心頭恨得癢癢的，但此刻身落人手，臉上不敢流出一點神色，只是微微搖頭道：「老夫這些年一直不曾在江湖走動，許多人都只知其名，從未謀面，自然不會認識了。」

聞人鳳一指王奇問道：「你呢？」

王奇揉揉眼睛，又走上了幾步，定睛看去，才道：「小的只認識一個。」

他指指坐在丐帮長老宋志高身邊的一個虬髯漢子道：「他是終南派的虬髯客司空天孫，因爲他祖父司空曉天，是終南派的掌門人，昔年當過第三屆武林盟主，聲名甚著，故而叫做天孫，他們幾代都是虬髯，江湖上從前稱他祖父都叫髯翁而不名，也就稱他爲虬髯客了！」他因受制於人，故而有問必答，惟恐說的不够詳盡。

雲中岳問道：「溫老三，服了『化毒解迷丹』，要多少時間才能清醒過來？」

溫老三道：「大概有盞茶工夫，就可以清醒了！」

雲中岳道：「那好，我們就在這裏等上盞茶工夫再走。」

說話之時，目光一動，只見那六人服下解藥，忽然眼皮沉重，似有昏昏欲睡的模樣，不覺偏頭問道：「妹子，他們服了解藥，好像很睏，會不會藥不對症？」

聞人鳳嬌笑道：「大哥不是使毒的人，所以不知道，這是他們藥力行開了，體內奇毒正在逐漸化去，才會有此現象。」

雲中岳道：「原來如此，我還以爲他們服的藥不對症呢！」

一盞茶的工夫時間並不太長，過沒多久，少林清源大師功力深厚，首先倏地睜開眼來，目光轉動，口中發出一聲輕咦！

雲中岳連忙抱拳，道：「大師醒過來了？」

清源大師緩緩從草薦上站起，雙手合十，問道：「施主，幾位是……」

雲中岳道：「在下雲中岳……」

清源大師目光凝注，遲疑的道：「雲少施主，貧衲曾在大通藥行見過一面，如是貧衲記憶不錯……」

雲中岳含笑道：「大師說得極是，在下和這位聞人姑娘都是經過易容而來！」

說話之時其餘五人也相繼睜開眼來。

虬髯客司空天孫一躍而起，洪聲道：「這是什麼地方？諸位是什麼人？」

他話聲洪亮，目光也烱烱逼人。

這時其他四個人也相繼站起，各人目中都流露出詫異之色！

還是丐帮長老宋志高江湖閱歷較爲老到，一看自己等人的情形，心中已經料到了幾分，抱一抱拳道：「請問四位，兄弟等人，莫非遭人囚禁於此，是四位相救的了？」

雲中岳點點頭，含笑道：「宋長老說得極是，此處是在梵王宮的地底石室之中，六位參與關王廟祝融殿拍賣藥材，被人迷失神志，囚禁於此……」

大通藥行掌櫃吳福礎忍不住問道：「少俠怎麼會發現在下等人被囚禁在這裏的呢？」

雲中岳道：「在下和聞人姑娘是尋人來的，聞人姑娘是循着『追踪散』一路找到這裏來的。」

「阿彌陀佛。」

清溫大師雙手合十，低喧一聲佛號，問道：「雲少施主可知是什麼人刦持咱們的麼？」

雲中岳一指王奇，說道：「他叫王奇，就是這裏的管理人，名義上是副總管，但連他都不知這幕後的主人是誰？」

宋志高問道：「被囚禁在這裏的，就只有咱們六個麼？」

雲中岳道：「這裏是男囚房，另外還有一處女囚房。」

說到這裏，朝藍文蔚道：「藍兄令妹，只怕也被囚禁在這裏了！」

藍文蔚道：「兄台如何知道舍妹也被他們刦持來了？」

他是參與藥材拍賣，才被擄來的，他妹子藍文蘭並沒有參加藥材拍賣。

雲中岳道：「令妹失蹤，說來話長，目前時間寶貴，且等出去之後，在下自會詳細奉告。」

藍文蔚道：「不知兄台大號，如何稱呼？」

方才雲中岳向清源大師說出自己姓名之時，他尚未醒來，故有此問。

雲中岳含笑道：「在下雲中岳。」

藍文蔚驚奇的道：「你是雲兄？」

雲中岳道：「兄弟和聞人姑娘來此之前怕人認出本來面目，經過易容而來。」

藍文蔚一把握住雲中岳的手，搖撼着道：「原來是雲兄，兄弟還以爲有兩個雲

中岳呢！」

雲中岳轉身朝一個矮小中年人抱拳問道：「在下還未請教這位是……」

矮小中年人連忙陪笑道：「不敢，小人胡求福，只是販賣藥材的商人，多蒙雲公子仗義相救，小人感激不盡。」

藍文蔚道：「雲兄可知舍妹被囚禁在那裏麼？」

雲中岳道：「兄弟也不詳細，這要問王副總管了。」

王奇連忙應道：「是，是，小的馬上領諸位去，只是……只是……」

聞人鳳說道：「你說話吞吞吐吐的幹麼？」

王奇囁嚅的道：「小的雖是這裏的副總管，但女囚房的事，小的管不着……」

藍文蔚道：「那是什麼人管的？」

王奇道：「是小的……小的婆娘柳花娘管的……」

藍文蔚問道：「柳花娘是誰？」

溫老三笑說道：「柳花娘就是這位王奇副總管的老相好，他當了這裏的副總管之後，自然也要弄個職位安頓她，不料柳花娘當了女囚房的管事之後，權比副總管還大……」

藍文蔚道：「管事怎麼會大過副總管呢？」

溫老三道：「王副總管手下，有二十四名手下，每月支薪三百兩，但他們永遠住在這裏，不能出去，而且他們也都是男人，柳花娘原是老鴇出身，於是靈機一動，去外面弄了二十來個女子進來，囚禁在女囚房裏，給這些殺手們行個方便，每次只要交出幾兩銀子，就可進去作一次入幕之賓……」

這話聽得聞人姑娘粉臉發赧，別過身去，裝作沒有聽到。

藍文蔚因妹子被囚禁在囚房裏，心頭一急，忙道：「王奇，你快些帶路。」

雲中岳也心頭大急，揮揮手道：「快走。」

王奇連聲應「是」，當先退出石室，走在前面帶路。

雲中岳道：「大師，諸位前輩，恕晚輩走在前面了。」

清源大師合十道：「雲少施主只管請先。」

聞人鳳手執短劍，說道：「溫老三，你也請吧！」

溫老三一句沒說，跟在雲中岳身後，聞人鳳則緊跟在溫老三身後，然後是清源大師等六人，魚貫走出石室。

王奇等大家退出甬道，就闔上了石門，一直往對面行去，經過副總管住的那間石室門口，再走了四五步路，迎面已是石壁擋路，到了盡頭。

王奇腳下一停，伸手輕輕拉了一下掛在石壁上的鐵環，石壁間忽然開啓一個一尺見方的小窗戶，從裏面探出一個年輕人的臉來。

這人瘦削臉，濃眉，膚色黝黑，看去約莫二十出頭，目光冷冷的看了王奇一眼，冷冷的道：「副總管有什麼事？」

王奇說道：「小三子，快把石門打開了！」

原來這黑臉青年就是王奇的姘婦柳花娘生的兒子。

小三子把頭縮了進去，從窗戶伸出一隻手來，說道：「拿來。」

王奇一怔，說道：「你要什麼？」

小三子道：「銀子。」

溫老三道：「你是王奇的兒子，還跟你老子要錢？」

「誰來都是一樣，這是咱們這地方的規矩。」

小三子翻着白眼，冷冷說道：「娼門八字開，沒帶銀子莫進來，來的是老子，小子？咱可不管。」

王奇沉下了臉，喝道：「小三子，你這畜子，你還不快快把門打開？」

小三子橫了他一眼，哼道：「這是娘訂的規矩，任何人都得先付清銀子，才能進來，你不用對我窮吼。」

王奇怕雲中岳不耐，心頭又急又怒，喝道：「眞是雜種，我王奇那有你這種兒子。」

小三子道：「公事公辦，這裏可不能說什麼感情因素，你不交錢，我要關窗門了。」

王奇心頭怒惱已極，只得從身邊取出一錠銀子，遞了過去，說道：「快快開門吧！」

小三子伸出手來，接過銀子，掂了掂才道：「五兩銀子，只有你一個人可以進來……」

話聲未落，王奇已經一把抓住他的脈腕，怒聲道：「小雜種，你只認錢，不認人，你給老子出來。」

這一下他極怒而發，用力一拉，把小三子整條手臂都拉出窗口來，還在用力的拉。

小三子一個人肩膀塞住了窗戶，口中大聲叫道：「啊唷，我的媽呀，老小子把我手骨拉斷了。」

只聽裏面響起一個尖沙的婦人聲音叫道：「這是什麼回事？老小子？你說拉着你手臂不放的是你老子，他瘋了？」

王奇大聲：「柳花娘，妳快開門。」

尖沙婦人聲音說道：「你怎不先放開他？」

王奇怒聲道：「這小畜生也不問問清楚，就伸手要錢，我恨不得先砍下他一隻手來。」

尖沙聲音唷了一聲說道：「瞧你，幹麼和自己兒子過不去，人家說手臂朝裏彎，拳頭打出外，這話也虧你說得出來？」

王奇道：「妳快把石門打開了，我自會放了他的。」

手上略微用力，小三子又殺豬般的叫了起來。

尖沙婦人聲音叫道：「你輕些，別讓小三子吃苦頭了，這發郛門子威？老娘開門就是了！」

她話聲一落，左首半堵石壁果然緩緩朝左移開。石門中間站着一個頭戴黑布包頭，生成一張馬臉，三角眼，顴骨高聳，看去已有四十出頭的婦人，臉上依然塗着紅紅白白的，連一張闊嘴唇，也擦得和血盆大口一般，呷呷笑道：「你怎麼還不放手呢？」伸手一指，點了過來。

王奇冷不及防，他總究經穴受制，身子不大靈活，立即應指倒地。

小三子被他隔着一堵石壁，緊拉着手不放，痛極也怒極，此時王奇一放手，他就竄了出來，飛起一腳朝王奇當胸踢來，口中喝道：「老小子，看你還神氣不？」

王奇經穴受制，又被柳花娘點中穴道，身子無法動彈，小三子這一腳，正好踢中胸膛，口中悶哼一聲，跌倒地上，一手按着胸口，一手撐起身子睜大雙目，口中喃喃的道：「男盜女娼，這是報應……」頭往後一仰，便自一動不動。

柳花娘看得吃了一驚，急忙說道：「小三子，你踢在他什麼地方，怎麼把你老子踢死了？」

小三子還沒說話，溫老三輕喟一聲：「王奇一直把小三子當作是他的兒子，現在可以證明，他絕不是王奇的兒子了！」

柳花娘沒有作聲。

溫老三走上一步，低低的道：「他應該是老夫的兒子，當年他一出生，妳就給他取了一個乳名叫做小三子，老夫就知道這孩子是我的了。」

柳花娘道：「我不知道。」

溫老三道：「柳花娘，只要妳說一聲，他會聽妳的，妳不讓他姓溫，一直姓着王，豈不是要他做一世雜種？」

雲中岳不知道兩人在說些什麼，目睹王奇被他兒子小三子一腳踢死，心頭不禁勃然大怒，劍眉一挑，沉聲喝道：「好個滅絕人性的逆倫之子，你給我過來。」

伸手一招，一股巨大的吸力，把小三子一下吸了過來，喝道：「跪下！」凌空點出一指，小三子雙足一軟，身不由己撲的跪了下去。

雲中岳瞋目喝道：「你知罪麼？」

柳花娘失色道：「你這是做什麼，有話慢慢好說。」

溫老三也連連抱着拳道：「雲少俠，這孩子其實是老夫的孩子，還望雲少俠高抬貴手，饒了他吧！」

聞人鳳哼道：「弑父的雜種，還有人要，你不怕將來他也會踢死你麼？」

舉步走到小三子面前，短劍一指，喝道：「你目中沒有老子，應該剜目。」

劍尖一轉，朝他左眼刺入，小三子大叫一聲，痛得往後昏死過去。

柳花娘大吃一驚，口中尖聲喝道：「小丫頭，妳敢傷我兒子？」縱身朝聞人鳳撲了過來。

雲中岳大喝一聲：「柳花娘，妳給我站住。」

伸出右掌，直立如刀朝前輕輕一推。

柳花娘撲縱過來的人，好似被一道無形氣牆給擋住了，那想撲得過去？

柳花娘心頭愈急，不覺破口大罵：「小丫頭，小蹄子，老娘今天要是饒了妳，我就不叫柳花娘了。」

聞人鳳聽得大怒，短劍一指，喝道：「老虔婆，妳再口出惡言，我就先宰了妳的小雜種。」

柳花娘眼看聞人鳳劍尖指着小三子胸口，一時倒也不敢發橫，霎着三角眼，問道：「你們到底是些什麼人？」

雲中岳道：「妳囚房裏囚着多少人？快領我們去。」

這時小三子已經醒了過來，一手掩着左眼，血流不止。

聞人鳳蹴了他一腳，喝道：「別裝死了，還不站起來？」

小三子沒練過幾手武功，只是個欺善怕惡的人，這時那敢哼出聲來，乖乖的從地上爬起。

聞人鳳劍尖朝他肩頭一指，喝道：「叫你娘快領我們進去，不然我就先刺穿你的琵琶骨。」

小三子只覺肩頭一陣刺痛，連忙叫道：「娘，妳就快領他們進去吧！」

柳花娘投鼠忌器，只得從身邊取出一串鑰匙恨恨的道：「好，你們跟我來。」

雲中岳、藍文蔚兩人走在前面，聞人鳳押着小三子跟在後面，一同往裏行去。

清源大師等人却停在外面，並未跟着進去。

這石門裏面，一共只有兩間石室，是柳花娘和小三子住的，裏首橫着一道鐵柵門，柳花娘打開鐵柵門，却是一條黝黑的走廊，左右兩邊，各有三間石室。

最前面的兩間，石室寬敞，每間住了十幾名少女，柳花娘打開鐵門，一羣鶯鶯燕燕，看到柳花娘，都巴結的叫着：「嬷嬷。」

二十名少女鶯聲嚦嚦，像一陣風般圍了上來。

柳花娘喝道：「妳們都站住了。」

那些少女直到此時，才看到柳花娘身後，還跟着四個人，王管事一手掩着左眼，鮮血還在從指縫間滲出，他背後一個女子手中握一柄銀光閃閃的短劍，抵着他後心。一時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一個個花容失色，連連後退，站到了門口。

雲中岳問道：「柳花娘，這些姑娘，都是妳擄來的？一共多少人？」

柳花娘道：「一共二十個。」

藍文蔚問道：「我妹子在那裏？」

柳花娘翻着三角眼，問道：「你妹子是誰？」

雲中岳道：「妳把這四間石室的鐵門都打開了。」

柳花娘沒有作聲，先舉手推開中間兩間石室的鐵門，那鐵門沒有加鎖，這兩間石室是柳花娘用來賺錢的地方，石室中除了一張床，就別無他物，也沒人住，是供地底石室那些殺手們臨時尋芳之所。

最後兩間石室，鐵門上却下了鎖。柳花娘打開了兩間石室的鐵鎖，先推啓右首一道鐵門，一邊道：「這兩間石室裏，各囚着一位姑娘，一個是兩天前送來的，一個是今天才送來的，你們自己去認吧！」

鐵門開處，只聽有人嬌聲喝道：「老賊婆，妳怎麼不敢進來？」

雲中岳一聽聲音，就是藍文蘭，她是雲南藍家的人，善於使毒，無怪柳花娘不敢進去了，這就趕緊叫道：「文蘭，是我和藍兄救妳來了。」

「啊！」藍文蘭自然也聽出來了，這是她日思夜想魂牽夢縈的情郎的聲音，不覺大喜過望，口中「啊」了一聲，立即飛奔而出，一眼看到站着的竟然不是雲中岳，不覺怔得一怔（雲中岳易了容）！

雲中岳笑道：「妳不認識我了，是我臉上易了容。」

藍文蘭聽他這麼一說，心中釋然，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她只是望着雲中岳，那

還再去看和雲中岳同來的還有什麼人，口中叫了聲：「大哥……」一下撲入了雲中岳懷中。

這下當着藍文蔚，還有一位聞人鳳姑娘，眞把雲中岳鬧得個面紅耳赤，手足無措，連忙把她扶住，輕聲道：「文蘭，妳看看還有誰來了？」

藍文蘭只是一時見到他如見親人，沒再多看一眼，就把嬌軀撲了過來，這時經雲中岳一說，她站停下來，再定睛一瞧，站在雲中岳後面的，竟是自己大哥，這下直把她一張粉臉羞得通紅，說道：「大哥，你也來了？」

藍文蔚道：「愚兄比妳還早來了幾天呢，也是剛才由雲中岳救出來的。」

雲中岳忙道：「文蘭，我來給妳們引見，這位是聞人鳳姑娘。」

接着又朝聞人鳳道：「她就是藍文蘭姑娘。」

聞人鳳早就看到藍文蘭奔出石室，連自己哥哥都沒看到，一下就往雲中岳懷裏撲，一個女孩兒家，豈會隨便朝人家懷裏撲的，只此一點，可見她和雲大哥的情份，有多深了？

她看着她，她也看着她，藍文蘭首先含笑叫了聲：「聞人姐姐。」

聞人鳳也點着頭，含笑叫道：「藍姐姐。」

柳花娘聽她們一個姓藍，一個姓聞人，不覺暗暗吸了口涼氣，忖道：「原來這兩個小妞，都是用毒世家出來的。」

接着走過去，又去推開了左首一間的鐵門，叫道：「姑娘請出來吧，有人來看妳了。」

裏面果然走出一個青衣少女，看了幾人一眼，冷冷的道：「我不認識他們。」

聞人鳳道：「秋月，妳不認識我？」

雲中岳笑道：「妳忘了臉上易了容，秋月姑娘怎麼認得出來？」

秋月驚喜的奔了出來，說道：「是小姐，雲公子，小婢眞的認不出來呢！」

雲中岳問道：「裏面還有人嗎？」

柳花娘道：「沒有了。」

雲中岳道：「好，秋月姑娘，妳押着柳花娘到她房裏去，把她歷年積聚的骯髒錢都搬出來。」

柳花娘聽說要搬她歷年積蓄的銀子，心頭不由大急，倏地轉身，雙手如叉朝雲中岳當胸插下，狠聲說道：「老娘和你拚了。」

雲中岳站着不動，目中神光電射，喝道：「柳花娘，妳所作所爲，實是罪無可逭，我要把妳歷來的造孽錢拿出來，分給被妳擄來的二十位姑娘，好讓她們回家團聚，也稍稍贖妳前愆，妳還想逞兇，那是不想活了？」

在他說話之前，柳花娘尖尖十指，巳經插上了雲中岳的胸口，雲中岳依然一動沒動，柳花娘忽然口中驚叫一聲，十根手指宛如在鐵石之上，登時折斷了六根，痛得她殺豬般大叫一聲，汗如雨下，一個人蹲了下去，幾乎昏倒。

秋月飛起一脚，踢在她鳩尾骨上，喝道：「快走！」

小三子早巳嚇破了胆，忙道：「娘，就都給他們好了，錢是人賺的，咱們只要活着，還怕賺不回來麼？」

聞人鳳聽得怒從心起，怒叱道：「小雜種，你狗命都保不住，還想再要作孽錢麼？」

手起劍落，把他一條右臂齊肩砍下。

小三子悶哼一聲，一個人搖搖欲倒。

雲中岳點出一指，替他止了血。

柳花娘眼看母子二人落在人家手中，忍痛地道：「求求你們不要再傷我小三子了，老婆子一切遵命就是了。」

秋月道：「那就快走。」

柳花娘不敢違拗，只得走在前面，由秋月押着她母子兩人到房裏去。雲中岳，聞人鳳，藍文蔚，藍文蘭退出鐵柵門。

不多一回，秋月押着柳花娘母子，從他們房中搬出四五千兩白花花的銀子，堆在走廊上。

雲中岳要藍文蘭，聞人鳳二位姑娘，告訴二十名少女，要她們分別取了銀子，隨同自己等人，出了地底石室，就各自回家。

那二十名少女聽說可以回家去了，莫不感激得流下淚來，各人依言取了銀子，就站立在一旁。

柳花娘道：「少俠現在可以放了我們母子吧？」

雲中岳凜然道：「放你們母子可以，但我要廢了你們兩個的武功，從此安安份份做人，如敢重操舊業，逼良爲娼，再給我遇上，妳就休想再活了。」

說完，一指朝柳花娘點了過去。

柳花娘身軀一顫，委頓在地，喘息道：「你……還是殺了我的好。」

雲中岳也不去理她，目注小三子喝道：「小三子，你知道你是誰的兒子麼？」

小三子看到雲中岳兩道眼神，心裏就發毛，顫顫兢兢的道：「小的是王奇的兒子。」

雲中岳沉哼一聲道：「幸虧你不是王奇的兒子，否則你以子弑父，今天我就不會饒你狗命。」

溫老三忙道：「小三子，因爲你是我的兒子，雲少俠才饒你不死的。」

小三子兩道濃眉一揚，大聲道：「我不是你的兒子。」

溫老三道：「是的，你娘生你的時候，你並沒有哥哥，爲什麼叫你小三子呢？就是因爲你是我溫老三的兒子，老子是老三，兒子自然是小三子，不信，你可以問你娘。」

小三子心想：「王奇不過是副總管，溫老三却是供奉，地位比副總管高得多，王奇巳經死了，再有一個供奉的爹，倒也不錯。」心念這一動，不覺點點頭道：「好吧！」

溫老三喜道：「孩子，你認爲父了？那就該叫爲父是爹了。」

小三子果然恬不知恥的叫了一聲：「爹。」

雲中岳道：「溫老三，這小子我答應饒他一命，但武功仍須廢去，不然江湖上豈不又多出一個無行敗類了？」

隨手一拂，點了他三處經穴，小三子不自禁打了一個冷噤，他武功本來不高，雖被點破了三處經穴，除了有些像洩氣的感覺，也別無痛苦。

雲中岳道：「溫老三，咱們從那裏出去，你一定知道出路的了？」

溫老三連連點頭道：「老夫知道。」

雲中岳道：「那好，你走在前面，給咱們帶路。」

溫老三因穴道受制，那敢違拗，果然走在前面領路。

雲中岳道：「你把柳花娘，小三子也一起帶出去，有妻有兒，以後該好好爲人了。」

溫老三連連點頭道：「這個自然，雲少俠不說，老夫也要好好的做人了。」

一行人回到王奇住的那間石室，再由裏面一道石門進去是一條不太寬的走道。

溫老三走在前面，來至盡頭處，迎面巳是一堵石壁，他跨上左脚，在一處微凹的壁下先踩了兩脚，只見從上面緩緩垂下一條鐵鍊，鍊上懸着一個鐵環，他伸手抓住鐵環，用力往下拉動，石壁就緩緩向右移動，裂出一道門戶，門外就是一道往上的石級。

大家魚貫循着石級而上，走了約莫三十來級，石級巳到盡頭，溫老三雙手朝上一陣旋動，用手托起一塊圓形鐵板，頭頂巳經透進天光。

雲中岳道：「這裏不是咱們進來的入口了？」

溫老三道：「這是出口，外面的人無法開啓，少俠進來之處是入口，裏面的人無法出去。」

雲中岳沉吟道：「當初建造的人，設想如此週到，不知這主人究竟是誰？」

溫老三道：「這個除了那神秘的主人，只怕沒有第二個人知道了。」

雲中岳冷笑一聲，道：「在下倒是不信，他刼持了清源大師等人，自然另有陰謀，只要他有陰謀，就不會查不出他是誰來。」

溫老三沒有說話，雙手攀着洞口，爬了出去。

接着是雲中岳，手掌一按，就穿洞而出，舉目看去，原來立身之處是一個乾涸的古井，仰首望去，離井欄還有三丈來高，因爲這是一口古井，地方十分逼仄，先上來的人，如果不躍上井去，後面的人，就無法再出來了。

溫老三道：「雲少俠，你現在可以解開老夫穴道了吧？不然，老夫如何躍得上去？」

雲中岳冷森一笑道：「溫老三，在下不想騙你，我封了你兩處經穴，給你保留了三成武功，以後只要不再妄想練功，以你目前的武功，巳足可防身，在下封穴手法，並無解法，你無法上去，在下可以送你上去。」

話聲一落，一手抓住溫老三手臂，縱身飛起，一下穿井而出，把溫老三身子放下。

溫老三聽得又氣又急，恨恨的道：「好，好，雲中岳，你輕輕年紀，好毒辣的手段，老夫只要有一口氣在，永遠不會忘記你的。」

雲中岳笑道：「那就隨便你了，以你爲人，本該廢去你一身武功，念在你給咱們領路，不無微勞，才留了你三成武功，你還不知足麼？」

溫老三略一運氣，發現自己果然只剩了三成功力，心頭雖然對雲中岳銜之入骨，但却一聲不作，再也不顧柳花娘和小三子，自顧自低頭疾奔而去。

接着上來的是清源大師，宋志高，吳福礎，虬髯客司空天孫和自稱藥材商的胡永福，他還是司空天孫把他帶上來的。

稍後是藍文蔚，藍文蘭，聞人鳳，秋月，最後是柳花娘，小三子，和二十名少女，這些人中，柳花娘，小三子都巳被廢去武功，二十名少女一點武功也不會，由宋志高和虬髯客兩人，去找了一條山藤，把她們一個個從井中提了出來。

雲中岳要二十名少女先行離去，柳花娘和小三子最後上來，眼看溫老三巳走，母子二人也只好互相攙扶着離去。

雲中岳回頭看去，那自稱藥材商的胡永福，也雜在人叢中早巳走得不知去向，却也並不在意。

虬髯客司空天孫朝雲中岳抱抱拳道：「雲老弟，在下多蒙援手，大恩不言謝，後會有期，在下就此別過。」

雲中岳連忙拱手道：「司空老哥好說，老哥只管請便。」

司空天孫又朝清源大師等人拱了拱手，揚長而去。

吳福礎道：「雲公子，咱們失踪巳有多日，單老爺子只怕連日都在派人四處找尋，兄弟之意，想請大師和宋長老幾位，先回大通藥行休息，雲公共是否也一同先回敝行休息呢？」

雲中岳道：「聞人兄和龔大叔尚留在梵王宮，在下還得趕去通知他們一聲，大師，宋長老請先回大通藥行休息，在下明天一早，自當去藥行拜見單老爺子，還請吳掌櫃向單老爺子先容。」

吳福礎問道：「藍公子，藍姑娘二位呢？」

藍文蔚還沒開口，藍文蘭搶先說道：「我們也明天再去好。」

清源大師合十道：「既然如此，老衲和宋施主就先回藥行去了。」

宋志高也和大家拱拱手，由吳福礎陪同，一起走了。

藍文蔚道：「兄弟久聞聞人公子之名，只是緣慳一面，還要雲兄作介呢！」

雲中岳道：「聞人兄急人之急，乃是血性中人，和藍兄一定可以談得十分投契的。」

聞人鳳催促道：「大哥，我們快些走了。」

藍文蘭聽他也叫雲中岳「大哥」，心中不覺暗自忖道：「看她和大哥口氣如此親切，想來也一定對大哥十分傾心了！」

這口古井離梵王宮並不太遠，五人趕到梵王宮，夜色之中，依然十分平靜，但却不見毒公子聞人俊和黑煞神龍龔大鵬的人影！

雲中岳不由得暗暗担心，忖道：「聞人兄和龔大叔莫要出了事不成？」心念一動，立即縱身躍上圍牆，凝目看去，大天井前玉砌雕欄，月色朦朧，依然不見有人！

聞人鳳跟着縱上牆來，悄聲問道：「雲大哥，大哥和龔大叔……」

雲中岳道：「我們下去看看再說。」

話聲一落，人已凌空掠起，朝大天井中飛落。

聞人鳳、藍文蔚、藍文蘭、秋月幾人，也跟着相繼飛落。

突聽走廊有人大喝一聲：「你們當眞敢不畏死，我若讓你們再活着出去，就不叫聞人俊了。」

一道人影隨着喝聲從東首廊間飛出。

雲中岳聽到喝聲，就道：「聞人兄，是兄弟雲中岳。」

聞人鳳也嬌笑說道：「大哥，你怎麼啦？」

迎着掠出來的正是毒公子聞人俊，他一手提着長劍，滿臉俱是激怒之色，看到雲中岳和妹子，才化怒爲喜，說道：「雲兄，你們怎麼會從外面來的？」

聞人鳳搶着說道：「大哥，你方才兇巴巴的，是把我們當作什麼人了？龔大叔呢？」

聞人俊道：「你們來了就好，龔大叔負了傷。」

聞人鳳吃驚道：「龔大叔怎麼會負傷的呢？你們遇上了什麼人？」

「說來話長。」聞人俊目光一掠藍文蔚兄妹，說道：「這二位是……」

雲中岳道：「兄弟給二位引見，這位就是毒公子聞人俊聞人兄，這位是藍文蔚藍兄，這位聞人兄見過，就是藍兄的令妹藍文蘭姑娘。」

聞人俊含笑道：「藍姑娘在下見過，只是那晚藍姑娘穿的是男裝，如果現在遇上，在下就認不出來了，藍兄却是初次見面；但兄弟却慕名已久，今晚才識荊，當眞幸會之至！」

藍文蔚大笑道：「毒公子名動武林，兄弟也慕名已久了。」

兩人緊緊握住了手，連連搖幌，大有相見恨晚之意。

雲中岳笑道：「兄弟早就說過，二位見了面，一定會十分投契的。」

聞人鳳問道：「大哥，龔大叔怎麼會負傷的？他人在那裏呢？」

聞人俊回身一指，說道：「龔大叔就在走廊上，此刻正在運功療傷，妳不可去驚動他。」

大家回身看去，果見東首走廊上，盤膝坐着黑煞神龍龔大鵬，雙目微闔，正當運功緊要關頭。

聞人俊抬抬手道：「雲兄，藍兄，咱們且到石階上坐下來再談。」

聞人鳳回頭道：「秋月，妳到走廊上去給龔大叔護法吧！」

秋月答應一聲，輕俏的朝階上走去。

聞人俊和雲中岳等人，就在東首廊前的石階上坐了下來。

聞人鳳舉手掠一掠鬢髮，偏頭問道：「大哥，你快些說呢，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聞人俊笑道：「妹子，妳眞是急性子，這一回工夫，妳已經問了三遍啦，妳不問，我也會說的。」

聞人鳳小咀一噘，說道：「那你就快說咯！」

聞人俊道：「事情是這樣，雲兄和妹子進入石碑地道之後，我和龔大叔一直隱身前殿屋脊上，注視着梵王宮四周的動靜，那知等了半個更次，依然不見你們出來，我和龔大叔心頭不禁暗暗焦急，不知你們進去之後，遇上了什麼棘手人物，不然絕不會進去了這許多時間，還沒見你們退出來……」

聞人鳳道：「你們還不知道，我和雲大哥進入地下石室，遇上了多少事呢！」

雲中岳含笑道：「妳先不要打岔，聽令兄說下去。」

聞人鳳瞟了他一眼，說道：「你沒聽大哥說，我們進去了這許多時光麼？」

聞人俊沒去理她，續道：「當時依龔大叔的意見，就要進去瞧瞧，也好給你們打個接應，我說：這是唯一的出口，我們非守着不可，若是出口給對方堵住了，你們就出不來了，而且我相信以雲兄的武功、機智，地底石室中縱有高手，也未必是雲兄之敵，何況妹子又擅於用毒，對方即使人多，也未必困得住你們。」

聞人鳳道：「用毒，哼，溫老三得了二先生的『化毒解迷丹』，毒還有什麼用呢？」

聞人俊道：「溫老三也在裏面？」

聞人鳳得意的嬌笑一聲道：「但溫老三被我削斷了一條右臂，他從二先生那裏得來的『化毒解迷丹』，也到了我們的手裏呢！」

雲中岳道：「我們進入地底石室的事，待會再說不遲，還是先聽令兄說吧！」

聞人俊接着道：「這樣又等了差不多一刻之久，依然不見你們回出來，龔大叔實在忍不住了，他說你們一定遇上了危險，要我守在屋上，他飛身下去，正待試着開啓石碑，那知就在此時，從牆外飛落五個黑衣蒙面人，圍住龔大叔動起手來，那五人劍法不但凌厲無匹，而且精擅合搏之術，五柄長劍簡直有如毒蛇一般，此進彼退，此攻彼守，龔大叔一向不用兵刃，以一雙肉掌，和他們五柄毒劍周旋，縱或不敗，也很難佔得到上風，我看他以一敵五，也立即縱身下去，加入戰團，這一交手，才知道這五人身上穿了特製的鐵甲，長劍刺上去，恍如不覺……」

聞人鳳撇撇咀道：「大哥也枉稱毒公子了，長劍刺不進去，你不會使毒？」

「妳又插咀了！」聞人俊笑了笑道：「我和龔大叔聯手，依然只和他們打成個平手，因爲這些人個個都是久經訓練，合搏劍法，使得有攻有守，長劍又無法傷得了他們，只有他們可以放手搶攻，我和龔大叔却處處受到制肘，我一向原是很少使毒，但到了此時，却不得不使毒了……」

聞人鳳哼道：「早該使毒啦，這不是多化力氣麼？」

聞人俊朝他妹子笑了笑道：「怎知這些黑衣人頭戴面具，身穿鐵甲，根本不畏劇毒，我使了兩次，他們依然若無其事，還是龔大叔使出『黑煞掌』，擊中了一人後心，把他震飛出去，如果他沒穿護身鐵甲，這一記『黑煞掌』，很可能要了他的命，但那漢子只見負了傷，張咀噴出一口鮮血，但聽一聲陰笑，一道人影，奇快無比搶入戰團，舉手一掌，朝龔大叔肩頭拍到，龔大叔回身反擊，就和那人動上了手，這一來，那四個蒙面黑衣人，就捨了龔大叔，一起把我圍在中間，向我展開猛惡攻勢，我在他們攻勢之下，就連遇險招，心頭大急，暗想：他們雖然在黑衣之內，穿了護身鐵甲，不懼刀劍，頭上也戴了特製面具，不畏劇毒；但他們雙目烱烱，却留了兩個眼孔，這大概是他們唯一的弱點了，這就右手掄動長劍，和他們見招拆招，一面暗暗運集功力，趁機欺近其中一人，振腕一指，朝他右眼點去。」

聞人鳳道：「大哥使出『天毒指』來了。」

聞人俊道：「我平日從未使過，但這回是不得已！」

雲中岳心中暗道：「大概『天毒指』是極厲害的毒功了！」

只聽聞人俊續道：「這回果然給我料中，那人大叫一聲，往後便倒……」

聞人鳳又道：「和龔大叔動手的那人是誰呢？」

「他也蒙了臉，有誰知道？」

聞人俊接着道：「我那時正在和四個黑衣人激戰之中，只聽龔大叔和那人連對了數掌，發出蓬蓬震响，等我施展『天毒指』，連傷了兩個黑衣人，龔大叔少說也和那人硬對了七八掌之多，只聽那人口中忽然發出一聲長嘯，兩個正在和我動手的黑衣人就不戰而退，隨着那人飛身上牆，迅速退走，龔大叔神威凜凜的凝立當場，看情形似是龔大叔勝了……」

聞人鳳道：「龔大叔既然勝了，怎麼會負傷的呢？」

聞人俊沒有理她，只是接着說道：「等我走到龔大叔身邊，才發現不對，他雖然凜立不動，但胸口起伏，似是正在努力壓制着翻騰的血氣，我看得一驚，正待開口，只聽龔大叔低低的道：『不可和我說話，此人武功奇高，他也許尚未去遠，也許會在暗中窺伺，他看我站着不動，不明虛實，也許會悄然退去，我只要一倒，公子一個人絕非他的對手。』

「我聽得更驚，因爲從龔大叔的話中，可以聽出他已經負了極重的內傷，當下我就大笑一聲道：『龔大叔，我們爲什麼不把他們全數留下呢？我有把握再有三個回合，就可以把其餘兩人制住，只剩下他一人，我們兩人合力之下，還不是也可以把他留下了。』

「我說到這裏，耳中果然聽到一絲極輕的衣袂飄風之聲，那人果然隱身暗處，竊聽我們的談話，直到此時，才悄然離去，我朝龔大叔低低的道：『這人已經走了。』龔大叔聽了我這句話，忽然身子搖了幾搖，砰然往後便倒。」

聞人鳳忍不住問道：「龔大叔究竟傷在那裏呢？」

聞人俊道：「我覩狀大驚，急忙俯身看去，龔大叔雙目緊閉，面如金紙，傷勢顯然極重，當下就把他扶着坐起，一面用手掌抵着他背後『靈台穴』，輸入眞氣，過了一回，龔大叔才緩緩醒來，說他和對方連對了九掌，那人在九掌之中，夾雜着有一掌，使的極似『乾坤印』一類功夫，被震傷了內腑，差幸對掌之時，龔大叔早已運起內功護穴，但那一掌，幾乎連護身內功都被震散，本來還不至傷得很重，因爲那人心思惡毒，在那一掌之後，又和龔大叔連對了三掌，以至內腑被震得移位，要我扶他靠壁坐下，他好運功療傷，我防對方去而復返，就一直守在龔大叔身邊，直到你們來的時候，我還以爲他們果然又回來了。」

雲中岳道：「兄弟身邊有家師煉製的治傷金丹，給龔大叔服下三顆，最重的傷，都可立時痊好。」

說完，伸手入懷，取出一個青瓷葫蘆，傾出三顆藥丸，遞了過去。

聞人鳳道：「給我好了。」

她接過藥丸，轉身朝秋月招了招手。

秋月急步走出，聞人鳳悄悄和她說了幾句，要她去給龔大叔喂服，秋月接過藥丸，立即往走廊上行去。

藍文蘭好久沒有說話，這時開口道：「雲大哥，你和聞人姐姐如何進入地底石室，發生了些什麼事，現在可以說了。」

她關心雲大哥，更關切雲大哥和聞人姑娘的事兒。

雲中岳含笑道：「妳不問，我也要說了。」

這回他從藍文蘭失踪，自己走訪聞人俊說起，一直到進入地底石室，救出清源大師，藍文蘭等人，尋來此地和聞人俊會合爲止，很詳細的說了一遍。

聞人俊雙眉微攏，說道：「刦持參加藥材拍賣場的人，和設計陷害雲兄，藍姑娘，（指炸毀岩洞）以及脅逼達仁堂姚姐兒服下迷神藥，事情雖有三件；但幕後主持人，似乎是一個人，這人利用梵王宮舊有石室，加以改建，作爲囚人之所，甚至連在石室中主其事的副總管，都不知道他的來歷，足見此人心思何等縝密了。」

聞人鳳道：「除了心思縝密，這人也該是個極爲富有的人，他改建石室，增聘武功高强的人，來担任供奉，和僱用副總管以下的殺手，薪支極高，光是每月開支，就極爲龐大，不是擁有極大資金的人，誰能負担得了？」

雲中岳心中不由一動，說道：「對，這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得到的，這人雖然狡獪如狐，隱身幕後，始終不曾露面；但只要從擁有萬貫家財的人下手偵查，就可以由許多蛛絲馬迹，慢慢的把他扯出來。」

藍文蘭道：「現在範圍縮小了，要着手偵查的，只是資力雄厚的人了，這人就不會很多……」

聞人鳳屈指算道：「懷帮的搖頭獅子單曉初，廣帮的區古柏，川帮的唐崇智，還有……還有……」

她抬起鳳目，含笑道：「藍大哥，藍姐姐請不要多心，還有就是雲帮了。」

聞人俊含笑道：「妹子，妳還漏說咱們呢，爹也該算進去才對。」

聞人鳳道：「細算起來，應該還有，像林慮，王屋，析城三派，丐帮都該列入內……」

藍文蔚突然哦了一聲道：「那個自稱藥材商的胡求福，此人一出古井，就開溜了，他也是很重要的嫌疑份子。」

雲中岳矍然道：「藍兄不說，兄弟倒是忽略了，此人果然十分可疑！但他最多也不過是一個爪牙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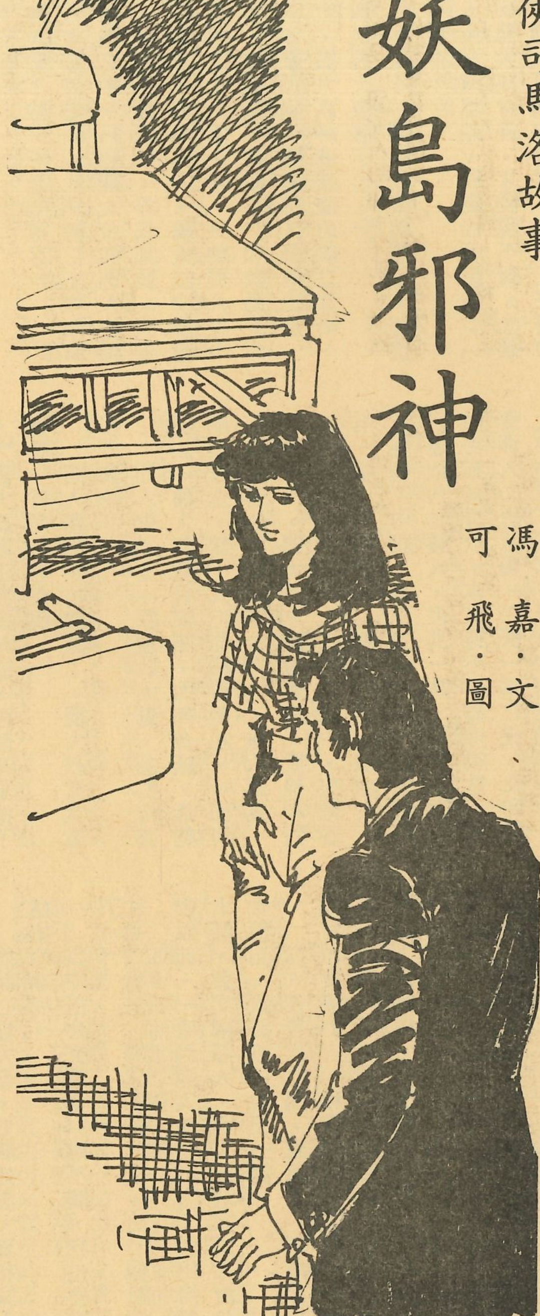
正說之間，只聽走廊上傳出秋月的聲音說道：「龔老，你醒過來了，傷勢是否好些了？」

（未完・九）

奇俠司馬洛故事

妖島邪神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接到朋友狄柏靈告急的信，他馬上坐飛機到金瓶島，下機坐的士在半路上被匪徒截擊，知道狄柏靈處於這島上是有危險的，連忙到他家裏找他，大門已鎖着，弄開門之後，屋裏很凌亂，晚上又不見他回家，搜查之下，發現在罐頭裏藏有鑽石，此時他的小姨李婉兒進來，說她姊夫和姊姊被匪徒殺害了。此時又來了一批匪徒說是奉魯奴奴——這裏的兇惡之神來取回鑽石，說這些鑽石是被狄柏靈拿去。司馬洛用槍將他們趕走，捉住一人，然後去警察局報案，先到電報局打一封電報給總督，來到警局，反被他們將他和婉兒扣留，說是非法持槍入境……

委任為專員

「那——那我得收拾好地方，燒一壺咖啡——」胖警官顯得手忙脚亂的。總督光臨是一件大事！

「別多此一舉！」辛奇喝道：「總督才不會喝你的咖啡！你的咖啡，連狗都喝不下……」

「如果是一瓶一百五十年陳年的拿破崙白蘭地，那又不同了！」司馬洛說。

辛奇眉頭一皺，瞪着司馬洛：「你怎會知道的？」

「羅拔·賴爾告訴我的！」司馬洛說：「他還托帶了一瓶酒送給總督。這瓶酒就在外面的的士裏，我的行李中！我猜你們已經搜出來了吧？」

調查魯奴奴

「呃……在我的櫃子裏！」胖警官吶吶着承認。「我——我替他收起來了，我替他保管着……」

「警官，誰叫你亂拿人家的東西的？」辛奇的手掌在桌子上用力一拍。「馬上拿出來！」

「呃——呃——我去拿——」胖警官囁嚅着跑了。

胖警官走了之後，局長辛奇詫異地看着司馬洛：「你說羅拔·賴爾？」

「對了！」司馬洛說：「就是你們總督的上級，大約每隔一兩年，他會來這裏視察一兩次，賴爾是我的好朋友，你總不會連這個名字都不認識吧？」

「我認識的！」辛奇點着頭：「究竟你是來這裏幹什麽的，司馬洛？」現在他的官架子不見了，代之者是一種惶恐和迷惑。

「你是不信任我的！」司馬洛冷冷地說：「告訴你也沒有用！」

這個時候，門外來了一陣响亮的汽車號角聲，局長肅然起敬地匆匆走了出去。一會兒，他和一個高大的男人回到裏面來了。這個人顯然是一個有歐洲血統的混血兒，相當英俊，不過年紀已經大了（差不多五十），身材已開始發胖。他的身上穿着一套不大整齊的西裝。局長一面和他在說着話，似乎在自辯着，進來時還在說：

「我祇是在公事公辦——」

接着那人就看見了司馬洛。他伸出手和司馬洛相握。「呀，你就是司馬洛先生了？」他說：「我就是總督韋多，不過，你祇是叫我作韋多就行了，請原諒我沒有提早來，我還是剛剛接到賴爾的電報！」

司馬洛當然不怪他。事實上，他是來這裏的途中才打電報給賴爾的，賴爾這樣快就回了電報，司馬洛實在已經心滿意足了。賴爾是主管這些邊區小島的行政大員，但此外，他還有一種雙重的任務，就是情報組的主任，有時情報組會遭遇到一些十分之棘手的案件，要司馬洛這一級人物，才能帮忙的。

司馬洛帮忙過好幾次，因此，賴爾和他有了相當深厚的交情。當司馬洛來這裏之前，他找過賴爾，在金瓶島上，如果他需要帮手的話，應該向那些門路找。賴爾當時就告訴司馬洛，可以去找總督韋多。韋多也是賴爾的老朋友之一。不過，當時

司馬洛並沒有叫賴爾介紹韋多總督。司馬洛這個人，是盡可能不接受別人的帮忙的。但是今天，看來他是需要借助一下賴爾之力了，於是他就打了一個電報給賴爾。賴爾果然不使他失望。

「素仰！素仰！」司馬洛和他握手：「我是打算明天就到府上拜訪的，却想不到會在這樣地方，這種場合和你見面！」

婉兒看得眼睛也大了。和總督握手，這眞不是一件小事呢！

「正如我剛才所說，賴爾是剛剛打電話給我的！」韋多說道：「他說你可能會跟警方發生了一點麻煩，所以我就查問一下——」

司馬洛苦笑：「他眞明白我的為人，他有沒有也叫你到女人最多的地方找找我呢？」

韋多哈哈地笑起來：「他正是這樣說！他說你每到一個地方，如果不是跟警察發生麻煩，就是跟女人發生麻煩。我正打算，如果這裏沒有你的消息，我就打電話到郭夫人那裏問問了！」

「郭夫人？」司馬洛有點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誰是郭夫人？」

韋多又笑起來：「我還以為你知道！這是你一到此就應該查出的事情嘛！郭夫人就是——」

「你需要一個女人的話，你祇要去找郭夫人，她就會替你辦妥！」婉兒在旁邊插嘴。

「對了，對了，就是這樣！」韋多說：「不過！對不起，司馬洛，我忘記了你有一位女朋友在！我實在不應該提起這一點——」

「不要緊！」司馬洛微笑：「婉兒不是那種女朋友！」

這個時候，胖警官把那瓶酒拿進來了。司馬洛送上給韋多。「呀，好東西！」韋多抱着那瓶酒，就像抱着一個女人似的：「已經許久沒有喝過這種好東西，在這裏，就是有錢也不容易買到！」他抱着酒轉向局長：「好了，究竟出了什麽事？」

「呃——」辛局長的臉，就像交通燈似的忽紅忽綠：「我正在向司馬洛先生問一些話！」

「他——」婉兒憤憤地要指控，但是司馬洛把她拉住了。

「我相信局長祇是在做他們的工作吧了！」司馬洛說。

「呃——是的！」局長忙說道：「是的，是關於那件狄柏靈的鑽石案，你知道的——」

「司馬洛先生和那件案子會有關係嗎？」韋多皺眉。

「呃，事情是這樣的！」局長辛奇吶吶着要解釋，但是韋多擺擺手，制止他說下去。

「你！」局長向那胖警官一指：「你告訴我究竟發生了什麽吧！」

胖警官露出着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態，局長則走到了窗前，望着窗外，用背對着他們。

「怎麽樣？」總督韋多不耐煩地催促道：「你究竟是聾人還是啞了！」

胖警官知道，眞相說出來，對他的局長是會有所不利的，不過，他却無法避免。於是他祇好把經過說了出來。

「讓我聽聽那錄音！」總督韋多說。

這一次，婉兒自告奮勇地去把錄音機扭開了。錄音機內放出來司馬洛拷問那個打手時的錄音。

「局長！」總督韋多說：「這些本來是你的工作，不過，我倒覺得，你辦理這件案子的手法似乎很特別。怎麽打人的會給放走了，被打的却給抓了起來呢？」

局長在窗前轉過身來。似乎，在背轉身的那一段時間之內，他已經想好了自辯之辭，現在，他又侃侃而言了：「我這樣做，完全是為了政府本身的利益！」他說：「這個人，和那一帮人是為了鑽石而打架，並不是誰的問題。我把這人拘留，因為我想知道鑽石的所在！」

「那為什麽又不把另一個人抓起來呢？」總督韋多問。

「因為那人不知道鑽石在那裏！」辛奇說：「你也聽到的，如果他們知道鑽石在那裏，他們也不會來問司馬洛了，是不是？」

「他說謊！」婉兒忍不住叫起來：「他和他們是一路的，他是帮他們的人！」

局長和韋多都瞥了她一眼。韋多還是皺着眉頭：「我仍然覺得，你把那人放走這個做法是特別一點！」

「當然，這多少也有點受了魯奴奴的影響！」辛奇局長說：「但，並不因為我是帮他們的，而是因為，我不想開罪他們。那個人不會知道鑽石的所在，我抓住他也沒有用，不如讓他走好些了，你也知道，魯奴奴在這裏的影響力是多麽大的。我不希望，下次在辦理其他重要的案子時，人們對我不合作！」

總督韋多搓着下頷，一時也不知道說什麽好。

「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我找到那些鑽石！」辛奇局長說下去：「那些鑽石，是公物，是政府所有的，把它們找出來，充其量也是佔一部份而已，沒有權加以吞沒的。如果鑽石到了政府的手裏，庫房的收入可以增加一大筆，我們甚至可以大加宣傳，把這些鑽石展出，又可以推展旅遊事業！」

「但這位司馬洛先生是我的朋友！」韋多說：「你——你不能這樣對他！」

「局長的計劃很不錯。」司馬洛說：「不過，他却似乎弄錯了一點，那就是，我並不是來找那些鑽石的。我是狄柏靈的朋友，狄柏靈死了，來我找尋殺死他的兇手！我要找到殺死他的兇手的！我要找的是兇手，不是鑽石！」

「兇手？」局長冷冷地看着他：「我看你是弄錯了，司馬洛先生，狄柏靈那件案子，我們已經作過調查了！他並不是給人殺死的，他是給淹死了的，他和那個女人——」

「那是他的太太！」婉兒說：「也是我的姊姊！」

「總之！」局長說：「他們是淹死了的，他們在這些山洞裏潛水，沒有再上來，他們簡直是傻瓜！誰敢潛到那些洞裏去呢？那些洞的裏面四通八達，好像八陣圖一樣，一迷了路，就要完蛋！」

「但這些來向婉兒和我襲擊的人又如

何？」司馬洛問道：「這是實實在在的事實！」

「這不能證明就是他們殺死了狄柏靈！」局長說：「鑽石的事情已經傳開了，知道狄柏靈已經死掉，許多人都想得到那些鑽石！」

「沒有許多人想到那些鑽石！」婉兒憤怒地道：「就祇有魯奴奴一帮人。當魯奴奴這帮人要得到一樣東西時就沒有人敢和他爭，你似乎並不知道魯奴奴在這島上是多麼作弊——或者，你是不肯承認？」

「我知道魯奴奴是怎樣的！」局長的臉鐵青着：「我也懂得怎樣對付他——用我自己的方法！」

「你用你的方法好了！」司馬洛說：「但我得在這裏聲明一下，局長，我是有權維護我自己的性命的。今晚，我已兩次差點給魯奴奴的手下殺掉。我把他們捉來這裏，却似乎沒有什麼用處，你又放掉了，下一次，他們對我一定會更兇，我可能需要殺掉他們了！到時，你最好不要把我關起來！」

「對了！」韋多說：「司馬洛說得有道理！」

「我不能答應一個外人他在這裏有權亂殺人！」局長憤怒地道。

「我答應他！」韋多說：「你把槍還給他，局長！你不能保護他，他要自己保護自己了！」

局長辛奇凝視了警長一會，然後聳聳肩：「如果是這樣的話！」他說：「那以後給他幹出什麼來，我都不要負責了！」

「讓我來負責好了！」韋多說：「事實上從現在起，我就委任司馬洛為我的調查專員，調查這個魯奴奴的這件事情！」局長又抗議起來：「你不能叫一個外人來幹！」

「我有我的方法——」

「你的方法似乎不大成功！」韋多說：「明明捉到了一個人，却要把他放走，這是大大地使人失去信心的！」

「你不明白！」局長說：「你把那個人留在這裏，也沒有用的！沒有人知道魯奴奴究竟是誰以及在什麼地方，他也不能告訴我！」

「總之你用你的方法已經幹了好久，還是沒有成績，以後，就要試試用司馬洛先生的方法去幹了，你以前有聽過司馬洛這名字嗎？」

「沒有。」

「告訴你，司馬洛是一個一流的人才！」總督韋多說：「如果他和你調換位置，他會成為世上最成功的警探的，因為，他辦事就從來沒有失敗過！」

這句話，把司馬洛說得臉有點紅了。那局長辛奇似乎不大相信的，不過他却不加置評。他祇是對胖警官揮手：「把槍還給他！」

胖警官把槍拿出來，還給司馬洛。司馬洛把槍中的機械檢驗了一遍，收好了，說道：「謝謝你！」

「警官！」局長辛奇又嚴肅地看着那胖子：「你還有什麼忘記了還給司馬洛先生的？」

警官的臉上又紅了起來。他忸怩地吶吶着，然後承認：「祇是本一書！」

他伸手到衣服下面，取出一本雜誌來，放在桌上，局長翻翻，是一本裸女雜誌。「哼！」局長冷冷地瞪着他：「剛才還說看見了女人就臉紅呢！」

司馬洛揮揮手：「這是我送給警官的禮物，怎麼，警官，你忘記了嗎？」

「呃——我沒有忘記——」警官開心之極的。

「這大概不算是賄賂吧？」司馬洛問局長。

胖警官吃吃笑：「呃——從來沒有人會用一本書賄賂警方人員的！這不過是私人的禮物！」

「哎，滾，滾出去！」局長辛奇不耐煩地揮着手。胖警官滾出去了，好像一隻肉球似的。

「我們走吧！」總督韋多站了起來，對司馬洛說：「到我家來一趟，我們一起享受這個！」他舉起手中那瓶酒。

司馬洛聳聳肩：「很好，我們走！」

韋多又轉對局長：「司馬洛先生是我的朋友，從今日起，他的任務就是帮助我們調查魯奴奴的事情，你要和他合作，給他一切方便，懂嗎？」

「隨便你吧！」局長說。

「謝謝你，總督！」婉兒感激地說：「這樣，起碼我們不會給冤冤枉枉地抓進監牢！」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局長辛奇冷冷地說：「那我看你們還是離開這裏吧！」他顯然是很不高興的，不過，他的確也有理由不高興。

× × ×

總督的住宅是在山頂上的。他那座住宅，可能就是全島最豪華的一座住宅了。

他開了那瓶酒，又叫他的管家搬出來一些小菜。但司馬洛對這位韋多總督，業已有點失望，因為，司馬洛是很會相人的。他已經看出，韋多是一個柔弱的人。他本來並不是不精明，但是精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他已經老了，世事已經使他厭倦，他變成性格內向，情願多數時間都龜縮在他自己的甲殼裏。不問世事。不過，金瓶島這樣一個無關重要的地方，當然不會派一個朝氣蓬勃的人來這裏浪費的了！

起先，他們祇是談一些無關重要的事，例如這座島上的風土人情，以及韋多昔日軍中情報組服務的英雄事蹟之類。後來，有點醉意之後，他才似乎鼓起勇氣的說：「你知道嗎？司馬洛，你的出現，眞是天賜！」

「哦？」

「多年以來，我一直受着這個混帳的魯奴奴的威脅！」韋多憤怒地瞪着眼睛：「人們怕他多過怕我！連警察局長也要遷就他！」

「我看你還是換一位局長好一點。」婉兒說：「很明顯地，他是帮他們的！」

「換許來做呢？」韋多苦笑：「他在島上人心目中是有他的威望的，而且他了解他們！不過，我也不相信他是帮他們的！他祇是害怕——像我一樣，因此我知道他的方法是不行的！」

「我却是一個不害怕的人！」司馬洛說。

「那你一定得替我辦這件事！」韋多緊緊握着酒瓶：「把這個魯奴奴找出來，把他毀掉！」

「這件事我也是非幹不可的！」司馬洛說：「而且，在你的支持之下，我相信我會幹得很好的！」

韋多又呷一大口酒。「謝謝你！」

「你對這個魯奴奴，究竟知道多少呢？」司馬洛問。

「幾乎一無所知！」韋多苦笑：「總之我們所知道的也並不比你多，但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那就是，這個叫魯奴奴的傢伙不但勢力大，而且胆大包天！」

「例如怎樣呢？」司馬洛問。

韋多還是露着那個苦笑，揮揮手，說：「你等一等，我去拿一件東西來給你看！」

他到裏面去了，一會兒再出來，把一張黃紙放在司馬洛的面前。那是一張粗陋的紙，如厠紙差不多，一吋寬，二吋長，上面有些紅色條紋。有點像的民間的符咒，事實上，那些紅色的條紋就是最像的。

「這是什麼？」司馬洛問。

「有一天早上起床，我在廳中的桌上找到了！」韋多總督說：「這就是魯奴奴降的簽。我請人拿到大廟裏求解，你知道簽語是什麼？哈哈，就是：『你別管我的事，我們就可以相安！否則……』想想看，我是總督，他竟然這樣對我說話！」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說。

「我起先也懷疑有人在開我的玩笑！」韋多說：「但我是總督，誰敢跟我開玩笑？而且那時我的確是剛向局長下了命令，叫他作一份關於魯奴奴的詳細報告給我！」他把那張簽拿回來，在手中把玩着：「你知道這東西的眞正意義嗎？」

司馬洛點頭：「他既然能在你的屋中放這一張簽，那也即是說，他隨時可以派人潛進屋裏來，趁你在夢中的時候，把你殺掉了！」

「正是這個意思！」韋多總督一拍桌子：「媽的魯奴奴！」

「你別担心吧！」司馬洛說：「我有辦法對付他的！」他指指那張簽：「這個可以暫時交給我保管嗎？」

「好的！」韋多把簽給了他，然後又正色地：「但是，司馬洛先生，有一件事你却必須記着，局長有一句話是說得對的！那些鑽石屬於政府，如果你找到了，你得還給政府！」

「我並不是來找鑽石的！」司馬洛避作正面回答：「我是來找兇手？我要先解決了狄柏靈的謀殺案，然後再解決魯奴奴。如果兩件案實在就是同一件案的話，那就最好了！」

「祝你成功！」韋多伸出右手。

司馬洛和他握了手，他又說：「你們可以在這裏過夜！」

「不！」司馬洛說：「我們還是回到屋子去吧！明天，我們就要到山上去。首先就是要把狄柏靈他們的屍體找出來！可憐的人！」

「你們還有什麼需要嗎？」韋多問。

「暫時沒有了！」司馬洛說：「如果有的話我會給你一個電話的，好不好？」

「這樣最好了！」韋多點着頭說：「隨時打電話給我，隨時向我報告你們的成績！」

韋多總督把司馬洛和婉兒送出了屋外時，外面廳中的石櫈上，却坐着一個人。司馬洛一時呆住了。

那是一個女人。身上穿着一件薄如蟬翼的輕紗睡衣，不過，由於祇有月光，所以睡衣的透明程度，是遠不如白天了。她是一個奶白色皮膚的女人，頭髮好像一團烏雲般，長長地披在兩肩上。她的鼻樑是直的，嘴唇厚厚的，好像正在嗔怒一般，而半閉的眼睛裏有着夢一般的表情。睡袍露出來的肩臂，就像是用粉搓成的，不過，粉却是沒有可能造成如此美妙的綫條，這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很美麗很美麗。司馬洛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她像是在月下遇到了一位仙子。

和她比併在一起，婉兒是為之黯然失色了。婉兒那一種是健康的，純潔的美。但是這個女人，她好像是一件專為男人而存在的東西，而且，她也好像正在表示，她是深諳取悅男人的技巧的！

「蘇絲！」韋多意外地說：「我還以為你已經睡了！」

「我睡不着！」蘇絲以一種帶着磁性的聲音說：「這兩位是誰呢？」她一面打量着司馬洛。似乎她也是善於相人的，她也同樣地馬上知道，司馬洛也是善於取悅女人的！

「哦！這是司馬洛先生，婉兒小姐！」韋多說：「這是我的女秘書蘇絲，我還以為她睡着了，所以沒有介紹，蘇絲也帮助研究這個魯奴奴的事情的！」

「哦！」蘇絲微笑：「司馬洛先生和婉兒小姐也是來帮我們的了？」

「可以這樣說！」韋多說：「好了，他們趕着回家去，我們也不阻他們了！」

蘇絲點點頭：「晚安！司馬洛先生，婉兒小姐，但我們得找一天敍一敍！」

韋多送司馬洛和婉兒到了外面，吩咐他的司機用那部大汽車把他們載走。

那部名貴的汽車是有隔聲設備的，有一片玻璃把前座和後座分隔了開來。他們可以隨意說話，而不虞給那司機聽到的。

「那個女人眞特別！」司馬洛說。

「我猜這大概是你們認為很美麗的一個女人了！」婉兒有點酸溜溜的。凡是女人，看見比自己美麗的女人，總是不舒服的，這可以說是「女人之常情」了。

「美麗是一回事！」司馬洛皺着眉頭：「我祇是覺得，她和這座島不配合。她不像是屬於這個地方的。就像一隻黑羊，在一羣白羊的中間！」

「也像你！」婉兒微笑說：「你也不像是屬於這個地方的，是嗎？」

「我是有事而來的！」司馬洛說：「我奇怪她在這裏又是幹什麼？」

「總督不會請一個本地人作女秘書吧？」婉兒說。

司馬洛沒有做聲。但是他記得，當總督韋多看着她時，韋多的眼中是有着一種奇怪的，飢餓般的感情的。

司馬洛沒有看錯。此刻，在園中，總督韋多看着蘇絲時，他眼睛裏的神情是更為飢餓了。他一面對她解釋着關於司馬洛這個人。

「我久已聽到他的名字！」他最後說：「他是一個極其能幹的人。這一次，魯

奴奴恐怕免不了要露出原形了！」

「他做事是分文不取的嗎？」蘇絲有點酸溜溜的：「他眞是這樣一個行俠仗義的人？」

「他倒不是這麽絕對，呃——呃——不食人間烟火！」韋多說：「不過，他祇取不義之財，他簡直是一個現代的俠盜羅賓漢！」

蘇絲冷笑：「俠盜羅賓漢？那麽，你最好担心一下那批鑽石了。那批鑽石，正是俠盜羅賓漢的最佳對象呢！」

韋多又皺起了眉頭：「你不贊成我帮助他？」

「不！」蘇絲說：「我祇是想你小心一點，走着瞧！」

「我會小心的！」韋多點點頭：「我向來都是小心的！」他的手搭在蘇絲的肩上：「現在，讓我送你回房間裏去吧！還是早點睡覺的好！」

蘇絲站了起來，露着一個高傲的微笑：「我又不是不認得路，何必要你送我回房？」

她翩然而去，留下了韋多在那裏怔怔地看着她的背影。她的背影，也使人想得心一陣痛。

韋多看着她隱沒了，再呆在那裏好久，才嘆了一口氣，回到廳中。他又拿起了那瓶陳年白蘭地，狂飲起來。

× × ×

另一方面，司馬洛和婉兒，也已經安然地回到了狄柏靈的家中。車子開回總督府去了，他們站在那裏，面對着那一團糟的屋子。

「你要吃一點罐頭桃子嗎？」司馬洛問。

「不！」婉兒做個鬼臉，搖着頭：「坦白說，我最討厭這種東西，從來不吃它的！」

「那我就一個人吃吧！」司馬洛說：「我們把那些罐頭都帶到山上，現在收拾東西吧，明天一早我們到那上面紮營。正如我們所說，第一步，我就是要把狄柏靈的屍體撈起來。」

他並不是不信任婉兒，他不把鑽石的事情告訴婉兒，是因爲他不想增加婉兒的担心吧了。他並不是打算獨吞那些鑽石，不過目前，讓婉兒知道那些鑽石的所在，他却想不出好處來。此外，還有其他的鑽石。照婉兒所說，那批鑽石，應該數倍於此的，很可能狄柏靈並未完全找到。

他們把屋中的一切潛水用具收拾好了，包括一批乾糧。

那時候，天已經差不多亮了。他們一身都是汗。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我需要洗一個澡！」

「我們去游一個泳吧！」婉兒向屋子前面的海中指一指。因爲，這屋子的前面，就是對着海的。司馬洛找出了一條泳褲來，走進屋子一角落裏那簡陋地用木板間成的浴室之中，換上了。

當他出來的時候，他呆住了。因爲，婉兒已經把衣服完全脫了下來。完全一絲不掛地站在那裏。

司馬洛的心在大跳着，血脈迅速地奔騰。她那健康結實的身體，是有一種很自然的吸引力的。而且她的身體正對着他。他可以看到那渾圓如球而堅挺結實的乳房。那淡褐的乳頭，與她的棕色皮膚幾乎混而爲一，三角地帶是長林豐草的，乍看上去，就像她身上是仍然穿着一條三角褲。

婉兒微笑說：「我們去吧！」

她轉身就走。她的腰也許是粗一點的，腿子也是，不過這却是愛神維納絲的那一種粗。實在祇能算是豐滿而已。

在跑着的時候，她的臀部在月光之下美妙地一彈一彈着，看得司馬洛幾乎難以舉步！

「來呀！」婉兒在到達水邊之前，還轉身叫道：「來呀！」

司馬洛在跟她下水之前，還先到屋子裏走了一轉。他是回去，把那罐已經打開了的桃子的鑽石撈起來，放進屋子的地板下面，那隻暗格下面的暗格之中。

然後他從箱子裏拿了他那把實彈的手槍，塞進了泳褲腰之內，然後也跟着婉兒跑出去。跑到半路，那沙灘的中央有幾塊石頭突起，司馬洛就詐作失足，在那裏仆倒下來，取出了手槍，放在幾塊石頭的中間，然後才爬起身，跑向水邊。

這一次，他可以安心地下水了。因爲他不愁他的槍會給人家搜掉。祇有他一個人知道這把槍是在何處。他也不敢肯定不會再有人到這間屋子來進行滋擾的。

他們在那清凉的海水中游着，果然煩熱盡洗。這座工業殊不發達的小島，就是有這個好處，並沒有所謂海水染污的問題，到處的海水，都是那麽清澈可愛的！

婉兒游得極好，好像一條魚一樣，這大概是因爲她是土生之故，此地的土人都是善泳的。以司馬洛的泳術，還是追不上她。

有時，他會潛到她的下面向上望，在月光之下，她的肉體簡直是纖毫畢現的。

既然她肯脫光衣服下水，司馬洛相信，他們在游泳之後，一定有很豐富節目。

可是結果他是失望了。她在游倦了之後，就離了水，站在沙灘上，迎着岸上吹來的風吹着她的頭髮。很自然地，司馬洛就走上前去，兩手向她一攬，每隻手握住了一隻柔軟的乳房。

他以爲她一定歡迎這動作的。可是，她的身子却一僵，連忙掙扎，叫着：「不！不！」

司馬洛起先也以爲祇是在假作矜持，於是他也施展出他的高超調情手法。他用兩隻手指揑住那小巧的乳頭，輕輕地搓動着，嘴唇吻在她的頸背上。

「不！」她叫着，猛然地一扭身子，司馬洛就給摔開了，在地上打了一個滾。

她轉身看他一眼，呆呆的，然後用雙手掩着臉，轉身就逃。司馬洛愕愕地看着她逃回了屋中。

他拾回了那把槍，回到屋子去，進門時看見她已經躺在那張收拾整齊了的床上，掩面哭泣着，仍然未曾穿上衣服。不過她的身體是蜷曲着的，重要的部份，隱藏在夾縫的裏面。

「你沒什麽吧？」司馬洛問。

「爲什麽你這樣對我？」婉兒嗚咽着：「我本來對你是那麽尊敬！」

「我究竟做錯了什麽？」司馬洛莫明

其妙的。

「我還是一個處女！」她嗚咽着：「沒有男人碰過我那個地方，你怎能——我的乳房是純潔的，我全身都是純潔的！」

「妳一定是開玩笑！」人在那半昏暗中，司馬洛仍然在目灼灼地欣賞着她自稱處女的身體：「既然不要我碰你，爲什麽妳在我的面前脫衣服？」她雖然蜷曲着，但她的臀部正對着他，他可以看到密林之間隱現着一綫桃紅。

「脫衣服和那件事完全沒有關係！」她坐了起來，仍然在流着淚。「我們在游泳時都是不穿衣服的！」

司馬洛忽然若有所憶。對了，他記得這裏的土人，是有男女集體裸泳的習慣的，但在他們看來，裸體却是一件很神聖的事。他們從不會在那個時候有非非之想。他嘆一口氣：「那麽是我誤會了，婉兒，很對不起！」

「你不懂我們的風俗！」婉兒抽泣着：「不過，以後請別再這樣做！」

「我也請你以後別再亂脫衣服了！」司馬洛沒好氣地說道：「依我們的習慣，女人在男人的面前脫衣服，就祇有一個用意！」

婉兒忽然破涕爲笑：「你不會強姦我吧，司馬洛？」

「如果你還不穿上衣服？」司馬洛吼道：「那我可不敢保證了！」

× × ×

他們沒有睡覺，祇是馬上就起程。汽車祇能把他們送到半山，其餘的一段，就要由他們自己徒步攀登了。但婉兒是一個壯健和吃得起苦的女人。她並不像城市中的女人，她不需要司馬洛扶她，之外還可以負責携帶一部份行李。他們爬着，爬着，下午時分就到達了山頂。在那個高度，空氣就變得很凉了。

狄柏靈和婉兒的姊姊住過的帳幕仍然在着，沒有人動過，所以他們也不必另外紮營了。他們把帶來的東西放下，婉兒就把司馬洛領進火山口。

那裏面的地勢是奇詭的，那些火成岩洞穴四通八達，滴水的迴响此起彼落。向橫伸的洞穴彼此互通，成爲迷宮似的組織。有伸向下的洞穴，則都是積滿了水的。

「這些都是雨水！」婉兒指指其中一個水洞：「因爲高的關係，裏面的水都是冷極了的！」

「妳有潛過下去嗎？」司馬洛問。

「一兩次！」婉兒說：「不過多數時候，都是他們自己下去的！」

她對司馬洛指出，他們下去過的幾個洞，又指出了他們最後下去之後，就沒有再上來的洞。最後她又問：「要不要我跟你一起下去呢？」

司馬洛看着她：「你潛水也是一絲不掛的嗎？」

「我們都是這樣的！」婉兒說：「不過我在下面不會支持得久實在太冷了！」

「那麽算了吧！」司馬洛說：「我不大受得住不穿衣服的女人。」

他又繼續對婉兒提出問題，問清楚了她，當狄柏靈在生的時候，潛水下去的每一個細節。後來他沉默下來了，尋思着。

「你現在就要下去了嗎？」婉兒問。

「不！」司馬洛搖着頭：「我懷疑，魯奴奴的人一定還不服氣。我們還會有訪客的！我們得先作一些準備！」

司馬洛所作的準備，就是把紮營的地點改一改，不是紮在山坡上，而是把一切的東西都搬進了火山口的裏面。他深入了那迷宮的山洞裏面，在一處進口狹窄，但是內裏寬闊的山洞裏重新紮好了營。

「狄柏靈早就應該這樣做！」司馬洛說：「如此，他們就是上來搗蛋，也得捉迷藏一番，才能找到我們的！」

「這是一個不錯的主意！」婉兒說：「現在我替你弄一頓晚餐吧！」

「很好！」司馬洛說：「我再到外面去作一些佈置！」

他拿了一些繩子和鐵絲之類的東西，走出去了。當他再進來的時候，婉兒已經弄好了一頓簡單的晚餐：「你吃吧！」她說。她祇是擺了一個位子。

「你呢？」

「你吃完了之後我再吃！」婉兒說：「別推讓吧，這是我們這裏的風氣，如果你不依，那我祇怕，我脫光衣服的時候，你也不肯不碰我了！」

「好吧！」司馬洛微笑。他的肚子已經很餓，所以他也老實不客氣了。當他差不多吃飽了的時候，婉兒取出一罐罐頭桃子來，準備打開。

司馬洛差點連飯碗也丟掉了。「不！不要！」他連忙說。

「爲什麽？」她詫異地看着他：「你不是很愛吃這個的嗎？」

「呃——」司馬洛吶吶着：「是的！不過，吃這種東西，也有吃這種東西的學問。唔——最大的興趣，是在於自己動手開罐，如果讓別人來開罐，就沒有那麽好味道了！」

婉兒迷惑地看着他：「你們一定都有點癖好了！」她說：「狄柏靈也是這樣說的！」

司馬洛聳聳肩：「這證明我是沒有說謊的啦！」

她把罐頭遞過來給他：「那麽，你自己來開吧！」

司馬洛點頭：「放在這裏好了，我要吃的時候，我自然會開的！」

吃過了晚飯之後，當婉兒開始吃的時候，司馬洛就在被舖上躺了下來，研究狄柏靈留下來那些書籍，和一些狄柏靈所作的筆記。他要在動身潛下去之前，盡可能多吸收一些關於這個地方的知識。司馬洛習慣上是不會盲目地亂闖自己它一無所知的地方的。

「你什麽時候才下去？」吃好了飯之後，婉兒問。

「明天一早！」司馬洛說。

「早晚實在沒有什麽分別的！」婉兒說：「反正這裏面是沒有光的了！」

不錯，這個地方是不見天日的，而且當他們說話時，他們的聲音就不斷地，詭異地迴响着。但是，這個地方，却也能給予司馬洛以安全之感。起碼，對方要來對他們做什麽不利的行動的話，也要找尋一番，才能找到他們的。

× × ×

第二天一早，司馬洛果然動身潛下水

底去。

正如婉兒所說，早和晚實在是沒有什麼大分別的，還是那麼黑暗，也許，唯一的分別就是，早晨更加陰冷吧？

在下水之前，司馬洛交給了婉兒一把槍。那是一把鋸短了槍管的鳥槍。

「我不懂用槍呀！」婉兒好像看見了一條毒蛇似的，不敢去碰那把槍。

「祇要你懂得扳機就行！」司馬洛指點着說：「這槍根本不用眼界的，因爲槍管已經鋸短了，所以射擊的範圍是更大了，祇要是在你面前遇上了敵人，就可以射中！」

婉兒戰戰兢兢地接過來。

「這裏！」司馬洛說：「需要放槍的時候，就扳這裏！」他把槍機指出，教她使用。

「我怎知道該在什麼時候放槍呢？」婉兒問。

「我們這山洞祇有兩個進口！」司馬洛說：「如果有人要進來，而我還在水底的話，你就叫他們等，他們硬要進來的話，你就放槍！」

．婉兒望望那兩個洞口，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

「不要心軟！」司馬洛說：「你得當這是殺死妳姊姊的仇人，事實上，來者不善，善者也不來了！」

婉兒一咬牙。這句話使她的心腸硬得起來了。

「不過！」司馬洛又說：「除此之外，你就不要做其他的事情了，千萬不要出去，無論妳聽到什麼聲音，你都不要出去着，祇是逗留在這裏，不要讓人進去。祇要沒有人進得來就行了，其他的事，妳全不用管！」

「爲什麼呢？」婉兒很奇異地看望着他。

「我以後再告訴妳！」司馬洛道：「妳必須依照我的話去做！知道嗎？」婉兒點點頭。

於是司馬洛就下水了。他在頭上戴了一頂連同照燈的頭盔。這使到他在黑暗的水底時，用不着爲了光綫的問題而煩惱。他已穿了一襲厚厚的橡皮潛水衣，背上的氧氣筒內有了充足的氧氣。他拿了射魚槍，就走到一塊斜進水中的石上，踏進水裏去。

當他涉到了齊腰的深度時，那塊石頭便盡了。他再踏前一步，就沉進了深水中去。

山洞忽然暗了一點，那是因爲失去了司馬洛頭上那盞燈的照耀，祇剩下婉兒身邊的一盞風燈了。

司馬洛噴着氣泡，直沉下去。

周圍的環境是詭異的，極清澈，然而又看不到什麼。祇有他頭上那盞燈照到的地方是看得見的。那個洞壁是青黑色。祇有青色和黑色，單調得使人毛骨悚然。但，更難抵的還是那寒冷！

那水冷極了，司馬洛的身上雖然是穿上了厚厚的橡皮衣，也沒有用處。一下去，那寒冷就透過橡皮衣，直侵進骨頭。他猜這水的溫度總會接近零度，好像冰箱裏的水似的。至於這裏究竟爲何這麼冷，那卻要專家才能解釋了。

一條黑影在眼前一閃而過。

司馬洛在橡皮衣內出了一身冷汗，差點就要踢水游回水面去了！

但跟着，第二條黑影又出現在他的面前。這條黑影卻沒有一閃而過了。而且它還定在司馬洛的面前。那是一條大約有一呎長的魚，有着一切魚的鰭翅之類，但是腹下卻有像鱷魚般的四隻脚。牠就定在那裏，瞧着司馬洛；在燈光之下，牠的眼睛是火一般紅的。

司馬洛一揮手，它便一竄地走了。這樣的地方，這樣的寒冷之中也有魚，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不過，生命是無所不在的，就是寒冷如北極的海底，也一樣充滿了生物。司馬洛希望這不會是一種兇性的魚類。他在海底連鯊魚也殺過幾條，如果偏偏在這裏給幾條一呎長的魚咬傷，那眞叫陰溝裏翻船了！

但那種魚倒是沒有什麼的。他們間中也有出現，不過祇是隔得遠遠的，好奇地看着司馬洛。

司馬洛繼續沉下去。那個洞是出乎他意料之外地深的。降下去，降下去，那些岩石的組織就愈來愈怪異，使到如司馬洛這麼胆大的一個人，也爲之心寒！他爲那個遺落鑽石的人感到難過。毫無疑問，那人就是在這裏淹死的。在筆記之中，狄柏靈記下了他的研究心得。他認爲，這人是逃進火山內時，不愼踏到了一些「海綿」狀的岩石上。那種海綿狀的岩石是鬆而脆的，一個人的重量也承不起。那人脚下崩下去，人便直跌下去，跌進了一個這種水洞裏，淹死了。那些鑽石也隨他跌下，分散在好幾個水洞的洞底。

多年以來，這人的屍體是骨頭都沒有存在了，那些岩石也逐漸硬化，不再會成爲死亡陷阱了。祇有那些鑽石，則仍然沒有改變，靜靜地躺在水底。

在這樣冰冷而恐怖的水中淹死，這眞是一種不值得羨慕的死法！

司馬洛終於潛到了洞底。那裏面有一層灰白色的沉澱物，並非泥濘，而是石灰質。由於多年沒有攪動過，可以沉的，都沉到底下去了，使那水變得清澈到難以置信。

司馬洛在水底拌了一下，那些沉澱物就揚起來，但又迅速沉回下去。

在這裏，司馬洛並沒有發現什麼，他四面張望。這個底是圓形的，直徑大約有三呎。在他的左邊的洞壁上，有一個大約直徑十呎的洞。司馬洛游過去，頭上的燈向洞內照射，照不到盡頭，可能是通進另一個大同小異的洞中。

司馬洛踢動脚鰭，游進了這洞中，沿着一條打橫的隧道游了一段，果然就進入了另一個垂直的洞中。

在這個洞裏，司馬洛轉着身，由頭上的燈向周圍照射着。祇轉一百八十度，也就是轉了半圈的時候，他就一停，心也差點跳出了口腔。

狄柏靈就在那裏，他正在七八呎之外，怒目瞪着司馬洛，司馬洛困難地咽下了頂着喉嚨的一條硬東西，再看清楚一下，他看見狄柏靈是已經死了，之所以瞪着眼睛，是因爲他死得並不瞑目。在狄柏靈的

旁邊還有一個女人，這大概是婉兒的姊姊了。

兩個人都是已經死了的，而且兩個人都是大大地瞪着眼睛，浮在水底上一個地方，他們之所以沒有浮上水面去，那是因爲兩個人的脚都縛了一條繩子，繩子的另一頭則縛了一塊石頭。石頭的重量把他們墜着，就浮不上去了。

司馬洛從沒有見過如此恐怖的，傷心慘絕的情景。這個人是他的好朋友。他的好朋友，竟然受到了這樣的對待。他想閉上眼睛，想不看，但是，他却非看不可。

他繞着這兩具屍體，慢慢地游動着，用頭上的燈照射着，細細地察看。大概是由於水太冷了，這兩具屍體就像儲藏在冰箱裏似的，並沒有腐爛，祇是略爲發脹，而那些奇怪的魚，對人肉似乎也不大有胃口，所以傷口大致上是完整的。

但是，兩個人都有一個地方不完整，那就是胸部，接近着心臟的部份有一個子彈洞。在那個女人的身上，這個子彈洞尤其明顯，由於她是一絲不掛的。似乎這裏的女人是習慣了一絲不掛地下水的，甚至在這樣冷的水中，也是如此。她的身上，祇是負着一副單管的氧氣筒，臉上面罩，和脚上穿了一雙膠鰭，如此而已。

司馬洛深深地呼吸着自己的氧氣筒中的氧氣，好一會，才動起手來。他游近去，便把兩個人腰間那條藏鉛的腰帶解下，又解下了氧氣筒，讓這些東西沉下水底去了，以取消重量，然後他游下去，拔出腰間的魚刀，把那兩條繩子割斷了。

那兩具屍體失去了繩子的牽引，便慢慢地向上浮上去。

司馬洛也慢慢地跟着上去。

當他們浮出水面的時候，那裏却不是剛才司馬洛下水的一個洞了，不過這是旁邊的一個洞。

三個人差不多一起冒出水面，這使婉兒吃了一驚，霍地轉身，鳥槍擺過來。司馬洛比她更吃驚，連忙吐掉了嘴巴的氣喉，舉起兩手，叫道：「別開槍，是我！」

婉兒總算沒有開槍，但是正在混身發抖，抖得很厲害。司馬洛爬上了岸上，解下了身上的氧氣筒，執住她的手臂：「怎麼了？」

婉兒的眼淚流下來了。她伸出一隻手，指着一個進口的山洞：「我聽見很奇怪的聲音，又聽見有人呼救，但你叫我別出去的！」

果然這個時候，洞外傳來一個男人的迴響着的聲音：「救命——救命！救……命！」

司馬洛忽然笑了起來。

「我現在可以出去了嗎？」婉兒問。

司馬洛傾聽了一下，那外面喊救命的聲音還不止一個人，共有二個人之多。他們不斷地呼救着，而迴聲在那些洞穴裏此起彼伏，吵得要命！

「來吧！」司馬洛說。他把婉兒的鳥槍接了過來，又指指那盞風燈。婉兒提着風燈跟着他。

他們出了那個窄窄的洞口，到了外面，寬闊得多的洞中。這裏闊得差不多像一座室內的羽毛球場，祇不過天花板是凹凸不平的，而且地面佈滿了大小的洞，向下凹陷的，當他們出來時，叫聲又來了：「救命！救命！」

那叫聲却是來自脚下的。司馬洛揮揮手，婉兒用風燈照照脚邊的那個向下伸展的洞口之內，就看見了那兩個人。那是兩個粗壯的大漢，顯然是本地人。他們正伏在距離司馬洛的脚下約十呎之處，在水的邊緣。

這個洞口的壁是大約以四十五度角向下斜進水中的，他們就是沿着這斜壁向水中滑下去，不過在滑進水裏之前，他們都找到了扳手的地方。由於那斜壁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他們並不困難地就找到了一個凸起的地方，扳住！就滯留在那裏，不致於繼續滑下去。他們之所以喊救命，是因爲他們不能爬回上來，而他們之所以不能爬回上來，是因爲他們有一隻脚上都縛了一條繩子，這條繩子伸進水中，拉得很緊。

就像水底有人拋繩子上來套住了他們的脚，要把他們拉下去似的。

婉兒狐疑地看着司馬洛：「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司馬洛微笑：「那繩子的另一頭縛了一塊五十磅重的石頭，他們當然爬不上來了。」婉兒還是不明白，司馬洛又解釋：「我和狄柏靈不同，我不會讓人隨便接近我的！進來這裏的路上，同樣的還有好幾個。你進來的時候，脚步踏差了，觸動了我佈置下的機關，一隻繩圈就套住你的脚，而繩子另一頭一塊大石就向下面滾，把你拖下去了。

「救命！」弗兩個人又在下面哀求着。他們不能把石頭拉上來，而他們又自知終有力盡的時候的，當力氣盡，石頭就會把他們拖下去了。

司馬洛也接過了婉兒手上的風燈，說：「把我的手槍拿過來吧！」

婉兒匆匆地去拿來了司馬洛的手槍。司馬洛接了過來，對那兩個人作着不懷好意的微笑。這兩個人是更加慌張了。「不要——不要開槍！」他們又哀求着。

他們的哀求，並沒有得到司馬洛的垂注。司馬洛的手一動，槍就提了起來，一連響了二次。不過，司馬洛的響槍，却完全是爲了二人的福利的。從他的槍中出來的子彈，準確地射中了兩根繩子。

兩根繩子都斷掉了，兩人的腿子重獲自由。他們幾乎要哭出來似的，連忙爬回平地上來。司馬洛手中的槍，却正在指着他們。他們忙又舉起了手。

司馬洛冷冷地說道：「裏面去，裏面去！」

在風燈的光下，他們都看到了浮在水面的二具屍體。婉兒首先軟倒在地上，大哭起來：「姊姊！」

司馬洛對那二個人擺擺手中的槍：「把屍體抬上來！」

兩人遲疑着，殺人他們是很有興趣的，然而撈屍體却是不太對他們的胃口。

「快點！」司馬洛的槍管在他們的背脊上各鞭了一下。

那火辣辣的痛楚使他們不由自主地動身了。他們跳下水去，把兩具屍體撈了上來，放在地上。

婉兒用一條毛巾把她姊姊的屍體包裹

起來，嚎啕大哭着。

司馬洛沒有去企圖安慰她之類。他把另外一條毛巾丟給那二個人說：「抹乾屍體！」

那二個人大爲恐怖，由於他們都是無知而迷信的人，撈屍體巳經是一件苦事，他們實在不願與如此接近鬼神的東西多所接觸。

司馬洛這一次也懶得喝令他們了。他衹是又扳了兩次槍機。他的子彈，就射在二人的脚旁邊其中一人的脚還被槍彈擦過了。這使那二個人嚇得魂飛魄散，一跳而前，去遵命而行了。

司馬洛坐在那裏看着。這二個人把狄柏靈的屍體上的水漬抹乾了，然後又請示地看着司馬洛，等待着司馬洛下一步的命令。

司馬洛問道：「你們來這裏是幹什麼的？」

「我們不知道你們在這裏，我們祇是好奇——」

「你們是在否認是魯奴奴派你們來的了！」司馬洛冷笑：「原來你們認爲替魯奴奴執行任務是一種恥辱！」

「不！不！」那二個人連忙慌張地否認：「是——是他派我們來的！」

「來殺我？」司馬洛問。那二個人又不否認，這等於是承認了。

「你們的魯奴奴倒眞是一個大傻瓜！」司馬洛不屑地笑起來：「第一次派兩個人在郊外等我，不成功！第二次派十個二十個人到屋子去向我搗亂，還是不成功！他憑什麼覺得，你們兩個就可以做到他所想做的事？也不見得，你們兩個就是怎樣的一流高手！」

「魯奴奴起先祇是並不打算殺死你！」其中一人說：「他祇是打算警告你一下！但是現在，他決定不留情了！」

「你逃不了的！」另一個人說：「他要殺你，你就死定了！一次不成功，會有第二次，第二次不成功，會有第三次，總之你逃不了！」

「爲什麼魯奴奴不派那個槍手來呢？」司馬洛問。

「什麼槍手？」那二個人都表示莫名其妙。

「狄柏靈夫婦都是被槍彈射死了的！」司馬洛說：「在這裏，會用槍的人一定不多。根本上，槍就不是一件常見的武器。殺死狄柏靈的人，一定是個特別的人！是一個會用槍的人，我想知道這一個人是誰？」

兩個人聽了都沒有做聲。

「我想知道這個槍手是誰！」司馬洛再說一次。

「我們不能告訴你！」其中一人慌張地：「那是因爲我們都不知道，你看，魯奴奴要派那一些人去做事，祇有他自己知道！」

「這一個你們一定知道的！」司馬洛伸出一隻手指指着他的鼻子：「別哄我，一個會用槍的，你們不會不知道！我再給你們一分鐘機會，再不回答，你們就要後悔了！」

兩個人還是不做聲。「一分鐘完了！」司馬洛說。

兩個人仍然固執地閉着嘴巴的時候，司馬洛就一跳上前去，舉起槍來，一連串地揮動。每人的頭上，都給他擊了一記。兩個人都軟軟地暈倒了。

「現在，把他們縛起來！」司馬洛自言自語着。

那二個人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暈了多久。當他們醒來時，他們發覺，原來司馬洛巳經不在身邊了。還是在那個洞裏，不過巳經沒有了燈，微弱的燈光從隣洞的洞口透過來。他們看見，那女人的屍體仍然放在那裏，用一條毛巾蓋着，而他們自己，則是給縛得緊緊的。他們是互相背對背的。狄柏靈的屍體呢？

他們兩個人都覺得，背上貼着的東西，是又軟又濕又冷的。

他們起初都以爲是對方的衣服濕水所致。但是，他們却又總是有一種感覺，覺得那並不單是濕衣服而巳。

「唏！」其中一人向他的同伴召喚：「你醒了沒有？」

「醒了！」另一人回答。

這樣的說着，他們就兩個人都不由自主地扭轉頭去，要與對方交談。這一扭頭，却使他們都驚得哇然大叫起來！因爲，他們不錯是背對着背綑縛在那裏，然而，在他們的中間，却還來着另一件東西，那就是狄柏靈那一具巳經略爲發脹的屍體。好像一塊三文治，兩個活人，夾着一個死人！

兩個人都驚得三魂失去了七魂，尤其是那個貼着狄柏靈的正面的人，更驚得幾乎死去了！他們兩個人拚命掙扎着，結果就是在那地上滾來滾去，最後差點滾下了水中。

恐怖感超過了極限之後，他們又安靜下來了。

被狄柏靈正面對着的人，哭了起來。即使一個開明的人，給與一具屍體縛在一起，也不是味道，更何況這些是充滿迷信的人。

「他巳經丟下了我們！」這人哭着：「我們會和屍體一起腐爛，我們會給鬼迷了！」

「不怕！」他的同伴却勇敢地說：「有魯奴奴保護我們！」

「那他怎麼還不來救我們？」

「司馬洛並沒有走！」那人說：「隔隣的山洞裏，不是正有燈光嗎？我們叫叫他吧！」

「司馬洛先生！」那對着狄柏靈正面的人叫道：「司馬先生！你在那裏嗎？」

祇有他們自己的聲音的迴响在答應。司馬洛沒有出現。這個人又哭了起來了。「他巳經走了！」他嗚咽着：「他丟下了我們！」

「不會的！」他的同伴堅持。

那人繼續大聲對司馬洛呼喚，叫到變得語無倫次起來了。恐怖的感覺，巳深深地襲進了他的心內，正在開始影響他的神經！

他終於聲嘶力竭而停了下來。這時，司馬洛却出現了。他拿着一盞風燈，從隣洞走了進來，用風燈照照他們，微笑：「你們肚子餓了沒有？」

「誰還有空想到吃東西！」

「司馬洛先生，求求你，你放了我們吧，你要我們做什麼都行！就是請放了我們！」

司馬洛微笑：「唔，這裏沒有水底那麼冷，屍體不久就要腐爛了！」

「司馬洛先生！」那人哀求着：「我實在忍不住！如果你不讓我起來——」

「祇要回答我一個問題，你就可以起來了！」司馬洛冷酷地問着：「那用槍的人是誰？」

「我——那就是陳心！」那人說。

「我在那裏可以找到這個陳心？」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那人說。

「又來了！」司馬洛說：「你就是想和死屍一起腐爛嗎？」

「不！不！」那人嗚咽着：「我們是眞的不知道！」

「我們祇是聽說有這個人！」另一個不平地說道：「他是特別從外地請回來對付狄柏靈的！我們祇是聽到這個傳說，知道有這個陳心，但是沒有機會看到這個陳心！」

司馬洛有點相信他們。也許他們說的是眞話，魯奴奴眞的認爲，不需要讓他們知道得那麼多！但起碼，他巳經有了一個可以根據的名字了——陳心。

「你們的上司呢？」司馬洛又問：「誰是你們的頂頭上司？」

「什麼人？」

「誰吩咐你們來的！」司馬洛問。

「你不是巳經知道了嗎？」那人說：「就是魯奴奴！我們在家中找到了這一張簽，我們會到大廟去，解簽的告訴我們應該做些什麼？」

「但你們總有一個組織的！」司馬洛說：「不會每一個都是直接受命於魯奴奴的吧？」他以爲，一個組織無論怎樣保密，祇要由底層一層一層地爬上去，總可以爬到它的頂的。

「我們都是直接受命於魯奴奴的！」那人說：「魯奴奴最初選中了我們，叫我們做一件事。我們做好了，以後就再有事給我們做！我們是因爲有時有機會一起做一件事而認識的，不過我們還是受命於魯奴奴，誰也不能吩咐誰的！」

「妙極了！」司馬洛呻吟一聲。魯奴奴這個組織方法都不錯，祇有底層，再高一層就沒有了。

「你怎會聽到這個陳心的？」司馬洛問。

「上次陳心來這裏不是一個人來的，還有一些人和他在一起！」那人說：「我們不知道究竟是誰，消息祇是傳到了我們耳中！」司馬洛沉吟地看着他們。

「司馬洛先生，我們眞的沒騙你！現在求求你把我們放了吧！」

「放你們？」司馬洛冷笑：「有一個條件，你告訴我那裏找到這個陳心，我就放你們了。」

「你——你不能這樣的！」那人哀鳴着：「我們巳經全告訴了你！」

「你們是來對我進行謀殺的！」司馬洛狡猾地微笑着，「我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人，對於犯了謀殺罪的人，我可不能够輕輕放過！我必須把你們交給警方，至於警方怎樣處置你們，那就與我無關了！」

「不！」那人又叫着。

但是結果，他們還是給送進了警局。

×　×　×

狄柏靈夫婦的葬禮就在第二天舉行。到來送殯的人不多，但是却包括島上最重要的人物，那是總督和他們那位女秘書，警察局長和胖警官。葬禮在簡單而莊嚴的儀式之下完成，司馬洛和各人握手，多謝他們的光臨。

當他握着總督那位女秘書蘇絲的手，那隻溫暖而滑膩的手似乎不願意放開。蘇絲凝視着司馬洛，那眼光使人有一種觸電般的感覺。

「你的工作有了成績了嗎，司馬洛先生？」蘇絲問。

「我抓到了兩個殺人犯，這不是巳經就是成績了嗎？」司馬洛微笑：「不過，更美滿的成績是可以預期的，祇要讓我有一點時間！」

「你不如今天晚上來總督府吃一頓晚飯吧！」蘇絲說：「讓我們交換一下關於這件事情的看法。」

「今晚？明晚好嗎？」司馬洛問。

「爲什麼明晚呢？」

「因爲今晚我不大有空！」司馬洛說：「有一件事很重要的事情要辦好的！」

「那很好，明晚吧！」

「喂，我看你們的話巳經談够了！」總督咬字含糊地說：「司馬洛，你這樣風流，這個是島上唯一你不能碰的女人，你曉得嗎？」

他原來喝醉了酒。甚至在送殯時他也醉過，司馬洛不禁爲他嘆息。一個人酗酒，那就無論做什麼事情都難望有成了。

蘇絲的眼睛，却挑戰一般地看着他，就像在問他敢不敢反抗總督，她像發動攻勢。司馬洛微笑：「哦，既然是你的，我當然不敢碰了！」

「這還算你識時務！」總督說。

「記着！」蘇絲說：「明天晚上！」說完，她和總督一起走了。

跟着就是警察局長，和那個肥胖的警官：「我們眞難過！」胖警官代表發言。局長的表情則是嚴肅的。

「那二個犯人怎樣了……」司馬洛諷刺地問：「巳經把他們放掉了嗎？」

「呃——我們正準備——」

「那是我們的事！」局長連忙插嘴，打斷了胖警官的話：「我們會依我們認爲最適宜的方式處理的！」

「你們一定會把他們放掉！」婉兒恨恨地說。

「如果是這樣！」司馬洛冷冷地看着局長，眼中閃着危險的光芒：「下一次我就不會把他們交給你了，我祇是自己殺掉就算了！」

「別做得太過份，司馬洛先生！」局長嚴肅地警告他，便和胖警官一起走了。

這兩個客人走了之後，便沒有什麼人要送了。狄柏靈在這島上的朋友並不多，那一小撮泛泛之交，也因爲魯奴奴的緣故而失了踪。他的妻子的那方面也是一樣的，親戚朋友也因爲迷信的緣故而不來了。

墳場上冷清得可憐——雖然是一個晴天。

（未完・二）

「四大名捕」傳奇故事

骷髏畫（一）

溫涼玉·文
可飛·圖

囚牢無天日

唐肯躺着，一動也不動，趁着陽光還沒有沉下去，他算到有廿九隻蒼蠅、十三隻蚊子、還有四隻蟑螂、一隻蚱蜢，在這間牢房裏出沒。當然，在自己躺着的陰濕木板下面，想必還有一些蜈蚣、蠍子之類的毒蟲，也趁着難得的陽光暖意，在齷齪的角落裏磨着觸鬚，只是自己未能看見而巳。

陽光是動的，可以知道外面有風，以致陽光映在葉影也在微微顫動着，再折射進來，只要是好天氣，每天午間送飯來的獄卒走後，陽光必然輕巧地從天窗那兒照進來一會兒，跟外面牢頭沉重的步伐恰好形成對比。

陽光只照亮這麼一會兒，馬上就要沉下去，只有從較暖烘的牆壁上，才感受到陽光還在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仍是活的！

——只有自己是死的！

就連房裏的虫豸，都可以自由自在的出入，而自己只要三天給牢頭遺忘掉，就準像一團飯似的餓斃在這裏。

陽光那麼美，陽光那麼好，陽光那麼暖和，眼看又要沉下去了，不爲渴望陽光的人交待片刻——他眞奇怪自己以前爲何從沒有花時間去享受陽光。

他想到這裏的時候，就聽到鐵鍊軋軋的聲音。

鐵鍊軋軋之聲通常只有兩種情形：一是有被鐵鍊重鎖着的要犯在牢廊走動，另一是牢役拿鐵鍊要鎖某人出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扒在牢牆底下的送飯孔裏，常常都可以窺見被鎖鍊絞得血跡斑斑而寸步難行的髒脚，或是牢卒用鐵鍊鞭韃犯人的情景。

剝皮製畫圖

每打一下，他就顫一下，犯人通常都知道哀叫是無用的，換着一種放棄垂死掙扎的呻吟，他聽着看着，不敢再看下去，捂住耳把頭塞在牆角下，恨不得把頭種入地底裏。

這時是午間剛分發過「鼻涕糊」之後——在裏面的人都不叫它做「飯」或「粥」，那是因爲那米的成份稀薄得像人的鼻涕，偶爾加幾條糞池旁的「菜」或一些像死去動物內臟的肉碎，這肉碎還要在天氣好視綫清楚的時候才可隱約發現——人吃了它，懶懶散散的，身上唯一最活躍的是蚤子，人只有躺在地上，等牠們光顧。

鐵鍊軋軋又響起，沉重地拖曳在地上，彷彿鐵鍊之間巳沉纍得發不出火花。

步伐聲在自己牢房近處驟止。

唐肯可以想像到神氣的牢頭後面跟着四五名獄卒，活像判官帶牛頭馬臉的站在那裏。

——難道那麼快就輪到自己……？

唐肯想到這裏，全身都綳緊了起來。

「青田張義宏，出來！」

隨着呼喝的聲音，便是打開牢門沉害的巨响，押走犯人遠去的步伐。

犯人沒有離開牢廊之前，總是喜歡用手肘或脚枷碰觸各牢房的門牆，發出聲響，表示他要走了。

而在這個時間裏這樣被叫出去的犯人，多半從此不再見面，一去不復返了。

能有幸從牢裏出去的人，他日想到這些多年來老隣居或老同房的家鄉探訪，所得到的消息，不是家人以爲他死了，便是從不知道他們在牢裏出來過。

所以在這樣的時間裏被隆牢頭叫出去的人，有去無回，也不知自己會遭遇到怎樣的一種命運，臨走前故意發出些聲响，算是跟這些日子來的同難者告別。

牢房裏的犯人再怎麼難都會爬起來，到鐵柵處或通風孔去招呼一聲，算是今生今世兩人之間緣份的最後一個交代；除非是巳經判了死刑的囚犯，才動也不動，不多看一眼，心裏只盤算着很快就可以和對方黃泉路上碰頭。

奇怪的是這時候被叫出去的囚犯，有詭秘的味道，不管犯的罪是多輕，牢裏的人都不認爲他還能活着回到世上。

隆牢頭叫「張義宏」名字的時候，唐肯心頭一舒，同時也一緊。

張義宏就住在自己牢室對開來的牢柵裏，密封的牢室通常都是扣押重犯如：殺人犯、流寇、大盜、叛亂份子，而牢柵裏拘押的多半是犯案比較輕的犯人。

唐肯就住在張義宏對面，兩人在這些枯燥寂悶的日子裏，窺獄卒走遠時，互傳消息、壓嗓對話，也不知分享過多少時光了，而今張義宏這一去，唐肯心裏像空了一大片位子，無法塡得上。

他打從透氣孔望過去，張義宏臉如死灰，全身發着抖，幾乎是給幾個凶神惡煞的獄卒架着走的。

唐肯在看他的時候，張義宏也向這兒望了一眼，那眼神裏全無活意。

唐肯看了這眼神，彷彿全身浸到了潭裏，他挨着鐵門軟攤下去，才發現陽光巳經沉了下去。

囚室裏再無陽光。

——爲什麼要把張義宏拉走。

——藍老大和張義宏，一個個都拉去了，只剩下自己和吳勝，吳勝他在那裏？

——我們都是寃枉的！

——爲什麼要拉走我們！

唐肯悲憤的想着，希望就像太陽一般的沉了下去，入夜的囚牢更難渡過。

他仔細計算一下，他進入這青田大牢八個多月以來，不認識的不算，在勞作時間的操事室裏，每月共同沐浴的澡堂裏認識的犯人，至少，有十七、八個是這樣被叫了出去，一去無返。

——他們去了那裏？

——自己犯的，還算是「監守自盜官餉」的大罪，但像譚婆、陳昌等只是犯了偷竊小罪，怎麼也這樣失了影踪？

——爲什麼會沒有人追究？

——張義宏正在遭遇些什麼？

唐肯用拳頭在鐵門上輕輕的擂着，發出鼕鼕的震响，却捶不破他心裏的疑團。

他一下一下地捶着，在幽森的牢獄裏，像隱伏着一頭不屈的獸，沉重地呼息。

拳頭隱隱震痛了他的手心，幽黯裏，他彷彿着見自己和鏢局的兄弟們，在北旱砂壩的一役。

他的拳頭猛揮，把一個撲向黃二小姐的淫賊，打得鮮血自鼻孔裏標濺出來，翻身倒飛出一丈之外。

他的拳頭猛烈地揮擊着，脚步像怒虎般的疾跨着，敵人一個一個地俯蜷仆倒或仰跌出去。幪面的敵人越湧越多，刀閃劍幌，他始終不退，和藍老大、吳勝、張義宏等一干兄弟，拚死守護黃大人的後裔以及稅賦銀餉，不退一步。

他清楚地記得鏢局局主高風亮提着十一環大刀，刀揮處，血飛濺，賊人掩面踉而退，只是——

只是來的賊人那麼多！

後面來的一批幪面人，武功又那麼深不可測！

兄弟們流着血、淌着汗，巳經越戰越疲，鏢局裏自小生死與共的兄弟，一個個在敵人的刀光中倒下去……

想到這裏，唐肯的拳頭越擊越大聲，彷彿這樣可以多殺幾個眼前的強敵……忽覺手上一陣劇痛，唐肯住了手，只見拳頭皮層巳擊破，鐵門上也凹陷了一處，染了斑斑鮮血。

唐肯住了手，然而那敲擊聲並沒有停止。

牢房裏的人，藉着張義宏被押走的餘忿，和着唐肯的擊門聲，一下一下的，哄哄地響着。

這響聲驚動了獄卒，糾衆而入，在牢廊上用木棍揮擊，發出彭彭的沉響。

「幹什麼！想幹什麼？」

「要造反呀？嗯！」

「再敲，再敲就先剁了你的手！」

牢獄重新又靜了下來。

這時，隆牢頭踹碩下石階的咳嗽音，場面都靜了下來。

「是怎麼一回事？」隆牢頭在獄裏外號「隆閻王」，他憤怒的懲誡犯人的時候，曾把犯人的五趾剁掉，要每一個犯人列隊經過着他切割脚趾的過程，以示儆尤。

「他們……在作亂！」

「是誰先攪起的！」

「好像是……寅六字房的先敲响鐵門的。」

「唔……寅六字姓唐的跟剛才拖走的是同案；扯他出來！」

「砰」！緊隨着鐵匙轉鎖的刺耳聲响，門被大力推開，四個獄卒像要把唐肯撕成八截似的：「出去！」

唐肯被推得跌撞出去。

唐肯蹌蹌踉踉跌步出去，差些兒沒撞在隆閻王身上，急忙收步，由於收勢過急，扒倒於地，這下臉撞及隆閻王脚上，隆閻王喀吐一聲，一口濃痰飛出，一脚踹在唐肯臉上，唐肯被踢翻了個大觔斗。

唐肯怒叱：「你……」

隆閻王冷笑：「你什麼！別以爲我不知道，你藉後反卸去我踢在你臉上的力量！」他雙眼噴火似的吼道：「別以爲你是『神威鏢局』的鏢師就可以在這兒鬧事，告訴你，在這裏，英雄好漢也得喝我洗脚水！」

他的口氣直往唐肯臉上噴：「你不相信？上個月，陝北人人豎起大姆指稱一聲英雄的關飛渡，不也一樣給我抽了腿筋脚筋命根之後，泥一樣攤在那裏！」

關飛渡鋤強扶弱，義勇雙全，而且豪氣干雲，人人都佩服他俠骨義氣，此人平日刦富濟貧，而今落入牢裏，依樣扶弱濟危，常替病弱者勞作，牢裏的人不分族類都稱他一聲關大哥，竟因得罪隆閻王而落到這種下塲！

一條英雄漢子，雙腿廢了又給閹了，落在這種地方眞是不如一死。

隆閻王掩嘴咕咕的笑着：「你知道我是怎麽整治他，他，不錯，武功是好，但武功好又有什麽用？又不能不吃飯！吃了我的飯，他就軟了，眼睜睜看我把腿筋，一根根挑出來，咔嚓一聲，連同命根子，一起剪斷……！」

唐肯聽在耳裏，想到昔日關飛渡關大哥對牢裏兄弟的種種照應，一時熱血上衝，再也顧不得一切後果，吼道：「百姓犯法，自有王法制裁，你不過是牢裏的一名看守，竟然逾法行刑，你是人不是？」

這一吼，殊出乎衆人意料之外，幾個獄卒都怔住了，唐肯的聲音遠遠的迴盪着，牢裏的人大都聽到。

隆閻王眯着眼，全身像淋了一層火油，就像人點一把火就燃燒起來，自齒縫裏一字一句地道：「好哇！姓唐的！你這是替關廢人做架樑來着！」

唐肯豁了出去，也不顧一切了：「關大哥的事，就是我們的事，你們把他打成了殘廢，我們要出去找官老爺評理！」

隆閻王嘶聲道：「去你媽的評理！」

唐肯道：「我媽評理也一樣！你把關大哥打成這樣子先不說，我們牢裏的這些兄弟們，有的只是關三兩個月，一年半載牢監，怎麽給你無端叫喚了出去，全沒了影蹤，說！他們到底去了那裏？」

隆閻王聲音反而有些餒了：「你……他們，他們調到別個一牢去了！關你什麽事？」

唐肯怒笑道：「調到別的牢去了？那按照刑期，他們早巳出來了，爲什麽收不到他們片言隻字，也不來探看我們……」

隆閻王撒賴的道：「探着你們這些廢物狗屎不是人的麽？出去以後，改過自新，自然便不會再一脚踩到你們這團黑墨來啦！」

唐肯道：「好！算是他們不念舊情，不想來，不要來，也不肯來，爲什麽連他們家人也不知道他們出來了？」

隆閻王怒道：「你沒出去，你知道個屁！他們一個都抱老婆生孩子去了。」

唐肯道：「他們的家人來探監，人人都是這樣說的！」

隆閻王猛一點頭，後面幾個獄卒拳頭木棍，往唐肯背後擂去，唐肯雙脚雙手拷着鐵鍊，閃躲不易，旋被打倒在地，隆閻王獰笑道：「你好漢？是好漢的就不要犯了事，來這裏坐牢。」幾個獄卒拳打脚踢，要把唐肯活生生打死。

這時，牢裏各室突然都被人大力地敲响着，開始只是一兩間，進而到七八間，很快的每一間牢房裏的犯人，不管是密囚着的還是關在鐵欄裏的，紛紛搖着鐵栅，搥着鐵門，激烈撞响的聲音在牢裏交織迴盪，連隆閻王也從未見過這等塲面，住了手在發楞。

獄裏的犯人劇烈的叫喊，用手裏一切可敵得更大聲的事物敲打着，獄卒們面面相覷，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隆閻王豆大的汗珠額角冒出，吩咐道：「先押他回牢。」幾個人夾手夾脚的把唐肯推回囚室，砰地又關上了門。隆閻王帶着獄卒匆匆離去，加派值班牢役，嚴陣防守。過了大半夜，騷擾才平息下來。

唐肯在黑暗裏運氣調息了一會，所幸他的武功走剛強路子，精長「少林拳法」所必修的「三展氣功」，牢卒那幾下還傷不了他的筋骨，調理一會兒 便無大碍。

調息着的時候，唐肯突然聽見有人在遠處側室裏低聲喚他。

「唐三哥，唐三哥！」

唐肯分辨得出那是「神威鏢局」裏的鏢師吳勝的聲音，兩人一被押進牢就失散了，迄今才聽到他的聲音，想必是因爲今午的這一鬧。吳勝才知道他被押在這裏，也因下午的事，牢卒不敢逼人太甚，所以吳勝才敢揚聲叫他。在此情此境聽得這熟悉的叫喚，唐肯好像在茫茫人海裏抓到一截浮木。忙不迭應道：「吳勝，吳勝。」

吳勝喜道：「唐三哥，唐三哥，你有沒有事？」

唐肯道：「沒事，沒事，那幾下，我還熬得住。」

吳勝道：「三哥，你要小心，今天的事，我看隆閻王不會放過你的。」

唐肯道：「我知道，我等着。」

只聽吳勝那兒發出一聲浩歎，除了他那一聲嘆息，也有幾個牢房裏的人都發出嘆息。唐肯知道自己是被許多人在關懷着的，心裏一陣溫暖，只聽獄卒走到吳勝發話的地方用鐵杵大力搗敲，吆喝道：「不許說話！」吳勝便不再說話。

唐肯緩緩坐了下去，只覺地板透涼，寒意直透上來，才知道秋已快盡了，想到自己進來，也有好一些日子了。

不知道天幾時明。

× × ×

天色未明，唐肯在朦朧中突聽鐵鎖鑽開的聲音，心中警惕，一躍而起，門巳被打開來，七八名獄卒掩了進來，夾手夾脚抓起唐肯，往外就拖。

唐肯怒叱：「要幹什麽？」但巳被獄卒硬推了出去，唐肯想要頑抗，但知人落在此處，掙扎也沒用，心裏長嘆一聲，任由人縛住推了出去。

唐肯跌撞出去，只見一人在黯處山一般屹立着，正是隆閻王。

唐肯見落在此人手裏，是不會有什麽指望了，不發一言，只狠狠的瞪着他。

隆閻王嘿嘿一聲冷笑，手一揮，獄卒扣押住唐肯往前推，走了七八度牢廊，有些犯人在鐵栅裏被異聲驚醒，睜眼看見這種情況，也不敢聲張。

就快要被押出去之際，掠過一間門外下了七八道巨鎖的囚室前，突然間，裏面傳出一個低沉的聲音：「你們要對他幹什麽？」

那幾名獄卒本來飛揚跋扈，趾高氣昂，聽這隔着鐵門低沉的一喝，都不由自主收斂了一些，一同頓住，不敢往前再走，有兩名較有經驗的獄卒班頭澀聲道：「關……關大哥……你早……」

裏面的人沉默了老半天，沒有說話。

其中一個班頭期期艾艾的道：「我們……我們也只是……只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巳……」

那囚室裏低沉的聲音立即問：「奉誰的命？一個個都有去無回，李鱷淚也不要做得太過份了！」

那幾名獄卒相覷不敢回答，唐肯在昏贖中運目望去，只見那囚室跟平常沒什麽二樣，只是特別狹窄，用鐵特別堅厚。

隆閻王神色也有些不定，清了清喉嚨道：「關……關爺，這是獄中的規矩，咱們是奉命行事，您，你就不要再管了！」

裏面的人突然斬釘截鐵的叱了一聲：「隆自破！」

隆閻王一震，被這一喝喝得蹬蹬退了兩步，只聞裏面的人喝問：「你灌了我迷藥，廢了我兩條腿子，又閹了我，是你的主意？」

隆閻王神色大變，仔細看了看門鎖還牢扣無誤，才敢回答：「關……關大哥，我……我也是逼不得巳！」

裏面的人苦笑一聲，然後再吸一口氣，似慢慢把憤懣悽怨平息下來，道：「好，隆自破，我不怪你，你只要告訴我，是不是李鱷淚？」

隆閻王澀聲道：「李……李大人……他……」

關在裏面的關飛渡大喝一聲：「說！是李鱷淚還是李惘中？」

這一喝，「岡郎」一聲，把隆閻王手中鎖鍊嚇掉了落地；這一喝，把青田大牢十八座裏九成的犯人都震醒。

隆閻王顫聲說道：「你……關大哥，我知道，您在江湖上有名望、有地位，但來了這裏，就得聽李大人、李公子的；本來大伙兒……都把你照顧得好端端的，但是——」

關飛渡喉頭發出荷荷之聲，悲酸地道：「監牢裏的女犯也是人，李惘中盡情侮辱她們，我自然要管！」

隆閻王看看囚室的鐵鎖和身邊的部下，胆子壯了一些，道：「你管是管，李公子本來也要重用你，但你……得罪了李公子，這下成了殘廢，可怨不得人！」

囚室裏面的關飛渡靜了靜，道：「隆閻王。」

隆閻王挺了挺胸，道：「怎麽樣？」

關飛渡道：「昨天你在牢裏揚言說，我給閹割和廢了雙腿，全是你幹的？」

隆閻王硬着頭皮撐面子，嚥下一口唾液道：「是李公子的意思……我……我下的手，你又能怎樣？」

那聲音陰森森地道：「現在我雙腿廢了，人不像人，鬼不似鬼，李大人也不會再攏絡我，你當然不怕我了。」

隆閻王大聲道：「關……姓關的，過去我敬你是條好漢，給你面子不要面子，也怪不得我手下無情！」

那聲音慘笑道：「手下無情？手下無情——好，好！」

隆閻王怒氣沖沖的吩咐道：「走！我們別理會這廢人！」

倏地，「砰」地一聲，似有什麽重物，在囚室鐵門內擊了一記。

這一擊何等沉重，整個鐵門爲之震盪，「卜」的一聲，其中一隻銅鎖被震斷，「嗖」地激射而出！

隆閻王急忙一閃，銅鎖原本是射向他脇部的，現在打在他的肩上，「托」的一聲，有點像骨碎的聲音。

隆閻王捂住左肩，痛得呲牙裂齒，只聽裏面的人悠悠笑道：「幸好我還剩下一雙手……要不要把我這一對手也剁了？」

唐肯眼見在囚室裏的關飛渡內力如此高絕，佩服得五體投地，又是聽他這般說話，心裏自是大急。因爲關飛渡再英雄，也是被關在牢獄裏，如此開罪隆閻王等人，只怕明槍易擋暗箭難防，眞的會把他一雙手也砍下來！

關飛渡忽道：「唐兄弟，你不必爲我急，我肯呆在這裏，原本是伏法，現今無法可言，我又落得這身殘軀，早不想活的了。」

唐肯心裏想的什麽，關飛渡隔着一道鐵門，居然一直似瞧見他內心裏去，唐肯心中震佩，道：「關大哥，你……你要多加小心！」

關飛渡隔了一棟鐵門，笑起來轟轟傳聲：「昨天下午你爲我叫屈，今天我給你送行，可惜今天咱們都落在狗官豺狼手裏，要不然，在外面碰頭，可痛痛快快喝他個三百杯！」

後面的獄卒推了推唐肯，暗示他起步，唐肯也自知這趟跟獄卒出去，料無倖理。便道：「關大哥，你有一身好本領，牢裏的兄弟，還要你多加費心——」

關飛渡哈哈笑道：「我這無腿不中用的東西，還能替人出頭麽？」語音裏悲憤難抑。

兩個班頭把唐肯推了出去，在關飛渡悽憤的笑聲中，倏地關了門，隱約還可聞一絲微微悽異的笑聲，像隔了個世界，唐肯抬頭望望曙色，晨風帶着寒意襲來，他挺了挺胸，想：雖然是走了出去，但是，却不是獲得自由……

——只怕這一生一世，自由都難以再獲了……自由是以前的事，可是當日又不知自由的可貴……

獄卒們押他走了好一段路，擺設裝飾愈漸豪華，而牆也愈漸薄了，矮了，守衛也不那麽多了，唐肯心中納悶不知道他們要把他帶到何處，只知道跟以前一去無回的弟兄們肯定是同一個地方。

走到一間漆上白色、朱籐窗櫺的精緻大房前，獄卒班頭示意他停下來，並都望向隆閻王，隆閻王強忍痛楚，畢恭畢敬的輕輕敲了兩下門，靜下來等待回應。

但沒有回應！

就像黎明的冷風一般靜。

隆閻王再敲了敲門。

只聽房裏有一低微的聲音問道：「是誰？」

隆閻王恭敬得近乎畏縮的應：「是老奴。」

那聲音「哦」了一聲，即道：「怎麽受了傷？」

唐肯一聽，吃了一大驚，先時關飛渡隔門傷人，巳教人匪夷所思，但這房裏的人單憑隆閻王一句話便辨定受傷，也一樣不可思議。

隆閻王用一種訴屈的聲調道：「公子，你不許我殺那姓關的，但他毫不感激，

傷了老奴還不打緊，還在牢裏揚聲把公子您罵得狗血淋頭！」隆閻王生得高頭大馬，用這種嗲聲嗲氣說話，直教人寒毛直豎起來。

裏面的人語音一變，慍怒地道：「關飛渡眞不識好歹，把人押進來！」

「砰」地一聲，唐肯被推入房間。

這房間一片白，地上舖了白色的厚毯，但在房間中間地上，却有一大灘觸目驚心的鮮紅！

這鮮紅已在白色毯子裏滲透凝固，還有一股腥味，顯然是血！

但這些血流得之多，令人不敢相信。

血跡上面還有一具事物，如果不是看見這事物上明明有着四肢輪廓，沒有人置信這是一具人屍。

一具被剝了皮的，血淋淋的人屍！

這被剝了皮的血屍，肉體般隱隱還似有些跳動，唐肯是個名鏢師，外號「豹子胆」，刀頭舐血劍影亡魂的日子數也數不清，但親眼目睹一個人被活剝了皮的感覺，可也不好受。

唐肯差點想嘔吐。

他強自忍住，因爲他不想自己在臨死前還要受胃部的折磨。

直到那個躺在雲牀上，兩個丫環正替他搧風，這人正在全神貫注綉一張面積很大的布塊，綉了一陣，抬起頭來，原來是個白臉少年，眉低壓眼，這少年人說了一句：「這個被剝了皮的人是你的老友啊，你不認得了嗎？」

臉色蒼白的少年又道：「他叫張義宏，你們不是相熟的嗎？」

唐肯彷彿看見地上鮮血淋漓的人似在血漿裏望着他，唐肯終於忍不住嘔吐。

嘔吐的時候，胃像被人大力的搾扭着，胆汁都快揸乾了，但唐肯的怒火却昇了上來。

——張義宏跟自己是一樣，都是寃枉的！

——就算他犯了再大的罪，也不應遭到這種慘無人道的極刑！

唐肯全身血液一下子就被憤怒注滿，他想奔過去，看他多年一起並肩作戰的老友，也想撲過去，把那臥在床上的烟精似的少年撕成八爿，但他突然忍住。

少年的石牀在房間的最裏邊，靠着牆，離牀八九尺處，也就是鮮血染浸地毯之所在，有四張高大的檀木椅。

有四個人，一直在牆的四個角落，打坐不語，而今，緩緩睜開眼簾，徐步走了過來。

這四個人，高矮不一，樣子都有很大的差別，唯一相同的是，臉色都極端蒼白，全無血色。

唐肯也是武林中人，在道上走鏢的，對武林人物務必要清楚，這點比手上功夫還重要，而且唐肯一向對武林人物都特別留心，腦海裏馬上閃現陝西武林中，三個令人胆戰心寒的辣手人物來。

這三個人物，原本只有兩個是在一起的。這兩人是兄弟，大的叫言有信，小的叫言有義，這「有信有義」兩兄弟在一起，做的却完全是「無信無義」的事！

這兩兄弟原本是「辰州言家僵屍拳」的後人，爲爭掌門人的位置，這兩兄弟不惜暗殺了父親言大諾，還挑撥離間，使同門師兄弟互相殘殺，結果令言家一蹶不振，無法團結，這言有信、言有義也一樣搶不到掌門人的位子來坐。

言氏兄弟出道江湖上，一樣做的是背信棄義之事，他們見利忘義，臨危背信，兄弟之間，也一樣互相欺騙，但兩人武功互有依仗之處，合在一起，轉弱爲強，互補缺失，致令他們數度反目，依然聯成一綫。

直至後來，這言有信、言有義爲練成絕世僵屍拳，實按照古法把人活埋後三天，烹食其屍，慘無人道，終於驚動了當今「天下四大名捕」成名之前的更出名的三個人物：「三絕神捕」中的「捕王」李玄衣。

李玄衣千里追緝他們，終於在怒江上一人印上一記掌，使得這言家兄弟，從此絕跡江湖，已有四、五年。

唐肯之所以認得兩人，是因爲言氏兄弟有一特徵，言有信缺左耳，言有義缺右耳——他們倒不是先天性的缺陷，而是他們在中「捕王」一掌之前，曾遇見「四大名捕」中的鐵手，而在他們遇見鐵手的時候，又正在做一件傷天害理的事，鐵手當時並不知道這兩個敗類就是惡名昭彰的言氏兄弟，所以只略施儆誡，一人拔掉一隻耳朵。

可是這樣一來，缺耳成了言氏兄弟的特徵，以致他們一旦作了惡事，想要不承認也沒有辦法。

另外一個人，叫做易映溪，書生打扮，手上拿的不是扇子，也不是傘，而是一柄巨斧，這樣一個形象，除了「巨斧書生」易映溪外，不會有別人。

這個易映溪，行事也十分之怪，三十歲以前，他是一個人人尊仰的俠士，鋤暴安良，替天行道，做出不少爲民除害令人叫好的事，但三十歲一過，消聲匿跡了一兩年的光景，再出江湖的時候，人心大變，變成了一個殺人不眨眼魔王，爲求一己私利不惜大動干戈，手段殘毒，才不過兩三年時間，過去他所積的善還不如爲惡的一半。

這個「巨斧書生」的武功，也是極高，聽說一年前他與「陝西大俠」關飛渡拚了一百多招，才給關飛渡打了一掌，此人受傷遭受七大門派十一高手的暗襲，居然仍能逃生，於是更加聲名大噪。

除了言氏兄弟和易映溪之外，還有一個人，腰畔繫了三個葫蘆，滿頭白髮，有一種蒼老的辛酸，臉現疲色，不過眼色十分深沉，讓人一眼望去，彷彿望在死寂的深潭裏。

唐肯却不知道他是誰。

但，唐肯就知道事無善了，但却也料不到這獄中的一處，竟然有了三個以上武林間的出名頭痛人物。

他立刻意識到自己此際撲上去是一件愚昧至極的行爲，憑他的武功，這四人中隨便一人，他都敵不過。

他留意一下後面，除了隆閻王之外，誰都沒有跟進來。

隆閻王畢直而垂首的站在那裏，在犯人面前像頭石獅子，而今却像一頭搖尾乞憐的看門狗。

那少年這時正在問他：「關飛渡被關在鐵牢裏，怎能傷及你？」

隆閻王可憐巴巴的說：「奴才走過，聽他胡言瘋語，辱及公子，所以就大聲喝止，他一掌擊在鐵門上，震斷銅鎗，幸好我避得快，不然恐怕要射在臉上，那只怕奴才不能再向公子覆命了。」

少年邪意的眼睛注向隆閻王：「哦？那實在是難爲你了。」

唐肯再也按捺不住，大聲道：「他胡說八道！關大哥根本就沒罵什麽人來，倒是你說出是什麽李鱷魚還有李什麽中的向他下的手，主使挑斷了他的脚筋和閹割，就憑你，那敢喝止關大哥！」

隆閻王變了臉色，虎跳到唐肯面前吼道：「你敢寃誣我？你是什麽東西！我——」一掌往唐肯劈去。

少年忽叫：「隆自破——」

隆閻王的手半空僵住，返身撲地，跪下，哭也似的道：「公子，這人誣衊奴才，奴才對公子忠心耿耿，對外亦從無一字不敬，怎敢如此放肆，公子明察，公子明察——」

唐肯看見這種情形，忽然哈哈大笑起來。

唐肯這一笑，衆人都向他望來。

唐肯自度必死，也沒了顧忌，哈哈笑道：「看他那副奴才相，怕成這個樣子，眞把你當作皇上不行！」

他這句是衝着少年說的。

少年淡淡一笑。「我叫李惘中，不是李什麽中。」少年居然沒有生氣。

這時，那「巨斧書生」易映溪忽道：「公子，關飛渡斷腿仍有能力震斷銅鎖，傷了隆牢頭，此人還是宜速速斬草除根的好。」

李惘中沉吟了一下，道：「我本要好好用此人，爲爹効力，不過，看來他是死性不改，留着也沒用處——」

說到這裏，向隆閻王道：「你去把關飛渡請過來，記住，是請過來。」

隆閻王見李惘中並不責罰，反而命他做事，大喜忙應道：「是！」匆匆行了出去。

這一來變成只有唐肯一人，面對五個臉色蒼白的詭異人物。

李惘中斜起一對邪異的眼睛，似笑非笑的盯住他，說道：「你叫做唐肯，是不是？」

他笑了笑，道：「本來嘛，倒不會那麽快輪到你，但你昨天在監房裏一鬧，只好先選用你這張皮了。」

唐肯心知無倖免，他也聽不懂李惘中何所指，便道：「我是寃枉的。我沒有盜餉殺人。就算判罪，也得以國法行之，你們這般算什麽？」

李惘中淡淡地道：「來到這裏，不談王法國法，我說的話就是法。」

唐肯強抑激憤道：「好，我們『神威鏢局』的人沒有監守自盜，我們是寃枉的，你還我們一個公正。」

李惘中道：「人人都說他自己是寃枉的。一個人殺了人，也會說他喝醉酒自衛錯手；一個人姦污了人，也說那女人引誘他……銀子明明是在你們押解中失掉了，不是你們是誰幹？」

唐肯怒道：「北旱砂壩那一役，我們『神威鏢局』四十一人拚死的有二十七個，這還不是證明！」

李惘中一笑道：「那只是你們分贓不均，鬧內鬨自相殘殺而已！」

唐肯忿然道：「你硬要誣陷我們『神威鏢局』，是什麽意思？」

李惘中道：「意思就是：我要你活你才活，我要你死嘛——」

他用眼光向場中的血屍瞄了瞄：「你就死定了！」

唐肯道：「好，要定我罪，把我送到衙裏審判！」

李惘中瞇着眼笑道：「我都說了，來到這兒，給你什麽罪是少爺高興，用不着審來判去多費事！」

唐肯悲憤地說道：「好！而今虎落平陽，大不了就是殺頭罷，多說些費話幹什麽！」

李惘中笑了笑道：「我倒不想砍你的頭。」

唐肯一怔，李惘中已接下去道：「我只是想剝你的皮，把你的皮，從髮頂到脚趾，整張地，完好地剝出來……你的皮雖然粗糙了一點，但是很有靭性，是塊好材料。」

唐肯驚怒中一時沒回過意識來：「你說什麽？」

李惘中看了看他，忽然一笑，小心翼翼地，把手中那張布緞似的東西，揚了開來。

這一揚，原來是有數丈長數尺寬的一幅畫：這幅畫刺綉得十分精美，唐肯瞥過一眼，只見裏面綉的是亭台樓閣，豪華排場，像一個什麽壽宴，珠光寶氣的祝賀場面。

唐肯睜眼一看，只覺這畫一展開，便有一種逼人的氣氛，但却不知這畫有什麽特別。

李惘中笑道：「我是說，我要把你綉成畫中人。」

唐肯更不明白。

在檀木椅上的言有信忽然說話，他說道：「公子手上這張絕世奇畫，是用人皮造的。」

言有義接道：「太老太嫩有疤紋，不適用的不計，這幅畫已用了三十四張人皮最精美的部份接駁的。」

言有信笑道：「你應該覺得高興，因爲你是接下來的一個。」

言有義道：「所以公子不要你砍頭，只要你一張皮囊，要是你被剝了皮而能不死，那麽活着也無妨。」

唐肯幾時聽過這種可怖的手段，看到浴血中的老友，喉嚨裏擠出了一聲：「你們——！」

李惘中頷首笑道：「便是。那個姓藍的原來身上有十七八道傷痕，可用的皮只有數吋，這姓張的好一些，大都能用，就不知你這張皮好不好用？」

唐肯怪叫一聲，全身一掙，鎖鍊雖然未脫，但頭上的木枷，居然給他掙裂除掉了。

「巨斧書生」易映溪立即搖頭，道：「『豹子胆』，你也是武林中人，應該要自量力，憑你的武功，我們四個人裏那一

個你有辦法接上三招五招的？你還是免作無謂掙扎罷！」

唐肯知道易映溪說的是實話，何況自己還帶着鎖鍊。

他曾經想過自己各種死法，戰死、暗殺死、甚至病死、失足跌死、砍頭而死，從未想過自己有一天都遭受被剝皮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苦。

他外號「豹子胆」，自然胆大過人，但眼見地上血肉猶在抽搐的血人，使他無法不感驚懼。

這時，外面忽傳來敲門聲，一中年錦衣人隨即匆匆走了進來，先向李惘中一揖，隨後向那個不知名的人一抱拳，道：「聶爺，大老爺有請。」

那姓聶的白頭人「哦」了一聲，望向李惘中，李惘中對這人倒禮遇有加，禮儀周周地道：「爹想必有急事，聶爺就先去一趟。」

那姓聶的向衆人點點頭，算是告退，也不見他長身而起，那種木椅竟離地而起，倒似地面上有一層無形的墊子，這人連人帶椅，平平飛了出去。不徐不疾跟着錦衣人背後而去。

李惘中笑道：「聶爺的『神龍見首』，越練越見火候了，爹爹得此強助，何愁事不成！哈，哈哈！」

李惘中這幾句話和一笑，言氏兄弟和易映溪都陪着笑，言有義笑得特別大聲，言有信只是輕微嗤地一聲，算是笑了，易映溪則笑得很開心似的，不過是隔了一會才展現笑容。

唐肯當然沒有心機去留意看他們的笑容。

他只是從李惘中說話中，驀地想起武林中傳說裏一個也是姓聶的厲害人物……對那一個人物，唐肯所知道的也不多，只知連局主高風亮老爺子提到這個人的名字時，也都跌足搖頭嘆息，說：「這魔頭本在陝西一帶揚名立萬，而今名震天下，但願咱們鏢局裏的人，誰也不要碰見這魔頭才好！」

那姓聶的白髮人走後，李惘中又望着他笑嘻嘻地道：「剝死人的皮，人一死皮就開始委縮硬化，不宜刺綉，剝昏迷的人皮，皮膚鬆弛無力，也不適合下針，所以，只有活剝，人越痛，皮膚就越繃得緊，最適宜這幅絕世佳作……你就……忍痛一下吧。」

唐肯把心一橫，決定豁出去拚一拚，死在這些人手裏，也總比眼睜睜被人活剝皮的好。

——要死，也得在自己身上刺他個六七十刀，把皮膚割破，以免死了身上皮囊還要受人整治！

正在這時，忽聽外面的隆閻王叫道：「公子，犯人已經帶來了。」

李惘中一揚眉，道：「帶上。」

隆閻王答道：「是。」門被推開，一人坐在木輪椅車上，推了進來。

這坐在木輪椅上的漢子，雙腿鬆軟無力，下盤虛空擺盪，生得兩道濃眉，滿腮虬髯，雖然這樣坐着，但依然有一股迫人的氣勢。

唐肯一見此人，喜喚：「關大哥！」

這坐着的殘廢人正是關飛渡。關飛渡「唔」了一聲，滿眼血絲，目光落處，瞥見地上的血屍，登時虬髯像刺蝟般豎了起來，怒道：「姓李的，到如今你是在幹這些傷天害理的事！」

言有信冷笑道：「關飛渡，你今天自身難保，還口出狂言，多管閒事！」

關飛渡怒叱道：「言有信，你們枉爲武林中人，不知自重，爲虎作倀，可惡已極！」

言有信還待說話。

李惘中截道：「前日我跟你提的事，你考慮得怎樣？」

關飛渡哈哈一笑，道：「我現在雙腿已廢，報効於你，又有何用？」

李惘中道：「坦白說，以關兄的身手，縱答允爲我父子効力，也難保不有變卦，而今……」看了看關飛渡一雙廢腳：「反而可以更信重關兄。」

關飛渡哈哈笑道：「我斷了一雙腿子，縱要窩裏反，你們也無所畏懼了？」

言有信插口道：「其實這種人，江湖上樂意爲大人、公子効忠的，沒一千也有八百，我看這人傲岸自大，不如殺掉就算了。」

李惘中笑着斜睨關飛渡，道：「關兄，你可聽見了？」

關飛渡道：「聽見了。」

李惘中道：「要是你再執迷不悟，我可不一定再保得住你。」

關飛渡道：「我關某素來就不要人保住才能活下去。」

唐肯掙動鐵鍊，移近關飛渡身前，大聲道：「關大哥，我和你一同死。」

沒想到關飛渡低聲的回了一句話：「小兄弟，能不死時，還是不死的好。」話一說完，雙手抓住鐵鍊發力一扯，崩崩的數聲，唐肯身上所扣的鐵鍊竟給他一扯而斷！

這一個舉動，使得言有信，言有義二人一齊望向李惘中。

李惘中也因關飛渡完全罔顧他顏面而勃然大怒：「殺了！」

李惘中才講到「殺」字，言氏兄弟一左一右，形如迅梟，飛掠而起，夾擊而來，剎那之間，關飛渡所坐那張椅子，像給一種無形的壓力澎湃激盪，「蓬」地碎裂成百片千點。

但關飛渡也在這剎那向前離開的木輪椅！

關飛渡雙掌一按椅沿，借力飛撲向李惘中。

他離開輪椅不過剎那間，整張輪椅已經粉碎。

他的身形在言有信、言有義之間穿閃而去，十指箕張，眼看要撲到李惘中身上，突然，半空精光一閃，一斧迎空劈向他來！

這一斧威力之猛，速度之快，簡直如同電閃，但却毫無聲息，關飛渡沉喝一聲，雙掌一拍，已夾住斧面，兩人都同時落了下來。

出手的人當然便是易映溪。

易映溪這一斧，居然被關飛渡雙掌夾住，如嵌入巨岩裏，掙動不出，心中驚怒，但兩人同時自半空中落地，情勢已自不同。

（以下轉入一〇九頁）

神槍雙傑故事

龍驤·文
可飛·圖

人間魔鬼（一）

魔鬼門徒　意亂情迷

洪英豪懶洋洋地斜靠在沙發上，捂着嘴直打呵欠。他不知道方銳鋒一大清早跑來將他吵醒到底是爲了什麼。

「小方！」他半睜着眼睛，語音也含糊不清。「看看錶，現在還不到八點鐘，又有什麼了不起的事？」

方銳鋒蹙了一下眉尖，囁嚅着說：「小洪！想向你請教一點有關女性的事。」

「怎麼？」洪英豪的精神立刻振作起來。「是要我給你當戀愛顧問嗎？這是好消息啊！」

「你弄錯了！」方銳鋒搖搖頭。然後提出他的問題：「女人穿的絲襪，大約有那幾種顏色？」

洪英豪摸着腦袋，不勝困惑地說：「小方！怎麼問起這個問題來了？」

「先回答我的問題，」方銳鋒的神色很凝重。「你是獵艷老手，對這一方面一定很內行。」

洪英豪屈着手指頭，算了起來：「米色、奶白、純白、銀白、銀灰、黑色。過去還有一種咖啡色現在已經不流行了。」

「有綠色的嗎？」

「綠色？」洪英豪翻了翻眼睛，接着搖頭說：「我不敢說沒有，但我却沒有看見有誰穿過。」

方銳鋒自衣袋內掏出一個信封，從信封內又抽出一隻翠綠色的女用長絲襪，放在茶几上。說：「小洪！這隻絲襪不是綠色的嗎？」

洪英豪拿在手裏看了一下，薄若蟬翼，柔軟而富有韌性；絲襪的開口部位鑲着銀色花邊，是一種高級貨色。

「小洪！」方銳鋒的目光注在他臉上。「想想看，那一種職業女性才會穿這種綠色絲襪？」

「表演歌舞的女人。」洪英豪順口答了出來。

「對了！」

「嗨！你原來早就有答案了。」

「小洪！我只是猜，你的答案才有權威性。」

「唔！」洪英豪漫應着，靜靜地等候下文。

方銳鋒拿起那隻綠色絲襪，一面兩手揉搓着，一面聲調緩慢地說：「五天前，『麗池夜總會』一名表演脫衣舞的法國籍女郎貝蒂絲被人勒死在化粧室裏，有這樣一隻綠色絲襪纏在她的頸項上，三天前，『夢鄉夜總會』又發生了相同的命案，死者是日本籍脫衣舞娘西鄉美惠子；昨天晚上『璇宮夜總會』又有一個脫衣舞娘被這種綠色絲襪勒斃了。這次的死者是一個中國人，名叫羅美琪……」

洪英豪喃喃地說：「兇手顯然是同一個人。」

方銳鋒點點頭說：「手法一致，兇器相同，你的判斷應該正確；而且這個兇手似乎專門在對付表演脫衣艷舞的舞娘。由於前兩件案子警方迄未破案，所以他們開

始恐慌。清晨四時，就找到我的偵探社來了。」

「小方！你所說的他們是誰？」

「『外籍技藝節目供應社』。這是一個專門負責接洽外籍藝人到本埠來表演的企業機構。除了被殺的三個脫衣舞娘外，目前經他們安排尚在本埠獻藝的藝人很多，單是脫衣舞娘就還有十幾個。」

「那個羅美琪也是外國來的嗎？」

方銳鋒點點頭說：「是的，她雖是中國人，却是生長在日本的華僑。她也是由那個節目供應社安排來到本埠。」

洪英豪離開了沙發，踱了一個圈子，才問道：「小方！你接受委托了嗎？」

「當然。我無理由會拒絕這上門的生意。」

「打算從那一方面着手？」

「想請你帮忙。」

「我？」

方銳鋒擺了擺手，說：「坐下！聽我慢慢地說……貝蒂絲和西鄉美惠子她們二人的身上可說絲毫沒有綫索可以追尋。」

洪英豪插嘴問道：「難道羅美琪身上留下了綫索？」

「這也是我們的運氣，羅美琪有一個妹妹羅美雅也在本埠，她每晚在『流星夜總會』登台獻藝。」

「想在她身上找綫索嗎？」

方銳鋒點點頭。「這似乎是惟一的途徑，兇手與死者之間必有瓜葛，從羅美雅那兒也許可以蒐集一點有關死者生前的社會背景，以及交遊方面的資料。」

「唔！爲什麼要我帮忙？」

方銳鋒極爲艱澀地一笑。「小洪！你似乎在明知故問。想打聽羅美琪生前的情況就得和羅美雅接近，如果以私家偵探的身份去託問她，一定不會得到圓滿的答覆的！」

洪英豪不解地插嘴問：「爲什麼呢？她應該盡量提供資料，爲她姊姊報仇！」

「她們的感情不大好！」

「唔！」

「所以得以另一種身份去接近她。小洪！你是知道的，我的儀表不如你瀟洒英俊，而且對付女人我是一籌莫展……」

「哈哈！」洪英豪不禁大笑起來。「想不到荒唐的經驗到這個時候也有了用處。小方！下一次你可不能再板起面孔勸我要生活嚴肅一點了。」

「算你這次抓到了理由！」方銳鋒莫可奈何地說。

「小方！」洪英豪收斂了嬉笑，一本正經地道：「你對羅家姊妹已經有了多少瞭解？」

「不多！都是從那個節目供應中心的負責人那兒問來的。說不定對我們也有點用處。」方銳鋒的語氣停頓了一下，才繼續述說：「她們的父親是中國人，母親却是德國人。因此，她們都有一副美好的身裁……」

「那是表演脫衣艷舞者不可缺少的條件。」

「她們的父親原來是一個貿易商人，入息不壞，全家一直住在大阪。她們姊妹倆也受過良好的教育。前幾年她們的父親因病去世，母親的腦部也得了一種怪症，死不死，活不活，整天躺在病床上。據說每天消耗的醫藥費就要美金二百元。這大概就是她們要出賣色相的最大原因。」

「唔！還有麼？」

「因爲母親的病，所以她們心境不大開朗，兩人都有輕微酗酒的壞習慣。由於太需要錢的關係，她們的私生活，也非常糟！……」

洪英豪插嘴說：「小方！說得明白一點，糟到何種程度？」

方銳鋒皺了一下眉頭，才低聲說：「據說她們在表演完畢後，經常和化得起錢的豪客去夜遊。」

「唔！你說得很含蓄，不過我懂得你所說的『夜遊』是指什麼。……關於她們姊妹倆情感不好的原因呢？」

方銳鋒搖一搖頭說：「那我就不知道了。」

「好！」洪英豪吁了一口氣，說：「我很樂意帮你這個忙。不過，你應該作的調查工作，都作過了嗎？」

「那些？」

「比如說，貝蒂絲、西鄉美惠子、羅美琪這三個被害者，她們是在什麼時候來的？表演的期間多久？……」

「她們是一檔的。來了才九天，在本埠表演期間還有五十一天。而且前一站都是日本。」

「好了！最後一個問題：羅美雅住在那一家酒店？」

方銳鋒掏出記事簿，讀出上面記載的地址：「『華富酒店』五一七室。可是你別指望在那兒找到她。」

「怎樣找她？那是我的事了。」方銳鋒流露了一個滿意的笑容，他對洪英豪是有信心的。

× × ×

「流星夜總會」是H埠後起的所謂「新潮派」娛樂場所。入夜之後，只見流星閃動，彷彿有大批殞石落向這座堂皇的建築物；這是二十世紀的電子工業的偉大成就，人類足可以引以爲傲。

在進門處，有一張與人身同等比例的全裸照片，性感而撩人，只是在不能見人的部位綴了一枚亮晶晶的銀星，四週環以閃爍的燈泡，上面是霓虹燈管曲成的英文字——美雅・羅。

洪英豪今晚打扮得很帥，白色「雪克斯汀」上衣，黑色長褲，紫紅色領結，儼然翩翩濁世公子。

「流星」的場地也很大，除了中間那一遍約有一千七百多方尺的舞池外，四週環繞着近百張大小餐桌。但却沒有一張是空着的，洪英豪在侍者的引領下，找到了他預先訂妥的座位，當他坐下後，發覺這張桌子上已經坐了一個客人，那是一個眉目妖嬈的女人，渾身珠光寶氣。她必然是一個闊人的大小姐，或者是某一個殷商鉅賈的側室。總之她不是一個平凡的女人。

「小姐！」洪英豪很恭敬地向對方打招呼，這是上流社會男士們應該遵守的社交禮儀。「很榮幸能與妳共桌進餐。」

「我也很榮幸！」她柔媚地笑着。「本埠最有名的神槍手、名拳擊家。有你在，我絕不會被下流的男人騷擾。」

洪英豪微微地吃了一驚，能够一眼認出他的女人絕對不可能是安心居家的名門閨秀；若說這個女人是歡場嬌娥，那絕對不可能。那麼，她該是一個經常出入交際場所的「半下流」女人了。

「小姐！」洪英豪微笑着說：「妳沒有認錯人嗎？」

「洪先生！你該看得出我生有一雙明亮的眼睛。」說着，她自手袋內取出一張香噴噴的名片，遞到他面前。「以後請多指教。」

洪英豪低頭看那名片。

「華盛頓珠寶行經理……劉麗娟……」以下還印着店址、住址，以及兩地的電話號碼。

洪英豪有絕對的把握沒有見過這位貴婦，因此看過名片之後，難免以迷惑的眼光去打量對方。

劉麗娟微笑着說：「記得去年洪先生曾率領你高足參加了一次慈善拳賽，我就是那個慈善機構的贊助人之一。我們就是那次見過面，洪先生可能健忘了。」

「哦——」洪英豪在記憶之中稍稍勾起了一絲印象，同時在心底也勾起了一絲愧疚，他方才不該猜測對方的身份。坐在他面前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上流社會中的淑女貴婦。

「想起來了？」她仍是那樣雍容華貴地笑着。

「唔！太久了！而且那次又是驚鴻一瞥。」

「來！」她將桌上的菜單推到他面前。「吃點什麼？今晚由我作東，以感謝你去年對我們那個慈善機構的支援。」

「不！該由我作東！」

「你作東的理由也許你是一個男人。可是你不能讓我白等一場。」她從那盞精緻的小枱燈座下取出訂座卡來揚了一揚。「當我發覺和我同桌的是你時，我就決定等你來後再叫菜了。」

「那……」洪英豪沉吟着說：「恭敬不如從命了，我要一份全餐。」

「怕我付不出賬？還是替我省錢？」

洪英豪心頭好笑，這種女人一定很少去光顧化粧品公司，因爲她們習慣用金錢裝飾臉面，不大大地吃她們一頓，她們的心頭不會舒服，於是他點了不少名貴的名菜，若不是餐桌太小，他會繼續點下去。

當侍者啣命離去時，劉麗娟吩咐侍者說：「再加一瓶『雙百牌』陳年香檳。」

洪英豪差一點要伸出舌頭來，這種酒的價錢雖足够一個窮苦的八口之家生活一個月的。

酒菜陸續送上來時，正好七時半，舞台上的節目已開始，時代歌曲演唱，柔柔的，並不影响他們的傾談。

「劉小姐！妳是這裏的常客？」洪英豪搭訕着問。

「並不！」

「那麼，是什麼節目吸引了妳呢？」

「美雅小姐的表演。」

「噢！」洪英豪有輕微的訝異。「那似乎是吸引男性顧客的一檔節目啊！」

劉麗娟舉起杯子，輕啜了一口，含蓄地說：「我時常作男士們該作的事。」

「包括單身來到這裏？」

「我經常是一個人。」

洪英豪到這兒來是有目的的，他和劉麗娟搭訕，也不過是守到一般社交的禮儀；然而當她從枱燈座下面拿出那張寫着洪英豪名字的訂座卡出來之後，他對她的看法就不同了，或許她是有意安排和他同座的。

因此他就打算對劉麗娟進行「挖掘」工作了。

「劉小姐！」他謹慎地說：「也許我問得很冒昧，但是好奇心却要促使我發問，如果妳已婚，尊夫就該陪着妳；如果妳未婚，像妳這種漂亮的小姐，應該有不少男士爭着護花，怎會經常是一個人呢？」

「很奇怪嗎？」

「的確。」

「我不是小姐，但也沒有丈夫。」

「那……？」洪英豪的目光中又浮現迷惑的神色了。

劉麗娟很快地接口說：「洪先生！你可千萬別想歪了。我新寡，丈夫死了不到半年。基於某一種道德觀念，我不能找男友。」

「哦！」洪英豪有些失言，如果對方說的是眞話，他此刻就不該提出這個問題。因此，他企圖以一句笑語來冲淡對方的憂傷。「那眞是遺憾，我本來想那一天回請妳的。這樣一來……」

「你例外。」她清晰地說。而且目光盯着他。

洪英豪心頭一怔，很正經地問：「爲什麼？」

劉麗娟很大方地說：「和你交往並不失身份，而且我有把握，你接近我絕對不是因爲我有一家規模宏大的珠寶店。」

「有那樣的男人麼？」

「我幾乎懷疑每一個想要接近我的男人。」

「我大概又是例外了？」

「這句話是不需要重覆的。」

兩人相對着笑了，同時舉起杯子，各自飲乾了杯中的酒。瓶中已空，這是最後一杯，這頓晚餐業已結束，而他們之間的友誼却才是開始。洪英豪掃除了心中的陰霾外，他實在沒有理由去懷疑劉麗娟的。

晚餐表演的節目是從晚間七時半到九時半，約莫九點鐘的時候，羅美雅登場了。她渾身裹緊了輕紗，豐滿的胴體掩映可見。在聚光燈的照射下，那兩顆微顯棕色的眸子明亮已極。

她的表演和一般脫衣舞娘並無顯著的差別，胴體的誘惑程度也並不過份强烈。然而她那一雙眼神却具有勾魂攝魄的魅力，連一向在脂粉圈內混得司空見慣的洪英豪都不得不承認心裏蕩漾難禁。

這一場艷舞終於結束了，羅美雅脫得很徹底，而動作却不太猥褻。在如轟雷般掌聲中她謝幕退下。全場燈光明亮起來。

「不錯吧？」劉麗娟目光矚視着他。

洪英豪搖頭說：「並無可人之處。」

「可是在表演達最高潮時，我發覺你的呼吸急促。」

「那不是因爲她的肉體而是因爲她的眼神。」

「你是一個特殊的男人。」

「幸虧妳沒有說我是一個怪人！」洪英豪站了起來。「劉小姐！讓我送妳回家

吧！」

「你不是說打算請回我嗎？這正是時候。我今晚興緻特別好，還沒盡興哩！」

洪英豪不禁猶疑了，他迫切地需要和羅美雅接觸。今晚就只剩下宵夜那一場表演完畢後那一個機會了。如果此刻陪着劉麗媚去夜遊，在十二時以前是絕對無法再趕回這兒來的。

見他沉吟，劉麗媚揚起臉來問道：「是另有約會嗎？」

「不！我正在攷慮邀妳夜遊是否會太唐突？」

「如果你每一件事都這樣仔細攷慮的話，你拔槍的速度就一定不够快了。」劉麗媚落落大方地挽住他。「走！地點由你這個主人選擇。」

洪英豪心頭暗暗叫苦，但是已無法推辭了。乾脆心一橫，今晚就陪妳玩個痛快吧！太晚了還可以上「華富酒店」去碰碰運氣。

走出「流星夜總會」，一輛乳白色的「雪佛蘭」車立刻開了過來。穿着制服的司機，恭恭敬敬地打開車門，劉麗媚擺擺手示意洪英豪先上，這已經違背一般社交原則了。洪英豪堅持不肯，爲了上車孰先孰後幾乎爭執了三分鐘。最後洪英豪唯恐引人側目，只得先坐了上去。

「去那裏？」車子開動後，劉麗媚徵求他的意見。

洪英豪皺着眉頭說：「我經常去的地方，也許對妳不大適合。」

劉麗媚豪爽地說：「那有什麼關係？我方才就說過了，我簡直像個男人，經常作男人的事。你能去的地方，我自然也能去了。」

「那麼去『原始酒吧』，怎樣？」他問。

「你差點嚇了我一跳，爲了證實我方才說的話，我同意你的意見。」她說到這裏，轉頭去吩咐司機：「阿强開到『原始酒吧』去！」

那是一個非常「野」的場所，去的都是尋求刺激的男人，或者熱戀得快要發狂的情侶。洪英豪帶她去那裏是有用意的；他要測驗一下，劉麗媚這樣巴結他的目的究竟何在？

一進門就是一大羣穿着暴露的吧娘湧了上來，一見他們成雙成對，又掃興地退到一邊。一張小方桌有一個裸女在搖擺、跳躍；火紅的燈光照射在她的胴體上，像是剛從熔爐裏出來的。

一公尺不到的卡座，硬逼着兩人緊緊依偎。女侍不待吩咐就送來兩杯酒。那是很烈的「琴」，因爲那才够刺激。

那名裸女跳躍完畢，拾起地板上零亂的衣服回到卡座上，原來她竟然是一個女客人。

「這裏的老闆一定是魔鬼！」劉麗媚低低地說道：「讓人一進來，就覺得心慌意亂。……你常來嗎？」

「嗯！」洪英豪轉過臉來矚視着她，任何女人一到這裏，立刻就可以看出她是淑女，還是淫娃。

「你怎麼這樣看人？」

「這證明妳絕對不能暢所欲爲地去做男人的事，男人就不怕別人看。」

「我不是怕別人看，而是你的眼光有特殊的魅力。」

「走吧！」他眞的想站起來。「這裏對妳不適合。」

「不！」劉麗媚雙手抓住了他的臂膀。氣吁吁地說：「再坐一會兒，我喜歡這個地方。」

洪英豪挑逗地說：「劉小姐！妳是一個淑女，但是妳若再在這兒坐三分鐘，妳就會變成一個蕩婦了。」

「淑女受人尊敬，蕩婦却可享受生活樂趣。」

「妳的話使我吃驚。」

「你不該吃驚的。」劉麗媚的面頰漸漸靠近。「如果你是君子，就不會帶我到這兒來了。」

洪英豪自然不是君子；而他也不願作僞君子。他毫不猶豫地接受了對方火熱的紅唇。當他閉上眼簾時並非在享受，而是在自問：自己眞有那樣大的魅力麼？只怕不是那麼回事呢！

他又開始對劉麗媚懷疑了，因此兩手也進行着大胆的試探。劉麗媚背後的拉鍊被他緩緩地扯開了，上衣自兩肩褪下，而她却毫無反抗的跡象，反而和他愈擁愈緊，任憑他的手指在她軀體上遊弋。

接下來足足有半個小時都是「口談」和「手談」，似乎愈「談」愈投契。連洪英豪都有些不克自持起來。

「麗媚！」他在她耳邊輕喚，「妳會覺得我太粗野麼？」

「不！」她輕緩地搖頭。「凡是你喜歡的，我都樂意順從。」

「那我們該換一個地方了。」

「可以。」她開始整理衣裳。「不過我要先坐車回去，然後再乘出租汽車來。你說去那裏？」

「我在『華富酒店』等妳，需要時間多久？」

「大概四十分鐘。」

眞巧！「華富酒店」的五樓空了不少房間，這正合了洪英豪的心意。他租下了五一九室，正好是在羅美雅的隔壁。兩間房子的陽台是相連的，中間只隔着一道矮牆。雖然不一定能够勾搭羅美雅；近水樓台，窺覷的機會總是有的。

他洗了一個淋浴，躺上了柔軟的床榻，想着今晚的奇遇：劉麗媚投懷送抱，熱情得過火不無令人啓疑之處；但是也不能一語斷定有什麼不良企圖。至於說她和那三件命案有什麼關係的話，那就更加沒有根據了。

半個小時不到，敲門聲響了起來。

「進來！」他低喚一聲，躺在床上沒有動。

劉麗媚旋門而進，她飛快地將門鎖上，除下了臉上的藍色眼鏡，靠在房門上，吁了口氣說：「眞令人緊張！」

「有什麼緊張的？」

「第一次嚐試做賊的滋味。」

「這算做賊嗎？」

「我們這是偷情，」她緩慢地走到沙發上坐下。「凡是偷的行爲，就算是賊，我的比喻有什麼不對？」

「妳說得太嚴重了。」

「洪！」劉麗媚輕蹙了一下眉頭。「

你不覺得我們的行爲太荒唐嗎？」

「如果後悔，現在還來得及。」

劉麗媚打開手袋，取出香烟來，自顧自地吸燃了一支。然後神色正經地說：「洪！你難道不懷疑，我這樣投懷送抱，可能會有什麼企圖嗎？」

洪英豪從床上起來，在她身旁坐下，一隻手環抱她的腰，另一隻手拿過她唇間的香烟吸了一口；然後又送還她的唇間，這才詭譎地笑着說：「我知道妳的企圖，不過我不担心。」

「噢，你倒說說看！」

「妳太寂寞，所以企圖在我這兒得到安慰。」

「這不是你心裏的話吧？」

「除非妳眞有企圖。」

「你說對了！」劉麗媚點點頭，然後離開了沙發，站得遠遠地打量着他。「你很帥！會使不少女人沉醉，尤其像我這種心靈寂寞的女人。不過，你該想到我的身份。爲了不使你看輕我，即使愛你愛得發狂，我也得忍耐一點才是。這樣快就打算和你上床，自然是有用意的。」

洪英豪沉住氣，不動聲色地問道：「有什麼需要我効勞的地方嗎？」

劉麗媚直截了當地說：「我需要你的保護。」

「當然。我是護花使者嘛！」

「洪！」她加重了語氣說：「別說得那麼輕鬆！我需要你用槍，用鐵拳來保護我。」

洪英豪故作訝異地說：「那有這樣嚴重？是有小流氓欺侮妳嗎？」

「別問。只說你是否願意。」

「如果侵犯妳的人是警探，我也要用槍保護妳嗎？」

「可別將我當成罪犯。」劉麗媚又回到他身邊坐下，目光矚視着他。「我承繼了一大批遺產，因此有人眼紅。起先他們派些年少英俊的男人來引誘我，企圖抓住我的把柄。因爲我不上當，他們現在又施展恐嚇，威脅的手段。」

「是些什麼人？」

劉麗媚搖搖頭說：「先別打聽，只要你答應保護我，你自然就會發覺。洪！並不是我想用美色來攏絡你。如果你拒絕的話，我們就此分手，忘掉我們今晚的邂逅。因爲我必須去委身另一個肯保護我的男人。」

洪英豪不禁陷於沉吟了，老實說，劉麗媚固然美極，艷極，他却還不至於意亂情迷置一切不顧；但是，要將劉麗媚的來意硬與那三件案扯在一起，那又太不近人情。不過，今晚的相遇和進展却又太突兀了。

「你在猶豫麼？」劉麗媚輕輕地問。

「不！」洪英豪微笑着搖搖頭。「我是在想，這樣就答應，好像我是在垂涎妳的美色，那對妳是一種侮辱。」

「我眞高興，敗柳殘花竟然還能吸引你。」

「麗媚！」洪英豪再作進一步的試探。「妳應該看得出來我此刻已經意亂情迷了。妳怎能相信我此刻的承諾在事後能够履行。」

劉麗媚目光中透射出狡黠的神色，嫵媚地一笑，道：「如果你佔有了我的身體，我就要佔有你的心。」

「男人的心是不容易抓住的。」

「我有辦法。」

「說說看。」

「我不是說過嗎？我經常作男人的事，也就是說我對什麼事都不在乎。如果你打算玩玩我之後再置我不顧，我就宰掉你。」她的手掌掄起來像一把刀子似地，輕輕砍在洪英豪的頸項上。

這雖是一句笑話，却使得洪英豪心頭一動。微笑着問道：「麗媚！妳經常殺人嗎？」

劉麗媚的目光中掠過一絲驚色，沉聲說：「這是什麼話？」

「別吃驚，也別發火！」洪英豪顯得異常親密地摟着她。「女人連鷄都不敢殺，怎敢殺人；那似乎是男人才作得出來的壞事。妳說妳經常作男人的事，我自然會這樣去想了。」

「下次再不准開這種玩笑了。」

「還有下次？」

劉麗媚楞了一下，喟然地說：「除非你現在就打算分手。」

洪英豪點點頭說：「就是現在。不過不是分手，而是要解脫妳的衣裳，抱妳上床了。」

劉麗媚撲進他的懷裏，嬌聲嬌氣地說：「洪！我眞高興！」

電燈熄了，屋內開始响起狎暱的笑語。自然，他們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了。

× × ×

凌晨一時，劉麗媚滿意地離去。她沒有解釋爲什麼不能和洪英豪纏綿終宵的理由，也沒再提及她的困擾，或者要求洪英豪應該盡到何種程度的保護責任，只告訴他翌晨九時到她的珠寶公司去和她見面。

洪英豪並不堅持留她，自己還打算找機會和羅美雅接近，有劉麗媚在身畔碍事反而不妙。

床笫之私最耗精力，洪英豪在浴室中冲去身上的汗漬，穿好衣服。來到陽台上，向隔壁一看，一遍漆黑，知道羅美雅還沒有回來。於是他決定到樓下餐廳去飽餐一頓，以彌補方才的消耗。

說巧眞巧，他剛出門，就看見羅美雅走出了電梯。步履有些浮盪，顯然又喝了不少酒。

洪英豪見機不可失，連忙走過去扶住了她低聲說：「美雅！我要和妳談談。」

口氣就好像是多年不見的老朋友。

羅美雅驚訝地抬頭望着他，一口薰人的酒氣，噴上了他的面孔。「你……你是誰？」

「我是妳姊姊美琪的朋友。美雅，妳記性眞不好，我們在東京見過幾次面哩！妳怎麼就忘了！」

「你要和我談什麼？」羅美雅的語氣冷冰冰的，「我什麼都不知道。別煩我，我要睡覺。」

「別在這裏，我送妳回房。」洪英豪半强迫性地挾持着她。幸虧喝了酒，使他沒有費多大力氣。

進入房中，羅美雅就自顧自地踢掉了高跟鞋，又脫去上衣當她正準備拉開裙子上的拉鍊時，倏然停了下來，目光中瞪視

着他問道：「你經常看脫衣舞嗎？」

「在日本常看。」

「那麼，你或許能在此地停留一會兒。」她一面說一面就去解脫她的裙子。「我先告訴你，一會到房中我就有裸體的習慣。希望你能保持鎭定。如果你把持不住，我就要趕你出去。」

洪英豪搖頭說：「不會的。我將妳當小妹。」

「你說什麼？」她準備解脫胸罩的手又停了下來。

洪英豪重覆地說：「我說我將妳看成小妹。」

「也許你不是男人！」羅美雅鄙夷地說：「所有的男人，都想視我爲禁臠，在我的軀體上尋求刺激……」

洪英豪接說：「我不同。因爲我和美琪是朋友。瞭解妳們姊妹倆的心境，自然就不能用那種褻瀆的眼光去看妳們了。」

「眞的？」

「妳該看得出我說的是眞話。」

「醉眼是看不出眞假的。」

「美雅！妳沒有醉啊！」

「那我倒該保留一點了。」她將巳經鬆開的胸罩重又扣上，在沙發上坐下。「你姓什麼？」

「妳姊姊叫我小洪。」

「小洪？」羅美雅喃喃自語地說：「這個名字好像很熟。你和美琪的感情很好嗎？」

「不但很好，而且很深。」

「那就怪了！既然你們感情這樣好，爲什麼還和那個什麼傑克張纏來纏去？」

洪英豪心頭一動，表面上却顯得感嘆地說：「唉！我和美琪是純潔的友誼，她的環境和她的苦惱我都明白，所以我不怪她。」

羅美雅氣呼呼地說：「我愈看你愈不像是個男人，你難道一點也不嫉妬嗎？」

「其實，我心裏也怪不舒服的。」

「哼！」羅美雅站了起來，雖然她身上還保留了一套「比堅尼」，仍然使得洪英豪有些眼花繚亂，尤其她那雙充滿魅力的眼睛不停地瞟來瞟去，更使得一向自稱老練的洪英豪有些魂不守舍。

他定了定神，才以漫不經心的口氣問道：「傑克張也在本埠嗎？」

羅美雅冷笑着說：「當然在囉，也不知他那裏來的那麼多錢，可以整天吃喝玩樂不作事。」

洪英豪試探性地說：「說不定他在騙美琪的金錢化用。」

羅美雅搖搖頭說：「那倒不至於，那小子手面闊得很！」

「妳今天見過他嗎？」

「沒有。」

「妳姊姊遇害不知他是否會難過？」

羅美雅語氣不屑地說：「絕不會難過。這傢伙似乎專門對着我們這一行的女人特別有興趣。像前幾天遇害的貝蒂莎、西鄉美惠子啦……都和他有一手。目前在本埠表演像那個滿身是肉的韓國肉彈金惠姬啦！那個黑炭緬甸尤物烏蘇拉都和他有超友誼關係。就是我羅美雅他休想動腦筋，他就是送我一顆鑽石，我也不會多看他一眼。油頭粉面，一點男子氣概也沒有。」

洪英豪聽得暗暗心動，連續遇害的貝蒂莎、西鄉美惠子以及羅美琪都和這個名叫傑克張的男人有特殊關係，她們的被殺就不能說與他毫無關係了。想不到和羅美雅見面不過幾分鐘就有了這樣好的收穫。

他沉住氣以探詢的口氣問道：「美雅！以妳看這連續三件命案是否有關聯？」

「自然有關係。」

「兇手是誰？」

「哼……」羅美雅突然噤口不言了。

「美雅！怎麼不說下去？」

「小洪，」羅美雅神色凝重地說：「這只是我的猜想，你可不能對別人亂說啊！那樣會引起麻煩的。」

「我當然不會亂說的。」

「我將傑克張看得一文不值，但是別的女人却將他當王子，一定是那一個獨佔了他的女人萌生了妒火，一怒之下想將其他和張傑克有關的女人全部殺掉。我看活着的金惠姬啦！甚麼烏蘇拉都有嫌疑。」

洪英豪心中暗暗沉思，如果羅美雅所作的推斷正確。那麼搜查兇手的範圍就太小了，破案也就順利得多。只怕箇中原委並不像她想象中那麼簡單。半晌之後，他才開口說道：「美雅！妳的想法也許不錯。殺人的兇器都是一隻女用綠色絲襪。想想看。有誰最喜歡綠色的絲襪？」

「幹我們這一行的，誰都有綠色的絲襪。」

「美雅！如果以一隻綠色絲襪去判斷兇手是一個脫衣舞娘，那未必會絕對正確。兇手或許是另一個人，他故意以女人用品來作兇器，使警方的偵緝人員誤入歧途，他可以逍遙法外。」

「那種絲襪要二十塊美金一雙，每個人都保管得很好，別的人並不那麼容易就可以拿去。」

「兇手也可以自己去買呀！比如傑克張吧！他有的是錢，化一兩百塊錢買幾雙那種襪子又算得了甚麼？」

羅美雅吃驚地說：「你以爲傑克張是兇手？」

「未嘗不可能。」

羅美雅連連搖頭：「絕不可能，他除了找女人幹那件事像個男人之外，他沒有半點男子氣。他一定不會有勇氣殺人。」

洪英豪想要問的話也問完了，羅美雅所知道的事情似乎巳說盡。他看看錶巳經是凌晨二時，於是站起來說：「美雅！累了一天，我就住在隔壁五一九室。我這次從東京趕來就是要爲美琪報仇，抓到那個殺人的兇手。千萬別向外人提起妳曾經和我碰過面，免得使兇手提高了警覺。」

「我知道。」羅美雅點點頭，然後又以一種古怪的眼光望着他，「小洪！你眞的和美琪保持着很純潔的友誼嗎？」

洪英豪點頭說：「我不會騙妳的。」

「那我也就不引誘你了。」

「美雅！妳不該有這種想法，我將妳當妹妹看待哩！」

羅美雅嬌媚地笑着說：「你是個很難令女性着迷的男人，拿你當兄長看待未免太可惜了！」

洪英豪自她眼光中看得出她的需要。但他不想去招惹她。以純情的態度和她相處對自己有幫助。因此他抬起手來，輕輕

拍着她的面頰說：「美雅！妳眞可愛！」

「可惜你將我看成了一個洋娃娃。」

「好！明天見。」洪英豪連忙告辭。若不再走，他就會在羅美雅深邃的眼波中湮沒了。

走出了五一七室，洪英豪到底樓的餐廳裏大吃一頓。吃完後他略作攷慮，是該回家，還是就在此地再住一宵？爲了不使羅美雅對他的身份起疑，他決定再回到五一九室。巳經付過賬，乾脆就住一晚吧！

他走進自己的房間，出其不意地有一個人影向他撲了過來。這是洪英豪未曾想到的事情，拔槍巳是不及。他只得揚臂全力向對方搗來的拳頭格去。

可是他身後又有一個人將他抱住了。

房內漆黑如墨，他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向他攻擊。他努力奮戰，盡力支持，結果還是倒了下去。之後，他陷入昏迷，只覺得自己的軀體在向無底的深淵下沉。

× × ×

「痛得厲害嗎？」一聲嬌柔的輕喚。

洪英豪睜開了眼睛，渾身脹痛……柔軟的床榻……那一對淺棕色的眸子，自然還有那一身性感的胴體「比基尼」的花色刺激着他的視覺，他逐漸甦醒。再仔細看清楚，的確是羅美雅跪在他身畔。他身上的衣服巳經被解脫了，大概還留着一條短褲。羅美雅左手端着一杯威士忌，另一隻手用藥棉蘸着酒汁在擦拭他身上的傷痕。

「美雅！這是那裏？」

「我的房間。」

「是……是怎麼回事？」

「你記不得了嗎？」羅美雅的兩隻手輕柔地按摩着他的頭部。「有五個人預先躲在你房裏，你一進去就打了。我在門縫中看見他們匆匆離去。我趕過去一看，你巳經昏倒在地上了。」

「看清楚他們是甚麼樣子嗎？」

「匆匆一瞥，那裏會看得清楚。反正都是些橫眉豎眼，氣勢洶洶的傢伙。」

「我的衣服呢？」

羅美雅嬌媚地笑着說：「別緊張！你身上東西一樣也沒有丢。包括你的槍。」

「哦！」

「小洪！」羅美雅面色忽然沉了下來。「我最討厭別人騙我。可是你除了姓氏之外，所說的都是假話。你根本不是美琪的朋友，也不是今天從東京趕來。你身上有此地的電影票根，日期是前天。」

「對不起，」洪英豪歉然地說：「我不是存心想要騙妳。不那樣說，妳可能不會理我。」

「那麼目的呢？」

洪英豪不得不坦白了，不過他的話中仍然作了一小部份保留。「我想當一個業餘偵探，所以着手搜集這三件命案的資料，以便抓到兇手。」

「你好天眞！」她笑了起來。

「有甚麼好笑的？」

「好了！」羅美雅繃緊了臉。「我問你，你今晚在隔壁房裏作了甚麼壞事？」

「沒有呀！」

「哼！你又要騙我了。」

「和一個女人幽會也算壞事嗎？」

「你總算還够胆坦白！看吧！這就是你挨打的原因。」羅美雅說着，扔了一張紙條在他臉上。

洪英豪拿起那張紙條一看，只見上面寫着的字跡不太工整的幾句話：「少動歪腦筋！今天只是小小的警告。如果再和姓劉的女人來往就要你的小命。識相點！」

洪英豪感到萬分失望。他原指望自己挨揍會與那三件命案有關。想不到却是爲了醋海生波。

「姓劉的女人是誰？」她問。

「一個珠寶店的老闆娘。」

「哦！你怎可以和有夫之婦來往？」

「她丈夫死了！」

「難怪你乘虛而入，想人財兩得？」

「美雅！妳誤會了！慢慢地……」

羅美雅插口說：「別解釋！你還打算繼續和她來往嗎？」

「按照我的本意，我不打算再見她了。可是別人這樣一威脅，我却要非去不可。否則豈不成了怕事之輩？」

「你眞會給自己捏造理由！」羅美雅氣呼呼地說：「我不稀罕你這種男人拿我當成妹妹看待。」

洪英豪挑逗地說：「美雅！像妳這樣誘人的女孩子，將妳看成妹妹太可惜！」

他一面說一面打算張臂摟住她，身子一動，不禁痛得他直皺着眉頭。連忙又恢復原來的臥姿。

羅美雅嬌笑連連。「嘻嘻……你老實一點吧！這是做壞事的報應。」

「美雅！我痛得冒汗，妳却在大笑。未免太幸災樂禍了。」

「當然高興囉！」羅美雅一面說，一面在洪英豪身邊躺下來。「今晚有一個男人睡在我身畔；但是這個男人却不敢騷擾我。因爲他稍一亂動，渾身就會痛澈心肺，我眞是開心死了。」

洪英豪勉强抬起手來，撫摸着她的面頰說：「美雅，我即使沒有受傷，面對妳這個天眞爛漫的女孩子，我也動不出那邪念來了！」

羅美雅側過身去，面頰貼着他的頸項，一條腿曲起來壓上了他的小腹，柔聲媚氣地說：「小洪！聽我的話，別再去找那個姓劉的女人。」

「唔！」他漫聲應着。不敢答應，因爲按照他的本意，他翌晨九時一刻定要去赴劉麗媚的那個約會。

「聽我說，我在這裏逗停留五十天，除了表演時間之外，空下來的時間都是你的。」

「唔！」他閉上了眼睛。此刻他的確巳沒有情慾。只要避開那一雙淺棕色的眼睛，他就可以安靜睡一覺。

× × ×

「華盛珠寶公司」位於H埠的商業中心區，早上九時正，那道電動大門就昇了起來。陳列在玻璃橱窗裏的鑽石珠寶發出炫人的光芒。即使一個絕對買不起這些貴重飾物的窮人，也會停下步來瀏覽一陣。

洪英豪是第一個上門的客人。儘管他身體强健，昨晚那一場狠揍，也使得他步履維艱痛楚猶在。

見到顧客上門，一個服飾整齊的男性店員立刻迎上來問道：「先生！你要點甚麼？」

「我要見劉麗媚小姐。」

「哦！貴姓？」

「姓洪。」

「劉小姐在經理室候駕。請進！」

那男性店員引洪英豪向經理室走去。進到屋中，只見劉麗媚盛粧華服，笑臉相迎。比昨晚初見時更高貴，也更端莊。

「我要和洪先生談一點事！」她向那男性店員吩咐：「不准任何人打擾，有客人來請在會客室等一會兒。」

「是！」那男性店員必恭必敬地退了出去。

「洪！」劉麗媚微微皺起眉頭。「你的氣色好難看。是昨晚沒有睡好嗎？」

「看吧！」洪英豪將那張提出警告的紙條扔到她的辦公桌上，然後板着面孔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劉麗媚看過那條子之後，吃驚地說：「洪！有人找你麻煩嗎？」

洪英豪語氣冷冷地說：「豈止是找麻煩，還狠狠地揍了一頓揍。」

「啊——」她失聲低呼。

「五個人埋伏在我房裏，等我到餐廳走了一趟回房去時，出其不意地向我圍攻。」洪英豪說到這裏，將目光投注在劉麗媚的臉上。「麗媚！對方怎會知道我住在五一九室呢？」

「洪！你難道會懷疑我？……」

洪英豪搖搖頭：「我沒有這意思。」

「那？……」

「妳該小心！從昨晚這件事看來，妳的行動顯然已在別人的監視之中。」

「所以我才要你保護我。」

「我現在還够資格嗎？」洪英豪以自嘲的語氣說：「被人揍得遍體鱗傷，連保護自己的資格都不够。」

「洪！」劉麗媚在他的身畔坐下，握着他雙手，柔聲說：「快別說這些話了，都是我連累了你，你並不是打不過他們，只因爲預料不到。我還是信任你的。」

「眞的麼？」

「當然眞的，我整個的人都已給你了呀！」

「那麼，」洪英豪舒展了眉頭，一隻手臂環抱着她的腰肢。「誰在威脅妳，妳一定要坦白地告訴我。」

劉麗媚那張經過粉粧玉琢的面孔，立刻蒙上了一層陰霾。語氣陰沉地說：「是一個魔鬼門徒。」

「什麼！」洪英豪的兩道眉毛挑了起來。「魔鬼門徒！是一個壞蛋男人的綽號嗎？」

「我這樣叫他，」劉麗媚說：「他仗着有個臭錢，專門玩弄女性。外表看上去是一表人才，其實心地齷齪。開始我沒有發覺，和他交往；後來我突然發覺他的用心歹毒，就立刻和他疏遠。」

「麗媚！我要確實妳和他交往到什麼程度？」

劉麗媚猶豫了一陣，才低下頭去，輕輕地說：「他的外表的確很帥，所以交情並不太淺……」

「麗媚！說得明確一點。」

她顯得很爲難地說：「洪！你要我怎麼說哩！」

「恕我問得粗魯，上過床嗎？」

劉麗媚連連搖頭說：「沒有！沒有！就差沒有那一層關係，否則我也只有認命了。」

「那麼，他憑什麼威脅妳？」

「別的……親密關係總是有的。」

「不理他。」

「不行的！」她的神情異常焦急。「他在東南亞四處遊覽，一年在本埠住不上幾個月。鬧開來，他了不起到別處去住幾天。我就不行了，丟臉丟不起，又不能一走了之，只有怕他了。」

「他怎麼威脅妳？」

「他要和我結婚，否則……」

「否則怎樣？」

「否則就要給他二百克拉鑽石，以補償他感情上的損失。天曉得，這種人竟然會有情感。」

「口氣倒是不小，這樣說來，昨晚上的事就是他幹的了？」

劉麗媚點點頭說：「可能是他。」

「好！」洪英豪想起昨晚那一頓毒打，不禁火上心頭，狠狠地說：「我要給他一點顏色看看。」

「洪！你準備怎樣對付他？」

「給他點顏色或者趕他離開本埠。」

劉麗媚緩緩地搖着頭說：「洪！這樣不妥。有句俗話——你如果沒有把握將一條毒蛇一棍擊斃，就最好別去招惹牠。」

洪英豪不禁皺起了眉頭問道：「麗媚！妳難道有什麼顧忌嗎？」

「你只要一動，他就知道是我授意的，必然會作出對我不利的事來。」

洪英豪拍着胸脯。「別怕！有我。」

「洪！你不能運用一點智慧嗎？」

「妳有什麼好主意？」

「本埠自衞殺人是合法的。他也有槍，讓我和他虛與委蛇，你在暗中留神。製造一個機會，以『自衞殺人』的理由幹掉他。」

洪英豪心頭一動，原來這才是劉麗媚的目的。私心中提高警惕，表面上却不動聲色地說：「麗媚！這樣作，是不是太狠了一點？」

「哼！那傢伙該死一百次。」

「好吧！」洪英豪顯得很馴服地點點頭。「我會用心去安排。妳先告訴我，這個魔鬼的門徒叫什麼名字吧！」

「他名叫傑克張。」

「哦——」洪英豪低呼出聲。

劉麗媚面上驚色密佈，疾聲問道：「你是聽說過他的名字？還是認識他？」

洪英豪極度機智，連忙轉圜說：「我並不認識他，也不曾聽說過他的名字；我只是有些想不到，這個魔鬼的門徒竟是一個外國人。」

「不！他是中國人。」劉麗媚面上的神情輕鬆了不少。「中國人用洋名的太多，你要高興叫他張傑克也可以。」

「麗媚！妳知道他的住處嗎？」

「『紅寶石酒店』的二〇二室。」

「那就行了。」洪英豪站了起來。

「你要去找他嗎？」

洪英豪搖搖頭說：「不！我需要找的是一位外科醫生。」

劉麗媚踮起腳來在他額頭上吻了一下，柔聲說：「眞可憐！等你的傷好了，我得好好地讓你享受一下風流的滋味！」

洪英豪聳聳肩頭說：「不知道風流之後，會不會再挨一頓毒打！」

× × ×

洪英豪辭出「華盛珠寶公司」，順着街邊信步徉徜。心裏想着許多複雜問題。突然一輛出租汽車在他身畔停下。他正需要和方銳鋒見面交換意見，於是就隨手拉開車門坐了上去。

由於他心裏想着心事，所以注意力就沒有放在那輛出租汽車上，等坐上去以後，才發覺上面原已坐着一個身裁健美的女郎。

「去『鱷魚潭』！」那女郎吩咐司機。然後取下了臉上的黑色眼鏡，原來她竟是羅美雅。

「嗨！是妳？」洪英豪感到一份意外的驚喜。

「想不到是吧？」羅美雅的語氣冷漠，面色也不開朗。「昨天晚上說得好好的，今天又來找這個姓劉的女人。告訴你，我也够資格當偵探。」

洪英豪有點啼笑皆非，他眞想不透羅美雅是在吃那門子乾醋；不過她的動機應該是善良的。因此，他也就不忍拂逆她的一片好意。立刻笑着說：「美雅！我昨晚可沒有答應妳哩！」

「不拒絕就是默許。」她刁蠻地說。

「美雅！」洪英豪壓低了聲音，「我接近劉麗媚是有目的的，今天早晨的收穫不小。」

羅美雅白了他一眼，悻悻地說：「怎麼！在她的店裏還能讓你風流一番麼？」

「嗳——」洪英豪的眉頭又皺了起來。他在脂粉堆裏打過滾，却最怕刁鑽，潑辣，蠻不講理的女人。

「那麼，是什麼收穫呢？」

「劉麗媚想利用我去殺死傑克張！」

羅美雅面上的悻悻之色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驚疑，錯愕，良久，才輕輕地吐出了兩個字：「眞的？」

洪英豪用點頭代替了回答。

「爲什麼？」

洪英豪正考慮該如何回答這問題，突然車子停住了。這正好爲他解了圍。他打開車門走下去，說：「慢慢再告訴妳。」

「鱷魚潭」是一家著名餐館的別名，這正是早茶的時候。洪英豪和羅美雅好不容易才找到個座位，可見生意是多麼好。

二人入座，叫了早點，還沒有來得及吃進嘴裏。羅美雅低聲地說道：「小洪！傑克張也來了。」

「噢！在那裏？」

「別忙着回頭去看。他今天穿着黃綠方格的上裝，結紅領結。和他一起的那個穿桃紅洋裝的女人就是韓國肉彈金惠姬。他們就座了。靠牆面大鏡子，你等一會兒再慢慢回頭去看吧！」

洪英豪拿起餐巾抹嘴，趁勢轉過頭去。由於羅美雅指出得很詳細，他很快就發現了傑克張。只見他髮光鑑人，服飾整潔，的確很帥。那些出賣色相的脫衣舞娘迷戀他，倒不是沒有原因的。

「美雅！」洪英豪問：「如果他看見妳，會過來和妳打招呼嗎？」

「一定會來。」

「妳有這種自信？」

「當然。」羅美雅傲然地說。突然她語音一壓，「瞧！他已經過來了，我沒有吹牛吧！」

「美雅！」洪英豪急促地說：「妳要對他客氣一點。介紹我的時候只說姓，別說名，就是剛剛認識不到兩天的朋友。」

「爲什麼？」她抬起了眼睛。

「照我的話做。」洪英豪的語氣像是在下達命令。

他的話剛說完身後就傳來了一陣爽朗的笑聲。「哈哈！在早晨的茶座上能碰到美雅小姐可眞不簡單哩！這位是……？」

「洪先生！我的新朋友。」羅美雅介紹了洪英豪，又指着傑克張說：「這位傑克張先生，中國的『華倫天奴』，受女性崇揚的美男子。」

傑克張眼睛瞪得很大，他不知道羅美雅今天態度怎會有這樣大的轉變，半晌才說出話來：「嗨！被美雅小姐這樣一捧，我眞有點受寵若驚。」

「眞的嘛！」羅美雅嬌笑連連，同時爲他拉開了座椅。

「如果你不怕那位韓國肉彈吃醋的話，你就坐下來。」

「嘿嘿，」傑克張坐了下來，轉向洪英豪，「洪先生！眞是太冒昧了。」

「那裏話？」

「洪先生在那裏得意？」

從對方一坐下就向自己打交道這一點看來，顯然是對自己，而非針對羅美雅而來。洪英豪心中有了警惕，含糊地回答說：「作一點小生意罷了！」

「那一方面的呢？」

「珠寶。」洪英豪作了一個艱澀的表情。「難作得很，風險大，利潤薄。可是不作又不行。」

洪英豪這句話故意作了强烈的暗示。

「風險大！」傑克張喃喃地，「嘿嘿！我明白！與本埠那些公司行號來往？」

洪英豪故意諱莫如深地反問道：「張先生對這一行很熟嗎？」

「嘿嘿！我經常買點小首飾送小姐們作禮物，久而久之，也就很熟了。」

「『華盛』熟嗎？」洪英豪向前攻擊了一步。

「『華盛』！」傑克張面上掠過了一絲驚色。「哦！哦！那是本埠最大的公司行號，主持人劉麗媚小姐人又漂亮……」

羅美雅插嘴說：「傑克！你爲什麼不去動動腦筋，只要勾搭上，往後買首飾就不用化錢了呀！」

「嘿嘿！」傑克張乾笑了一聲。「美雅小姐今天眞會說笑話。」

洪英豪的試探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從對方的神情看來；在此之前，似乎還沒有聽說過自己的名字，自然也不曾見過自己這個人。那麼，昨晚圍毆他的那批人又是誰派去的呢？

雖然傑克張可以矯情，但是憑自己敏銳的觀察總可以看出一點蛛絲馬跡的。但是，却連一點影兒也沒有看出來。

在洪英豪暗自思量時，傑克張又掏出了一張名片說：「以後請多連絡，關於洪先生的買賣，本人或可稍盡棉力。」

「謝謝。」

「你們談吧！」傑克張彬彬有禮地站

了起來。「美雅小姐！承妳謬捧，今晚我也該去『流星』爲妳捧場一番。到時聽我的掌聲吧！」

「傑克！」羅美雅嬌笑着說：「你該去爲金惠姬捧場才對。」

傑克張彎下頭去，壓低了聲音說：「妳比她盂要十倍。」說完之後，又向洪英豪深深鞠躬。這才向他自己的座位走去。

羅美雅低聲問道：「小洪！你對傑克張的印象如何？」

「如果他眞如妳和劉麗媚所說的那樣壞的話，他就的確够資格稱爲魔鬼門徒。因爲他表面上沒有一點壞蛋的樣子。」

「對了！」羅美雅壓低了聲音，「小洪！你還沒有告訴我，劉麗媚爲什麼要置傑克張於死地哩！」

「他敲詐劉麗媚，一開口，就是二百克拉的鑽石。」

「姓劉的女人會那麼好說話麼？」

「也許有什麼把柄在姓張的手裏。」

「小洪！你打算受她利用嗎？」

洪英豪壓低了聲音說：「美雅！我很信任妳，所以我現在告訴妳老實話。我接近劉麗媚也是爲了那三件命案。傑克張和三個被害者都有親密關係。現在劉麗媚又要想法子殺傑克張。這其中一定隱藏着極爲複雜的內幕。」

「所以，你……？」

「我打算將計就計，將內情摸清楚，也許可以找到那三件命案的主兇和行兇的劊子手。」

「唔！」她沉吟着，半晌才說：「小洪！這是很危險的。」

「我知道，不過我會小心。」洪英豪說到這裏停了一下，才接着道：「美雅！願意帮我忙嗎？」

「我能做什麼？」

「妳能做一個業餘偵探的助手。」洪英豪說，「方才妳釘我的梢，我一點也沒有發覺。這證明妳的確够資格。」

「別捧我了。」羅美雅嘴裏如此說，心裏却禁不住異常喜悅。「說吧！要我去釘誰的梢？」

洪英豪搖搖頭說：「並不需要妳去跟踪誰，只要妳和傑克張去訂一個約會。」

羅美雅訝異地：「和他！爲什麼？」

「別問爲什麼。從中午午餐開始，一直到黃昏妳前往『流星』上班爲止，只要使傑克張寸步不離開妳身邊就行了。」

羅美雅狡黠地說：「可以。不過你得告訴我，你的目的何在？」

洪英豪無可奈何地說：「美雅！妳眞佻皮。告訴妳吧！我要去搜查傑克張住在酒店的房間。」

「偷偷摸進去嗎？」

「我有辦法。」

「小洪！幸虧你預先告訴了我，否則你就糟了。他房間內有一條名種警犬，會一聲不响地在你背後咬住你的腿。」

「美雅！眞謝謝妳提供這樣寶貴的資料。」洪英豪說着站了起來。「我先走一步，妳進行妳的任務吧！」

羅美雅笑着點點頭。當洪英豪付賬離去後，她立刻對着遠遠的傑克張勾動手指，同時拋過去一連串媚眼。傑克張果然很快地就走了過來。（未完‧一）

骷髏畫

（本文承自第99頁）

易映溪雙足平平落在地上，立即紮馬催力。

關飛渡却吃虧在沒有腿。

所以他是平空跌下的。

這一跌只要他一失神，易映溪聚力劈下，足可把關飛渡劈成兩爿！

但關飛渡却沒有跌倒，那是因爲唐肯及時奔了過來，關飛渡是平平落在唐肯的肩膊上的。

唐肯在下面大叫道：「關大哥，你不要怕，我扛着你，我扛着你——」接下去他還要想講些什麽，但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來。因爲他在頭上的關飛渡，已經和易映溪交起了手來，交手的狀況，他是看不見，但肩上的壓力，重得直把他腰脊壓斷似的。

唐肯咬牙苦撐，忽見易映溪一抬足，向他小腰踢來。

這一脚要是踢個正中，不但自己要身受重傷，只怕連關飛渡也揹不住。

可是唐肯却不敢閃躲。

因爲他只要移轉半步，不知對上面關飛渡交手的情形有什麽影响，寧熬着身受重傷，也不要因自己的移動而使關大哥失了一招半着。

沒料到的是易映溪那一脚，只踢了一半，便頓住，久久才收了回去。

這之後，易映溪有四次要向他頂膝，出脚，但却中途收回，易映溪每要出招傷他，事後必脚步凌亂了一陣子，入手把樁不住。

唐肯的武功也很不錯，在陝西一帶，「神威鏢局」可是大大有名的，而「豹子胆」唐肯在鏢局裏，也算是一員悍將，唐肯的「少林神拳」底子極好，三十六路「鋒頭刀法」也使得出神入化，但這都比不上他的見識好。

他立時可以判斷得出來：易映溪與關飛渡的交手中，易映溪攻關大哥不下，數度要先傷了自己，來逼使關大哥失去了下盤的穩固，但關大哥却以雙手的攻勢逼使易映溪數次攻至一半，便自動放棄向自己進攻。

這樣看來，關大哥是佔了上風。

唐肯這樣想着的時候，乘機便向上望去。這一望，把他嚇了一大跳。

頭上全是斧光。

甚至斧頭已貼着他的頭皮，逼近他的鼻子，在上空迴來施去，銀光熠熠，煞是驚人！

唐肯這一看，驚出了一身冷汗。

馬上低下頭來，再也不敢往上看。

——如此說來，佔上風的倒反是易映溪了？

唐肯剛想到這一點的時候，突然之間，易映溪倒後退了八步，脚步蹌踉。

唐肯心略一寬，又往上一望，却見適才的斧光，反而大盛，風雷之聲震起，形成銀芒燦目！

唐肯這才知道，關飛渡早已劈手奪得易映溪手中巨斧，正在應付看言氏兄弟的盤空攻襲！

（未完‧一）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文 可飛‧圖

繼承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游天虹在魯四私家俱樂部找到石志謙，將他交給黎柏剛帶回和石老太團聚，母子相聚，痛哭一場。黎柏剛發覺石志謙有失憶症，便追問游天虹會不會是假冒的，由老千集團派來冒充石志謙？游天虹頓起懷疑，根據張雪兒瞭解的情況，藍采兒和石志謙相會，他到處迴避她，事有可疑，大家分頭調查。游天虹下樓去約會綫人小伍見他被人追斬，連忙上前解圍，原來是老千集團范亦同派手下宗用來警告小伍，被游天虹制服，帶去見范亦同，由他再帶去找范友明，見他已被人殺死，再去找富家子沙樂民，他又被人用火焚死，自己又接到警告電話……

奇俠遭羈留　探長代保釋

張雪兒問：「石志謙有沒有告訴過你，在他失踪的期間，遭遇過一些什麼事情？」

「沒有。」藍采兒黯然地：「他幾乎什麼也不想說，甚至不敢直視我。總之覺得他變了，而且變得厲害！我看我們之間已經完了！」

張雪兒靈機一觸，道：「我勸你最好不要失望，盡量抽多一些時間去陪他吧。我知道你們過去的感情很不錯，甚至已論婚嫁，如果因此而拉倒，豈不可惜麼？」

「但是，人是有自尊心的，要我天天送上門去遭他奚落，怎樣我也做不到。」

「照我見解，男女間要眞心相愛，任何事物亦難阻碍。因此，我勸你多些陪伴他，逐步帮助他回復正常。何況石家上下人等也對你不錯，你不應該令石老太失望啊！」

藍采兒淚盈於眶，說不出話來。

× × ×

游天虹正在拜訪退休的老千首領湯伯仁。

湯伯仁一度在江湖上非常活躍，由於千術高明，自然就難免與千門奇俠游天虹交鋒；他們亦因此變了不打不相識。等到游天虹發覺湯伯仁雖身爲老千，却有江湖道義，所以在湯伯仁退出江湖之後，雙方仍保持往來。許多時有關老千這邪門中的情況，游天虹仍得請教這位退休千王。

不久之前，游天虹就拜託過湯伯仁代查范友明這傢伙的來龍去脈，想不到范友明却在這時候被人殺死了。

湯伯仁對游天虹說：「范友明並非正統老千，只是一些烏合之衆，這在江湖道上，無疑犯了『撈過界』的大忌。因此他這一次被殺，內行人亦認爲意料中事。」

游天虹立即打蛇隨棍上地問：「你的意思是：范友明可能被正統的老千集團所殺？」

「雖然暫時我沒有這方面的消息和證據，但是，無論如何，這種可能性是不容抹煞的。當然，除此之外，范友明這傢伙亦有私仇。例如有人查出他用千術去騙了人家的大量金錢，被騙的人當然心有不甘。在法律無法解決的情況底下，最後惟有殺了他洩一口氣。這種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湯伯仁很冷靜地分析。

游天虹到此難免感到有些失望，他原來以爲湯伯仁可以替他查清范友明這傢伙的底子，結果却所知有限。大概就是因爲范友明「未入流」之故。

老千這種偏門行業之中，有所謂「上八將

」與「下八將」，亦稱「八大將」與「八小將」，除此之外，其他的就只可以稱爲「未入流」的了。

江湖上也出現過「千上千」的情形，但一般都可以用「講數」的方式解決，大開殺戒的事，甚少發生。今次范友明之死，究竟屬於那一類？游天虹固然感到迷惘，就是退休千王湯伯仁，也自然想不通。

因此游天虹這一次唯一的收穫，就是從湯伯仁的口中了解到范友明只不過是「未入流」的老千而已。

游天虹雖然被人稱爲「千門奇俠」，但他對老千這一門偏門行業，到底也不及湯伯仁那麼清楚。

因此游天虹很虛心地向湯伯仁請教：「老千除了設局騙財之外，會不會用更殘酷的手法，例如殺人，或者冒充一些遺產繼承人，進行更大的陰謀？」

「當然有啊！」湯伯仁毫不考慮地說：「老千分上八將和下八將。一般而言，上八將是一些有組織、有計劃的高級老千，正如你剛才所講的，就是這一類『大鷄不吃細米』的大老千。他們往往爲求達到目的，幾乎無惡不作，無所不爲！」

游天虹到底還尙年輕，他只是擁有一股正義的善良之心，以及過人的武功，不值老千騙人的所作所爲，故此，才專門跟老千作對，因而贏得了「千門奇俠」的稱號。但說到對千門中的徹底了解，有許多事情還得要向退休千王的湯伯仁多多領教。

當時湯伯仁也不知道他爲什麼會有此一問，後來游天虹索性將石家發生的事，告訴了這位老江湖。

湯伯仁雖然退出江湖，却也聽過富豪石桂河的大名，他束眉道：「以我個人的見解，要冒充一個人，絕對不是一件想像中那麼容易的事，舉個例，假如有人想冒充我或者你，絕對不可以像演戲，或者電視做趣劇那樣，單憑化裝那麼兒戲。首要條件當然是找一個最少有九分似我的人，然後才可以冒充。好了，就算有個人有九分似我，但聲音、動作以及其他方面，亦未必學足我。何況，石桂河雖則死了，石老太仍在人間。一般情況，母親對兒子比對丈夫更關心，尤其是石志謙還是她的獨子，石老太怎麼會看不出破綻？」

游天虹給湯伯仁一番搶白，也弄得信心有些動搖。

本來他一直認爲石志謙極有可能是個「冒牌貨」，所以他才連同張雪兒和黎柏剛這兩個私家偵探，分頭從多角度進行調查。

但是聽了湯伯仁的一番說話，其中也的確有些道理。游天虹心裏於是又想：要是石志謙是眞的，難道他眞是失憶？所以才會「移情別戀」？

再逗留片刻之後，游天虹就向湯伯仁告別了。他匆匆趕到張雪兒的辦公室去。因爲他約好了黎柏剛在此相聚。

黎柏剛本來有他自己的私家偵探社，但自從那次發生火警之後，一切還未復原，只好暫借張雪兒這裏做連絡站。這當然是由於游天虹的關係。

游天虹一邊想着那個恐嚇電話，一邊開車趕到張雪兒的辦公室去。在這過程中，他難免又想起沙樂民連人帶車被炸的情景。用電話恫嚇他的人，是否亦即炸死沙樂民的人？游天虹覺得兩者之間，可能有關連。

但是，對方又是何方神聖？爲什麼他知道自己當時在那間餐室裏面？是否有人跟踪？那班人既然有辦法炸死沙樂民，當然亦一樣可以殺死游天虹，但爲什麼對方又不殺死游天虹，反而炸死了沙樂民？是爲了警告游天虹不要管閒事呢，還是由於沙樂民可能知道得太多，所以才非把他炸死不可？

游天虹想得太多，差些兒就在一處十字路口撞車。

結果，他還是到達了張雪兒的辦公室。黎柏剛雖然還未到，但張雪兒已經在她的辦公室之內。

張雪兒把她剛從藍采兒那兒了解到的情況，告訴了游天虹。然後她又說：「我已提醒藍采兒，告訴她石志謙可能是個冒牌貨。但是，我沒有肯定下來，我又叫她多些抽時間去陪石志謙。要是她夠聰明的，她應該明白我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不到數分鐘光景，黎柏剛也到了。

游天虹和張雪兒都知道黎柏剛去過石家，所以這時候就忍不住異口同聲地問道：「石家的近況怎麼樣？」

黎柏剛束眉道：「我首先用試探的口吻問石老太，我想，要是她對自己的兒子有所懷疑的話，她一定會主動告訴我。但是，很奇怪，她竟無反應。」

張雪兒道：「那麼，你有沒有提醒她？」

黎柏剛爲難地說：「你叫我如何提醒她？人是由我們送回石家去的，我們不可以說：『喂，你有沒有發覺你的兒子有什麼不對？我懷疑他是冒充的啊！』何況，暫時我們還沒有足夠的證據！」

游天虹沉思片刻之後，說道：「也許你做得對，在未搜集到足夠的證據之前，我們實在不宜打草驚蛇！」然後他又問道：「石志謙那小子，有些什麼動靜？」

「我沒有見到他。」黎柏剛道：「石老太說，他料理好他父親的後事之後，已開始到公司去上班。」

「他父親那間公司在何處？」游天虹若有所思地問。

黎柏剛道：「在中區。」

「對這件事我想知道兩位有什麼高見。」游天虹很少這麼客氣和表現得如此審愼的。

張雪兒道：「根據藍采兒的描述，這個石志謙九成是個冒充的。他這次回來，對他們之間過去的戀情，幾乎『忘記』得一乾二淨。到底是眞的忘記，還是根本就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又或者是『失憶』？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不過，他不敢直視藍采兒，這却是藍采兒親口講的。」

黎柏剛道：「天虹，我們如果不是多年深交，這時候我首先要懷疑的是你。因爲人是由你帶回來，再由我帶到石家去的。但是，你當然不可能是個串謀者。現在我覺得：我們要注意的就是石桂河那份遺囑的詳細內容。由於石桂河只有一個兒子，他又不同意兒子與藍采兒談婚嫁。到底他死後，那偌大的遺產如何處理？這是關鍵之所在。」

游天虹道：「你是石家世交，石老太又這麼信任你，如果你要查一查遺囑內容，有辦法嗎？」

「遺囑還未宣讀，至今仍保存在律師那裏。」黎柏剛又說：「不過我相信石老太多少也會知道一些。只是暫時我還找不到藉口向他提出而已。」

「既然這樣，我倒有個提議：兩位都是本市有名的私家偵探，我認爲你們不妨派人分頭混入石氏公司和石家裏面去，一方面暗中搜集證據。另一方面監視着石志謙，假如他是冒充的，相信一定另有同黨，他們之間遲早會相約在外面碰頭，我們就等他露出馬脚。」

「我不反對你的提議，不過我却有些補充。」黎柏剛道：「與其等他自露破綻，何不主動出擊？」

「當然，只要佈置妥當，我們也要採取主動的。」游天虹道：「只要能成功地派人混入石家去，我們首先要採取主動去做的事就是：偷印石志謙的指紋。」

張雪兒首先贊成這想法，他說：「對了，人可以化裝冒充，但指紋絕對不可以假的。只要找到他的指紋，我就有辦法可以從政府的人口登記檔案中，找出原庄的石志謙的指紋，然後互相核對一下，到時自有分曉。」

游天虹道：「但是，此事必須小心審愼，否則就好易會打草驚蛇。」

「我們就這樣決定吧。」黎柏剛說：「如何派入混入石氏公司和石家去，由我和張小姐負責派人去做。至於追踪石志謙那位情婦尤妙蓮的工作，你有興趣負責嗎？」黎柏剛故意這樣問游天虹。

「我不是不想，只是沒有時間。」游天虹瞥了張雪兒一眼之後，又會心地笑了笑：「你們最好不要忘記，最先是尤妙蓮跑來找我的，如今實在沒有理由要我去找她啊！何況，照我忖測，你們只要盯牢石志謙，尤妙蓮相信也躲不了多久。」

「我倒同意你的見解，就是不大明白，到底你在忙些什麼呢？」張雪兒用一種凌厲的目光，瞪住游天虹。

游天虹故作神秘和苦笑一下：「你遲早也會明白的。」

說完，游天虹又匆匆地想離去。怎料到當他推開辦公室那扇門的時候，張雪兒辦公桌上的傳話機已傳出她女秘書的聲音：「張小姐，有兩位警探先生要找游先生。」

與此同時，游天虹亦已發現外面出現二名陌生人。

游天虹也早知有此一着，只因爲太多巧合的事，發生在他的身上。

因此他毫不感到意外地，走了過去：「請問兩位有證件嗎？」游天虹主動地去問那二名男子。

黎柏剛和張雪兒却想不到游天虹又惹上了麻煩。

他們雙雙由張雪兒的辦公室出來，注意着事態的進一步發展。

那二名男子很斯文，也很有禮貌地，向游天虹出示了他們的工作證。

其中一個還對游天虹道：「警方有些事情，要請閣下回去談談。」

游天虹看過那些證件不是假的，就回頭對張雪兒他們說：「替我找定一個律師吧！」

黎柏剛和張雪兒都十分了解游天虹的爲人，也明知他在警界有許多朋友，而且位居要職者亦有很多，所以除非他有很大的麻煩，否則決不會叫他們找定一個律師。

張雪兒對這件事是非常緊張，她忙問游天虹：「到底出了什麼事？」

游天虹有如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己知。他對警方這一次「請」他去，雖然暫時只是猜想可能與「沙官之死」有關，但也有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因此，他在二名警方人員的面前，也不想多講。

黎柏剛也忖測着：游天虹這次惹麻煩，會不會跟「石家事件」有關？

所謂「石家事件」，就是由於石桂河因病死後，石志謙失了踪，到後來才由游天虹找回來。

表面上，游天虹在這次事件中帮了黎柏剛一個大忙，但實際上却是幕後可能隱藏着極大的危機。那就是這個石志謙很有可能是個冒牌貨。

但無論如何，黎柏剛內心也十分感激游天虹這位江湖上的朋友。所以現在看見二名警探將他帶走時，他也要跟着一齊到警局裏去。因爲黎柏剛過去也是警界中人，許多他的舊同僚，現在已升到很高的職位。

反而游天虹就認爲這樣可能給他帶來更大的麻煩，故此他叫黎柏剛不要太過緊張。

二名警探大概除了奉上級之命之外，也知道游天虹的來頭不小，所以他們對這位千門奇俠非常客氣。

他們很有耐性地，讓游天虹他們談完了，才請他走。

游天虹被二名警探用車子載走，來到警局，却被帶到「重案組」的辦公室去。

游天虹果然沒有猜錯，「沙官之死」已引起了警方高層人士的注意，否則也不會落入「重案組」之手。

辦公室裏面分別坐了一班男女警探，看來他們都忙得不可開交。

一名探長級的警探走過來，很有禮貌地問：「閣下可就是游天虹先生？」

「是的，有什麼貴幹呢？」游天虹放眼四望，希望可以及時發現一個他認識的，例如林浩探長，甚至羅德警司之類的高級警務人員。但是，可惜他很失望；眼前這班人之中，竟然沒有一個是他認識的。

「我是江探長。」那名警探彷彿也猜到了他的心事：「我知道你是林浩探長他們的朋友，但這件事很嚴重，所以上級不准他揷手。現在我要帶你去見苗警司。」

苗警司是個外國人，高大個子，唇上蓄着一字型的鬍子，看上去份外覺得威嚴。

他對游天虹很有禮貌，擺擺手示意他在辦公桌面前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我們警方想證實一件事。」苗警司說道：「沙樂民在被暗殺之前，是否曾與閣下在一起？」

「是的。」游天虹毫不考慮地承認了。「但我們在餐室之內已經分手了。」

「今次我把你請來，並非懷疑你與放置炸彈有關，只是想知道你們相約在餐室見面，到底所爲何事？」

游天虹含笑反問：「警司先生，我是否一定要回答你剛才的問題？」

「我知道你認識許多警界中的朋友，相信你也知道我們警方辦事的程序。暫時我不打算將你落案，就是希望你合作一些，最好不要繞圈子，否則，我太麻煩時，就惟有公事公辦的了。」

「你這算是恫嚇了？警司先生。」游天虹半開玩笑地說：「假如你要將我落案，我倒想知道你準備控訴我一些什麼罪名！」

「嗯！單是一條『阻差辦公』的罪名，相信就夠你受了。何況沙樂民之死，被我們警方視作嚴重刑事案。你能充份合作的話，我們警方將省回不少功夫。」

「我能告訴你的，只有兩件事：第一、我是淸白的，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不喜歡殺人，尤其是用到炸彈，太笨了。第二、我也淸楚本地一些法例，例如人身自由等等。所以，你要我向你提供消息，就必須改變一下閣下的態度。因爲我看不慣，也聽不慣官腔的。」

苗警司怔了一怔！事前他顯然想不到游天虹會用這種態度去對待他。

他正要認眞地對付游天虹，一名助手却在這時候入來對他說：有一位很著名的律師，要求見他，以及將游天虹保釋出去。

苗警司還沒有想到應該怎樣做，那位極負盛名的卓律師已經闖了入來。

由於在法庭上，絕大多數的案件，警方都

是敗在卓律師的手中，所以苗警司對這個人印象十分深刻。這種心理因素，令到苗警司不敢去惹他。

游天虹也看穿了對方的弱點，所以，這時他反而認眞地對苗警司說道：「其實沙樂民只是因爲賭輸了，想我出頭爲他在賭桌之上報仇而已。」

卓律師却提醒游天虹：「你可以不回答他的問題。」然後他又對苗警司說：「你準備把我的當事人落案麼？警司先生。」

「嗯——」苗警司進退維谷之際，正想發難，突然之間案頭上的電話响了起來；那是內綫電話。

苗警司接聽之下，才知道是林浩探長辦公室接過來的。林浩在電話中對他說：「警司，聽說你打算拘捕游天虹是不？」

「嗯，你這麼問是什麼意思？」苗警司這口氣正無處發洩。

林浩却在電話中對他說：「我只想給你提供一些意見，就是凡是有他插手的，肯定與老千有關。與其拘捕他，我勸你不如派人跟踪他。這樣收效一定更大。」

苗警司覺得林浩也是一番好意，因此說道：「謝謝你提醒我。」

說完他就將電話掛上了。

然後他又很有禮貌地，示意卓律師可以把游天虹帶走。游天虹仍未知道剛才那個電話是他的好朋友林浩探長接過來的。

卓律師把游天虹帶離警局時，外面一輛汽車之內坐着張雪兒和黎柏剛他們。

游天虹剛坐進了汽車之內，就聽到了他們的埋怨之聲：「你到底在弄什麼玄虛？」張雪兒道：「目前我們正須要你，你却跟警方的重案組打交道。」

游天虹苦笑：「本來我一直以爲我惹上的麻煩，與石公子的事無關，但現在却有理由懷疑彼此之間，互有關連。」游天虹想想又說：「沙樂民不應該揀着這個時候來找我，他可能知得太多了。」

黎柏剛在旁却聽得莫名其妙：「你到底在說些什麼？」

游天虹這才說出如何爲沙樂民出頭對付老千集團的人，以及被疑爲老千頭目的范友明被殺……等等，對黎柏剛和張雪兒說了。

黎柏剛道：「你懷疑沙樂民是被老千集團的人殺的麼？」他很快又說：「老千集團不會用到這種手段吧？」

「我只懷疑沙樂民知得太多。」游天虹一邊思索着，一邊又說道：「我總覺得：那晚沙樂民約我到魯四的私家俱樂部去，范友明等不赴約，反而讓我發現石公子，此中可能另有奧妙。」

「我明白了。」張雪兒也是一個反應得很快的人：「所以你認爲：范友明與沙樂民根本是同夥，只不過他們想利用你而已。是不？」

游天虹沉吟地點點頭：「說不定他們都同時被人利用，但很快對方就覺得他們知得太多，非殺不可。」

「我不大同意你的想法。」黎柏剛說：「你專門對付老千，自然明白老千的手法。非到迫不得已時，他們是不會殺人的，而且用到炸彈，根本與老千無關。同時，沙樂民認識不少三教九流的人，誰也不清楚他跟一些什麼人結怨。你不該把這兩宗命案扯在一起，否則，好容易引起混亂。」

張雪兒沒有再理會他們，就將車子開走。

這時候，他們似乎未留意到對面馬路旁邊有另一輛汽車，裏面坐了三名大漢，正在暗裏跟踪他們。

那輛黑色房車裏面，三名大漢之中，由一人開車，另兩個坐在後面。

其中一個一邊注視着游天虹他們的汽車，一邊對身伴的男子說：「我們早就應該殺了他，但現在太遲了，剛才他可能已對警方說得太多。」

「那麼，去到前面拐彎處，就讓我下手吧！」另一名大漢摸摸腰間的一支手槍：「我們的車子可以佯作爬頭，兩車併肩時，我就有機會開槍殺死他！」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坐在前面司機位，負責開車的另一名男子却及時向他們發出了警告：「你們千萬不可輕舉妄動！」他又往望後鏡瞥了一眼：「留意後面一輛黃色的小房車，他們可能是警探！」

車內二名大漢吃驚，由車窗外望，果然見到一輛日本小房車正向他們發出了燈號，分明是要越前！

黑色房車司機十分機警，把車子盡量往路旁靠邊駛；黃色小房車一掠而過，搶在前頭。但是，就是沒有越過張雪兒他們那一輛白色房車。這一段馬路中央均漆上了「雙白綫」，照規矩絕對不可以越前的。萬一讓交通警員見到，勢必「抄牌罰欵」；但剛才那輛日產小房車爲什麼有此胆量？

「我肯定他們是警探。」那黑色房車的司機說：「警方可能也在派人跟踪游天虹！」

後面二名大漢却說：「剛才有個律師進入警局去，要是爲了担保游天虹外出，他可能還未招供。」

另一名大漢道：「要是游天虹還未向警方說出來，大概事情尚不致弄糟。」

「無論如何，我們亦不可以亂來。」負責開車的大漢嚴正地說：「游天虹並非一般人，留着他固然對我們不利，但是萬一殺了他，亦會闖大禍！」

說着，他已將汽車開入另一條街道去，不敢跟隨前面二輛大小兩房車。

× × ×

時間已經是凌晨三點。

游天虹經過一天忙碌之後，此刻正倦得要命，他剛剛才睡到床上去，電話就在這時候响了起來。

他拿起了床頭的電話機：「誰？」

「游先生嗎？我姓沙，沙百年。」對方原來是他的朋友，但聲音却沙啞得令他差點兒認不出來。

游天虹在沙樂民被炸死了之後，曾致電慰問過沙百年一次，就是始終抽不出時間去到沙家致歉。雖則沙樂民之死，未必與該次的約會有關，但在游天虹的心裏始終有一種「我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的感覺。

因此，其他人的電話游天虹還可以不聽，就是沙百年的電話却非聽不可。

「對不起，我也知道你此刻可能睡了。」沙百年反而向他道歉：「但是有些事情，我非見見你不可。」

「好吧，那麼，明天我到府上來拜訪你。」游天虹在電話裏對沙百年說道。

豈料沙百年立即就說道：「不！我現在就想見見你。」

「現在？」游天虹怔了一怔：「但是現在已是深夜了，明天不可以嗎？」

「最好你悄悄地來一次，不要讓任何人見到你，這樣對我倆都會比較安全一些。」

「怎麼你以爲我倆的安全都有問題呢？」

「這正是我立刻要見見你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游天虹即使在電話中，亦可以感覺得到沙百年的情緒很緊張；他可以聽到對方處於驚懼之中的語氣。所以他說：「好吧！我立刻就到

府上來一次。」

「等一等！」沙百年忽然又在電話裏說道：「別忘記，不要讓別人知道你來找我。我也知道你是個十分機警的人，但是，我們目前都是核心人物，說不定我們的住所內外，都有人在監視呢。」

「嗯——」游天虹刹那間也被對方弄得忐忑不安起來，他只好說：「我會小心的。等會兒見。」

電話掛斷了。但是，經沙百年這麼提示過之後，游天虹却變了驚弓之鳥。

他本來要亮燈才落床更衣的，這時却不敢亮燈，以免外面監視他的人發覺。

其實外面是否有人監視着他？游天虹在未聽電話之前根本連想也沒有想過。但是聽了沙百年剛才那電話之後，他就不得不提高警覺。

於是，他翻身落床，走到了窗前去，悄悄輕揭窗簾，俯視之下，果然看見樓下對面的馬路一旁，停放了一輛黃色的小房車，車旁站立了一名男子，車內顯然還有着另外一個人。他們正在抽着香烟，閒聊着。

游天虹心裏想：這是什麼時候了，爲什麼還有人在那兒？他們即使不是壞人，也會是警探。

游天虹眞要感謝沙百年，若不是沙百年提醒了他，等會兒他由正門出去，一定被人跟踪呢。

他摸黑穿好了衣服，由後門出去。

大廈的後門有一度鐵閘，本來是已經上了鎖，但這些鎖，對游天虹來說，有亦是等於沒有；他只須一根鐵綫，就輕而易舉地將鐵閘打開了。

然後，他輕輕地再把鐵閘拖上，才由橫巷溜到街口。他沒有繞到停車場去，因爲如果他使用自己的汽車，監視他的人就會發覺他外出，所以他只截了一輛過路的計程汽車。

游天虹吩咐司機將計程車開往沙百年的住宅附近，但却沒有告訴司機正確地址，因爲游天虹担心沙家門外也有人監視。否則，沙百年爲什麼要在電話中提示他？

計程車在一處路口放下了他。游天虹老遠就發現沙家門外果然有一輛可疑汽車，但看不見有人；直至一點火光乍然在車內亮着，游天虹才憑他的經驗確定車內不但有人，而且那人正在抽烟。

於是他繞到一條後巷去。

由於早有準備，游天虹不但穿上了一身黑色的衣服，還隨身携備了一些應用工具。

游天虹進入那條後巷之後，首先駐足四望，直至肯定沒有人跟踪，他才仰頭搜索。他要找出沙家之所在，自然就須要經過一番辨認。

後巷雖然一片黑暗，但多層大廈的公共走廊上的長明燈，對游天虹多少也有些帮助。

他首先戴上了手套，再沿住一些屋外的水管往上爬。

他知道沙百年就住上一幢二十多層高的住宅大廈的十八樓，所以由下面爬上去，並不是一件想像中那麼容易的事。

不過游天虹是個有頭腦的人，他不會笨到盲目地去冒險。所以他只爬到四樓，已由一處公衆走廊爬入屋內。

夜深人靜，大廈裏面的公衆走廊內，鬼影也不多一個。

游天虹改乘升降機直登十九樓。他知道沙家就在十八樓，所以爲防萬一起見，他沒有直接讓升降機在十八樓那一層停下來。

游天虹由升降機走出來，再沿住十九樓的梯間放輕脚步，走到十八樓去。

他先由梯間的隱蔽處偷窺了一眼，發覺走廊上並沒有人，沙家門口當然也是沒有。然後他才走了過去，按响門鈴。

但是，屋內久久未有反應。

游天虹不敢再按下去，以免驚動了隣居，因爲現在已是凌晨四點了，任何一宅人家的門鈴聲，都有可能傳到隣近幾伙人家去。

游天虹以爲認錯了地方，但再三看清楚，證明他並未看錯地方，這兒正是沙百年居住的地方。爲什麼沒有人應門？難道裏面的人都睡着了？

不！不可能的。因爲是沙百年約游天虹來的，又不是游天虹突然造訪，也就是說，他應該在家裏等游天虹來，不應該離家外出，或者睡覺去。

游天虹越想越不對勁，他終於又一次施展了開鎖絕技，悄悄入內察看。

游天虹的年紀雖然不算老，但在江湖上行走的經驗却是相當的老到；他一直處於戒備狀態，萬一突然之間有人由黑暗中衝出，他也有個準備。

但是，大門被他弄開了之後，屋內却是靜悄悄地，無聲無息。好像沒有人一樣。

游天虹不敢亮燈，只將大門虛掩，然後摸黑入內。

突然間地上有些東西將他絆倒；還好他身手敏捷，只向前急竄了幾步，未致跌倒。但在這短短的一刹那間，也夠他驚奇了。

他只感覺到地上那一團東西體積可不小，而且軟硬難分，極有可能是個人。

人爲什麼會倒臥地上？

他不知道是否就是約了他的沙百年，總之心裏已經感到不妙。

他摸到牆角去，亮了燈，果然見到地上躺着一個血人——他，正是沙百年。看來他已經死了！

游天虹蹲在屍體旁邊，小心觀察着沙百年身體上那些傷口，他顯然是受了刀傷，鮮血至今仍由傷口滲出，看來兇手逃離這裏的時間不會太久，甚至他可能仍在屋內。

游天虹正待轉身到後面臥室看看，大門外却有人湧了入來。

「不要動！」爲首一人拔出了一支手槍來，對住游天虹：「舉高雙手按住頭部，雙腿分開！你只要稍爲輕舉妄動，我就會立刻開槍殺你！」

游天虹看見衝進來的人不祇一個，而是有三四個之多，稍後還出現了一名軍裝警員，這時候，他已心裏明白，對方原來是警方派來的人。

他沒有反抗，只是說道：「你們不要誤會，我也是剛剛到這兒找人的。」

「少嚕嗦，背轉身去！」一名警探過來，推了他一把：「把雙手扒在牆上，把雙腿分開！」然後就開始搜身。

游天虹心裏暗叫不妙，如果對方當他是殺死了死者的兇手，那就麻煩，同時他又知道，警探對待壞人的手段往往近乎粗野，所以他爭取時間，在對方還未動粗之前說道：「我叫游天虹，你們的羅德警司和林浩探長都是我的好朋友。不久之前，我因接到死者的電話，所以才找上門來，想不到——」

豈料那警探也沒有等他說完就說：「許多小偷也對我說過認識市長夫人，可惜老子不受那一套，所以你講什麼也沒有用，還是乖乖的告訴我，爲什麼你要殺人？」

游天虹這一次眞的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明知殺人的罪名不是講玩的，却是無法再向對方作出更加合乎情理的解釋。

警方人員湧了入來之後，分工合作，有人向游天虹搜身，問口供，有人向隣居調查，也有人在屋內展開地毯式的搜索，更加有人在各

處套取指紋以及檢查死者的傷勢和死因等等。

游天虹唯一最有利的，就是身上搜不出兇刀，而死者分明又是被利刀所殺的。

無論如何，游天虹這一次正是水洗不清，不但惹上了痲煩，而且還是大痲煩。

既來之則安之，游天虹既然眼見這一班警方人員不肯聽他的解釋，也只好默默地忖測着這件事如何會發生，以及幕前幕後的可能性等等。

不久之前，游天虹才接到死者沙百年的電話，憑他們認識多年，那電話中的聲音應該不會是假的吧，為什麼他這麼快就被人殺死？殺死他的兇手大概才剛剛走了不久，游天虹就入來。然則，這些警方人員又如何及時趕到？會不會是有人存心設下這一個「陷阱」，引游天虹上當？

無論如何，游天虹到了目前這地步，也是百詞莫辯。

沙百年不久之前才死去，這點已被警方證實了，所以游天虹更加處於不利的地位。

游天虹的住所門外，以及沙百年這兒外面的街道之上，都有警探監視，但是他們都見不到游天虹如何進入兇案現場來，換句話說，他是偷入來的。為什麼他要這麼樣鬼鬼祟祟呢？單單就是這個問題，游天虹已無法向警探們作出交代。

因此，到了最後，游天虹還是被警方帶回去落案。

× × ×

張雪兒又帶同律師趕到警司辦公室來，但是這一次，警方不准他們把游天虹保釋出去。負責偵辦此案的警司直接告訴律師：游天虹涉嫌殺人。一切現場的證據對他都非常之不利！

張雪兒無可奈何，惟有聽從律師的意見，先去見游天虹一次。游天虹於是把事發經過，原原本本的告訴了律師，希望他可以代自己洗脫罪名。

張雪兒後來去找林浩探長。

林浩探長和張雪兒固然是好朋友，他與游天虹更是莫逆之交，可能正是因為這樣，所以他的上司才不准他插手這件事。

張雪兒把最近發生的事，逐一告訴了林浩探長。

林浩苦笑道：「我當然相信天虹不會殺人，但是，他明知警方派人暗中監視住他，為什麼他還要赴沙百年之約？況且，那聲音是透過電話傳來的，又如何知道對方是否就是沙百年呢？」

張雪兒嘆氣道：「我相信天虹也不是傻瓜，他這樣做一定有原因的。」她又說：「探長，今次你一定要設法去幫幫他，否則，這隻死貓他吃定了。」

「嗯，我也聽我的同事講過，現場一切證據，對天虹十分不利，但是，可惜目前我的確什麼辦法也想不到。」林浩探長面上僅有的一絲笑容也消失了。

「我知道天虹一定還有些什麼話要說的，或者你去見見他，先聽聽他的意見。」張雪兒在毫無辦法之中，惟有退而思其次。

林浩探長道：「這點你放心，在未解上法庭之前，多數會扣留在我們這裏的，回頭我會吩咐弟兄們小心照顧他，最低限度不會有人敢難為他啊。」

張雪兒惟有帶住無奈的失望心情，快快離去。

× × ×

林浩探長剛吩咐助手去照顧游天虹。他不想出頭，是為了尊重苗警司，因為苗警司較早時吩咐過游天虹的案子不准林浩插手。

助手只不過是傳達林浩探長的口訊，叫負責看管住游天虹的警方人員，不要把游天虹當作一般犯人看待，給予較佳待遇。這也算是盡了朋友的責任。

想不到林浩剛在他的辦公室裏面接聽完一個電話，內綫電話却在這時候响了起來。竟然是苗警司親自要他到警司辦公室去一次。

林浩探長心裏想：難道是苗警司不高興他叫同僚優待「犯人」游天虹？

不管怎樣，苗警司的官階也高了幾級，林浩探長當然不敢不從。

進入苗警司辦公室時，林浩探長早已作好了心理準備，萬一警司責難他，他應該如何解釋。

但苗警司的態度出奇地客氣，還給他遞過一支香烟：「這一陣子，我給那些兇手弄得差些兒瘋了。」他自己也燃點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剛剛又接到報告，有個姓范的男子被殺。死者一度被人懷疑是老千，而且，還在較早時失了踪。」

「姓范的男子，又被人懷疑是老千。可是范友明？」林浩探長反問。

「不！范友明較早時已經死了。這一次據報被殺的，却是他的拍檔，兼是堂兄弟范亦同。」苗警司又說：「我知道你對本地三教九流的社會環境比較熟悉，所以我很希望你能幫幫我。」

「但是，目前我——」

「哦！你放心，回頭我會向你的上司羅德警司解釋清楚，正式要求他把你借用過來。但是，我事先徵求你的意見，要是你不反對，我才向羅德警司辦借人手續。」

「好極了。」林浩探長靈機一觸，覺得這是一個大好的難得機會。「難得有此機緣，可以向你學多一些東西啊！」

「大家是同事，何必客氣。」苗警司又說：「我要借助你的經驗才是真的呢。事實上，我們這一組，這一陣子真的有些吃不消。借人是必要的，難得你肯答允助我一臂之力。尤其是在黑社會世界裏面。相信沒有誰比你更加熟悉。」

「過獎了，要是羅德警司批准，我一定盡力而為。」

「只要我向他提出，相信一切都不會成問題。」

林浩探長很聰明，他立刻把握機會：「苗警司，我也有個小小的要求，希望你能夠答允我。」

苗警司這一陣子被太多的案件壓得透不過氣來，他明知林浩經驗老到，能得到他的協助，一定事半功倍，所以就反問他：「到底是什麼事？」

林浩探長這才說：「對黑道中的情況，我雖然自問很清楚，但是，對老千世界，有個人比我更加了解，現在我就是希望你批准我借用這個人。」

苗警司也不用他再說下去，亦已經猜得到此人正是有「千門奇俠」之稱的游天虹，他苦笑道：「你這個反要求，似乎是存心要難倒我呢！」

林浩道：「你切勿誤會，以為我在要脅你，其實，游天虹之所以被人稱為『千門奇俠』，絕對不是偶然的事，這傢伙與老千一向是勢不兩立，至於今次他惹上了殺人嫌疑，我不想參加意見，反正你一定可以查個水落石出，但是，如果你要我過來協助你一臂之力，游天虹這個人，你一定要暫時借給我。」

苗警司想了想，忍不住又反問：「萬一他逃出法網，你肯負責嗎？」

林浩毫不考慮地說：「當然由我負責，別

說游天虹不會殺人，即使他真的殺了人，他也是個肯負責任的人。」

「嗯——」苗警司又很審慎地想了想，終於也對林浩說道：「好吧，你要給我做好應辦的手續，簽字担保游天虹外出，當法庭以及我們要見他時，你必須保證他隨傳隨到，警方的責任，相信你比誰都會更加清楚。」

「當然，這些我都非常明白，」林浩道：「我會依足你的吩咐去做。」

苗警司與林浩探長之間，就這樣取得了協議。於是苗警司為了「借用」林浩，親自溜到林浩的上司——羅德警司的辦公室去，而林浩本人，則匆匆由苗警司的助手——胡督察的陪同下，去後面的羈留所見游天虹。這又令到游天虹感到十分意外。

游天虹去探監試得多了，就是從未被人探過，他面對住林浩，也忍不住苦笑道：「還好有你這個老朋友。」然後他又半開玩笑地問：「你相信我會殺人嗎？」

林浩探長笑了笑：「要是我信你殺人，我今次就不會出面把你保釋出去了。」

「你真的肯担保我外出？」游天虹有些喜出望外。

「是的，苗警司已答允讓我出面保釋你出去，不過却有條件，」林浩又說：「沙樂民死了，他父親也死了，范友明死了，想不到現在又輪到他的堂兄弟。」

游天虹又是一怔：「什麼？你說——范亦同也死了。」

「是的，所以苗警司要我助他一臂之力，我才乘機提出反要求，因此，你且慢高興，因為我還要你幫我一個忙呢。」林浩說道。

「沙樂民跟住沙百年，范友明跟住又是范亦同。」游天虹喃喃自語地說：「我正要找范亦同，想不到却找到了一個死了的人。」

「我早已料到，你們一定認識的，」林浩又說：「現在請你跟我出去簽個字，辦妥了手續之後，我們立刻就趕去看看吧。」

游天虹於是就在林浩探長和胡督察的陪同下，步出了羈留所。

最後他們轉進苗警司辦公室去，辦妥了應辦的手續，才離開警局。林浩探長親自開車把游天虹帶到一條橫街去。那兒路旁停了一輛舊房車，一批警方查案人員，仍在車子內外偵查可能留下的綫索，較早時，一名警員就是在這「違例停車」的道旁，發現范亦同陳屍於這輛房車之內的。

游天虹用開玩笑的口吻對林浩探長說：「你這樣保釋我出來，假如一無所獲，我真不知道你如何交代呢！」

林浩探長一邊把汽車開到一輛警車後面，一邊說道：「要不是我非常了解你的為人，我才不敢保釋你出來，既然有胆這樣做，自然有極大的信心和把握，當然，凡事總會有例外的，萬一我們都失敗了，我固然無法落台，相信你也完了，此後在黑白兩道之上，千門奇俠的威名，亦行將消失。」

林浩探長沒有再說下去，因為這時候，車子已停下來；一名警官老遠已認得這是探長的座駕車，所以匆匆走過來跟他們招呼。

林浩探長和游天虹二人在那名警官的陪同下，走到發現屍體的汽車旁邊。范亦同的屍體已被人抬走了。

那位警官交代說：「死者是被人用利刀所殺，身上共中三刀，致命一刀是背後插入，刺中了心臟。」

林浩探長是一位資深的警探，他問道：「這車子是誰的？查過了沒有？」

「查過了，」警官說道：「初步查出是范友明生前常用的房車，但范友明和范亦同是同一夥人，所以死者生前也是常常使用這一輛房車。」

游天虹忍不住冲口而出：「那就是說，兇手一定是熟人，否則，他不可能坐到死者的身邊將他殺死。」

「是的，我同意你的見解！」林浩探長道：「我們不妨把范氏兄弟集團中的人，都帶到警探部來問話。」

「不！這件事未必就是內鬨。」游天虹又說：「如果我估計不錯，范氏集團中人，這時候一定紛紛避風頭去了。要我們找他們可不容易。」

林浩探長回頭又問那位警官：「車內還發現一些什麼綫索？」

「兇刀仍未找到，車匙則留在車內。」警官又說：「除此之外，我們可以說一無所獲，目前唯一的希望就是從汽車內外找到一些可疑的指紋。」

游天虹把林浩探長拉過一旁，靜靜對他說：「我想帶你去找一個人，但此事我們是不宜張揚。」

林浩也知道游天虹認識許多黑社會人物，有些根本是林浩也不可能認識的，所以他跟那位警官交談了幾句之後，就與游天虹匆匆駕車離去。

游天虹對林浩探長說：「我們現在要拜訪的是一位退休千王，他很熟悉老千行業中的情況，我希望從他的口中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綫索。」

在游天虹的指引下，林浩探長把車子開到一條後街。

這兒很靜，所有房屋都是十分陳舊的。游天虹帶領着林浩登上其中一幢舊樓。

游天虹事前已對林浩說道：「湯伯仁已經退出江湖，如果他知道你是警探，可能一句話也不肯說。因此，等會兒你最好不作聲，讓我來問他。明白嗎？」

「我明白了。」林浩探長言聽計從地，跟住游天虹。

游天虹按了門鈴，但久久也沒有反應。

林浩有些不耐煩地低聲說道：「會不會是找錯了地方？」

「不會的。」游天虹口裏雖然這麼說，眼睛仍在四下裏張望。然後他又以十分肯定的語調說道：「這地方，我又不是第一次來；在此之前，我已多次找過他。」

「他只有一個人住在這裏？」

「是的。」在這刹那間，游天虹與林浩互相張望了一眼，他們都可以在眼色之中領悟到對方的意思；即使彼此一句話也沒有說過，但是經過了這個眼色之後，他們都彷彿在說：難道有了意外？

游天虹於是用手指指梯間的一個通風窗，那兒可以容納一個人爬出去。同時他們也都明白到：由此窗口可以攀到這住宅的窗口去；而舊樓一般都是不設窗花的。也就是說：只要有胆色，好身手，就可以由此通風窗，爬到屋內去。

本來有個更加簡易的方法，就是撬開門鎖；游天虹只須一根鋼綫，就可以輕易做到了。但是，在林浩探長面前，游天虹不想露出這一手。

此外，萬一屋內有人的話，利用撬門入內的方法，就會變得十分危險。如果眼前躲在屋內的人又不是湯伯仁的話，那麼，危險性自然更大了。

游天虹終於由通風窗爬了出去，然後由窗口攀入屋內去。林浩探長則在梯間戒備着。

游天虹由窗口爬入屋內之後，發覺客廳裏沒有人，於是轉入臥室去。豈料不看猶自可，

一看之下，游天虹當堂呆住了！

臥室之內，床上倒臥着一個人——一個血淋淋的人。他，並非別人，正是他們今次要找的湯伯仁。

湯伯仁動也不動，他死了！

游天虹急急在屋內各處走了一轉，因爲他担心兇手可能仍留在屋內。

但是，屋內就是只有一個活人和一個死了的人——活人是游天虹自己，死人就是帮過他的湯伯仁

游天虹證實了兇手經已逃去了，這才將大門開啓，讓林浩探長入來。

游天虹泄氣地對林浩說道：「我們又來遲了一步，湯伯仁被人殺死了！」

林浩探長一邊在游天虹的帶領下，進入陳屍的臥室，一邊問道：「是誰殺了湯伯仁？他已經退休了，爲什麼還有人要殺死他？」

「老千是十分令人討厭的行業，相信這世界上沒有誰喜歡被人欺騙的。」游天虹分析着說：「但是我感覺上總覺得老千也分許多種，有些不擇手段，有些則顧及江湖道義，我認爲湯伯仁屬於很夠道義這一種。這次被人殺害，說不定是被我害死了他！」

林浩探長一怔：「你害死他？」

「嗯——」游天虹感慨地瞪住床上的屍體：「他已退休多年，若說是江湖上的人找他報仇，早該動手，何必等到今時今日？最近我拜託過他代我追查一些范氏兄弟，以及老千們的事情，說不定因此而引致一些人要將他殺死滅口。」

林浩探長聽了也覺得游天虹言之有理。他們一邊致電報警，一邊在現場展開了初步的搜查。

游天虹和林浩探長同是經驗豐富的人，他們發覺湯伯仁死於利刀之下，從現場情況估計，湯伯仁極有可能是在熟睡中，被人偷了入來，用利刀將他殺死的。剛才游天虹可以越窗爬入，兇手當然也一樣可以做到。

但是，他們在屋內却搜不到兇器。

初步他們估計，死者的死亡時間只有數小時而已。

不久之後，大隊警方人員趕到了現場來，林浩探長爲了爭取時間，交代一遍之後，就帶着游天虹匆匆地離去。

在法律上，游天虹仍是「疑兇」，除非他能提出「反證」，否則，警方就會落案控他謀殺沙百年，但在私交方面，他却是林浩探長的好朋友，這次林浩向上司保釋他出來，無非因爲游天虹熟悉黑白二道的情況，尤其是對老千世界比較了解。

林浩不但希望在出事方面破案，更加希望游天虹在合作的方式中，爲自己洗脫罪嫌，因爲林浩探長自問十分了解游天虹的爲人，他不相信游天虹會殺人，偏偏一切現場證據又是這樣對他不利，所以他惟有靠他的頭腦和運氣，將眞兇找出來，但他們能利用的時間，却是十分有限。

當他們兩人離開了湯伯仁的住所之後，林浩探長就忍不住束肩說道：「這件事似乎越弄越複雜，你又有何高見？」

游天虹道：「我有許多事情都想不通，例如：爲什麼我先後要找的人都紛紛被殺？由范友明和沙樂民，以至沙百年和范亦同，再由湯伯仁到——」

游天虹說到這裏突然頓住了。

林浩探長正在開車，所以他根本見不到游天虹的面部表情，但亦可以感覺得到有些「事不尋常」。

林浩探長還來不及開口問，游天虹已經對他說道：「快些把汽車開到石家去吧！」

「石家？」林浩又是一怔：「你所講的可是石桂河的家裏？」

「對了，也就是石志謙的家裏。」游天虹說道。

林浩探長忍不住問：「難道你想到石氏母子可能也有性命危險麼？」

「是的，他們固然可能有危險，就是另一個女人亦有問題。」

「什麼女人？」

「石志謙一個秘密同居的女子，我只知道她叫尤妙蓮，却不明白她爲什麼會突然之間遷居？」

林浩探長一向相信游天虹，所以他一邊把車子開往石家，一邊聆聽着游天虹講述他的遭遇，以及他個人的一些見解和想法。包括了尤妙蓮如何主動地來找過游天虹，以及後來他爲什麼會懷疑石志謙是個有可能冒充的「冒牌貨」。林浩探長是個很有經驗的警探，以前游天虹也協助過他破了不少大案。但是在這刹那之間，林浩探長竟然也有些想不通：「爲什麼你會把他們兩者之間扯在一起？」

游天虹喃喃地說：「表面上，一連串的命案，的確與假冒石志謙，有點風馬牛不相及。但是，不知怎的，我却有個很奇怪的想法——會不會有人不希望我們追查下去呢？萬一石志謙眞的是個冒牌貨，知道內容的人可能有很多。而這些知道『內幕』的人，將來也有可能變了『勒索者』，所以幕後策劃的人就先下手爲强，殺他一個一乾二淨！」

「我不知道你心裏現在正在想着一些什麼，但表面上的證據顯示：范氏兄弟既然都是不務正業的老千，他們先後被害，亦理所當然的事。而兇手極有可能是曾經被他們出千欺騙的人。至於沙氏父子，沙樂民既然曾經上過當，我們不妨假定他買兇殺人——」

「買兇殺人？」游天虹怔了怔！

「我的意思是：沙樂民嗜賭，因而陷入了范氏兄弟的老千局，結果自然是被范氏兄弟騙了不少金錢，但又碍於面子苦無證據，一氣之下就買兇將范氏兄弟殺死。」

林浩探長一邊開車，一邊說道：「但是，正所謂寃寃相報何時了，范氏老千集團中人，可能已查悉范氏兄弟之死，與沙氏父子有關，所以就實行報復。換句話說，他們之間只是鬼打鬼而已！」

游天虹道：「你這種假想當然亦有可能，但我這麼樣想，也是有根據的。主要還是我要找的人都被人搶先一步殺死！」

「那可能只是巧合而已。」

「希望只是巧合，否則，可能還有人要死去呢！」

游天虹剛說到這裏，車子已在石家門前停了下來。

游天虹首先下了車。他發覺前面停了另一輛房車，那是黎柏剛的座駕車。

游天虹看見車子裏沒有人，知道黎柏剛正在石家作客。但他心裏又想：難道石家又出了事？

林浩探長把車門鎖好之後，就與游天虹併肩走進了石家去。

黎柏剛果然正在石家之內，但是，游天虹却見不到石老太和她的兒子石志謙，只有黎柏剛一個人在石家的大客廳裏呆坐着。

林浩探長與黎柏剛是舊同僚，但看見這情形，也感到有些愕然地與游天虹交換了一個眼色。

游天虹忍不住問黎柏剛：「石老太呢？」

「病倒了！」黎柏剛面有愁容：「你們兩位也有事找她老人家麼？」

林浩探長道：「不，只是順道拜訪。」

游天虹一邊放眼四望，一邊又問黎柏剛：「石公子呢？」

黎柏剛道：「他出去了。」然後他又低聲對二人說：「兩位來得正好，我正非常担心石老太的安全問題。」

游天虹故意反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石老太的健康一向正常，甚至她丈夫去世的一段時間，她的健康狀況也很好，爲什麼她兒子回來之後，却反而常常感到不適？」黎柏剛又對游天虹和林浩探長說：「我想悄悄收集她飲食的器皿，拿回去化驗一下，說不定會有很寶貴的發現呢？」

游天虹若有所思地問：「你有見過石老太嗎？」

就在這時候，石家的女管家梅姑走出來對黎柏剛道：「黎先生，老太請你入去。」然後她又招呼游天虹和林浩探長。

黎柏剛則回頭對游天虹說：「你且等我片刻。」

女管家梅姑於是把黎柏剛帶到石老太的臥室去。

石老太揮揮手，把梅姑摒退了，然後，又示意黎柏剛在她病榻旁邊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來。

「難得你這麼有心，常常來探望我。」石老太拉着沙啞的聲音說道。

黎柏剛問：「你覺得那兒不舒服？」

「唉！人老了，自然就百病叢生！」

「你可有見過醫生麼？」

「有啊，今天醫生才來過！」

「志謙呢？」

「他有事出去了。」

黎柏剛顯得有些不高興地說：「你有病，怎麼他不留在家裏陪伴住你？」

「他父親死了，公司有太多的事務須要他處理，做生意的人，應酬是在所難免的。」石老太太又反問黎柏剛：「你找我，可是有些什麼事情？」

「本來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只是聽說你最近以來頻頻有病，所以過來看看你。」黎柏剛試探地問：「醫生有沒有解釋，爲什麼你頻頻生病？」

「就算他不解釋，我也知道是什麼病？風濕骨痛啦、血壓啦、頭痛啦，都是一些老人病啊！」

「爲什麼以前不曾見過你有這種病？」

「有是有的，只是不太明顯而已。」石老太又把話題扯開：「志謙有沒有把你應得的費用計清給你？」

「嗯——我還沒有空去找他呢。」

「我已經口頭吩咐過他，你只要開張清單給他，他就會依數付給你了。」

黎柏剛半開玩笑地說：「我只是來探望你，又不是追數的。」然後他又問：「志謙對你怎麼樣？」

「還算不錯。」石老太又指指几子上盛放着的一些補身飲品：「這些都是他買回來給我補身的。」

黎柏剛立即走過去細看清楚，都是一些牛肉汁、鷄精和人參茶、當歸茶之類。

黎柏剛回頭問石老太：「會不會是因爲你虛不受補，喝這些東西喝得太多？」

「嗯——可能是的，醫生也有這種意見，所以我不再喝了。最低限度目前已經停止不喝了。」

黎柏剛靈機一觸：「既然醫生的意見和我的見解都一樣，那麼，我看以後你也暫時不要吃這些補品了。」他又貪婪地取了一瓶過來：「不如把這些送三兩瓶給我試試，要是我也受得補，下次照買可也，好嗎？」

「好極了，」石老太道：「你喜歡就拿去吧。」

石老太顯然不知道黎柏剛的眞正用意何在，更加發夢也想不到，他並非想喝補品，只是要取回去化驗而已，他們既是老朋友，自然也樂得大方。

於是黎柏剛也老實不客氣，從几子底層取出了一個膠袋來，揀了三瓶曾經被揭開了瓶蓋的補身飲品，放入膠袋裡去。

石老太一直顯得很疲倦地躺在床上，所以她根本沒有去看黎柏剛。

最後黎柏剛又悄悄記下藥瓶上醫生的姓名和診所之所在，這才退了出去。

在臥室門外，黎柏剛遇上了女管家梅姑。

梅姑問道：「黎先生，客廳裏兩位先生是否要見老太的？」

黎柏剛道：「不，老太有病，還是不要騷擾她。」然後他又乘機問道：「大少這次回來，對你們好嗎？」

梅姑苦笑聳肩：「有什麼好與不好，我們是個下人，反正他不會將我們放在眼內。」

黎柏剛彷彿聽到了梅姑的間接答覆：「不好——石志謙對她並不好，只是她沒有說出口而已。」

黎柏剛又問：「大少的失憶症，是否很嚴重？」

梅姑又苦笑道：「他有許多事情令我覺得啼笑皆非的，說句坦白話，我眞有些懷疑他是另外一個人。」

黎柏剛本來還有許多說話問梅姑，但是，一方面他不想游天虹林浩探長在客廳外面等得太久，另一方面又担心石志謙會回來，爲了避免打草驚蛇，他只好匆匆與梅姑告辭了。

回到客廳，游天虹走過來對黎柏剛道：「你可否趁石志謙不在，向下人們查問一下，有沒有一位尤小姐來過，或者用電話與石志謙連絡？」

黎柏剛早也從游天虹那兒知道有個女子叫尤妙蓮，自稱與石志謙同居，所以他給游天虹提醒了之後，就回頭反向女管家查問。

豈料梅姑的態度表現得十分尷尬。各人從她的眼神中也感到有些不妙，原來門口那邊，這時正有個人走了入來。他，正是石志謙。

「你們這算是什麼呢？」石志謙很不高興地走過來；「我又不是犯人，你們到底想知道一些什麼？」然後他又對女管家梅姑示意着說：「你去做你應該做的事吧，不必理會他們的。」梅姑只好走到後面去了。

游天虹看見這種情形，忍不住對石志謙說：「石公子，你可還記得尤小姐？」

石志謙極不友善地，盯了游天虹一眼：「她是什麼人？可不是舞小姐吧？」

「是否舞小姐，只有你和她最明白。」游天虹道：「我只知道她叫尤妙蓮，同時又曾經與你同居過。」

石志謙當堂把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你到底說什麼？我根本就不明白啊！」

黎柏剛也大感意外地，望望石志謙，又看看游天虹：「志謙，你不是有個同居過的女朋友叫做尤妙蓮麼？」

「你們到底想怎麼樣呢，眞是不知所謂！」石志謙狠狠地盯實游天虹：「我現在很認眞地告訴你：我根本不認識什麼尤妙蓮，以後你最好不要提，也不要在我家中出現，因爲我根本就不歡迎你們！」

黎柏剛一向把石志謙視作世侄輩，所以才直叫他的名字，却想不到現在石志謙並未當他是長輩。甚至還直說不歡迎他們。

但是游天虹的想法却不同了。

（未完・四）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夏振華取到水晶石趕到亡魂谷，爲俞小萍鑲補失去的眇目，使她恢復千嬌百媚之態也增加了武林一分力量，師徒二人歡天喜地去參加滴血傳書之會，夏振華也了斷了一段心事。他現在不是直接去參加滴血傳書之會，而是再繼續跟踪衆魔頭出甚麼主意，不想再重蹈嵩山之會的教訓，來到松林中有一幢紅樓，見南嶽劍客張强和一尊子的姘婦紅姑娘在鬼混，給一尊子、翠蓮觀主捉到姦情，三個魔頭拚作一團，互相傾軋，夏振華乘機加入戰團，將張强砍去一臂，兩個魔頭負傷，將紅樓焚毀，然後離去……

白酒黃鷄爲君饌

夏振華爲愼重計，仍然將辟毒珠藏在舌下。

此時店小二又送茶進來，並諂媚地笑道：「爺！我看你邊吃邊等，免得茶涼了。」說完，就過來替他斟酒。

夏振華的腹中正如雷鼓一般，也就不再客氣，先喝了一盅酒，大吃起來，三斤細麵，一隻肥鷄，還有好幾盤菜，都吃得精光。

店小二正遞過手巾時，倏地一聲輕喚：「夥計！我的鷄燉爛了沒有？還有細麵，我就要吃。」

店小二臉色大變，夏振華也一陣愕然，暗道：「來了，我倒要瞧瞧此人爲誰。」

棒打淫娃傷伊人

」但自己吃了人家所準備的食物，又不覺有幾分歉意。

掌櫃的也走上來，道：「小爺！眞對不起……」

「怎麼，難道還沒有弄好？」店小二再也沉不住氣了，望着夏振華笑道：「爺！你不是說此人是你兄弟嗎，請爺招呼一聲，我們再來準備。」

夏振華立時將臉一沉，道：「此人不是我兄弟，我不認識他。」

店小二一急，聲音也提高了些：「爺！這是那位爺準備的食物，你先吃了，要小店如何交代。」

夏振華也冷冷地一笑道：「我說了幾次你認錯了人，你一定要賴上我，恐怕食物賣不掉賠了老本……」

他故意笑道：「我倒是一片好心，先吃了這些陳舊的食物……」

說着，拍的一聲，一塊銀子投在桌上，道：「這是我的房飯錢，拿去，別的事我不管。」

店小二被他指責得半句話都說不出來。但門口却出現一個人影，也是白緞長衫，一表人材。

夏振華見此人走來，只覺得他英俊外露，氣度不凡，不自覺地站起身來。

本來他還在斥責店小二，此時與對方一碰面，實在覺得理虧，忙微一拱手道：「小弟剛來，店小二就誤認小弟作兄台，故將食物，先……」

不待夏振華說完，那英俊少年却淡淡地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兄台先到，先吃何妨。」說完，又吩咐店夥說道：「再替我備一份食物來，愈快愈好。」

他邊說邊在夏振華身邊坐下。

夏振華只覺他精英外露之外，另有一種豪俠之風，不禁發出由衷的敬意。又紅着臉，吶吶地說道：「眞不好意思……」

一陣淡淡笑聲，打斷了夏振華未竟之言。「仁兄言重了，人生何處不相逢。」

他的話，空泛而令人莫測高深，而且說到一半，就即停止。

夏振華不好再說「對不起」這類話了。當他注目望去時，面前這少年人，也正望着自己，且微含笑意。

夏振華但覺此人好生面熟，但一時又想不起來。倒不是爲他那淸秀面孔，他那挺挺風神，不令人悅服。

好半晌，才淡淡地笑道：「兄台好生面善，只是想不起在何處見過，問尊姓大名。」

「小弟姓威，單名一個天字，家住泰山之麓，此番奉父母之命，遊學江南。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小弟就欲藉此，多增廣一些見聞。」

夏振華心中一動，以「威天」二字爲名，眞不愧爲壯士，但他並未說出，却跟着他淡淡地一笑，道：「足下人物俊秀，集天地靈秀，他日學成，安邦定國，誠如足下之大名，定可威名播天地之間。」

他聽夏振華一番恭維之言，幷未顯十分高興，只是淡淡地一笑，連對方姓名，也未詢問。

夏振華本想再同他攀談一番，見他忽然冷淡下來，也就不好再開口，只心中却存下了一個解不開的疑團。而且他肯定的認定面前這個少年人，決非遊學文士，雖然他帶着簡單行囊，顯然非讀書人所用。因此他不願多談，也就只好住口。

這時天色漸漸黑下來，夥計又端着菜飯進來，夏振華立起身來，一面道別一面問夥計道：「夥計！我需要一間上房，可有麼？」

「這位爺，早吩咐過了，爺的那間在西面，兩間大上房，同在一個院中。」店小二說話，並沒有注意兩人臉色。

夏振華又是一陣愕然，但他不願道破，一面他存了逆來順受的心情，同時他必須要揭開這秘密。淡淡地一笑道：「好！」又朝着那少年人說道：「威兄眞是好人，一切都蒙照顧，小弟只有生受了。」

因爲威天只是在笑，並未說話，夏振華也就藉此先回房去。他只爲着好奇心驅使，其實才不願意向人低三下四，此際雖然疑團種種，但只好悶在肚中。在好心的店小二照料下，洗了一個熱水澡，身體舒適多了，也因爲連日來，不僅未曾飲食，也未正式睡眠。

在吃飽之後，也就顯出了幾分倦意。

料想那個少年，在這段時間不會有何行動。故先上了門，將寶劍壓在枕下，和衣睡着。他這頭一落枕，就呼呼睡去，直到夜闌人靜，萬籟俱寂時，始被一陣琴音驚醒。

這琴音如泣如訴，不問可知，一定是那少年書生遠離父母，頓感旅途寂寞，故此彈奏，以慰鄉思。

乍一聽來，還不覺得有什麼，但時間一久，這琴音中，有如高山流水，有若萬馬奔騰。

低沉時，又如泣如訴，似少婦春思，似閨門望子，也似欲藉一曲琴音，寄相思於萬里之外。

眞是相思欲寄無從寄，夏振華先是閉目靜聽，繼而坐起身來，終於覺得全身熱血沸騰，甚至跟着他那幽幽琴音，時而喜，時而悲，爲意馬心猿，時而驚虹萬里。

他的心中雖然清醒，但總無法定下心來，尤其以他修習正宗武學，自不會受此外魔之影響。只奈他一味靜聽發音，既不納氣而坐，又不澄清思慮，故雖以其絕世武功，枉以天下第一劍自任，却在這幽幽琴音中幾乎斷送。

兩行珠淚流在雙頰，因爲他聽那「歸家行」中，更增感慨，他自己沒有家，父母早死，連屍骨也無存。

倏地，一陣蚊語，響自耳際，「孩子！豈不知靡靡之音，足以誤國，足以喪身嗎？你怎能靜聽呢？」

夏振華如受千斤重鎚一擊，全身冷汗直流，暗忖道：「好險！好險！我幾乎陷在這魔音中了。」他一面在額上輕揉，人也輕輕站起身來，微微運氣，但覺一股清流，浸透四肢，一股暖氣，也緩緩上昇，自泥丸直通華蓋，又自百穴中，貫注全身各大血脈之中。

這時，那錚錚琴音，已是一支悠揚而悅耳的曲子了，再也聽不出異樣的感覺。

夏振華全身微顫，這才想到師傅天痴老人當日所言。「練武之人，最忌魔刦，故走火入魔，是武林中人的常事，而悖魔，則並非在武功上傷人，乃是潛在於人的意志中，使整個精神崩潰。」

迴思到這話時，汗水又濕透了衣衫，因爲照剛才的情形而論，正是「情魔浩刦」。若不是那陣蚊語，自己的一切將輕輕毀去。他望過對方一眼，一盞殘燈，在窗上映出一個黯淡的人影。

他無法瞭解對方，更未解去玩索那琴音意味。甚至他根本未想到，這個美少年究竟是何許人物。

他又輕輕坐在床上，好在他此時精神已復，睡意全消，微微納氣之間，潛存於內體之各種氣流，又復由分而合，由合而分，對他的內功而言，已屆凝於一，出於純化的境地。他將週遭撤下一層罡氣，這是他以往練功時的經驗，只因以後武功漸高，再不用罡氣以防敵人來襲。

此際，他忽然又撤出一層罡氣，顯然有特殊作用，就在他微微納氣之間，琴音倏地止住。

跟着是一聲輕嘆之後，一陣歌聲，隱隱傳來。

輕歌曼舞訴阿誰？
滾滾江流一去不復回。
問天無語；
探地極無痕……

倏地，歌聲一變，似在飲泣，也似在輕嘆。

誰識得紅粧夢，
誰識得襄王夢裏歌。
誰是夢中使者。
誰作那夢裏冰人。……

歌聲倏地一停，跟着又傳來一聲長長的嘆息。

滾滾長江東逝水，
浪花淘盡英雄。
春花秋月等閑待。
笑對嫦娥祇自憐。
嘆春光無限好，
怕秋夜子規啼。
啊！誰識得儂心祇爲着你。……

末了的聲音，已漸不可聞，還是夏振華施展了天耳神通才勉強聽見。

好半晌，又聽見幾聲錚錚琴音，是餘韻未盡，夏振華也被這錚錚兩響，陷入沉思之中。

漸漸地，對面的燈光也熄滅，整個大地都在一片寂靜中，夏振華的思潮起伏，再也無法安睡。他不僅想到自己種種，也

想到那個威天，那個年輕的美男子。

雖然他也曾聽到幾聲輕響，但他却想到其他，快到四更將近，才又伏枕而臥。

當他起來時，店小二已在院中大叫着，原來對面房中，那個書生，已不知去向，房中放着一錠銀子，又留了一張字條。

因爲前後院門，都未開啓，故店小二大呼小叫，因爲他萬未料到這個少年書生，竟是遊俠一流人物。

夏振華已領教過他那琴音，自己幾乎中了情魔浩刦，當然此人的離去，他並不覺得驚奇。

好半晌，他才慢慢起身，他故意裝做安靜之態，先喚來店小二，查問外面所發生事故。

但當他接觸到桌上那素箋時，雙頰通紅，心也噗通亂跳。

原來桌上那張素箋，留着幾行清秀楷書，字裏行間，不僅有一股酸酸的味，也有幾分悽涼的滋味。

「名稱天下第一劍，
武學才華絕世塵。
相老地荒人盡去，
人天何必又追尋，
逢生苦短天涯路；
寄語相思一曲情，
他日但求重聚首。
勸君長日對風吟。」

下面的署名，寫着「威天」二字，夏振華望着這首似詩非詩，似曲非曲的一張素箋，錯愕的不知所措。他雖覺得那個少年面善，但却想不起「威天」這個名字。

對威天對自己的一切，却十分熟悉。不僅對他的武功，甚至在字裏行間，還影射着女人，尤其末一句顯然是對迎風女而寫。

任是夏振華才智過人，今日遇上這檔子事，竟弄得迷迷糊糊，不知所措。

「少爺！你覺得奇怪嗎，那邊房中的少爺，竟在我們前後院上鎖之後，不知去向。」店小二低低地向夏振華說着。

夏振華何嘗不知他的目的，還不是故意想探聽一下。也就淡淡地笑道：「他的房飯錢付清沒有？」

「他留下一錠銀子，住三個月都有多了。」

「你們開店的是要錢，只要付了錢，他走了不是更好。」夏振華說得輕鬆，但店小二却漲紅了臉。

看看已是辰初了，夏振華始匆匆就道。這時諸般往事，還有一筆理不清的感情之債，都一一出現。

尤其昨日那個美少年，似曾相識。旅寓琴聲，都是令人大費猜疑。

因爲在官道上，他不便施展輕功，雖然比別人快了許多，但四週動靜，都在耳目監視之中。

漸漸地，他又避開官道，這才放步奔馳，當艷陽高照，日正中天時，他又聽到一陣嫋嫋琴音。

細聽之下琴音悽楚，如泣如訴，也似久別乍逢，將無限相思，全寄在一曲琴音之內。

情天恨。
別時容易見時難。
相逢恨太遲，
相逢何必曾相識。
願一曲琴音，寄情意萬種。
看杜鵑花落，戀慕朝夕相親。
人生壽算究竟多少年月。
白髮紅顏，怎經得起秋水望穿，珠淚如綫斷。
珠淚……如……綫……斷。……

琴音倏地而止，夏振華剛平靜的起伏思潮，又被這琴音，帶入混亂的思緒之中，脚不由自主地，循着琴聲方向，緩步而去。

一座黑壓壓的森林，遠遠望去，一片林海，因爲秋陽高照，松枝略顯黃色，仍然保持一片翠綠。

夏振華略一打量這森林，何止十數里，而且漫長一片，顯然這森林中，隱隱露出一股陰森森之氣，循聲辨向，琴音發自林中。

夏振華略一沉思，正待舉步而入，一陣幽幽清音傳出林外。

「娘子！你孤單單地一人行走，也沒有一個伴兒，若遇上歹人，在這山中就是豺狼虎豹，也非娘子抵擋得了。」

夏振華心中一動，忖道：「這聲音好熟。」一種好奇之心，使他想再聽一下他們還有甚麼話說。

「天下之大何處不能容人，但像相公如此仁心義胆的人，眞是少之又少。」此人說話，聲音十分柔媚！

「如娘子不嫌棄，在下願作一次護花使者，那怕是天之涯，海之角，我也願意相隨。」

夏振華全身如冰冷，暗道：「原來是一個好色之徒，我還以爲眞是一位仁心義胆的人物。」

此念電閃，他已施展出「意會神功」，閃幌之間，就自林障之間，飄身而入。

他身形飄忽，如靈貓野鼠一般，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刹那間，已竄進里許。

但當他看到兩個人影時又不禁愕然而驚。

因爲這兩人，一個正是一尊子的外室紅姑那個淫娃蕩婦，另一個却的確是白緞長衫風度翩翩的美少年，昨日與自己同寓，深夜撫琴，自稱名叫威天的神秘人物。

夏振華萬未料到，此時此地，又會遇上他們兩人。他摒息靜氣地，等待看情況的發展，雖然他想到那個少年人並非尋常人物，但他總有點惺惺相惜之感。

尤其他不恥那個淫娃蕩婦的紅姑，故正在默想着，如果萬一事態嚴重，他如何出手相助。

而紅姑還假惺惺一番後，立即施展出狐媚之術來，她眉梢眼角，都好似在說話一般。而那個白衣少年也顯然着了魔一般，咀角微露着笑意站在紅姑身邊，不及五步之處。

好半晌，才聽到一聲幽幽嘆息之聲。

「相公！你還年輕！我比你要大幾歲，我不願連累你……」

她嘴巴說得好動聽，一雙媚眼不斷地流轉，全身肌肉也在微抖，顯然這個淫娃蕩婦，又是見色迷心了。

本來嘛，面前這個白衣少年，豈止是人物俊秀，風度翩翩，說更是體貼入微，令人喜悅。這淫娃早又忘却許多煩惱，正叫做色不迷人人自迷。紅姑雙目早是水汪汪地，全身軟綿綿嬌弱無力。

但那個白衣少年，他也還有定力，站在那裏仍是面色含笑，嘴角抽動了一下，淡淡地說道：「娘子，我還未請教你芳名呢？」顯然，有意來挑動她，才故意向她說話。

「人家稱我做紅姑，但我比你大，就叫我紅姊姊罷！」那淫婦十分愜意地說着，全身也似在微風飄蕩一般。

那少年似暗中吐了一口唾沫。但仍是面含淡笑，道：「我從前有一位姊姊，她十分痛愛我，爲着我對她的忠心，我不能叫你姊姊，也叫你一聲紅姑罷。」

「傻孩子，只要你聽姊姊的話，姊姊還不是一樣痛愛你，而且你在別處得不着的，姊姊這裏全都給你。」

連夏振華站得遠遠的，聽了她這話，都覺得臉上一熱。

那個美少年却故意不解道：「我要的事情可多啦……」

不待他再向下說去，「噗」地一聲浪笑，打斷了他未竟之言。

「姊姊說過，只要你聽話，連姊姊的身體，都屬於你的。」

這女人眞不識羞恥，居然這種話也說得出口，但那白衣少年，倒也十分認眞地說道：「你恁般美若天仙，怕沒有王孫公子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像我這個落泊的人，那裏會……」他的話，說到一半，故意一頓，好半晌，才慢慢地說道：「何況以我這文弱書生，那裏配得起你這俠女紅粧。」

「貧嘴！我還說你老實，怎麼會有這麼多油腔滑調。」紅姑半笑半嗔地說着，她的身體，却繼續站起來。

一手理着被微風吹散了的雲鬢，口中直嚷着好熱，而且邊說邊將自己的外衣解開，露出裏面一件薄如蟬翼的輕紗。

威天既未置止，只是轉過身來，有意無意地，向着林外張望着。

夏振華本來將各大穴閉住，甚且將眞氣流散於各血脈之中，故外面連呼吸，也不容易聽到。

那個自稱爲威天的少年人，武功或者不錯，但要到辨人於無聲，識人於無形，諒此人還達不到這種境地。

不過他仍十分謹愼地隱去，恰好那株古松，枝葉十分茂密，隱藏起來，倒也不露形跡。

紅姑的囈語，又散佈在林中，却有幾分媚力。

夏振華忙收斂心神，眞氣流轉於四週，從樹隙中，望着兩人的行動。

但見那少年粉臉脹得通紅，有如朝霞乍起，口中吶吶地說道：「紅姊姊！你怎麼啦！這樣多難看呀！」

「寃家！我又不給別人看，姊姊的胴體，就只給你一人欣賞。」

她說時，臀搖肉擺，尤其胸前的一雙乳峯，誠如新剝鷄頭肉，一抖一抖地搖幌不巳。

那白衣少年再也不是當初恁般氣定神閑了，紅着臉，走不是，瞧也不是。

「傻子！你懂得春宵花月夜，苦短良宵嗎？」說完，竟將她那遮體的一層紗，也輕輕除去，只剩下一兜肚，掩住那神秘之谷的一小塊兒。

威天紅着臉，直說好話：「好姊姊！快穿起衣裳，萬一有人來了，眞要笑死人了。」

「傻弟弟！如此荒山，那會有人來，你只管過來，我要你作一次襄王之夢，保你嚐足溫柔的滋味。」

夏振華隱身在樹上，既不便離去又不願看此醜行，只得神遊物外，乾脆來個不理不聞。

所幸他幼習乾元罡氣，一面以眞氣護住全身，自己再微微納氣，一刹那間就入於物我相忘之境。但外面任何動靜，他仍然可以從另一感覺中察知。

威天似乎已不耐那種惡纏，冷冷地喝道：「我喊你一聲紅姊姊！已經提高了你的身價，如果你一定要賣弄如此醜行，你可以不要臉，我還要做人。」

這幾句話，不僅未激怒那淫娃，反之更使得她淫心頓熾，簡直是受當不起肉體的磨折一般。

「傻弟弟！人無幾何，何不得過且過，快樂逍遙日，誰個又知明日何？」她說時，聲音微顫。

威天也冷冷地笑道：「你快穿起衣服，否則我就立即離去。」

「哼！說得好輕鬆，小畜生，又不是我去找你，如今你撩得我慾火如焚，竟敢言去！……」她故意一頓，又冷冷地笑道：「哼！那怕是天之涯，海之角，我也有法子把你弄到手來。」說完，一陣香風微動，她那個凝脂一般的胴體，硬向那美少年撲去。

威天口中驚叫，但不知施展的什麼身法，就輕輕讓開。

夏振華雖然雲象四開，對兩人行動，仍極注意，此時聽那少年叫出，倏地睜開眼來。

這時兩人適如作迷藏一般，威天在林中亂跑，紅姑在後狂追，兩人東撲西奔，有如酒徒。紅姑狂追了一陣，漸漸身上微露汗珠，而威天的身形，只是閃幌之間就輕輕脫去她的追踪。

愈是得不着的東西，愈是想要，紅姑在江湖上，以艷名傳於江湖，雖被一尊子收納，但以一個古稀枯木般的老人，那裏能滿足這種淫女人的慾望。

故不免有野柳之思，江湖中人，那有什麼英俊人物，就以南嶽劍張强而論，總算人品長得不錯，但年紀却是五十開外。

今日一旦遇見這個美少年，本來她想施展她的一貫狐媚手法，來一個欲縱還擒，以俾遂其獸慾。當她發現這個少年人竟是一個「童身」時，心中一喜，而淫慾之念，也使她無法遏止。故立即以悶熱爲由，先除去那些遮蔽之物，暴露她那凝脂一般的肉體，想藉此引其入彀。誰知這個傻小子，不解風情至此，任怎麼也不肯走近身來。

紅姑一急，才欲來個霸王硬上弓，送暖投懷。而那個傻小子，不僅不爲所動，反在林中亂竄，別看他那嬌弱不堪之狀，跑起來倒眞是快捷。其實她要不是色迷心竅，早就發覺這少年人的「浪蝶踩花」步法了。

紅姑的心中又氣又急，要不是到口的羊肉，還未嚐到滋味，她眞想一掌將這傻

小子擊殺。

但她並未出手，追了一陣，她一面喘氣，一面央求道：「好弟弟！姊姊痛愛你，你只來同姊姊親熱一下，那怕我死了，也會甘心。」

這女子眞下賤得可笑，也癡情得可憐，他居然對面前這少年人，肯付出如此代價，就是想一番親近。但威天只是紅着臉，遠遠地站住搖手道：「你快穿起衣服來，我就同你說話。」

紅姑似是氣憤已極，雙目一閃兩道惡毒厲芒，右手裝做整理雲鬢之狀，但疾如電光石火般一揮。

數十點寒星，應手而出，口中也冷喝道：「傻小子！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我看你逃得出手去？」

那美少年似在驟不及防之下，身形猛地向後倒去，就在一滾，手中已多出一支銀笛來。一聲銳嘯，銀影幢幢揮出，硬將那些寒星擊散。

但跟着傳來一陣天崩地裂之響，附近樹木，竟爲那數十點寒星，又遭威天的笛招擊中，故立時一排樹木，都齊腰折斷。

紅姑初則一驚，但她並不就此死心，因爲在她手底下敗過的成名人物，眞是車載斗量。

就以剛才那驟發寒星，是她利用頭上斷髮，當作暗器打出。

如果她的內功不神而化之，豈能以寸許斷髮，當作暗器，而且能發出如此威力，擊人於數丈之外。若不是她看中了前面的少年人，她要施用了頭上銀針，那數十根銀針，如驟風，如暴雨。而且發有先後，數十根銀針，如飛蝗一般，自四面八方射至。

即或那美少年身法詭異，武功不弱，但要他能如此輕易脫身，恐怕也斷非恁般容易。

紅姑正是由愛而忿、而怒、而恨，雙臂交叉揮出，打出兩道勁風，如寒濤掠地，狂飇陡捲。

威天微微一閃掌風貼身而過，一棵合抱古松，應聲而折，激起漫天塵土，落葉紛飛。

這淫娃功力確不可等閒而視，連遠處靜立的夏振華，也不禁有些感嘆，暗道：「此女有如此身手，竟淪落在江湖中，若用之於正途，怕不爲社會、爲人類謀福利，然而……」

心念未完，那面又傳來一陣喝聲：「紅姑，你的武功不弱，何故自暴自棄若此。如你能改邪歸正，將來選一個理想的郎君……」

他的話，眞是自己也難說出。

「廢話，小子！今日有你沒有我，我們是不見眞章不散啦。」紅姑邊說還向威天的身邊接近。她說時，銀牙咬得吱吱作響，兩手又復頻頻揮出，而且立時幻出一片塵沙，銳嘯之聲，掠掌風而起。

美少年微微一愣，身形霍地拔高三數丈，端立古樹梢頭。望着紅姑淡淡一笑道：「紅姊姊！承你看得起我，奈我吃素已久，不敢領盛情……」

他故意一頓後，又吟吟地笑道：「不過以你這凝脂般的玉體，得到軟玉溫香抱滿懷，豈非人間樂事，只是我無此艷福消受……」

他說得面色一整。「我爲着報答你一番盛情，聊以玉笛高奏一曲，以誌今日之盛。」

說完端坐樹梢頭，橫笛在手，輕輕湊近唇邊，紅姑也眞聽話且未出手。

倏地一陣銀笛朗朗之聲，如高山流水，如羣雁悲鳴，如落花片片，如秋夜少婦之悲吟。

夏振華凝神靜聽，似聽出那笛聲中，一連串憂鳴。

春夜落花，
滿園關不住。
誰教個郎心中狠，
不看儂顏不惜儂心苦，
任春花秋月何時了，
直待我二十五弦夜月彈……

笛聲倏地而止，那紅姑似被這笛聲所陶醉，也似被這笛聲激起了生命的樂章，雙目泛起淚來。

夏振華隱身暗處，心中正自一驚暗道：「此曲隱藏着一篇武林奧秘，隱藏了人類一頁悲歌，這美少年，究竟是誰啊！」

這時那個淫娃，速如電閃一躍而起，先披上了那件紅衣，並用一條絲帶繫住，又一抹淚痕，望着樹梢頭，冷冷地喝道：「小子！下來……」

她的聲音變得冷漠之極，連那遠遠隱藏的夏振華，也微微一驚。

威天緩緩立起來，他站在松枝之上，紋風不動，但微風吹起他的衣襟，更覺得他如玉樹臨風。紅姑一咬牙，手中銀色長帶，輕輕一抖，左手也緩緩拍出一掌，口中冷冷喝道：「小子！老娘今日不饒你……」她的話尙未說完，威天停身的那棵古樹，竟被絲帶絞斷。整個樹梢，皆被罩住，而且勢如移山倒海一般。

威天也不禁大驚失色，身形頓向下落，但紅姑好似像算準了他墜落的部位，掌力堪堪擊倒。

一聲管絃之樂響，一道銀虹，硬將那絲帶震開。紅姑被震退一步，威天也是一個踉跟，不過他在敗中猶能取勝，縱有不勝，也總未曾出醜。

此時見紅姑寒着面孔，知她既未達到目的，又吃了不少虧，心中自是不甘，故當下淡淡一笑，道：「紅姑，我們後會有期……」

他說時，更星目不斷地流轉，又神秘地一笑：「在下要先走一步，這裏還有好戲登場。」

紅姑也被他說的疑慮叢生，微微一愣之間，那美少年威天已拔身而起。

紅姑一急，又冷喝道：「走嗎？沒這般容易，除非留下腦袋來。」說時，一股掌風，凌厲無儔地劈去。

威天頭也未回反手一勾，也是一股勁風立時震起一聲巨響，幾株古松應聲而倒，紅姑竟被阻住。

威天橫立樹梢頭，向着林間朗聲笑道：「天下第一劍，你難道硬要將我留下嗎？現在該你來啦。」

夏振華心中一急，也應聲說道：「兄台留在這溫柔鄉，不是一雙佳偶天成嗎？何必頑固乃爾。」

紅姑見無端又鑽出一個天下第一劍來，心中又急又忿，一看見正是自己心目中那個俏寃家。不僅臉上露着笑意，心中也在笑，全身的肌肉，都在發笑。

「天下第一劍，不要管那小子，你下來，我有話同你說。」這聲音又脆又甜。

夏振華一愕之間，那個美少年已去得無影無踪。心中一急，也連忙施展出意會神功，追踪而去。

林中那個淫娃也跟着在追趕，口中更大叫着：「天下第一劍，天下第一劍。」此起彼落。故一時之間，「天下第一劍」之聲，震得四野皆動。

夏振華無暇顧及，因爲那美少年成了一個謎，他必須去揭開這個謎底，此身形一起，脚尖在林梢上一點，人即騰空而去。

按說夏振華自出道以來，還從未遇上如此狼狽之事。何況被一個不相識之人，如此捉弄。而那個寡廉鮮恥的淫娃蕩婦，那種醜態更是令人作嘔。

夏振華此時眞是又羞又愧，但對那個白衣少年已由疑惑而氣忿，更有一種一較長短之心。當下暗忖道：「此人表面與我友好，其實已經處處想同我較量一番。飯堂的故作神秘，旅邸琴音，林中遇艷，顯然都有預謀，尤其自己隱身進入林中，更在他的監視中。故他們的舉動，雖被自己發現，而自己的行踪，却也在他的掌握之中……」

想到自己一個以天下第一劍自任的少年俠士，竟受制於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後生小輩，萬一傳揚開去，豈不教人笑掉了大牙。

故臉上一陣灼熱，一股豪壯之氣也油然而生。身形飄幌間將全身眞氣流轉，馭空飛行，較之飛鳥狂風尤有過之。

不消半盞茶工夫，這一片森林全被踏遍。不僅再未發現那個白衣少年人，就是那個淫娃紅姑也不知去向。

夏振華呆立林外，一腔怒火直衝霄漢，鋼牙緊咬，雙目射出兩道精光，雙臂振起兩股勁風直撞而出。

一陣天崩地裂之響，一排樹影紛紛向兩側倒去。剎時塵土亂飛，枝葉飄落，十數株合抱古樹在他掌力相擊之下，力打力，樹撞樹，都齊腰折斷。

夏振華怒猶未息，掌力又向右面劈出，當然那幾株古樹，立時枝披葉落，肉綻皮開。響聲震起，迴音歷久不散，好不怕人。但響聲甫落。木石相擊，裂出一連串火花，林中枯葉在這秋高氣爽之時，極易燃燒，故眨眼間，這十數里之森林，皆爲烈焰濃烟所籠罩。

夏振華初時也不禁一愕，但望着那一片火光也似出了一口悶氣。淡淡一笑中，正欲縱身躍起。但被一連串巨響所吸引。

原來這林中，有許多足以引火之物。尤其那些松脂歷百十年，無人過問，有的凝固在松泥土中，也有在樹根下堆積着。

經過日晒風吹雨打，經年累月的變化，那些天然脂油，不僅凝固，甚至與那些石木混合。此時一遇上强烈火燒，故立時暴起一連串爆炸聲，在這火海林中更似天崩地裂一般。也好似人類末日。恐怖驚駭兼而有之。

樹倒、土崩、石裂、巨響、濃烟、烈焰形成了一支慘不忍覩的交響樂曲，夏振華咬着牙打量着四週。一聲冷笑起自身後，夏振華倏地回過身來。見是那個淫娃紅姑站在三數丈之外，臉上露着不屑之色。

「哼！還稱着天下第一劍，甚麼都不如人，却祇會放火來出氣。」那淫娃冷冷地說着。

夏振華雙目微露精光，嘴角抽動了一下，欲言又止。

那淫娃却得尺進丈的冷笑道：「殺人與放火本來同出一轍，這也好，天下第一劍，對這一勾當，倒也內行得很。」她邊說邊笑，柳腰不住欵擺，一種極爲得意之狀，令人作嘔。

夏振華對此女出身本已十分清楚，尤其對她那種人，人慾橫流的作風更恨之入骨。此時聽她一派冷諷熱嘲，那裏還能忍受得了。當下雙目精光陡閃，冷冷地喝道：「淫婦！我已饒過你幾次不死，還來故弄唇舌，江湖中的紅姑，雖使多人拜倒，也有人欲殺汝以洩忿……」他微微一頓後，又道：「我與汝，雖無恩怨可言，但一魯子老魔的作爲，以及你那以色盜技，早就該死了……」

夏振華說時鋼牙一咬，全身罡氣陡發。女魔不自覺地，被那股無形罡氣震起三數尺高。雖然她的身體靈便，斜身站住未曾跌倒，但自己的身體如何被震，倒也一陣愕然。

夏振華也雙掌凝勁，正欲一掌將這淫娃擊殺。就在他揮臂之間，一道白影竟又劃空而下。

「天下第一劍，此人很有用處，死了未免太過可惜。」此人身未着地，聲音却朗朗傳出。而且在夏振華的面前，掀起一股勁風。

夏振華不用細看，就知此人即是那白衣少年威天。以其相貌自己却比不上他清秀，但在武功上他未必是自己敵手。

此時見他竟出面攔阻自己取那淫娃性命，一腔怒火早已忍無可忍。當下也就冷冷地諷刺道：「像這類路柳牆花，人中敗類，別人都欲殺之以洩忿，單獨足下欲留她有大用。不過依在下愚見，足下最好鑄一幢金屋而藏之，否則那頂……」

夏振華的話尙未說完，却被那淫娃紅姑罵道：「小賊！你吃不到羊肉，就說羊肉腥。老實說，憑你那德性，老娘連看也不要看，你聞也別想聞一下。」

一陣朗朗之笑，震蕩在空際。「妙啊！天下第一劍也有碰壁機會，居然還有人不賣天下第一劍的賬……」

威天的話確實够陰損。直氣得夏振華雙頰緋紅，雙目精光暴射而出。

「哼！你們這一雙狗男女，我不願與你們鬥口，更不願動手，以免有汚吾劍。總有人找你們算賬……」不待夏振華的話說完，又是一陣淡淡笑聲。「我以爲天下第一劍甚麼都是天下第一，原來也會吃醋，同人爭奪一個毫不相干的女人。」

夏振華冷叱一聲，揮臂拍出一掌，一股勁風，直撞而出。「放屁！你再胡說八道，我就一掌劈了你。」

威天見夏振華一掌劈到，閃身斜躍，任是他身似游魚躍鯉，但夏振華怒極發掌，威勢非同小可。故一陣狂飇捲到，威天

雖避過了正面的一擊，腳下仍帶起一個蹌踉。

夏振華雖不想傷他，但總想給他吃點苦頭，尤其一肚子悶氣，無處發洩，此時見他避過自己一掌。一股爭强好勝之心，也就陡然而發，進步趨身，左指右掌。兩股不同功力同時擊出。

那白衣少年威天，初時還嬉皮笑臉，此際見夏振華面色沉凝，目露精光，心頭不禁大駭。

暗忖道：「不好！要他果眞全力出擊，自己決非對手。」

但逼上頭來也不好太過露怯。忙施展全力將攻勢化解，人却不斷地向一側避閃開去。

夏振華則一經發動，那肯就此歇手，何況他那「浮雲指」功力驚人，「流雲掌」，無堅不毀。而兩種功力的相互妙用，更是神化莫測，詭異絕倫。

夏振華當年在惡潭孤島時，曾以兩種功力互用，連武林三傑一時都難以脫身。

此時面前這個白衣少年雖然輕功絕代，身形縹渺如雲裳飛洒。但在五絕神功面前，就未免相形見拙。

夏振華也是因爲旅邸琴音，故對面前這白衣少年估價較高，故出手間，就施展師門絕技。

在他初一上手，師施展兩股功力對敵，就是一尊子墨竹君等魔頭，他也還未必如此認眞。

白衣少年面上笑容早失，身形似游魚，手中銀笛，不斷飛舞，點、打、撥、挑、刺、絲絲入扣。

夏振華雖然還未傷他，但巳累得他一身冷汗，不過，就目前情況，不出十招定當血濺當地。站在一旁觀戰的紅姑，見兩人拚命搏鬥，心中大是不忍。因爲兩個人在她眼中都是一塊肥肉，誰受傷都將使她心痛。

但一時實在無法阻止。在她個人而論，威天對她它有幾分兒女私情，雖然天下第一劍值得女人顚倒，但他視自己竟如毒蛇猛獸一般。

權衡輕重，兩虎相搏必有一傷，自己旣無力化解，不若合力將天下第一劍打敗，那時俏寃家必感念相救之情，給自己一點甜頭嚐嚐。

她想到得意之處，不禁臉綻桃花。唇如春水，一聲輕嘯聲中，兩條綠帶有若兩道貫日長虹，一攻夏振華的天靈、玄璣，一攻他的雙腿。

夏振華本可以一招半式收拾那白衣少年，祇因那琴音緣故，使他對自己的武功無形中打了折扣。

尤其見他一味閃避，還以爲他另藏殺手，故每招出手總是半式卽收，或吐勁未盡又變。使得對方，不僅有喘息機會，也能從容向一側閃開。故此才維持了十招猶未顯敗象之局。

不過也就够夏振華驚疑的了，因爲以一尊子、翠蓮觀主、墨竹君，甚至江湖五惡諸人，都未曾在自己手上走過十招。

而且都在十招之內，非傷卽廢，或者兵器脫手。

這個白衣少年年紀與自己不相上下，竟能與自己支持十招以上，而能游刃有餘，毫無敗象。

任是天下第一劍平日如何自負，此時也不能不承認，武學一途眞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那裏知道正是他自己的失算，也正同一個女人傾向於他的異性知己，所謂色不迷人人自迷的原則下，往往忽略了對方的缺點。

他此時以爲面對强敵，尤其因爲他那旅邸琴音，幾乎使他陷入琴音魔刦裏，眞是餘悸猶存。

故他雖然施展絕世神功，却未全力出擊那個白衣少年威天，也才能倖免於難。

夏振華見他雖然汗珠盈盈，但身法步履，却極爲凝重，毫無散亂之狀，亦無恐惶之態。

這正是一個全力拒敵之人的態度，夏振華目覩之後心中更自愼重起來，他不知對方還有甚麼高明手法未曾施展。壯士不可奪志，美人不可奪心。

夏振華面對這白衣少年人，祇覺得他的武功不下於自己。雖然他一面與之遊門，心中正在熟籌勝敵之道。不料那個淫娃紅姑，爲着搶救白衣少年，因爲在她的眼中白衣少年早巳險象環生。如果她再袖手，白衣少年不出三數招就當被天下第一劍擊殺。不容她再作考慮，兩隻錦袖，成爲兩道彩帶，挾兩道勁風凌厲絕倫地攻到。

夏振華雖集天下武林絕學於一身，耳目更是靈敏，此時聽見破空銳嘯，心頭不由爲之一緊。

不過，以他的武功，雖然站在當局者迷的立場，未曾將那白衣少年舉手除去，而又加上一個十分難惹的淫娃紅姑。

但夏振華欲求自保自非難事。故掌力一緊，施出七成以上功力向白衣少年身上推去。這正是他施展的推山塡海。左手五指也伸而復張，立時現出彩雲飛舞，落花片片向着那淫娃紅姑當頭罩下。

夏振華是情急之下也陡然發招，但聽得一聲冷哼跟着是一片脆響。

那個白衣少年被劈出丈許之外，白緞長衫，前擺被撕成數片。胸前更現出點點腥紅。紅姑則更是不濟，早巳跌在地上，祇剩下奄奄一息。

夏振華一時也楞住了，他萬未料到自己未出一招，竟將兩人擊傷。而白衣少年，顯然受傷不輕，吐血之後，身體更是搖搖欲墜。

夏振華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又復邁步趨身，輕輕喝問道：「你究竟是誰？」

原來他那白緞長衫被夏振華掌力一震。竟現出一個紅色緊身衣服。

夏振華原來還以爲是他吐血沾衣。按說一個男子漢不會穿大紅衣服。

威天此時也似略爲清醒，迅速在懷中取出一顆藥丸塞入口中。又拚命拉着外衣，想遮住紅色上衣。

此時聽夏振華問出：「你究竟是誰？」粉臉更漲得通紅。但他却不再理會夏振華，也不管他是否再出手進擊。緩步走在紅姑的面前。塞了一顆藥丸在她口中。緩緩轉過身來，冷冷地說道：「老實告訴你知，天下第一劍，這一掌之仇，我總得要報。」

他十分費力地又繼續說道：「我威天坐不改姓，行不更名，甚麼究竟是誰？你

說我是誰就是誰……」他又微微一頓後，又道：「還有此女的性命，你若傷她一根汗毛，不僅我要找你拚命，就是各大門派掌門，也要找你算賬。」他長長地運過一口氣後，又緩緩說道：「滴血傳書中，總會有人對付你，你一定不會忘記的『迎風三曲』。哼……！」

「哼」字拖得很長。而且露出一臉十分不屑之色。

夏振華幾次伸出手來，終於不曾出手，但却緊咬鋼牙，恨恨地說道：「我要不是看你負傷，就一掌劈了你。」

白衣少年淡淡地一笑：「哼！我就是死了，也是不服你，何況現在受傷……」

夏振華冷喝道：「你再要多費唇舌，小心我手下無情，那怕我甘冒武林大不韙，也決不再容你。」他的話顯然氣極，全身都在發抖。

白衣少年緩緩立起身來，道：「天下第一劍，記住！威天總有一天要你認識我。」說完，邁步走開。

「站住。」一聲舌綻春雷般喝出，震得空際迴音朗朗。

夏振華目露精光，閃身攔住白衣少年去路。

「你不是巳經痊癒嗎？現在盡管動手報仇。還有……」

他微一猶豫，似難出口，但依然吞吞吐吐地問道：「我看你一個大男人穿着女人衣衫，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白衣少年這才注意到自己衣服，因爲外面白緞長衫撕裂。露出裏面紅色衣衫。俊臉漲得通紅，一手理着衣服，漫不經意地劈出一掌。

夏振華忙凝神馭氣。正欲再與之展開一場拚鬥，威天却淡淡一笑，不進反退，瞬息間，就去得無影無踪。

夏振華微微一愕，手中接到一件輕如無物的絹巾。原來白衣少年劈出的掌風中，挾着一條絹巾。怪不得掌風中，微帶銳嘯，由此可想見那人功力誠非弱者。

夏振華手中握着那條絹巾，一時眞還不知如何是好。因爲這白色絹巾雖然不一定祇有女人能用，但絹巾上，有一股淡淡幽香，却祇屬女人所有。

「他，究竟是誰？這一個謎樣一般的人物。」夏振華自語着。

倏地，一聲悠悠之笛音，隱隱傳來。那個躺在地上的紅姑，也立起身來，似是受着笛音影響，嬌軀一閃，迅疾無倫地縱走。

夏振華並未追去，祇望着這淫娃的背影深深地吐出一口氣來。

好半晌，才輕輕說道：「我總有一天，要弄清你的本來面目。」說完，也就霍地拔起，向着那茫茫無際的原野奔去，他施展出意會神功，故去勢奇速。山巒、綿亘不斷。森林，有如倒退一般，從脚下逝去。

夏振華的心中，雖然湧起諸般不同意念。但對於自己近來各種不同遭際，又不覺啞然失笑。

暗自問道：「天下第一劍究應何所而爲，除惡人雖爲善念。但亦不過是以殺止殺而巳……」

他沉思有頃，又復暗自問道：「放眼武林，名爭利奪。武學一途，不惟無所裨益，反成爲殺戮工具。」

這位武林俊彥，不知何所感觸，而竟對武學亦有所偏頗了。

他祇是一味狂奔，旣未計算路程，亦未決定行止。要不是腹中雷鳴之聲，他還不知又是日巳西斜。

舉目而觀，這荒山之間，那有鎭甸。連歇脚之處，也不易找到。

夏振華心中一急，腹中雷鳴之響，也就更加厲害起來。眞是饑腸轆轆聲。令人難以忍受。但急也沒有用，因爲荒郊曠野，除掉山、樹木、水而外。甚麼也無法找到。

不過他有過在荒山獵食野味的經驗，雖然野獸淡而無味，但能塡飽肚子。故不自覺地，就向那密林中走去。

正當他邁步入林時，一羣斑鳩，振翅飛起，那紫色花紋，十分美麗。

「飛斑」「走兎」，爲山珍之最者，夏振華精神不由大振，忙順手折下一把松毛，揮手擲去。

幾點血絲過去，十數隻斑鳩，應手而落，他這種摘葉飛花手法端地驚人。

夏振華找來一枝葛藤，串上那十數隻斑鳩，在那石下山泉中除毛洗淨之後，雖然費了不少時間，但爲着肚子，他仍是興頭十足。山中枯枝甚多，信手可得，敲石取火，刹那間，林中照得通紅。

夏振華烤着斑鳩，邊烤邊吃。十數隻斑鳩雖然香脆可口，但僅足供其半飽。

而天色巳黑，再也找不到其他鳥獸。

不過，當他吃完最後一隻斑鳩時，一聲刺耳怪嘯，震蕩在夜空中。刹那間，怪嘯之聲，此起彼落。

在這靜夜荒山中，確令人有毛髮聳然之感。一陣沙沙之響聲落，微風中帶出一片惡臭。

夏振華還以爲又中了別人圈套，正自暴忿中又是連聲厲嘯傳來，一面凝聚罡氣，並迅速打量四週。這一瞧不打緊，直將這三位少年俠士楞在當地。

原來他的週圍正站着三數十頭的餓狠，虎視眈眈地。舌頭伸在外面狀極可怖。

牠們以火爲中心，站着一個圓圈。故將夏振華圍在中間。遠處那聲聲厲嘯，仍此起彼落，懾人心魂。任是夏振華混身是胆，豪氣，此時也不覺胆寒。

暗忖道：「如果這羣餓狠，是以自己爲對象，或者羣山之狠，皆集中于此，那眞不好辦了。」

此念未畢，果然又有三四十條巨狠奔到，不僅較先到那羣高出許多，而兇殘之相，更是怕人。牠們一到，見夏振華還端立在中間，先自連聲怪嘯，竟躍過羣狠，將包圍圈縮小了一倍。

夏振華見羣狠步步逼緊，知道這一場人與狠鬥，定難避兎。不過他想到狠性陰殘，且極狡詐，世稱狠子野心，就是此理。他望着那堆熊熊烈火，不禁嘆出一口氣來。羣狠本是因火而引來，但亦因火而阻住牠們立即向自己進攻。

但他的腦際忽然又閃過另一個意念，這是他從書上看到的一則故事。謂：「某軍敗陣之際，歇脚山中，忽羣狠至。其人奮不顧身，先斬一狠，不料羣狠餓極，反

不向敗軍相撲，先將死狠分食後，再向諸人撲到。」

夏振華臉上立時綻開一絲笑意，輕輕用脚一撥，將那堆枯枝盡投火中，故火勢陡然暴漲。羣狠一驚，相率後退尋丈。

夏振華在地上拾起三顆小石，一分爲六，凝勁向三頭巨狠額上擲去。

他的武功，豈等閒可比，連江湖中數一數二的魔頭，也祇是舉手投足間，何況這些獸類。

他施展的，正是其摘葉飛花手法，並以浮雲指功力打出。雖然殺鷄用了牛刀。但三狠六目中，同時冒出一道血光，連聲悽厲哀號中跌倒在地。

果然三狠撲倒，羣狠中引起了一陣騷動。雖然此又有連聲巨嘯，荒山爲之震動，第三批巨狠又已奔到，但那三頭尚在半死的巨狠，已爲羣狠撕裂。

因爲最後到達那批羣狠，爲數在七八十頭之多。任是夏振華如何胆量，也不禁倒抽一口寒氣。

看羣狠爭食之相，那種殘忍本性暴露無遺。尚未搶到半肢滴血的，或相距太遠也發出連聲厲嘯紛紛撲出。

夏振華心中雖然感嘆萬千，但這些殘暴成性的野獸無法解說，尤其牠們當初，正以自己爲其獵食對象。羣狠爭食中又有三四頭狠自殘身死，且迅卽被羣狠分食。

夏振華心頭閃過千百種念頭。「如果這些猛獸不予撲殺，不論任何人碰上，都將無法倖免。」

一種悲天憫人心懷，使得這位少年俠士，將大展神威並爲社會人類，除去一大災害。

此念陡轉，狠羣在食盡死狠之後，大概餓火更旺，故連聲怪嘯中，十數條巨狠已先行撲出。牠們來勢兇猛，顯然有章有則。頭、爪一致，如旋風一般。

夏振華身軀倏地拔起，離地三數尺，剛好避開羣狠一撲。

但羣狠亦似有預覺，牠們也早以後足立定作人立狀。巨牙、巨爪，凌空爪落。

夏振華的身體尚未着地，十數條巨狠又已撲到，迫得這位天下第一劍，又復平步高昇。

他身在空中，深知如此下去，必將心疲力竭而死。因爲圍繞在他週遭的，是一羣殘暴的餓狠。如果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萬一被這一羣餓狠所乘，勢必也如剛才那些被自己擊殺的巨狠一般，被羣狠分食。

不容他細加分析，一股寒意透過全身，因爲這是十分危險之局。故雙臂一分，兩股強勁分向兩側擊去。

羣狠受此一擊，有三數頭巨狠竟被擊昏，跌倒在地。但狠羣這次，既無爭食現象。反之，竟又由後面衝出十數頭巨狠，加入戰鬥。

夏振華心頭一懍，掌勢不由一緊，虎虎之風，有若狂風濁浪一般，向狠羣撲去，凌厲絕倫。

但忑也作怪，這些狠羣宛似受過嚴格訓練一般。雖然牠們無法迎擊夏振華凌厲掌力。却也能輕巧地閃避。

夏振華見狠羣竟無懼他那掌力，一種爭強鬥勝之念油然而生，暗忖道：「流雲掌力，可以裂石開碑，狠皮雖厚，豈能抵得過我凌厲掌力。」

心念電閃而逝，身體驟落，雙脚着落實地，全身凝聚着一片罡氣。鋼牙一咬，身形如浪蝶踩花，掌勢如排山倒海般推出。連聲厲嘯聲中，狠羣已有十數隻仆倒在地，雖然他週圍有百數十隻狠羣，但因爲夏振華的英勇，使這些殘暴的狠羣也遲疑不敢再撲。

夏振華放眼打量那些狠羣，牠們雖然高矮不一，但兇惡殘暴之相却都是一個模樣，十分怕人。

牠們微微一歇，顯然對剛才的恐怖，皆失去記憶。但聽到幾聲極爲尖銳的厲嘯之後。狠羣又向內縮小起來，接着又是十數頭捲毛巨狠，張牙舞爪般形同人立向夏振華攻到。

夏振華早有準備，不待狠羣接近，兩股掌力，已迎着狠羣攻去。

十數條巨狠隨着掌力飄起，直向丈餘之外跌落，跌在地上。

原來夏振華以十二成功力，向狠羣攻去，果然一擊得手。但他的流雲掌力，却非等閒可比，一發後繼。故羣狠中，立時現出一片彩雲，呼呼風聲，不絕於耳。

厲嘯之聲再起，週圍已躺下三十餘隻巨狠。

夏振華想到這些猛獸殘暴，接隊傷人，故有一股殲滅之念。

恰好此際枯枝將盡，殘火將滅。夏振華身形霍地躍起，站在樹梢頭，手中握着一把松毛。運勁向羣狠打去。

但聽連聲悽厲嘯聲，此起彼落，亂成一片。松毛十分方便，夏振華運勁其上，何逾鐵石一般。故當之者無不立時斃命。

何消半盞茶工夫，這百十隻狠羣非死即傷，全仆倒在地。

夏振華引火一照，但見血跡斑斑，未死者，仍在發出悽厲之嘯聲。

本來他想放一把火燒掉，但因森林太廣，爲免引起大火災。

不過他對這批狠羣，使他在以後的歲月中，增進不少經驗，那就是除惡務盡，以免再遺後患。

這一場人狠相搏，差不多費去了他半晚時間，雖然腹中還有點餓，人也覺得有幾分倦意。

但惟恐再有類似此事發生，躍身在一株高逾三數丈之松樹上！盤膝坐在椏幹之間，先塞了一顆藥丸在口中，才微微凝氣，運氣行起功來。

按說以他的武功，決不致因相搏一羣惡狠，而顯得如此疲倦。

祇因這位奇葩，出生地位特殊，所受天時地利影響甚大，那聚集在他內體的地極之氣，也因着他年齡增長不斷地擴大。

尤其是他的武功不斷地增進，在這一段時期中，他的馭氣飛行，金剛不壞身法亦皆次第完成。當大氣充滿宇宙中，任何地域都不會留下空隙。

這些日來，他整日都狂奔之中，而且每次出手，都幾乎越出了他平素武功範疇之外。

沒有一個安定的行止，也沒有一次舒適的睡眠，當人體的血液循環速度加快時。他的武功本也有了無形的變化，而那股

地極之氣，也就從隙而長，而蔓延，而不斷地變化。到達一個相當程度時，他將與整個的宇宙，溶爲一個整體，而達到圓滿的地步。

夏振華此時就陷在這種狀況中，也將使他的武功入於超絕之境。所幸他反應極快，在撲殺那羣餓狠之後，陡覺身體疲倦，立即躍在一株枝繁茂密的高大樹幹之上。他一面將罡氣施展開來，使他全身上下都籠罩在一片罡網之內，自己微微納氣，就立卽入於物我兩無，忘身物外。

這裏沒有任何聲響，雖然秋夜露重！但枝葉繁茂，宛似撒開了一張巨傘，再加上他全身發出的罡氣，竟將秋露，排斥得乾乾淨淨。

日出，復日沒，夏振華此次行功，將近十六個時辰之久。

林中那些重傷巨狠，也都一一死去，再也不聽見有厲嘯之聲，祇是那腥血之味則凝聚在林中。

當明月初昇時，夏振華被一陣談話之聲驚醒。「師傅！你瞧這林中，死氣沉沉，血腥味瀰漫着，我們何妨進去瞧瞧……」這是一個稚齡童子之聲。

好半晌，才聽見另一個低沉之聲說道：「這就是當年有名的『葉落秋林』。這裏有一篇武林佳話，也有一樁人間恨事，不過，我今日却不願說出，總有一天你會明白的……」

那低沉之聲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此林週圍沒有人烟，成爲一座荒山絕林，現在已成爲毒蛇猛獸之居。我們進去必須小心些。」

夏振華心中一動，暗忖道：「這聲音好熟，但却一時想不起是誰？原來這裏叫做『葉落秋林』。他所說的武林佳話和人間恨事，不知道究是何事……」

此念未畢，一陣沙沙之聲，已隱隱傳來，是踏着落葉之聲。

夏振華心中一定，並將各大要穴閉住，免得因自己呼吸被人發現。

他的「天耳神通」聽得極遠，這林際雖廣，但距出口並不太遠，尤其他們正是沿小徑而來。

倏地，一聲驚呼：「師傅！這一批狠羣，很像北山之狠，但不知爲何來到此間，又被人殺死在這林中。」

「辛兒！快走！我們不要惹這場是非。在你的武功尚未學成之前，我不願與任何人爲敵。」

他的話無頭無腦，不僅那童子不明所以，連隱身在樹上的夏振華，一時也竟不知所指何事。

但夏振華聽那童子所說：「北山之狠」，北山在何處，其人既能畜狠其武功一定有偏激之處，故心中也不禁一陣狂跳。

但那童子顯然不服道：「師傅！我們東來時，你不是說我的武功，已可與中原任何高手爲敵。……」

不待童子說完，那低沉之聲怒喝道：「井底之蛙，你不登高山，怎知宇宙之大，不渡瀛海，怎識得天地之深……」

他的聲音倏地一止，又吐出一口氣來：「你的武功雖然不弱，但年歲未成，功力未壯，我豈止要你對敵武林高手，而是要你去爭取天下第一劍的稱譽……」

那童子稚氣地笑道：「那末師傅！你從現在起，就叫我天下第一劍罷。」

那低沉聲音冷哼道：「這名號已經爲別人創出了！你必須去奪取這名號。」

夏振華心中一動，原來又是有人想作天下第一劍，這時，他的丹田中適有一縷眞氣上昇，他惟恐發出聲音，故微微納氣，硬將那眞氣逼散，流行於四肢百穴間。

低沉之聲又已響起，說道：「這一次，我是帶你來見識一下中原人物，並不是與人爭強鬥狠，故任何人，我們最好都別遇上……」

「師傅！你不是說要去參加什麼『滴血傳書』之會嗎？」那童音打斷了老人未竟之言。

夏振華對這孩子，倒也有幾分好感，暗道：「此子倒還實在，祇是爲師的太過深邃，他日耳聞目渲，在近朱者赤的感染下，怕也要染上那種壞毛病。」

他因爲聽到過要爭奪天下第一劍之名，心中不無感慨，暗忖道：「如果他祇對付自己，倒也無所謂。萬一因此事，而引起武林社會的最大殺伐，那眞是萬死莫贖了。」

林中低沉之聲又已響起。「我們去參加滴血傳書之會，並不想同別人碰頭，我們祇是暗中窺察動靜，藉以瞭解中原武林底細。」

「師傅！難道這次我們不去探望師伯，你老人家是說過，師伯的武功……」

一聲低沉之嘆息，打斷了童子的話，道：「辛兒，我那位義兄，確是錚錚鐵漢，我每年都會到他那百花棚裏，領受那百花釀的滋味，本來我也想請他傳你幾手他的獨門武功，他那陰爪神功，目下武林中，尚還無人可敵，祇是……」

他的話，顯有難言之隱，但夏振華却已聽出了此人來歷，因爲據他所言，所謂「百花棚」裏飲「百花釀」。傳「陰爪神功」。

這些都是指巨無霸而言，才猛憶起這低沉之聲，又想到那次荒蕪老人，鬥各大門派掌門的一幕，巨無霸相約他相見竟被所拒。

當下幾乎躍起，想一見這個深沉老怪的用心，因爲以他目下武功，除却這一雙師徒，並非難事。

但他不願背下惡名，尤其怕被人見責，說他不敢面對天下英豪，或竟因技凌人，傷殘老弱。

誰知他這一念之仁，眞是替武林中招來甚多災害，恐怕是他所料未及的，這也就是當斷不斷，必遺其患的道理。

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點不假。

「師傅！北山狠主是否也要參加滴血傳書之會？」那童子之聲，打斷了夏振華的思緒。

暗忖道：「北山狠主是誰？」但他立即作了答覆，「如果此人是荒蕪老人的話，他必自野人山來，而北山狠主，也必是蠻荒的老怪了，中原武林，必少識得此人者。」

「這狠羣顯然係北山狠主所養，用以排出『惡狠大陣』。但不知因何被人殺死，如果北山狠主趕到看見這場痲煩事可大



了……」

那低沉之聲，顯然對北山狠主也有幾分畏懼，不知道北山狠主的武功太高，還是眞如他所說在那孩子的武功，尙未練成之前，他不願惹任何是非。

「師傅！那我們去同北山狠主說一聲，就說他那狠羣，在『葉落秋林』中，被人殺死了。」

「辛兒！你總是想找麻煩，你知道北山狠主現在何處，他能否相信是別人殺死他的狠羣……」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萬一北山狠主賴在我們身上，你的武功未成，我們不是將前功盡棄嗎？」

夏振華聽到他那未了的話，也不勝感嘆這個好强的老人，祇爲要爭一口氣，竟想要培植一個徒弟，來與自己爭奪天下第一劍的名號。

他不自覺地暗中嘆出一口氣來。「眞是盛名累人，如果他願意不加殺戮於武林中，我眞願放棄這天下第一劍之稱譽。」

但想到自己的恩師天痴老人的苦心孤詣時，又不禁自責道：「師傅既要我作天下第一劍，還有三位叔叔，以及巨無霸老前輩，甚至各大門派的掌門，都無不寄希望於自己一身之上，我豈能……」

「師傅！北山之狠！不都是受過嚴格訓練，那人能一舉擊殺百餘頭巨狠！武功一定不弱。」

「豈止不弱，恐怕這是武林中第一流高手，否則北山之狠，羣撲之際，有如潮湧……」

他說時，似跌在往事的回憶裏，好半晌，才繼續說道：「十年前，我路經此山，遇七頭巨狠，被其圍攻，那時我以一己之勇，和巨狼相與搏鬥，三個時辰簡直累得我力枯神竭，臂上腿上，均受重傷，最後，還是在連聲銳嘯中，七條巨狠，狠狠地離去……」

他沉吟良久，終於嘆出一口氣來：「十年來，我潛心修習武事，但狠鬥之事，未敢或忘，因爲其狠如此！其主可知，故我不願與北山狠主打交道……」

「師傅，你不認識北山狠主嗎？」

「嗯！說此人，橫蠻無理，否則他不會養着大批狠羣，終日與狠羣爲伍了。」

「不過他這次觔斗也栽得不小，人還未到，大批狠羣，就被別人殺掉，北山狠主知道了，不知作何感想。」

「所以，我說我們得趕快離開，這檔子事！如被北山狠主遇上，誰也脫不了干係。」

「師傅！我們沒有殺死他的狠羣，爲什麼這樣怕他。」

「放屁！誰說我會怕他，我不過是因爲你的年紀太小，武功未成，故不願與別人結下樑子。」

「我就不信，北山狠主找來，我不能抵擋他百十招，師傅再出手將他制伏，也並非難事。」

「孺子之言，眞是可惡，老夫不是爲你，可曾怕過誰來，就是北北狠主親出，也不敢先要你去打頭陣。」

「以師傅的武功，據說與師伯在伯仲之間，師伯却是武林人人敬服，師傅這二十年來隱居蠻荒，武功一定在師伯之上，故此武林中誰敢與你老人家對敵……」

一聲長嘆，打斷了那孩子未竟之言：

「辛兒，別跟老夫戴高帽子，宇宙之大，武學一途，何如長江之水，大海濤豈是人能測度……」

他又長嘆一口氣，繼續說道：「何況年華似水，我終究是老了，故自去年，我遇上你師伯，據說中原已出現了一個少年英雄，號稱天下第一劍，爲師的才立即返蠻荒，製成了幾服聖藥給你服下，我必須將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他日好去與那小子，去一較短長。」

「師傅！你以前並未說過，那人究竟是誰，他的武功如何？」

「他比你大上三四歲，武功喜爲師以上，但以你的資質，假以年日，不出三年，定可與那小子一決雌雄。」

「他比我大上三四歲，就敢稱天下第一劍，那中原武林中也未免太沒有人物了，師傅我們再也不必回巒荒去了，隨便找一處居所，定居下來，再慢慢地找中原武林人物，狠鬪一場，必須奪回那天下第一劍之稱譽。」

「所以我現在不願同任何人見面，何況這是非之地，一羣死狠，洗也洗不清的臭帳，人家要賴你，也是無法申辯。」

「我就不信北山狠主，如此不講理，師傅！我倒想會會那個老怪物。」

「辛兒！羽毛不豐，不可以作高飛，你的年紀還太小，我們不必同別人計長論短，要知道忍小忿，而後可以就大謀的道理。」

夏振華聽兩人對答間，對於那個老怪人的用心也十分同情，但他對兩人的行爲，一時眞不知如何決定。

那低沉之聲又已響起：「辛兒，我們早些離開此間，不必惹這場麻煩，趁他們還沒有趕到，我們在天亮之前，先去找一個隱匿之處……」

一聲冷哼！打斷了那人未竟之言。一陣破鑼之聲，震蕩在空際：「好！跑得掉嗎？快給我拿命來。」

一股勁風，「呼」的一掌，夜空中，立時一陣天崩地裂之響。

幾株碗大古松，應手而折，此人功力，誠非徒具虛名之輩。

「哼！野老兒！別裝蒜，一頭狠，一條命，你們師徒二人，想賴也賴不掉，想一走了之，更沒這便宜的事。」

沒有任何反應，想是他的出現，將兩師徒鎭懾住了。

夏振華本來將全身各大要穴閉住，但爲着想看一看他究竟是何人物。

故輕輕從樹椏中，轉到另一株樹上，由於樹枝繁茂，而他的動作，太過輕巧。下面的人，又都只顧到對方行動，致未曾留意到其他。

夏振華從樹隙中向下觀看，他的目力，黑夜視物，可辨毫髮，尤其他的「天耳神通」、「天目神明」兩般功力，都已同時練成。

他們雖然在繁茂的樹叢下，夏振華仍然能辨識的出。

那個木然而立的荒蕪老人，他曾經見過他，而且指揮少林掌門人，施展天星鏈法，使他吃過不小苦頭。

（未完・廿五）

